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麦〕彭托皮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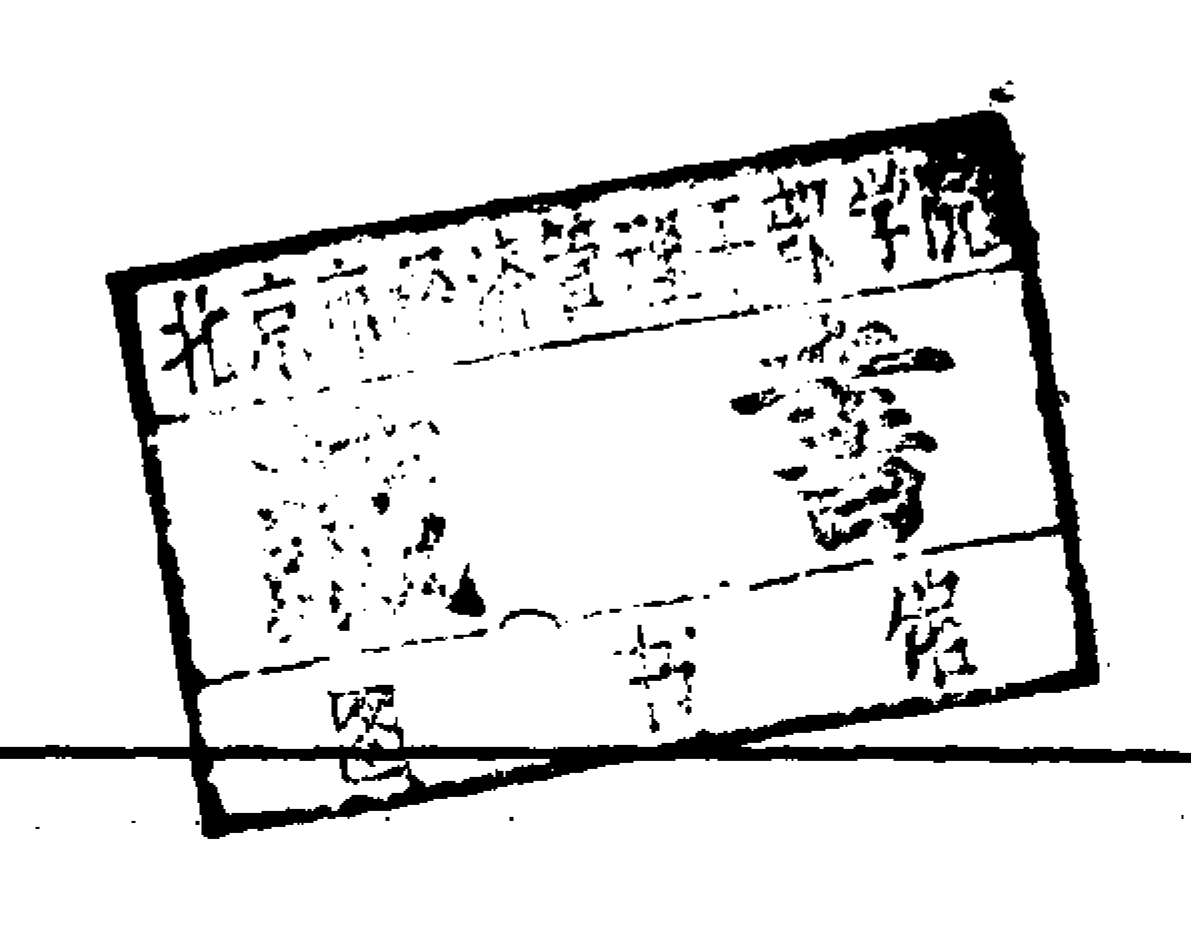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麦〕彭托皮丹著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РИК ПОНТОППИДАН
СЧАСТЛИВЧИК ПЕР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幸运儿彼尔
〔丹麦〕彭托皮丹 著
史慎微 余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10 字数 570 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327-0759-8/I·389
上下册定价：13.45元

第　一　部

第一章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树木茂盛的海湾口，在郁郁苍苍的山谷中间，有一个外省小城，还在战前，这儿就住着一个牧师，名叫约翰·锡杰尼乌斯。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严肃的人。不论是他的外表，还是生活方式，他和当地的其他居民都迥然不同。因此，多年来他始终与他们格格不入。他的古怪行为有时使人们耸肩瞠目，有时则使他们真的生起气来。当身材高大、举止古板的锡杰尼乌斯穿着家制的灰色麻布长襟常礼服，戴着一副深蓝色的大眼镜，手中紧握着阳伞柄，合着自己步子的节拍，把伞重重地往鹅卵石上敲击着，走在小城弯弯曲曲的小街上时，迎面走来的人们见了都不由得要回转头去，望着他的背影；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从玻璃窗里看到他走过，都嘿嘿地窃笑，或者挤眉弄眼扮鬼脸。城里的神父、旧式商人、牲口贩子即使看到他穿着全套法衣，也不跟他打招呼。他们自己登着木屐，穿着油腻的粗麻布上衣，嘴里还叼着烟管在大街上走，他们不认为罪过，却认为有这么个不修边幅的牧师，是整个小城的耻辱：因为他的穿着象一个乡村教堂中卑微的下级职员。从各方面看来，他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已弄得精疲力竭了。

他们这里的人看得入眼的是另外一种神职人员：穿着华美的黑色常礼服，系着上等细亚麻布的白领巾，并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这个城市和教会带来荣誉。这些人以后有的会成为大司祭，

有的会成为主教，但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笃信宗教，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也不装模作样，仿佛他们不适宜从事尘世间的各种事务，不适宜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过去，红砖砌的牧师的家是典型的热情好客之家。常有这样的事，你来到牧师家，还没有和牧师谈完正事，就已经有人把你请到客厅里去了。牧师太太和小姐们会请你喝杯咖啡，对那些较有地位的人则会端上一杯葡萄酒和各种自制的点心。一面喝咖啡，一面闲聊着最近的新闻。而现在，除了非去不可的要事，谁也不踏进这个牧师家的门了。即使跨进门槛，也只让你走到那间类似修道室的工作室为止，那里平常拉着窗帘，因为牧师的眼睛忍受不了从石砌的墙上折射到小街另一边的太阳光。

锡杰尼乌斯总是站着接待来访的人，冷漠地听完来访者诉说，却不请他们坐下，总是三言两语尽快把他们打发走。对于那些自以为会受到热情接待的人，他更给予冷遇。这样，连城里的官员也逐渐不来造访他了；因为锡杰尼乌斯牧师几次三番不是以酒食款待他们，而是提出有关信仰的种种问题，一本正经地考他们，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接受坚信礼的年轻的基督教徒。

然而最使他感到烦恼的是隆重的出殡仪式。出殡时，灵柩后面跟着一长队豪华的行列，乐队高奏哀乐，空中飘浮着缠有黑纱的各行会的旗帜。官员们穿着镶金线的制服，戴着有羽饰的帽子鱼贯而行。在死者家中吃过有波尔图葡萄酒的简单的早餐以后，大家对笃信宗教的想法产生了无比的好感。锡杰尼乌斯牧师没有按惯例对死者的品德给予应有的赞扬，却只念念简短的祈祷文，好象是在埋葬一个穷人或者没有受过洗礼的婴儿。他也只字不提死者纯洁无瑕的真诚，爱好劳动的美德；绝口不提死者对故

乡城市的无法估量的功绩；不谈死者始终不渝地推广用鹅卵石铺路和敷设下水道的想法。即使锡杰尼乌斯提到死者的名字，那也不外乎加上“微不足道的一撮尘土”或“蛆虫的猎物”之类的字眼。葬仪越隆重，参加的人越众多，墓地上飘着的旗帜越稠密，他的祈祷文就念得越短，对遗体的安葬也越不庄重，而人们却是为了参加这个仪式才来的啊！因此有时不满情绪就会在墓地上油然而生。

经常来找锡杰尼乌斯的只有女修道院的两个驼背的女见习修道士，以及一个脸色苍白、蓄着一把象耶稣基督那样的胡子的裁缝帮工，还有几个灵魂得救的穷人，他们终于摆脱了城里的世俗事务，在牧师这里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精神寄托。其实，这些人也不是牧师家的所谓亲朋好友。这也许是由于锡杰尼乌斯太太总是病恹恹的，很多年没有起床来接待客人的缘故吧。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锡杰尼乌斯牧师太不爱交际，因此连他的拥护者也只在有事时才来找他。但每逢星期天，这些拥护者都准时去教堂做礼拜，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讲坛的面前。他们神态庄重地唱着一首首赞美诗，连最冗长的几首也能背得出，这使其余的祈祷者都自叹不如。

锡杰尼乌斯牧师出身于古老的牧师世家，这个家族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接连三百年，教职总是象神圣的遗产那样由父亲传给儿子。当女儿嫁给父亲的助理教务主教或兄弟的同学时，甚至也把教职传给了女儿。锡杰尼乌斯家的人就因此产生了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很早以前就成了锡杰尼乌斯家布道的特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论在国内任何一个角落，这光荣家族的任何一个后裔都曾为迫使不驯服的思想家屈服于教会的权力而出过力。

当然，所有这么多神职人员中笃信宗教的程度并不完全相等的。其中有些人具有更多一些世俗的素质，在他们身上，世世代代被压抑的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望突然迸发。例如大约一百年前，在文秀谢列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的牧师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牧师过着猎人的流浪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森林里闲荡，还常常闯进小酒店，跟农民们一起喝酒。有一次，在复活节，他喝得酩酊大醉，竟在教堂里把自己的一个下级神职人员打得皮开肉绽，使祭坛上的整块盖布全溅上了鲜血。

但是大多数神职人员是虔诚的。有些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是学者，或者是真正的研究宗教的神学家。他们孤独地待在乡村，日子过得单调而忧郁，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用崇高的思想来补偿一下单调的生活，他们专心致力于研究美好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最后终于从中获得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最大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

约翰·锡杰尼乌斯继承了这种蔑视世俗幸福的观点。这种观点成了他人生搏斗中的支柱，帮助他昂然挺立在生活面前，穷困和接连不断的挫折没有使他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和他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心心相印地度过了漫长的共同生活的历程，虽然从表面看来，他俩是迥然不同的人。她也笃信宗教，但是跟丈夫不同的是，她的个性不开朗，情绪容易波动，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充斥在她的生活中。她没有从娘家带来坚定的信仰，只是后来在丈夫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宗教热忱。每天为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搏斗，以及无休止的生育使她对于世俗生活的煎熬和基督教徒的职责产生了极为偏颇的想法。长期患病（最后几次生育以后，她一直没有复元，很多年来一直被困在阴暗、潮湿的寝室里，卧床不起），罪恶的战争，敌人的士兵闯入每户人家，流血，蒙受耻

辱，凌辱——所有这一切都使她的心灵无法欢畅。

虽然丈夫不止一次严肃地责备过她的阴郁的想法，她还是无法驱散这些念头。她深知自己的想法证明了她对仁慈的上帝缺乏信念，但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教育孩子们要在各方面极其节制，作为自己对上帝和人类应尽的神圣天职。她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罪孽深重的行为来加以谴责。当地人举行的宴会，不止吃一道菜，也不止喝几种酒，太太们穿着绸缎绫罗的衣服，少女们更是戴着金银饰物以及那些洋里洋气的东西。如果丈夫散步回来带给她一件小礼物，温存地默默把它放在她的枕边——有时是二三朵玫瑰花，装在小纸袋里，有时则是一些价格略贵的水果或是止咳的姜汁蜜饯——她也会数落他。当然，丈夫的关心使她高兴，也使她感动。但当她温情脉脉地吻着丈夫的手时，她没有放过机会，说：

“亲爱的，你干吗白白去浪费钱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整整一大窝伢儿——十一个漂亮的、虽然有些贫血的孩子成长起来了。五个灰眼睛的男娃和六个灰眼睛的闺女。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中间，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式样奇特的大领子衣服。这样的装束使男孩子有点象女孩子，女孩子有点象男孩子。不仅如此，男孩子蓄着一头棕黄色的鬈发，几乎直披到肩上，女孩子则把头发梳得溜光，只在两边鬓角处各编个结实的辫子，然后盘在两耳旁边。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宗法式的，这就是家庭中的基调。每天在进餐时（伙食是菲薄的，可以说贫乏的）一成不变地开始做祷告。父亲坐在狭长的桌子的一头，桌子的一边按长幼次序坐着五个男娃，另一边也按同样的次序，坐着五个

闺女。善于持家的长女锡格涅，自从母亲病倒以后，代替了母亲的位置，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正对着父亲。孩子们谁也不会想到要在饭桌上说话，除非是大人先开口向他们问话。不过父亲倒是常常在席间和孩子们谈谈学校的作业，聊聊朋友们以及功课等情况，一句接一句就这样渐渐扯开了话题。父亲带着教育子女的口气谈到他的年轻时代，谈到当时的学校，谈到任牧师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住在土房中的生活，如此等等。有时，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孩子们他自己在大学生时代的奇遇，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生宿舍中的生活，以及跟警察和巡夜警卫发生冲突的事。但在逗孩子们发笑时，他也从不放过机会教育孩子们，在结束故事时，提醒孩子们记住生活中严肃的方面以及人类的天职等。

一大群孩子，孩子们的成就——起先在学校里，以后在生活中——成了锡杰尼乌斯牧师骄傲的资本。他怀着心悦诚服的感激心情把这些成就看作是上帝赐福给他家的证明。孩子们的确个个都很机灵，勤奋好学，主要的是都有高度的责任感，总之，是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他们一个个都按照父亲的模式成长。他们的外表也酷似父亲，甚至那自信的气质也象他，连平稳的士兵式的步伐也象他。只有其中一个使双亲担忧和操心，那就是叫做彼得·安德烈阿斯的第三个儿子。彼得在学校里表现不好，因此经常有人上门来告状。但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件事：小小的年纪，彼得就开始公然反对家规、家风了。和其余十个孩子不一样，他不再听从父母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做违反大人意志的事，不论是规劝、处罚，还是援引上帝的话，都治不了他。

锡杰尼乌斯牧师常常绝望地坐在妻子的床榻边，没完没了

地和她谈论这个儿子。他们两人惊恐万状地发现儿子身上的特征跟文秀谢列那个地方“鬼附体的”牧师十分相似，那个牧师的名字象血迹一样玷污了伟大宗族的家谱。兄弟姐妹看父亲的样，也开始避开彼得，不愿跟他一起玩了。没什么可说的，孩子生不逢辰。当他生下来时，他的父亲从一个荒凉、贫穷、人烟稀少的教区被调到这个大一点的商业城市，埋头于繁忙的神职事务。彼得·安德烈阿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生活的。父亲本该一开始就让母亲来教育孩子，但是当彼得还小时，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妹，已使母亲忙得透不过气来，后来，母亲卧床不起，想让几个幼小的孩子围在自己床榻边接受教育时，彼得·安德烈阿斯已经长大，她已经无法在病榻上管教他了。

这时又有另一种说法，说彼得·安德烈阿斯从孩提时代起就和家庭格格不入了。在他刚懂事时，他就整天坐在女仆们的房中，或者待在年轻樵夫的草屋里。樵夫对于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往往提出正确的论断，这些论断很早就影响彼得·安德烈阿斯以实用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了。稍后，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栖身之所——待在隔壁商人的大木柴场上，在同工人和伙计们的接触中巩固他对待生活和世间幸福的清醒的看法。户外生活锻炼了彼得的体质，他那圆滚滚的脸颊晒成了红褐色。

街上的小孩子们不久就开始有点畏惧他的一双拳头了，最后，他成了这一群在城里尽干坏事的小强盗的小头目。家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变成一个真正的野蛮人了。这以后，当他长大了些，确切些说，当他已九岁，升入当地的中学，干坏事成了他公开的行径时，家长和老师们再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消除他那邪恶的苗子了。

但是，他们显然抓得太晚了。

*　*　*

深秋的一天，一个本城居民站在锡杰尼乌斯牧师的书房里。他来请牧师礼拜天去给他的新生儿施洗礼。来客简单地述说了他的请求后，已握住门把手准备离去，但稍稍想了想，他突然向牧师回过身来，用相当粗鲁的口气说：

"牧师先生，我想顺便请求一下，请您再做一件好事，不要再让你的儿子到我的花园里来。他和另外几个淘气鬼一起糟蹋我的苹果树，说真话，这使我很生气。"

来客说这些话时，锡杰尼乌斯牧师正把深蓝色的大眼镜推到额头上，埋头在写字桌上，把新生儿父亲的名字记到笔记本里。听到最后一句话，他慢慢抬起头，把眼镜从前额架到鼻梁上，怒不可遏地问道：

"你在胡扯些什么？……你敢断定是我的儿子……"

"是的，我敢断定，"来客早有准备地接口说，甚至挑衅性地双手叉腰挺直身子，为使这个过于自信的牧师脸上不光彩而洋洋自得。"牧师先生的那个名叫彼得·安德烈阿斯的儿子，是一群小坏蛋的头领，他常常爬进别人家的花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牧师的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要是告到警察局去，那么市政厅就会当众处分这个孩子。根据牧师先生在我市所处的地位，大家未必愿意这样做。"

锡杰尼乌斯牧师无可奈何地放下笔，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我的儿子……"他气得浑身发抖。

这一幕在牧师的书房里进行时，年幼的闯祸者正惶惶不安地坐在教室里。一大叠书挡住了老师和同学的视线，使他们看不

到他那不洁的灵魂。今天在上学的路上，彼得遇见那个怒气冲冲的公民。后者隔了一条街，对他大声喊道：

“喂，今儿你可得小心！我此刻就到你父亲处去告状，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他！”

在此以前，彼得·安德烈阿斯并不十分害怕父亲发火，但今天他自己也觉得做了错事，因此离开放学的时间越近，他就越感到不安。

他耳朵发热，一溜烟进了篱笆门，经过穿堂间，平时他如果闯了什么祸，父亲总是坐在穿堂间的窗口边等他的，但今天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在院子里，在通往厨房的小道上他也没有碰见父亲，于是他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位大叔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罢了。”他一边想，一边朝厨房瞟上一眼，看看午饭准备好了没有。他突然鼓起勇气，甚至打定主意到卧室里去向母亲请安了。但是一跑进门，看到母亲这么阴沉的目光，使他顿时站住了。母亲用一种严厉的、仿佛十分陌生的声音命令他说：

“到你自己屋里去，我不愿意看到你。”

小家伙迟疑了一下，他从母亲的眼睛看出，他知道她哭过了。

“你听见没有？叫你到你自己屋里去，等到叫你时再来。”

儿子默默地服从了。

过了一会儿，独眼的老保姆向他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叫他去吃饭。所有的人已经坐在那张长桌边自己的位子上了，大家交谈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事。他在门口一出现，谈话一下子刹住了。突然间的鸦雀无声，以及从各人脸上捉摸不透的表情看来，他猜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的事了。他故作镇静，扑的一声笨重地坐落到自己的坐位上，把两手插到口袋里，但谁也没有朝他那一

边瞧上一眼。只有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连结起来的浓眉底下，一双明亮、沉思的大眼睛在盯着他看，那是大姐锡格涅。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当父亲出现在门口时，彼得不禁浑身战抖了一下。父亲没有象往常那样跟孩子们打招呼，只默默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低着头，双手合十，好象准备做祷告了。

但是他没有做祷告，只向孩子们说了短短几句话。他心里怀着一桩十分沉重、十分沉重的心事（他这样开始说，在深色的镜片后面紧闭着双眼）。在进餐前，他想和亲爱的孩子们谈谈自己的心事。于是父亲把他们兄弟的不正当行为告诉了孩子们。大多数孩子已经从他们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件事。

"对于发生的事既不能沉默不语，也不能替他辩解开脱，"父亲继续往下说。"上帝的旨意是，在黑暗中干下的一切事，迟早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这件秘密的事也已经暴露，你得受到惩罚。彼得·安德烈阿斯无视上帝的教规，他的心不但远离父母的教导，而且违背上帝'不可偷盗'①的教规。我的儿，我不能宽恕你，你必须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罪过。你要知道，只是出于对你的爱，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不论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试图大声向你的良心呼吁。我们呼吁，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希望，总有一天会找到一条通向你心灵的道路；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象那个坏兄弟那样毁掉自己的一生，连上帝也给那人下了可怕的咒语：'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②"

---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

② 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十二节。该隐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红蓝方格的手帕在桌子周围闪现。姐妹们都在哭泣。兄长们也深受感动，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特别是当父亲最后这样说的时候：

“我的话到此为止。彼得·安德烈阿斯，假使你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真心诚意地请求上帝和人们的宽恕，我们永远不会再来责怪你的过错，它将永远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求我们在天上的父降福于我们在迷途中的兄弟……毁灭他那不驯服的灵魂，把他从罪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从犯罪的道路上拉回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上帝，请俯听我们的祈祷，当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我们将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边跪下，赞美你更大的光荣，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人群。阿门！”

这一席话在所有的人中只对一个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得确切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作用。这就是彼得·安德烈阿斯。他本来就不很重视父亲的说教，因为他早就是那些大朋友——工人和伙计的忠实信徒，而那些大朋友对于牧师先生这样的人物并不尊敬。直到现在，彼得·安德烈阿斯对于上帝的话，以及《圣经》中严肃的格言，都是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的，而父母亲却想借助于这些格言来唤醒他的良知。每逢礼拜天，当父亲穿着白色的法衣跪在祭坛前面，或者站在雕花的廊檐下的讲坛上时，这种肃穆虔敬的气氛有时也能攫住彼得的心，即使只是刹那间的。

不过这一次《圣经》里的话，却没有打动他的心。虽然这不寻常的训诫方式最初确也使他吃惊，但是这只持续了几秒钟。依照他那小孩子的头脑清醒的理解，庄严地向上帝呼吁和他从别人院子里拿走两个未成熟的苹果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

父亲说的话越多，兄弟姐妹在他面前哭得越厉害，这个本来惊慌的闯祸者倒反而越来越心安理得，越来越无所谓。

正是在此刻，在这个十一岁的男孩的心灵中发生了对宗教看法的转折。等到父亲说教结束，他已经傲慢地瞧着其余的人了。而当他看到起初只是莫名其妙眨巴眼睛的一对孪生兄弟也流下眼泪时，他竟忍不住笑了。

当然，这种好胜逞强的举动有几分是装出来的。因为有失体面的场面刺痛了孩子最强烈的感觉——自尊心，他脸色煞白，怒火中烧，气得发狂的复仇欲象一片云雾遮住了他的眼睛。

现在想来，这一天是不祥之日。这不仅指彼得对宗教的态度方面，这一天在彼得至今无忧无虑的头脑中播下了对家庭不可调和的仇视的萌芽。倔强、孤独的本性成了他整个生命的动力。他过去就感觉到自己是父母的弃儿；现在他开始问自己，他确是诞生在这儿的吗？他是不是别人的孩子，过继给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呢？他越想越觉得后一种猜测可能性很大。自从倒霉的那一天以后，兄弟姐妹都回避他，这使他感到恐惧，也加剧了他的猜疑。说他不象其余的孩子，这样的话他不是听到过几百次了吗？父亲爱抚过他吗？说过他的好话吗？一次也没有。至于他的外貌呢，只要照照镜子立刻就能看到，他比其余的兄弟姐妹肤色黝黑一些，两颊红润一点，牙齿也比他们洁白而且坚实。彼得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工人有一次似乎开玩笑地管他叫茨冈小孩。

他不是牧师的亲生儿子，这种想法在少年时代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最后变成了摆脱不掉的念头。这不仅说明了他在父母家中所处的地位有些与众不同，而且更使他那孩子的虚荣心愉快地得到了满足。做全城都加以取笑的一个视力很差、牙齿脱落的老人的儿子，是不大光荣的。而全家过着贫穷的生活，又多

么不体面！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情愿整天在学校里挨饿，也不愿意当着大家的面吃家里带来的面包和脂油。有一次，母亲把父亲的一件旧法衣为他改制成短棉袄，他就不愿意穿，因为磨得发亮的料子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这是旧衣服改的，母亲强要他穿时，他就含着泪把短袄扯破，扔在地上。

现在他以一个值得骄傲的幻想来安慰自己，似乎是到处游荡、无定居的茨冈人把他扔给牧师的。独眼的老保姆常常给他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些无定居的茨冈人常常在他的父母亲从前居住的草原上屯宿。他想象中的真正的父亲是：身材魁梧的茨冈人的头领，蓝黑色的鬈发披散在背上，肩上披着大斗篷，在黝黑有力的大手中，执着橡树棍棒……在阴沉沉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什么都没有羁绊，大风毫无阻拦地游荡，而他的父亲就是这草原的主宰。

彼得现在正处于幻想和想象仿佛长上翅膀在他心中觉醒的年纪。他的想象力漫无止境。事情一涉及到他，对他说来就没有办不到的。想象始终不变地把他带到空中楼阁。他想入非非，甚至想象自己是国王的儿子，就象学校里历史课上听到的英雄那样，这个王子被游牧民族掳走，然后卖给牧师，以致现在被囚禁在牧师家中。他如痴如迷地体验这些形象，有时使他仿佛想起了幸福的童年时代最微小的细节。他看到有大理石圆柱的大厅，地上铺着黑白相间的石板。他轻巧地在石板上滑行……崇山峻岭中有个湛蓝的湖泊……金丝笼子里养着一只猴子……一个披着红披肩的高个子抓住他，把他安在自己面前的马背上，然后向茂密的森林疾驰而去。

不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里的教师都开始注意到这个孩子阴沉、孤僻、不合群，有时有些狂妄。在家里他一言不发地在各个房

间走来走去，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漠然置之。谁也不知道他离家在外时干些什么。父亲无法从他口中挤出一句话，即使对于他过去多少还有些相信，在他不顺心的时刻比别人更了解他、更能原谅他的母亲，他也一年比一年离得更远。有时，在黄昏时分，当家中只有母亲独自一人时，他悄悄地走到母亲身边，在病榻旁坐下来，不等母亲开口，就开始揉她那双有病的腿上曲张的静脉。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母亲也休想打听出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他在想些什么心事，除了“是的”，或“不是”，什么也问不出来。

不论是父亲或母亲，有一个时期为了使自己安心，都竭力说服自己，儿子的孤僻性格是他开始转变的可靠征兆。但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件事，使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 * *

一天晚上，时间已是九点左右，全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待着巡夜警卫宣布：就寝的时间到了。善持家务的锡格涅坐在红木桌子旁边的毛茸茸的长沙发上，手中飞快地编织着，一面就着放在她面前的一盏小灯的昏暗灯光，大声地给父亲读当天的《祖国之友报》。父亲坐在老地方——坐在一只套有最廉价的印花布套子、靠背又高又直的老式安乐椅里。他低着头，疲倦地伛偻着身子，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上面那绿色的大帽檐遮住了他半个没有胡子、布满皱纹的灰暗色的脸。他似睡非睡地听着——也没有听进去——女儿单调地念着那篇占据了四大栏的论述对外政策的长文章。锡杰尼乌斯牧师属于鸡鸣即起的人。即使在冬天，他也常常时钟刚敲过六点就起床了。而且，他不大重视报纸和任何

非宗教的读物，把它们当作一种催眠剂，在午饭或晚饭后，常常一面听读报，一面美美地打瞌睡。

除了锡格涅，还有两个小女儿穿着法兰绒格子的宽大长衣，也坐在桌子边。她们的眼睛早已困得睁不开了，但仍勤奋地不停编织着。她们两个看起来和大姐姐一模一样，同样具有跟年龄不相称的严肃的表情，也是把发辫编得紧紧的盘在两耳旁边，也有一双稍稍鼓起的明亮的大眼睛，眉毛也呈十分出众的弧线。卧室的门虚掩着，一个幼小的孩子坐在母亲身边，在给她揉那只病腿。

彼得·安德烈阿斯也在这间房里，他站在离窗口稍远的地方，不时地偷偷瞧时钟。他已经十四岁多了。这是最会干蠢事的年龄。他穿着早已嫌小的衣服。两个哥哥都已离家到哥本哈根上大学去了。留在家里的男孩中，彼得年岁最大，于是他便继承了两个哥哥的房间——顶楼的斗室，他只要在家，就整天待在这间斗室里。

一等锡格涅把文章读完，彼得利用空隙时间向所有的人道了晚安，就想悄悄地溜出房间，但是他刚走到门口，父亲就把他叫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早离开，彼得推说还有一个书面作业没有做好。

“那么，报上还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父亲问道。彼得走时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孩子们，几点钟了？”从卧室里传来母亲微弱的声音。

“九点十分。”孩子们看了看时钟，异口同声地答道。

一片沉默。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巡夜警卫的到来。有人从屋边经过，只听见他们的说话声，他们的脚步声被新下的雪掩没了。

"还要念下去吗?"锡格涅问父亲。

"不用了,"父亲回答,他摘下帽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以便驱散瞌睡,开始做晚祷。

不一会,窗外传来巡夜警卫的嘟哝声。从屋子里听来,似乎有个醉汉在喃喃自语。姑娘们着手把编织物收拾好,锡格涅也打算做晚祷了。把两个女仆从厨房里叫来后,锡格涅走到打开的钢琴边,坐了下来。

从卧室里又传来母亲微弱的声音。

"今天让我们唱《赞美造物主》那首赞美诗吧。"

"锡格涅,你听见了吗?"父亲问。他站在自己常坐的安乐椅后面,双手放在椅背上。

锡格涅的女高音音色优美动人;她唱起歌来热情奔放,虽然她的其余一切举止行动都十分温和。当她坐在音调不准的钢琴面前,把一双习惯于劳动的粗糙、通红的手放到旧得发黄的琴键上,举目望上天时,不难猜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希望和爱给予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女那么深刻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她为了家庭,为了弟弟妹妹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当她唱赞美诗时,使她那圆圆的脸蛋生辉的并不是沉入幻想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也不是苍穹裂开、光明的幻影向心灵显现的时候那种非人间的欢乐。作为锡杰尼乌斯家族的优秀代表,她不喜欢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她目光中燃烧着坚定的希望,使她的歌声十分深沉,这种希望的基础是一种坚定的、也是清醒的信仰,相信她锡格涅属于那种沿着遵守教规的狭窄道路走的、命中注定要在天堂里享受永久的幸福以补偿她在尘世所经受的一切劳苦和贫困的少数优秀选民。

还没有唱完第二节赞美诗,父亲突然停住不唱了,昂起头谛

听起来。

“静一静！”父亲吩咐道。歌声猝然停止了。

在这同时，从卧室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钟。”

这时其余的人也听见了屋子另一头传来沉重的敲钟声。夜深人静，这突然的声音使大家都不禁惊慌起来。

父亲穿过隔壁房间，走到离大门最近的他那间工作室里，打开窗子，大声问道：

“那么晚了，谁还在那里敲钟？”

在客厅里可以听到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外面回答。

几个小女孩惊慌失措地面面相觑，又望望仍旧坐在钢琴面前的大姐姐。父亲怒冲冲地继续说：

“哦，您的孩子病了……您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克兰克斯狄耶加德……哦，知道了……小孩几岁？……一岁？……真奇怪，这里的老百姓只在火烧眉毛时才跑来找牧师！平日他们从不认为需要接近上帝，您为什么不在他一生下来就立刻给他施洗礼？……当然，我一定来。您先回去，在我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别忘了在楼梯口点盏灯！”他冲那人的背影大声说。

回到客厅里，牧师问彼得·安德烈阿斯在哪儿。

“我现在就去叫他，”锡格涅回答说，她知道父亲视力差，不喜欢天黑时或地上结冰的日子一个人出门。

“让鲍埃莉去叫他，”牧师一面吩咐老女仆，一面走进卧室去穿法衣。“锡格涅，你留下来帮我穿衣服。”

这时卧室里的小灯亮了。

“约翰，你要穿得暖和些，”母亲用她惯有的忧郁的声音说。

“外面冷得很，我根据钟声听得出来。锡格涅，把放在柜里的皮袄给你爸穿上。”

这时，年老的鲍埃莉回来了。她说彼得·安德烈阿斯不在房间里，哪儿都没有，她在整所房子里都找过了。

牧师正坐在椅子上，以便锡格涅在背后为他用别针别住领子的褶边，这时他不由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色煞白。他看到女仆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知道她了解的事还没有全说出来，就走到她紧跟前，厉声说：

“他在哪里？你说！……我看得出你隐瞒着什么。”

在盛怒的牧师面前，女仆吓得浑身发抖，她只得供认，自从彼得·安德烈阿斯搬到顶楼的斗室以后，她好几次听见半夜里有脚步声，现在看到彼得的斗室里没有人，她察看一下后发觉：第一，前厅里的窗子半开着；第二，窗底下的雪地上有新的脚印。

母亲想要从床上欠起身来，但是悲戚地哭着又倒在枕头上，并用一只手捂住脸，她似乎头晕了。

牧师走到妻子跟前，抓住她的另一只手。

“安静些，孩子的妈，安静些，”他虽然这样说，自己的声音却在打颤。

“上帝，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她呻吟着说。

“阿门，”牧师仍紧抓着她的手坚定地说。

* * *

这时彼得·安德烈阿斯正在城北的山上尽情作乐，一群胆大妄为的少年以月光晚会的形式在乘雪橇玩。他们沿着宽阔的、

慢坡的、从山顶到山脚形成巨大的弧形的“国王大道”滑行，可以滑到城里。这样，如果把雪橇驶得很快，不怕巡夜警卫查处，那就可以旋风似的在纳雷加德的陡坡上飞驰，几乎可以直达市政厅面前的广场。

下山时看到的景色真是美极了：城市披着银装，街上一盏盏红灯，屋顶在月光映照下泛出银色。再望过去，可以看到冰封的海湾和草地，最终则是无边无垠的平原——小树、森林、田野都覆盖了皑皑白雪。而在这一片美景之上的则是泛着白色的高高的天空，月亮和星星在云层后面闪烁，似乎就连这些可敬的天体也感染了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情绪。

“哎，当心！”钉了铁条的雪橇伴随着刺耳的呼哨声和断断续续的喊叫声在碾压出来的大道上奔驰，雪橇后面竖立着一根有铁制尖套儿的棍子，好象舵一样，雪橇碰到隆起的高地，跳跃而过，轻巧地飞越所有的障碍物，就象轻舟飞越波峰浪谷一样。年轻的女仆们簇拥成堆地站在大路两旁，头上包着头巾，双手裹着围裙，就象套着暖手筒似的。如果有哪个竞赛者不走运，从雪橇中跌出来，简直就象从马鞍上跌下来的骑士一样，坐在路当中，于是妇女们挖苦的笑声就从四面八方掀起，这时候从旁经过的人也会随声附和，对他发出鄙夷的叫喊声。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即将成为大学生”的中学生的处境最糟糕，因为他们在这里是少数。彼得·安德烈阿斯却不能容忍有人来欺侮他的伙伴。

他自己很有把握地驾驭着雪橇。他的雪橇又新又灵巧，朱红颜色，还起了个高傲的名字，叫做“红色雄鹰”。他没有征得双亲同意，擅自向车轮制造匠赊帐弄到这辆雪橇。白天他把雪橇寄放在隔壁樵夫家的木棚里。他乘坐安着结实的英国滑木的雪橇，轻

巧地、几乎悄没声儿地飞驰，时不时地大声叫道："小心！让路！"他那圆鼓鼓的双颊通红通红，眼睛里闪现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运动的激情。有时他从坐位上欠起身来，象骑士挥舞标枪那样挥动手中的木棍，大声喊道："嗬，好啊！"对生活的渴望象泉水一样奔腾，在家里不得不压制和隐瞒的青年人崇尚虚荣的骁勇，在这种时刻变成了傲慢，这使彼得变得有些可笑，即使在亲近的朋友眼中也不例外。

突然从山脚下传来刺耳的惊叫声。刹那间所有的运动员都纷纷散到路的两旁，躺倒隐藏在路边的雪沟里；那些拖着雪橇在爬山头的人，立刻躲到灌木丛或雪堆后面，只有姑娘们仍在原地不动，只是格格地大笑，互相依偎得更紧了。

山下，在城市的转角处，出现了巡夜警卫的身影。他穿着长襟皮袄，胸口挂着发亮的号牌，在月光下挺立在黑暗的街角。由于农民常骑着马到城里来，因此严禁在乡间土道上滑雪。孩子们就派人在山脚边放哨，以免受到突然袭击。神色威严的巡夜人站在山下，观察着一下子空无一人的道路，而路边山沟里不时传来压低的"咕咕"声，或伴随着喷鼻和嬉笑的咪呜声。巡夜警卫威胁地举起棍子，然后摇摇头，回到城里去了。

他还没有走远，就传来警报解除的信号。于是几分钟后，四周又笼罩在一片欢腾声中了。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招引一个年轻的女仆坐到他的雪橇里。这情景使彼得·安德烈阿斯的虚荣心象烈火一般燃烧起来。他把自己那全速飞驰的雪橇刹时停在一群正在嬉笑不止的姑娘们面前，邀请其中一个身材最高的姑娘和他结伴而行。姑娘稍稍迟疑了一下，就上了雪橇，坐在彼得面前。彼得粗鲁地用一只手搂住了她，于是"红色雄鹰"就向山下疾驶而去。

“当心！”彼得声嘶力竭地向伙伴们喊道。必须使全世界都知道他取得的胜利。

“你且看看彼得·安德烈阿斯！……彼得，你真行！”那些登上山去的人喊道。彼得心花怒放，他从这些叫喊声中听出了赞赏的音调。

姑娘本人是个黑眼珠、黑鬈发的无业游民，在雪橇飞驰时，她回过头来感激地向他莞尔一笑，鲜红的大嘴巴半张着，这使彼得顿时涨红了脸。往日的幻想又以新的力量攫住了他的心——在无边无际的、自由的大草原上茨冈人的生活、茨冈人的幸福的幻想，无忧无虑的无定居生活的幻想，天幕或土窑代替房屋的幻想，象天空中的星辰那样无拘无束地运行的自由生活的幻想。

雪橇在城郊停了下来，那个姑娘站起身来要回到女伴那里去。但是彼得使劲拉住了她——他不愿放她走——然后把雪橇拖到山上去。他一步步登上山，身后还拖着这个沉甸甸的姑娘。他想象自己是个战士，是个一面抢劫一面做生意的海盗，从遥远的国家凯旋归来，还带来一个美丽的女俘虏，一个抢来的公主。他把她带到密林中那用大圆木建成的自己的屋子里，在那里她将成为他的温顺的奴隶……凭着这种幻想，彼得才得以在结上冰的山坡上兴致勃勃地走着，额头甚至沁出了汗珠。

当他们到达山顶，彼得坐进雪橇，以便再滑下山时，姑娘突然问道：

“人家说你是牧师的儿子，这是真的吗？”

姑娘提出的问题使彼得回到了现实生活，他顿时脸色煞白了。

“不，不是，”他咬紧牙齿挤出这句话来，咬得连脚跟也发痛

了。接着，“红色雄鹰”又沿着山冈向山下飞驰而去，弄得滑木吱吱嘎嘎作响。

说真的，过去他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清晰地想过，那些半暗不明的、潮湿发霉的房间对他是多么陌生，而此刻父亲和兄弟姐妹们正在这些房间里唱赞美诗，喃喃地念着《圣经》，却不能领略这样的大好风光。他们就象守护地下财宝的地精，白天的亮光使它们睁不开眼来，生活和生活的乐趣使他们感到害怕。彼得要到很远很远的几千里外的地方去，在那里跟太阳、星星以及天空中的浮云结伙为伴。

啊，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钟声！这钟声仿佛是地下世界发出的声音，透过寒夜冰天雪地的空气传到了他耳中，沉重、缓慢、阴森森地敲了十一下。唉，他多么厌恶这钟声啊，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候，这声音到处以可怕的警告驱散他的幻想。怎么也躲不开它，它到处都跟踪着你。就象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所有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追踪着彼得。春天当彼得拉着大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夏天当他划着小艇在海湾里漂游和捕捉鲈鱼时，每隔一刻钟，那低沉阴郁的钟声总在他的耳边回响，使人感到惊恐不安。

“好啊！”他大声叫道，以便压倒这钟声，同时用一只手把身材修长的姑娘搂得更紧了。姑娘朝彼得微微一笑，盯住他看，看得彼得皮肤上掠过了一阵甜丝丝的冷意。

“你真美！”他在她耳边絮语，“你叫什么名字？”

“奥莉娜。”

“你的家在哪里？”

“在斯梅德斯塔雷德……靠近里萨格雷。那你的家在哪儿呢？”

“我吗？”

“是的，你的家……你不是牧师的儿子，那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吗？……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明天傍晚天黑时，我们最好在沃尔斯特列德会面。”

“好吧。”

彼得没有考虑到会遇到危险，越过了城乡交界线，全速向纳雷加德驶去。但是在第一个拐角处，就有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汉拦住他们的去路，用棍棒钩住雪橇的座位，雷鸣般大喝道：“站住！”雪橇翻了身，使搂得紧紧的一对跌倒在雪地上。那姑娘号叫着逃跑了，巡夜警卫奥莱的一只强有力的手一把抓住了彼得的衣领。

“好啊，来，到这儿来！我要教训你这个小鬼该怎样尊敬长官！……我要送你到市政厅去……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这个小鬼，你是谁家的儿子？”

彼得·安德烈阿斯顿时明白了，不耍些小聪明，他就休想摆脱这个绝境。他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急冲冲地一口气说道：

“啊，碰到您真太好了！那边山上正在大打出手。伊维尔逊的徒弟，一个高个子，拔出了小刀……请赶快去……他斗得正上劲呢！”

“你说什么？”

“是的，是的，他用刀子捅市长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我担心阿尔弗雷德会被捅死。他正躺在一大汪血泊里。”

“市长的儿子……”巡夜警卫喃喃地说，把抓着彼得的那只手放松了。

“我赶紧去通知他家里，同时把卡尔逊医生请来，”彼得一面说，一面抓住雪橇。还没有等到巡夜警卫醒悟过来，他已溜得无

踪无影了。

彼得纵身跳过邻居家的篱笆，钻进前室那扇他离开时故意开着的小窗时，已经快十二点了。他脱下靴子，把它直接放在雪地上，踮着脚尖开始悄悄地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但突然书房的门敞开了，父亲手持灯盏出现在门口。

父亲和儿子默默地彼此对望了一阵。只听见灯盏在锡杰尼乌斯牧师颤抖的手中的晃动声。

“你象个贼那样溜进父亲的屋子，又象贼一样跑出这屋子，”牧师最后终于开口了。“你从哪里来？”父亲又低声补了一句，他似乎没有勇气去听对方的回答了。

彼得既不隐瞒也不加渲染，把经过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谈了。此刻他根本不怕父亲了，犯不着去耍滑头或想方设法回避这件事。既然承认了，就彻底承认吧，他表示为买“红色雄鹰”，又为向车轮制造匠赊帐感到很后悔。

“瞧，事情已经搞到什么地步了，”父亲说，不让儿子看出，他的回答使父亲放下了沉重的心事。锡杰尼乌斯知道城里有那种使人沉湎于淫荡的堕落场所，担心坏样已把自己的儿子引诱到那边去了。“去睡吧，”他吩咐道。“你这个做儿子的过去造孽，现在还在造孽……明天我们来好好谈谈你的行为。”

第二天早晨，彼得被叫到客厅去做早祷时，他心想，今天父亲一定又会象上次他偷苹果当场被捉住时那样痛斥他，使他感到羞辱。姐姐锡格涅已经坐在点了一支蜡烛的钢琴前。宽敞的房间的其余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之中，房间里很冷，一唱赞美诗嘴里就冒出一股热气。

唱了第一首赞美诗，又唱第二首，然后一起诵读《信仰上帝》。关于昨天的事就此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过。后来整整一天，

也都只字没有提起。整个上午锡杰尼乌斯牧师一直坐在妻子的病榻边，他们俩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想用规劝来开导这个孩子，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只能指望时间和生活上的磨练在上帝的帮助下会发生效力。他们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在邻居的篱笆上都钉上钉子，而且现在父亲每晚临睡前都要亲自去查看一下，彼得是不是睡在床上。

但是这一切一点也没有触动彼得。家里的人不论怎样对待他，好也罢，不好也罢，现在对于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过去，他曾想干出些不同凡响的事来——公开造反或者秘密出走，——以便缩短禁闭的时间，到人世间去碰碰运气，寻找他梦中所见到的那个王国，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而且富有理智，他知道要达到期望中的独立，最迅速、最可靠的办法只有耐着性子，忍耐到学校毕业。此外，他很快找到了欺骗父亲的新方法。一等到屋子里沉寂下来了，他就借助于粗绳从窗口下到大门的门檐上，然后沿着排水槽直接走到巷子里。他拿着鱼钩子，不止一个月夜在海湾里钓鱼，把钓到的鱼在回来的路上送给巡夜的警卫，叫他对谁也不要说。

他和住在里萨格雷的黑眼睛姑娘奥莉娜又恢复了来往。他们一星期好几次晚上在大木材场相会，但是不久彼此之间都感到失望了。她的言语和举止过分放肆，使彼得感到局促不安。有一次她简直企图糟蹋他的美德时，他吓得把她推开了，从此以后没有再去找过她。

海港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还有那即使不是沸腾的、却是喧哗的码头生活也吸引着他。码头上停泊着巨大的运煤船和瑞典的小型木材运输船，其中还有一艘食品船，彼得认识这艘船的船长。在这艘船上，彼得度过了他的全部空闲时间。听

水手们谈他们在异国的经历，谈那些一次航程可运送两千个乘客的远洋巨轮，谈拥有大造船厂和船坞的港口大城市的生活。

但是，他不愿去当水手，他有更高的目标。他想成为一个工程师。他认为这个职业使他有最大的可能去实现过自由独立生活的幻想，在自由的独立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遇和激动人心的事件。此外，他选择这种十分实惠的职业是因为他想更有把握地使自己在家族中出人头地和冲破他们家最受尊敬的几百年来的传统。他选择这种职业首先是要故意刺激父亲，因为他总是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陶醉于技术成就的人。譬如说，有一次，加深海湾口的河床的计划使该城居民极其激动，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如今衰落了的航行恢复过去的规模，而父亲对于这整个设想却十分冷淡。"嘿，这些人操心的事真多，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实用。"他说。从这一天起，彼得·安德烈阿斯就毅然决定要当个工程师。

学校在促使他向这个方面发展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当时大多数教师，也跟彼得的父母一样，都认为他不可能成为有用之材，早就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这时彼得出人意料地竟找到数学教师作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数学教师是个退伍军人，这个老头儿在锡杰尼乌斯牧师面前把彼得的天分说得天花乱坠，当时后者已经不止一次地对彼得失去了耐心，正想让彼得离开学校，立刻送他去学某种手艺。可以这样认为，似乎这个老兵正是出于对彼得的同情才大大夸奖了他的天赋，而使教师感到高兴的是，铁了心的牧师对这些赞词竟然无言以答。

同时应该指出，居民跟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好转。时间和习惯都不失时机地起到了平和的作用。加之，过去左右社会舆论的老一代商人和牲口贩子中的很多人，在过去

的年代里已经去见他们的老祖宗了。在他们死后——而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终于弄清楚，不论是贸易额还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财产规模，都证明，他们绝对没有理由极端自信地决定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人都是老派的生意人；那些象农民一样妄自尊大的人不愿意看到时间在前进。他们看不起由于发展交通而给商业带来的新事物。城里不少殷实户由于继承了大笔遗产，生活过得很阔绰，而在大战之后却几乎落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随着财产日益耗尽，就出现了信仰宗教的要求。锡杰尼乌斯牧师宣传世俗的空虚，宣传在摈弃一切和在贫困中获得真正的财富，这些有分量的话越来越赢得新的听众的好感，首先是赢得那些以前根本不想认识他的人的好感。越来越多的信仰者都来听他星期天布道。城里的居民现在一看到他穿着法衣，再也不会不向他鞠躬了。

* * *

就这样，一切都照常进行。彼得·安德烈阿斯获得解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全赖老数学教师的再三奔走，父亲总算让步了，同意儿子到首都去进综合技术学院，彼得当时已经过了十六岁。

秋高气爽的一个傍晚，每周一次的客轮慢慢地驶进了狭长海湾——在那弯曲处海水变得很浅。彼得·安德烈阿斯站在船尾，把背包挎在肩上，眺望着在夕阳的红色金光的衬托下，整个城市正在落到他的后面，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模糊。离开父亲的老屋没有使他流泪，跟母亲告别也没有使他感到特别激动。但当他穿着裁缝刚做好的新衣服，带着缝在坎肩垫衬里的一百塔

列尔①的纸币，望着城市里拥挤的屋顶渐渐在明亮天空的边缘消失，教堂的笨重的砖瓦尖顶正在慢慢地远去，他感到胸口压抑，一种类似感激之情在心中荡漾。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好好地向老家和双亲告别过，现在如果能再回去正正式式跟他们告别一下，他会感到很高兴。甚至从远处飘来晚钟的声音，越过草地和田野，传到他的耳中，似乎也是故乡对他最后的“宽恕”，于是彼得心中充满了爱和宽恕一切的感情。

这种痛切的感触到了哥本哈根也一直纠缠着他，而且随着孤独和被弃的感觉（每一个被命运安置到大城市来的外省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不论朝哪里瞧，到处都是冷漠而陌生的脸孔。在哥本哈根，彼得一个人都不认识。同班同学中，还没有人到哥本哈根来，他们都在继续学习，以便将来升入正式大学。最初他由于孤独得难受，常常到通向交易所的桥上去，看看是否能碰到一个当船长的同乡，可以跟他聊聊故乡，或谈谈共同的熟人。只是他跟父亲的关系，在他到了这里以后也没有改善。即使他偶尔也写信到家里去，也只是写给母亲。

两个哥哥中，托玛斯已在一年前毕业，到乡村去任助理教务主教了，另一个哥哥埃别尔哈尔德，本来经常住在哥本哈根，可是现在他好象故意作对似的，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在他回来以后，兄弟俩也几乎不见面。埃别尔哈尔德是个胆小鬼，小心谨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离群索居，不与人往来，但求千万不要牵涉到什么事件中去，以免有损他的声誉。因此当他那个使人不够满意的弟弟，甚至还没有成为大学生就突然来找他时，埃别尔哈尔德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不满和不安。

---

① 塔列尔，德国旧日的货币，一个塔列尔等于三马克。

开头几个月，彼得·安德烈阿斯住在城中心一个简陋的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看到一片红色屋顶的海洋，别的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后来迁居到尼堡一对老年夫妇的家里。

冬季已经来临，圣诞节也快到了。彼得开始积攒些钱，以便不向父母要钱就能回家去过寒假。他主要从伙食和取暖方面来省钱。最近一个时期，他几乎只以面包和咖啡来果腹。

圣诞节前一天，他动身回家了。事先他寥寥数语将回家之事禀告双亲。火车整天价慢吞吞地行驶着，越过西兰岛和菲英岛。车厢内载满了旅客，他们熙熙攘攘的，充满了节日的欢乐。这种景象以及欢天喜地的人群在每个站上迎接亲人和朋友的景象，使彼得的心中也充满了愉快的期待，感到一种节日的气氛。他想到家里弟兄们会多么激动地等待着：每个房间里都点亮了灯，晚饭要等到火车到达以后才开始，这样就使会面更带有节日的气氛了。他还想到他的老朋友——也许他们得知他要回家的消息，也会到火车站来接他呢。

火车驶过日德兰半岛以后，车厢房间里已空空如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夜色朦胧，列车员点亮了天花板下的灯。风使劲地吹着，雨拍打着窗户，火车到站还有一个半小时，彼得伸直身子躺在空荡荡的长椅上，进入了梦乡。

火车经过一座桥时，彼得醒了。他心跳得越来越厉害，喀托喀托的车轮声是他熟悉的：这表明火车已在舍尔别克大桥上行驶，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他举起一只手擦擦蒙上水气的窗玻璃……看，这是河、草地，还有舍尔别克山冈，道路到这里来了个急转弯，城市的第一批灯光已经透过云雾迎面飘来了。

大姐锡格涅来接他了，彼得一见到月台上她的身影，心就冷

了半截。她是这么瘦小，背有点驼，穿着短得很不体面的、十分老式的肥大女大衣，戴着黑色的羊毛手套，而且撩起裙子下摆，这样就露出了她那细瘦的小腿和穿着高统套鞋的大脚。她竟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人群面前，使彼得感到懊丧。此外他期待着两个双胞胎弟弟会来接他。他甚至怀疑家里故意打发大姐姐到车站来，因为他和这个姐姐比和其他兄弟姐妹更合不来。

在回家的路上他从锡格涅姐姐的话中得出结论，双亲对于他回家来并不高兴。他们认为，还没有好好地进行学习，就回来度假了，这样轻率的举动是不能容忍的。回家一次花费不少——锡格涅姐姐自己发表议论说，本该先和父亲商量一下，征得他的同意。

总之，还没有到家，彼得·安德烈阿斯的情绪已经十分低落了。他们到了家里，穿过客厅，彼得看见父亲还是坐在老地方，坐在那把用坏了的安乐椅上，头上还是戴着那绿色的遮阳帽。彼得甚至为离开哥本哈根回来度假感到后悔了。父亲有点勉强地跟儿子打了招呼，拍拍儿子的面颊。通向吃饭间的门虚掩着，彼得听见那边地板吱吱嘎嘎的响声，看到桌子上的托盘里留着几片夹肉面包。他知道其余的人都早已吃过晚饭了。母亲照旧躺在床上。她的一举一动中都洋溢着真诚和温暖。她激动地不断吻着彼得的双颊，但是彼得对于这些十分冷淡。

他太年轻幼稚，不懂得在这个家庭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厚此薄彼的偏爱。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头生子女享受了父母的全部爱抚，而几个幼小的，一般都得不到宠爱，彼得只是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而已。其实爱抚还是原来的爱抚，只是它的性质改变了：由于新奇而产生的迷惑力消失了；伴随着大孩子每跨出成功的一步而产生的喜悦不复存在了。彼得终于又来到他过去住的阁楼。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与其说他是感到沮丧，不如说他感到生气。他讥笑自己，讥笑那唤起他怀念故乡的——可以说是家园——的愚蠢的感伤情绪。他发誓今后决不再向这种感情屈服了。

他正好赶上过圣诞节，过分崇尚词藻的庆祝仪式以及在教堂里通宵达旦唱不完的教会歌曲都使彼得感到厌烦。他开始屈指计算，还得多久可以重返哥本哈根，成为自由独立的人。和朋友会面也使他感到失望。很多人受了自己父母的影响，只勉强和他打个招呼而已。由于父亲和家里的人都不愿谈起彼得，当地居民就认为彼得大概是走上了邪路。何况有些过去的朋友自命为大学生，开始目空一切。彼得一回家就去看望所有的朋友，但大多数都不大愿意接待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再去作客。

新年一过彼得就立刻回哥本哈根去了。

第 二 章

在本书所叙述的年代，住在尼堡的人中最著名、最德高望高的，毫无疑问要算那位从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来的退休的老水手长奥卢弗逊先生了。每天，圣保罗教堂的钟刚敲过十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个子瘦长、有些驼背的人从一幢二层楼小房子低矮的门里走出来，他的住所在楼上。水手长在门槛上站立一阵，根据古老的航海习惯，观望天色和屋脊，仿佛这些屋脊就是船上的缆索。他穿着有些破旧但洗得很干净的常礼服，纽扣孔里别着宽阔的丹麦堡勋章绶带。白发苍苍的头上显眼地戴着一顶灰色的大礼帽。持伞的左手套着灰色的细软羊皮手套。

他把右手放在背后，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走去。窗前的一面小镜子反映出他妻子的脸。她站在这个位置注视着丈夫，直到她确信丈夫已安然跨过沟渠，来到埃尔斯久尔斯加德转角上。她站在窗口，穿着宽大的、有花纹的衣服，两只耳朵上面都夹着卷发纸。她沾沾自喜、扬扬自得地望着丈夫，好象他完全是掌握在她手中的一件东西。

尼堡警卫部横梁上的火警钟晃动着。水手长走过警卫部时，总是把伞换到右手，以便一旦警卫队中有人忽然想起向他致以军队的敬意——他对这种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它——他就可以把腾出的套着灰色手套的左手向警卫回礼。他从这里转向卡麦连加德，再走到阿马利延堡宫前面的广

场，他每天在这里看哨兵换岗。他听一会儿哨兵换岗仪式的音乐就沿着孔根斯加德走去，接着穿过布尔格尔加德，再过去就到了城里。

他以往的管辖权不在这个区域里，以致这里谁也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水手长奥卢弗逊当年曾从国王手中接受过丹麦堡勋章。他在这里成了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每个行路人都可以撞他一下而不受处罚。水手长无可奈何地弯腰曲背，拖着两条病腿一瘸一瘸地在熙攘往来的人群旁边怯生生地走去。他从来没有到过比齐勃马格尔加德再远的地方，因为他认为在乔勃马格尔加德那一边的所有地方，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这不是哥本哈根，而是哥本哈根的市郊，是被弃的天涯海角的一个什么地方，因此简直无法设想，人们怎么能在那边生活。

他认为只有阿杰加德和布尔格尔加德是首都的中心交通命脉。如果再加上一个由格连涅加德、斯维尔捷加德和连涅加德组成的街坊区，再加上海关和皇宫岛，他的整个世界也只到此为止了。他赶上安东尼阿斯特列杰街上最后一个扫街人，或者到锡耳克加德年老的约丹小姐的图书馆去为妻子借一本书，就回来了。

总的说来这样的散步一般得花几个小时。而且水手长有个习惯，爱在每个拐角上站上一阵子，注视车水马龙，人群往来。顺便说说，他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岁，眼睛总是泪汪汪的，但对于女人却十分敏感，特别注意那些穿短袖连衣裙跑过去的人。如果有哪个穿这种衣服的女人走路时碰撞了水手长，水手长就会要她停下来，在她耳边说上几句柔情蜜意的话，然后一面不好意思地嘻嘻笑着，一面急匆匆地走到对面去。

他在商店橱窗前也常常站停观赏，仔细观看陈列的商品，然

后研究各种物品的价格——从针织品橱窗里的贴身暖衣，到珠宝商的钻石首饰。当然，水手长从来不准备购买这些东西。因为在妻子那一头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他妻子知道她男人对女性缺乏自制力，从来不给他钱。尽管口袋里空空如也，他还是喜欢到商店里去走走，要店员把各种商品陈列在他面前，打听最昂贵物品的价格，店员谦恭有礼的态度使他感到满意。最后才动身回家去，临走还答应"下次有便时"再来光顾。

午后的光阴水手长是在家里，在他的客厅里，或者在尼堡人所谓的"大厅"里度过的。"大厅"指的是象船舱那样的房间，天花板很低，有着一长列向街的小窗。他戴着椭圆形的帽子，不穿上衣，在窗口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大群驯服的小乌鸦从田野上飞起，在邻居的屋檐上聒噪，或者在静悄悄的无人的小街上每家大门前已放了半天之久的泔水桶之间打群架。有时他耷拉下来的眼皮遮住了暗淡无光的眼睛，脑袋便慢慢地低垂到胸前，嘴巴就半张了开来。

"喏，老头子又要去煮豌豆了，"在这个情况下他妻子总是这样说，暗示着水手长在进入梦乡前会发出特殊的声音。奥卢弗逊太太也有她固定的座位——火炉边一张低矮的椅子，午饭后她总是坐在那里结绒线，并预先在膝盖上放上一本打开的看得破损不堪的小说。她用肘部来翻书页，以便让双手一分钟也不离开编织物。隔壁那间窗户开向院子的房间的门半掩着，门内有一个淡色头发的姑娘正低着头在刺绣。那是奥卢弗逊夫妇的养女特里涅。窗口有一只金丝雀笼子，一只金丝雀正在笼子的横档上跳跃。

奥卢弗逊太太长得和丈夫几乎一样高。一般说来，这种身材应该是近卫骑兵才有的，她上唇那条隐约可见的小胡子更使人

加深了这种印象。每天早晨，当她穿着有花纹的家便服，头上卷着卷发纸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模样，坦白地说，是不漂亮的。但是吃过午饭，当她裹着束腰的紧身，穿着黑色的毛料连衣裙，头上戴着掩住秃顶的满是褶条和花结的包发帽，两边鬓角处从包发帽里探出一绺梳理得齐整的螺旋形鬈发，几乎环绕着还没有完全衰老的双颊，这时，谁看见她都会明白，为什么尼堡的舆论界交口称赞她昔日的美貌。

总之，奥卢弗逊夫妇是长得英俊美貌的一对，而且也是幸福的一对。尽管水手长本人并不十分严格遵守第六条戒条①，但是奥卢弗逊太太却坚守夫妇间的德行，虽然年轻时她着实迷人。据说有一次，在哈莱加顿的转角处，有一个在尼堡街头夜游，寻找那些丈夫出海远航未归的年轻女人来作乐的亲王，拦住奥卢弗逊太太，自己通名报姓后，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他的要求。奥卢弗逊太太行了个屈膝礼，低垂着眼，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走到城墙外一条幽暗的林荫道上，但是在这里与亲王单独两个人时，她猛然把这个矮小瘦弱的亲王撤在她的一只膝盖上，使劲地揍他。顺便说一句，他抹煞良心侮辱尼堡妇女而受到的教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这是最难忘的一次。

这一对老年夫妇在同胞中享受尊敬并非自今日始。他们的家直到今天始终是尼堡许多受尊敬的居民喜欢集会的场所。因为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象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的这两个老人那样热情的接待。除了一般的教会假日所有基督教徒都大量饮酒请客以外，这两个老人还为家庭的宴会和纯粹是个人的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纪念日而举行庆祝会。例如，为庆祝金丝雀彼得来到他们家一周年，为纪念多年前水手长因患骨疽而截去大脚趾，都设家宴请客，尤以庆祝施行放血术最为突出。每年春气一动，奥卢弗逊太太总是以丰盛的巧克力早餐来招待理发师施行手术。

总是那么六七个老朋友，碰到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家庭节日就互相走访，这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来自丘利潘加德的年纪最大的船上退休木工本莰，来自德耳芬加德的退休海军下士迈鲁普，来自克罗科代耳加德的退休炮手长伊延逊和铆工富斯，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带着太太前去祝贺。庆祝节日的程序这四十年来也没有多大改变。客人一进入窗门朝院子开的房间，水手长总是立刻打开饭桌上已摆好餐具的“大厅”的门，还是一成不变地说什么“到填饱肚子的时候”了，于是邀请客人入席。当所有的客人都入席坐定以后，女主人立刻把一只热气腾腾的鹅或小猪仔端到桌上，铆工富斯仿佛由于无声的惊讶，身子预先向椅背一靠，一成不变地郑重宣布，“奥卢弗逊太太，您又下了个蛋！”奥卢弗逊太太就称他是老唠叨鬼，接着就请客人随意用餐。

门常常被推开，这时进来的是鬈发的青年人，他的来到使大家都感到高兴。老人们都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和他握手，奥卢弗逊夫妇的养女小特里涅忽然涨红了脸，离开椅子跑到隔壁房间拿来干净的餐巾，又从厨房里端来一盆热好的汤。

这个青年是奥卢弗逊夫妇的房客，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锡杰尼乌斯，今年二十一岁。他向奥卢弗逊夫妇租了两间窗户朝院子的楼下小房间，已经住了好几年。两个老人十分喜欢他。大家吃得盘子空了，瓶子空了，桌上的气氛却越来越活跃。

只有端菜上桌的小特里涅一直悄没声儿，一言不发。她为他们斟酒，添面包，端菜，清除烛花，寻找盐碟，捡起掉落在地的手

帕。如果有哪一位太太头晕或者打嗝儿，她就去拿水来，这一切她都干得悄没声儿，甚至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似乎她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桌边侍候他们。她生得虚弱瘦小，不容易被人觉察，虽然她已经快二十岁了，两个老人都把她当作小孩，而且当作一个发育不好的小孩看待。她也的确有点傻头傻脑的。她是个可怜的孤女，奥卢弗逊夫妇收留了她。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并不美丽，在年轻的锡杰尼乌斯看来，她不过是为他擦靴子、帮他洗衣服的一部看不见的机器而已。

当一杯杯混合甜饮料和撒满糖的苹果馅饼端上来时，大家唱起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歌曲，而且久久地陶醉在歌声中。富斯太太的歌喉特别出众，她唱出稀有的儿童高音，她的歌声之所以赢得大家的赞扬，与其说是由于它的优美，不如说是由于它的力度。

大家在引吭高歌。特里涅确信桌子上一切都已应有尽有，客人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她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她来到厨房，用炉灶里燃着的炭块点亮了灯，持着灯开始沿着又狭又陡象船上舷梯样的扶梯慢慢走下去，去为锡杰尼乌斯先生收拾房间，安置睡觉。锡杰尼乌斯先生租了两间又暗又潮的斗室，家具少得可怜，基本上只有一张漆布软凳子和一张桌面能拉开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书、图纸和留有被手指上的铅笔芯弄脏痕迹的一卷卷纸张。

特里涅把灯放在桌子上，打开窗，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望着位于厕所和篱笆中间、洒满浪漫主义月光的小花园，不觉甜滋滋地沉思起来。后来，她好象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害怕而哆嗦了，一面小心翼翼地干着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把乱糟糟的一切整理好。她把零乱地散在几把椅子上的衣服收起来，挂在卧室的

帐幕后面，又把桌上的书叠成一堆，把图纸什物小心地放到盒子里，使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虽然她那年轻的房客从没有对她下过指示，特里涅却明确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他希望在什么地方找到某一样东西，就一定能找到。怀着这种没有差错的直觉——爱情甚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具有这种直觉——她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做到了一切，她研究他的一切生活习惯，竭力学会猜测他的一切想法。她每一次总能凭着本能，在情绪的瞬间的浮动和意外的变化中找到一条领悟这个青年人真正的、已经形成的意志的道路。他只要通知她一次，就永远彻底解决了问题，他说话时，带着威严的神情把食指向上举起，通知她应该把这种张罗作为一种主要任务，其实，是作为她生活的目的。如果她不尽心侍候，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日子，上帝就要问罪于她。

因此她衷心相信，在他的房间里，为他忙碌地张罗，为他收拾东西，是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她怀着虔敬的心在锡杰尼乌斯先生的小卧室里张罗，整理被褥，把便鞋放在床前的小地毯上，鞋头朝着房中央，把火柴放在烛台上靠近床的那一边，最后她拿起枕头、把它拍松时，忽然把枕头贴住胸口，怡然自得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老人们都在"大厅"里尽情欢乐。铆工富斯沉醉在他的吉他中。不管妻子的劝告，他还是弹着流行的曲调"一个老太婆走起路来背弯得象张弓"。男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的锡杰尼乌斯也哈哈大笑。八十四岁的木匠本茨喉咙里象啤酒瓶里那样咕嘟咕嘟地响。这时妇女们带着受委屈的神情站起身来，走到隔壁放着咖啡和必要的补充吃食——糖果和茶藨子汁——的房间里去了。

宴会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一对对夫妇愉快地、心情十分平

静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们互相接吻，啪哒啪哒地互相打着玩，甚至在马路中央互相拥抱。

* * *

彼得·安德烈阿斯在这一对直到老年还能从欢乐的人生之杯中畅饮的乐观老人处找到了第一个避难所，找到了走向幸福、走向他理想的乐土的道路上第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他的那些在家里被视为恶魔的行径、遭到无情谴责或辱骂的特征在这里却得到最最善良的谅解，特别是在他来哥本哈根以后的头几年，那孤独的几年。他十分感谢命运之神，为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这么一个家庭，存在着整个尼堡——这个欢快安逸的尼堡，大城市中间的外省的一个小角落。以后他认识的人逐渐多起来，他和奥卢弗逊夫妇以及他们的朋友的关系就比较表面化了，但始终没有中断过。两位老人象关心亲人那样爱他，疼他。他们很快就猜到他没有钱，虽然他竭力隐瞒这一点。要不是奥卢弗逊太太常常十分大方得体地请他"尝尝"一种新的奶酪或者要求他对新熏的火腿"不客气地说说自己的意见"，他一定会不知多少次饿着肚子上床的。

两个老人终于没能了解到他的景况。尽管他口齿伶俐，偶尔也很健谈，但他不喜欢谈到自己，他不愿意谈他自己的情况或者他自己的计划；即使谈到，也只是带着开玩笑的口气，对于别人的盘问，他只回答"我在学习当个大臣"，关于他父母老家的情况，以及他跟家庭的关系，他都讳莫如深，而奥卢弗逊太太也不一定要探个究竟。彼得的原则是把过去看作早已遗忘的、枯死的东西，不应该让它来干扰他的生活，即使是刹那间的想到过去。

他竭力屏弃肮脏的思想，净化内心世界，把一切痛苦的、有损尊严的回忆统统从心中连根拔掉。让心灵象大理石板那样洁净，以便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可以把胜利和幸福的金色文字记载在这块板上面。就因为这样，不论在他的桌子上，还是房间的墙壁上，都没有一张能促使他回忆起或使别人知道有关他的家庭情况的照片。他已离开这个家，也不愿再去探望这个家了，直到他争得权利，要求老家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他突然死亡，即使翻遍他所有的遗物，谁也找不到一封信或一个笔记本，能够说明他是何许人，出生在哪里。对于他的名字，他也竭力更改，以便消除对过去的回忆。现在他的签名已不用彼得·安德烈阿斯，而只简简单单地写个彼尔。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他无法找到一个比较更体面的姓名。

他和老家的关系渐渐地缩减到每三个月写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家里寄来的钱已收到。他至今一直毫无愧色地接受家里寄来的勉强够维持他生活的钱。听课，买书，买制图用具都需要很多钱。总之这些钱全都用于学习上了。为了勉强维持生活，他从十八岁起就开始在一个男校教数学；为一个手工业者复制工作用图。对于一些老同学——其中很多人成了大学生，住在哥本哈根——他既不和他们取得联系，也几乎不和他们碰面。由于彼尔好几次不客气地嘲笑他们自认为大学生，他们的自尊心受了侮辱，于是他们象他的弟兄那样，怀着稍稍有些装出来的恐惧，渐渐地同他断绝了往来。

对于这一切，彼尔泰然处之，虽然这种泰然是有点装出来的。有时他的情绪十分低落，这不仅是因为贫困在啃啮他，主要是由于在初级学校的工作——这件事他从来也没有对谁谈起过——进行得很不顺利。他开始对自己的学业感到失望，更确切地

说是对在他面前展现的前途感到失望。五年前他第一次走近综合技术学院的校舍时，一阵肃然起敬的战栗几乎控制了他。他想象这是一座庙宇，一个锻造人类未来幸福和美景的思想工场。可是事实上他看到的却是在破旧的主教住的房子后面的一幢丑陋的建筑物，建筑物里面是迷宫似的又暗又黑的小房间，散发出烟味和油味，有几个年轻人坐在铺了纸的狭长桌子后面，苦苦地死啃书本，其余的人则散坐在角落里，叼着长烟管在看听讲笔记，或者偷偷地一个劲儿打纸牌。他把自己未来的老师想象成是经典自然科学热烈的提倡者。可是他在课堂里碰到的那些枯瘦的老讲师，未必比他刚刚在小学里告别的那些教师高明。向学生讲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①的理论的是一具真正的木乃伊，他在讲课时常常声音中断，不得不喝一口上等的药水来润喉；另一个桑德鲁普教授，根据特殊的工程学科讲义授课。他戴着白领巾，很象一个神学候补博士或一个牧师。他享有博学的理论家的声望；但是他极其迂腐，教得起劲时，他甚至对于象斧头和独轮车那样最最简单的工具也要下个很长的科学定义。他要求学生考试时必须把这些定义一字不差、毫不停顿地背出来。

彼尔每前进一步都能得到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个干练的工程师，这已不是骄傲的、自由的、他想象中的童话式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官员而已，是忠于职守的计算机、钉在画图板上的活的表格而已。大多数和他一起长大的同学——那些不论是教师和其他大学生都认为是最有才干的人——除了想望有个

① 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1777－1851），丹麦物理学家。他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20），他的发明在发展电磁学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是制造最初的电磁式电报机的基础。

小小的官职，使他们将来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生儿育女，有一幢带小花园的独家住的私邸，在四十岁以后能因无过失的服务而获得一小笔养老金和一枚小小的勋章或检查部门的官衔外，没有别的奢望。

但是这样的前景并不吸引彼尔。他认为自己可不是为了平淡的生活和小市民的幸福而存在的。他感到自己血管里流的是王族的血液，他有权要求在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豪华宴会上获得本该属于他的光荣席位。

他预先拟定了可以帮助他达到他所希求、值得骄傲的独立地位的方法，用心良苦。他认真地听课，完成所有的作业，同时并不鄙视可以使他得到一份面包的微薄的有损尊严的额外工资。彼尔这时正在悄悄地从事调节狭长海湾水平线的设计及调整水力建筑系统的设计。设计的构思是他一到哥本哈根就产生的。其实孕育这个想法还要早得多。很早很早以前，还在彼尔的少年时代，整个小城都谈论着必须疏浚海湾，把它的海岸线拉直，改建海港来恢复逐渐衰落下来的船舶航行。锡杰尼乌斯牧师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责备城里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激动。但当时议论仅止于议论而已。然而就在这时候，彼尔就立志要成为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人。这个计划一实现，故乡那没有什么价值的港口就会有活水澎湃，世界贸易的金潮就会汹涌而来。

这个城市曾经是他卑微身世的见证人，他则要成为这个城市的救星。这种想法从那个时候起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圣诞节那次不愉快的回家探亲以后，他完全被这种想法控制住了。当他一个人时，这种想法缠磨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怀着忠诚不渝的信念，认为实现这个计划是他不远的目标和终生的使命。

自从彼尔学会根据总参谋部在地图上标明的地形来考虑运

河的侧面后，整整三年他在构想他的设计方案。他常常废寝忘食地来计算必要的面积和水流的速度，画出护岸的束柴建筑和堤坝、桥头堡和码头。他的设计一年比一年有进展，加上这一种或那一种新的内容，使方案具有更大的规模。在他能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德国通俗著作的影响下，彼尔继续发展他那把海湾挖深、通到城市的另一面的想法，把它作为人工水道甚或整个水道系统，按照荷兰的方式来进行。在想象中他把一个连结日德兰半岛中部各大河流、湖泊、狭长海湾的复杂的水路交通网，看作是他最终的巨大目标。这个水路交通网能使耕种栽植的草原、新建的繁荣的城市同北方，同波罗的海连接起来。

但是每当这种思想刚在天际遨游之际，总是会出现失望的情绪。浑身是毛的特罗利①成群结队聚集在他的桌子周围，纵情地哈哈大笑，嘲笑他的冒险的幻想。“你发疯了吗？”他们大声喝道。“在你头发未白、未衰老以前，就别想在国内实现改革的计划。在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如果不是坐在写字台边靠劳动谋生，而是追求别的沽名钓誉的目的，就会被视为胆大妄为的人。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工程师要想获得同胞的尊敬和上级的信任，最多不过是大胆地设想国王能委派他任个道路巡视员而已。你想必不会忘记深受尊敬的老实人桑德鲁普教授对你说过的话，当时你想在考试中说出你从德文杂志（这些杂志不包括在被推荐的著作之列）上阅读到、逐渐积累起来的新知识时，他怀着对同胞的真正关怀，训斥你说：‘青年人，努力克服你那不恰当的追求独立的欲望。’他不是说过的吗？说过的。这是多么明哲、含义多么深刻的话呀！”

---

① 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与人为敌。

不过，彼尔并不甘心屈服于痛苦的思想，他还十分年轻，还完全没有定型。只消一次短程的散步，一张好看的脸儿，房东家一次例行的宴会，以及跟好友在咖啡馆度过一个傍晚，就足以驱散他眼前的乌云。而当大雷雨来临时，妇女常常是最好的避雷针。彼尔刚刚二十一岁，开始对异性发生兴趣，这使他的想象力又有了另一个发展方向。

* * *

一天傍晚，彼尔和一个朋友来到哥本哈根名士派艺术家和文学家代表们喜欢聚集的瑞士咖啡馆。他的朋友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在座的人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和作家指给他看。可是彼尔对这方面一点不感兴趣，他睁大眼睛注视着站在柜台后面那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姑娘，那姑娘有一头蓬松浓密的火红色头发。

“这是红发姑娘莉兹别特，”他的朋友解释说，“她为维涅拉·伊维尔逊和苏桑娜·彼捷尔逊当模特儿，长得不错吧？你看她的皮肤多好啊！”

从这天起彼尔经常光临这家咖啡店，而且选在顾客少的时候去。他无法抗拒地被这个姑娘迷住了。一旦发觉这种迷恋是双方面的，他们没有多谈就堕入了最温柔的情网。

随着年龄的增长，彼尔开始衷心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豪。他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天庭开阔，有一头乌黑的鬈发，连在一起的眉毛底下闪烁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鼓起的嘴唇上刚长出胡子。由于奥卢弗逊太太母亲般的关怀，他保持着过去的丰满，农村青年特有的深色红晕也没有从他的双颊上褪去。他常常对着人群

微笑，自己对这点并不觉察，但这种几乎不含什么意义的经常的微笑却使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产生误解，以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对生命、对自我感到心满意足。要彻底摆脱外省人的腔调，彼尔却怎么也办不到，但只要打扮一下，他就变得仪表堂堂了；那时候他就感到轻松而自信，而且保持着相当自尊的态度。虽然他常感到手头拮据，对花钱买衣服却在所不惜。每次上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他那并不丰富的生活经验已足够使他明白，有时一件眩目的白衬衫，一套讲究的常礼服，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比经年累月地卖力苦干，更能有助于他的前途。趁现在还没有意气消沉，得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但是在家里他却十分马虎，甚至喜欢穿得难以想象的破旧。

他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店，店名叫“科捷尔”，他在那儿花去的金钱和时间超过了他的精力和财力。那里是持对立情绪的“独立”贵族集团的避难所。这个圈子由年轻的——有些也不十分年轻了——艺术工作者所组成。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很有天赋，但都有一些怪脾气，有的没有好好地成长，有的过早地衰老了。

每天晚上，海景画家斐季奥弗·任生——一个身强力壮的海上勇士，穿着水手的衣服，蓄着鬈发和大胡子——总到咖啡馆里去坐坐，挑起无休无止的争论。他是个真正有天才的艺术家，怀着无法遏制的想象力，一个非常可爱的乐天派和受人欢迎的酒友；但他性情急躁、变化无常，就象一个正在进入成人年龄的男孩子。还有一个有病的诗人埃涅沃利德逊，每天早上总是默默无言地孤独地坐在这里，有时擦他的单片眼镜，有时磨他的手指甲，有时则怡然自得地抽他的上等雪茄烟，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这些无足轻重的举动之中构思着他最好的诗作——小小的诗的杰作，为丹麦诗歌增添了新的生气。经常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倾

向自然主义的年轻的肖像画家，他叫约根·哈拉格，有着象叭喇狗似的上颚，是个不安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幻想改造社会，实行艺术的改革，消灭一切学院，把所有的教授学者统统绞死。但暂时他还是老老实实地靠修照片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喜欢写讽刺文章的新闻记者、喜剧作家列耶巴尔也经常到这儿来。他长得又矮又小，一双罗圈腿，一头浓密的假发，一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另一只被摘除了），一撮白中带黄的山羊胡子直拖到旧衬衣的虚襟上。一句话，他是城里许多漫画家画各种讽刺画的永久对象。他嘴角也老是叼着一支揉皱的雪茄烟，把一只手或两只手放在腰间，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在每张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一会儿在这伙朋友中坐一阵，一会儿又在另一伙中间待一会；有时甚至和根本不相识的人攀谈起来，而且尽是胡说八道。他也怀有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带有古希腊罗马的味道，他的理想楷模是苏格拉底①，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纯洁清晰的认识。胡扯够了，他就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口，称自己为“最后一个希腊人”。

彼尔虽然比他们所有的人年轻得多，而且从他那方面来说也没有任何接近他们的企图，但他却享受了最高的荣誉——被接受进这个圈子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他那“漂亮的泛红晕的双颊”——有一次斐季奥弗·任生这样说的。但主要的是由于他和莉兹别特的关系。莉兹别特是大家都喜爱的人，很多人把自己的一半荣誉归功于她那丝一般华美的长发和白嫩的皮肤。大家热情接待每一个莉兹别特眼前的崇拜者作为对她的嘉奖，即使这

①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

个人并不属于光荣的艺术家之列也无妨。

但是彼尔仍象过去那样觉得与这些人格格不入。他不是由于腼腆而不参加他们的谈话，而是因为他对于绘画和诗歌都一窍不通。他的想象力在技术领域内找到了足够的滋养，他的智慧沉浸在巨大的设计方案中，以致没有精力来研究艺术了。

如果把彼尔看作完全是一个冷漠的观众，也未必正确。他常常暗自嘲笑这批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们可能会单纯由于颜料色彩的配合而激动非凡，也可能由于四句诗的押韵而气得发疯，似乎正确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诸如此类的景象使他象看了一出令人发笑的喜剧那样感到愉快。最使他高兴的是，他看到莉兹别特也受到大家疯疯癫癫行动的影响，为自己身躯的艺术价值而骄傲，幻想着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为歌颂美而作出牺牲。

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对彼尔特别注意。他也是不属于这个圈子中的人，而且没有得到大家的赏识。这是一个叫伊凡·萨洛蒙的年轻犹太人，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个子矮小，行动敏捷，老是笑嘻嘻的，象一只眼睛深棕色的小松鼠，时刻准备为人们服务。他对于有机会能坐在这些著名的艺术家中间，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发现或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这个人朝思暮想的沽名钓誉的愿望。他总想发现一些未露头角或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并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每一个稍稍能觉察到的特征——一对深陷的眼睛，宽阔饱满的天庭，或者至少是一头没有修剪的乱蓬蓬的头发——都能使他幻觉到这是稀有天才的特征。当地的群众中间流传着许多他那不幸的癖好使他大失所望的故事。

萨洛蒙现在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彼尔身上，这种关注使彼尔深感不安。萨洛蒙的奉承使他无法忍受。当萨洛蒙先生明

显地暗示说，彼尔在莉兹别特那儿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微笑着称彼尔为“真正的阿拉丁”①，幸运儿，上帝的手指在他的前额上写上恺撒的话：“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说实话，彼尔十分欣赏这句评语，这句话甚至引起他内心暗暗的震惊，遗憾的只是他从一个矮小的、荒诞的犹太人那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有一天，已是半夜时分，他光顾“科捷尔”咖啡店，正赶上真正的狂饮最欢乐的时刻。大高个子斐季奥弗·任生——不论熟人或陌生人都直呼他“斐季奥弗”——因为顺利地卖给油商一幅约两米长的油画《北海的风景》在设宴庆祝。在一间隔着走廊，与咖啡馆大厅的其余部分区别开的房间正中，有几张拼接在一起的桌子，桌上放了两只缠满啤酒花的圆形容器，里面盛着潘趣酒，桌子旁边坐着二十个人。

斐季奥弗自己象个奥林波斯山②上的神那样端坐在烟雾腾腾的荣誉席上。他面前放着一只他专用的大高脚杯，起名叫“漩涡”。根据斐季奥弗那双已朦胧看不清东西的眼睛和他的喃喃自语，不难猜出，他已经喝了很多。他一昼夜没有睡觉了，从这家酒馆喝到另一家酒馆；从这一家妓院走到另一家妓院，到过好几家饭店，甚至来到森林里，沿途把碰到的人都邀请来，既有他自己的朋友，也有朋友的朋友。

大家海阔天空地谈得很多。一个具有梅菲斯托菲尔③特征的脸色苍白的青年人突然跳到椅子上，声嘶力竭地宣布，举杯祝今天没有来出席的纳旦博士身体健康。关于纳旦博士，彼尔听到

① 《天方夜谭》中《神灯》的主人公。

② 希腊最高的山脉，古希腊神话中传说此山是神仙的住处。

③ 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一书中的恶魔。

过许多最热烈的反应。纳旦是个评论家和通俗哲学的作者，被公认为青年大学生集团的领袖。他不满于祖国的制度，就定居在柏林了。除此之外，彼尔对于纳旦没有完整的概念，虽然当时翻开任何报纸或讽刺性小报，总能看到纳旦博士的大名，印刷品上一直印成“撒旦[1]博士”。由于纳旦是犹太人，彼尔就从来不去详细打听他的情况。他不欣赏这个他所不熟悉的民族，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欣赏文学家，更何况上面提到的博士是在大学里讲课的，而大学是培养最庸俗的那部分大学生的被神学所玷污的发源地，在彼尔看来，它是祖国肌体的毒瘤。

站在椅子上高兴得挥舞双手的脸色苍白的青年讲演者是诗人保罗·贝格尔。在全体酒友嬉嬉闹闹的支持下，他起初称纳旦博士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后来又称他是“神明”，最后则称他为“解放者”。把自己的一杯酒喝光后，为了表示对博士的敬仰，他把酒杯也捏碎了，以致一只手上全是鲜血。

彼尔张开嘴巴坐着，他觉得自己好象进了疯人院。

整个夜里一直不断有人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好歹安置一下后来加入进来的人，不得不再添加几只桌子，为了方便起见，没有把桌子紧贴着原来的桌子放，而是分别放在两侧，于是形成了十字架的形式。这时突然传来狂叫声和雷鸣般的拍桌子声。这是斐季奥弗在发脾气。

“我不喜欢把桌子排成这种可咒诅的形式，我讨厌所有这样的圣洁！……最好还是排成马蹄形，让我们把自己出卖给魔鬼，对他的靴子表示尊敬。快，朋友们！”

等到人们响应他的号召，改变座位的形式后，他举起满满一

---

① 指魔鬼。

杯酒说：

"欢迎你，柳齐费尔①，神圣的反叛者！自由和愉快的保护人，各种各样鬼的上帝！……不要舍不得胖商人的油，我要用牡蛎壳和香槟酒的空酒瓶为你建立祭坛！……喂，老板，格里波门，拿酒来，大量的酒，朋友们，让我们来搞个酒的圣水盘！……喂，有人听见我的话吗？"

老板是个矮小的瑞士人，穿着短上衣，站在灯光早已熄灭的咖啡店的大门口。他耸耸肩，又无可奈何地摊摊手，请求在场的先生们原谅他无法招待他们，现在已经二点多了，对他很有好感的警察已经来敲窗子警告过了。

"你说'二点多了'？……一点钟！"斐季奥弗大声喧嚷起来。"我们是神，格里波门，你知道吗？我们是神，至于时间，这只是为鞋匠和裁缝而存在的！"

"可是对于咖啡店主，时间也是存在的，"矮小的老板回答说。他把双手放在胸前，扭过头去，发觉他的俏皮话已获得成功，就微笑着补充说，明天他将无限高兴地为先生们服务。"明天一睡醒就请来吧，我们七点钟就开始营业了。"

"给我酒！"斐季奥弗大喊一声，接着将一把小金币掷在桌子上。金币当啷一声向四面八方滚开去。"看，这就是油！……还需要吗？……喝吧，朋友们！……就把这些脏东西放在这儿！我们可不是凡夫俗子。"

这一举止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已过于神话式了。他们刹那间清醒过来，纷纷动手把金币从地上捡起来。斐季奥弗这时继续大声喊道：

① 基督教神话中堕落的天使，即魔鬼。

“拿酒来！给我们酒和女人！……拿酒来，听见没有！”

人群渐渐少起来了。老板恭恭敬敬地单独把每个人引到一边，请求他们“只是由于警察”的缘故，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放他们从后门出去。只有斐季奥弗怎么也不买帐，照旧一个劲地吵嚷。

最后，客人中只剩下彼尔一个人。他也打算走了，但斐季奥弗拉住他的手，命令他，要求他，几乎带着哭音恳请彼尔不要离开他。

彼尔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觉得把处在这种状况的人抛弃不管是人情所不容的。老板给他们拿来咖啡和白兰地，他们向他保证决不越轨。这样，格里波门才摇摇头回到他的卧室里去了。

斐季奥弗把两只胳膊靠在桌子上，用两只手托住喝得醉醺醺的脑袋。他突然安静下来了，微微闭上了眼睛。

彼尔坐在他对面，又点燃起一支烟。在他们头顶上方点着的那盏唯一的煤油灯灯芯已低下去了。房间深处的角落消失在灰色的尘雾和香烟的烟雾之中。房间中央，桌子和椅子堆得乱七八糟，保持着客人离去时的样子。桌子上残留着香烟灰、瓶塞和打碎了的玻璃杯。但四周一片寂静。……在刚刚过去的暴风雨般的喧闹之后，出现这种不象真实的寂静，使人觉得每个声音都会在所有的角落里产生耳语般的回音。

斐季奥弗默不作声，彼尔已经认为他在打盹了。于是他拿起酒杯跟斐季奥弗的酒杯碰了一下，说：“祝你健康。”

但是斐季奥弗没有回答祝酒，却突然闷闷不乐地谈到了死。他那模糊的、看不见东西的双眼望着前面，问彼尔有时是否会震惊地想到“在人生的那一头，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彼尔没有思索过这些可怕的事，他现在整天奔忙，就是为了

展望将来。起初他以为斐季奥弗是在开玩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但斐季奥弗立刻拉住他的手哀求他，同时命令他说：

“你听着，你这黄口小儿，你无论如何无法保证你能天不怕地不怕地去对付死神。你等着吧，等到你鬓角一出现白发，你一想到有朝一日，你那可爱的自身会变成几百只饥肠辘辘的蛆虫的美味猎物时，你就会浑身战栗。心脏里一滴多余的油脂就足够致死了！头枕刨花，棺材盖上敲上八只钉子——那就请吧，美餐已经准备好了！……我说你无论如何无法保证。也许在星星的那一边，可以找到比我们所有的犹太祖先预示的多得多的东西……但到那时……我倒是要说什么来着？……惩罚我们大家的日子就要到来……我们想象着，天晓得我们会变得多么聪明，但愿如此，但我们是否能变得幸福些呢？祝你健康！”

彼尔睁大眼睛，惊奇地望着胡子拉碴的对方，望着这个快乐和美的最高祭司，他原来是他亲生父母的同道，是地下的地精，他心灵中隐秘的那一部分隐藏在阴影的王国里，在坟墓上空旋转，在彼岸世界的王国中间飞翔，他畏惧生活和光明的精灵——那些他在一分钟之前还吆喝着，向他们召唤的人。

彼尔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独立”贵族集团的内部情况，欣赏突然出现的景象，观察他们的内幕，他们的阴暗面，他们无法彻底战胜的那个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企图和新事物开可怕的玩笑的过去的“我”的残余。

例如，“最后一个希腊人”列耶巴尔在他偶尔清醒的当儿常常经受与自己良心的沉重搏斗，而莉兹别特每当腰痛或者担心怀孕时，总是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祈祷书来。彼尔渐渐地开始明白，什么样的政权能使人失去力量，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养老院。在这里，一个要借酒浇愁；另一个以孩子气的吹牛夸口和乖张行

动来压倒“自己心灵的声音”；第三个具有纯艺术家的才能，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蜷缩在自己的介壳里，就象蜗牛听到第一声春雷那样；第四个沉溺于未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类友爱的毫无成果的幻想之中。就这样整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和主观幻想作斗争；而生活是美好的，愉快的，微笑着欢迎人们参加到共同的节日中去。彼尔根据他家里人的性格，熟知人类的天性。

在彼尔身上美好的感情也逐渐成熟，他并不象所有的人那样，他是个例外，由于偶然的好机会，他在孩提时就摆脱了至今甚至把现代人中最有独立见解的人也束缚住的那种桎梏。

伊凡·萨洛蒙谈到的有关阿拉丁的幸福，有关额角上写着神的启示的那些话突然获得了新的深刻得多的含义。只要拼命地追求，不知羞耻地要求——所有世俗的财富都会来到你的脚下。

看来彼尔毕竟是继承王位的太子，看来他的额上会戴上王冠。要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在他额上看到这样的字句："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

第三章

经过长时期的思索以后，彼尔把草图和计算结果夹在腋下，到桑德鲁普教授的私邸去了，请求教授审查这个开发运河和调节海湾水平面的方案并谈谈他的意见。桑德鲁普教授瞪着双眼，默默地把眼镜架到长鼻子上，不满意地哼了一声。在一般老教师身上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那种吹毛求疵的特点——在很快地一瞥中就找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在桑德鲁普教授身上也明显存在，他立刻发现了计算水流流速中的错误。

彼尔无法否认存在的错误，也无法否认这个错误对整个方案的影响，他脸红了，直红到头发根，他甚至不打算申辩。

教授指出这些错误以后，摘下眼镜，表扬了彼尔有志于这项工作的精神以及他所作出的极大努力，这些都在彼尔的工作中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同时他又坚决劝告彼尔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没有结果的空想上，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指定要考试的各门学科的切实、有计划的学习中去。

彼尔回到家里，又一次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计算。但不管怎样看，错误还是存在，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错误从开始计算水流速度时就出现了。因此即使把它改正，看来正象教授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设计出的最低地的平均水平面要比海面低得多，换言之，这个方案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因此是无法实现的。

于是彼尔又一次羞愧得脸红了。……关于王位的高傲的幻

想已化为灰烬。他双手掩住脸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桌子边有一个多小时。

后来彼尔突然挺直身子，把图纸、计算和预算都胡乱地塞到五斗橱抽屉里，嘴里叼着一支点着的烟，进城去了。整个晚上他就逗留在台球房里。他大声和人谈话，不穿上衣在台球房里走来走去，跟所有喜欢打台球的人打着玩儿。这一天他打得很准，因此赢了一盘又一盘。看到他这样的情况，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正是他遭受最挫伤他自尊心的失败的日子。

在台球房里他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纠缠着向他兜售艺术家和大学生联欢的多余的票子，票子只卖半价，于是彼尔没有多加思索就买了票子。

一昼夜过去了，第二天傍晚，彼尔翻起大衣的领子，站在弗鲁-普拉兹街静寂黑暗的转角处，急切地等待着。雪片飞舞，广场上空荡荡的。教堂周围遍地铺着没有人踩过的雪的地毯。在进口处摩西①和大卫②的全身雕像头上长起了浓密的白色假发。他们戴着这样的头饰，穿着黑色的长袍，很象霍尔堡③所写喜剧中的律师。

彼尔在等候一位年轻的太太。这位太太是他在前天夜里的联欢会上认识的，并和她几乎跳了半夜舞。她是否一定会来，他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是他第一次和真正的女士发生恋爱私情。对于他提出的希望会面的大胆要求，她当时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可能会以开玩笑来对待的。

---

① 《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向犹太民族传授上帝律法的人。
② 《圣经》故事人物，传为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③ 霍尔堡(1684－1754)，丹麦戏剧家，作家，丹麦民族戏剧的奠基人。

钟楼上的钟早已敲过九点，彼尔已经打算回家了。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原来是一个送信的，他询问了彼尔的名字，就把一封信交给彼尔。

彼尔三脚二步走到近边的路灯底下，张大鼻孔，尽情地吸着信纸上紫罗兰的香气。信中写道：

“不用说，我不来赴约了，但我一定尽力设法替你搞一张本星期日到工厂主芬斯马克家去的请柬。看来那边男舞伴人数不够。”信里没有署名，但信尾写了“又及”——“总之，我恨死你了，希望你能承认自己的过错。”

彼尔把信藏到口袋里，自负地笑了。他想起了莉兹别特，现在可以把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坦白说，他早已对那些轻浮的姑娘，对她们粗鲁的语言、贪心、跳蚤密生的肮脏的斗室感到讨厌了。现在在他面前展现了更加炫目、更加崇高的爱情。他的想象力立刻勾勒出风流韵事的诱人前景：冒风险的会面，坐在轿式马车里秘密出游，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握她的手，偷偷地接吻，在扇子的掩盖下倾吐热烈的感情。

彼尔走出斯科乌鲍加德街，正打算转弯向维麦利斯卡弗特街走去，忽然传来粗野的谩骂声，打断了他一连串甜蜜的幻景。一个穿着貂皮衣服、撑着一顶大阳伞的矮个子先生正从街对面径直向他走来，虽然大阳伞挡住了他的上半身，但根据急促的、跳跃式的步伐，彼尔立刻认出了他是伊凡·萨洛蒙。

彼尔不愿和萨洛蒙见面，就大步跨过排水沟。他正想跑到大街的另一头去，但已经晚了。后面传来兴高采烈的叫喊声：“锡杰尼乌斯先生！……喂，这不是锡杰尼乌斯先生吗？”他不让彼尔走开。

“您如果要到‘科捷尔’咖啡馆去，”萨洛蒙说，“我劝您别去

了，今天您会在那边闷死的。除了埃涅沃利逊，再没有什么人了。我们那位敬爱的诗人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擦他的单片眼镜，显然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把逗点放在什么地方最好。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您不拒绝同我一起用晚餐吧？看来您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是吗？”

彼尔知道拒绝是没有用的。他根本不想去找借口，因为任何借口都会被萨洛蒙以最坚决的方法顶回去的。

何况他也不想回家。回到家里一想到五斗橱抽屉里的东西，就会把他所有愉快的情绪都破坏的。此刻反正他也睡不着，既然有人非要和他一起用餐不可，那就只好去了。

他们很快就进入一家讲究的大旅馆中附设的开张不久的饭馆，坐在紫红色天鹅绒的沙发上了。这个讲究的大旅馆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军官们出入之所。地板上铺着昂贵的布鲁塞尔①地毯，墙壁上全是镜子，服务员穿着燕尾服，步履轻盈。来客中有许多太太，她们都用低沉的声音说话。

起初彼尔感到有些不自在。对如此奢华的环境他感到不习惯。而最使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萨洛蒙的存在，他吵吵嚷嚷以及挑衅性的放肆行动立刻引起周围人对他的决不是友好的注意。

有一个单独坐在一边的先生，从报纸后面十分不满地注视着他们，但彼尔起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人四十岁上下，又高又瘦，一副病容，头顶几乎秃光，干枯的脸显得疲惫不堪，蓄着下垂的淡黄色胡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的夹鼻眼镜。他蔑视地望着伊凡·萨洛蒙，但一看到彼尔，他那苍白中略带黄色的双颊立刻

① 比利时首都。

泛出一层淡淡的红晕，当即用报纸挡住了脸，因此彼尔只能看清一双交叉着的长脚，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您想吃些什么？想吃牡蛎吗？”萨洛蒙摘下火红色的手套，把它塞进背心上那两个纽扣中间的空隙处。

“你们有真正的鲜牡蛎吗？”萨洛蒙问侍者说。

侍者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彼尔不敢承认他对这种讲究的菜肴没有特别的癖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希望结结实实地饱餐一顿。由于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了很长时间，他饥肠辘辘，很想吃到肉、乳酪和蛋——蛋越多越好。

“牡蛎，您想得不错，”彼尔说，“不过我提醒你，我已馋得象一头饿狼了。”

“好极了！好极了！”萨洛蒙欢跃地拍起手来，这使所有在座的顾客，包括太太们都回过头来，以蔑视的眼光打量他，连那个单独座在一边的先生也一下子从报纸后面抬起头来，露出了他的金丝边夹鼻眼镜。

萨洛蒙转身向侍者问道：

“你说说今天你们有些什么可口的菜肴。”

侍者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一长串菜单的名字。

“好吧，把这一切按次序端上来，全部菜都要！”萨洛蒙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象一个游泳者那样挥舞着双手。“端来，端来！我们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只是请你们快一点，我们已馋得象饿狼一样了。”

彼尔看到侍者傲慢地看着他们。他窘得决定仿效萨洛蒙的样子。他从放在桌子上的牙签瓶里取出一根牙签，身子向沙发背上一靠，挑衅地环顾四周。

侍者用放有小块冰的大盘子把牡蛎端上桌，又给他们一瓶冰冻的香槟酒。接着端上来的是野味、芦笋、牛乳蛋饼、干酪、芹菜和水果。彼尔津津有味地不断吃着。他对自己说，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种场所，应该充分享用这里的一切。何况他自出娘胎以来，还没有尝过这样丰盛的饭菜呢。

萨洛蒙对每道菜只是稍稍尝尝味道，嘴里却说个不停，他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

“这是人类真正伟大的时代，”他兴致勃勃地说。“是诗人、艺术家、发明家过得象王子那样愉快的时代，他们享受着与国王同等的尊敬，并得到王后的青睐。而我们时代的天才却在贫穷的斗室里挨饿，勉勉强强为上流社会所容纳。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著作常常达不到那种强烈吸引所有的人的程度和巨大的力量。我过去谈到过埃涅沃利逊，上帝作证，我是多么推崇他的天才，我认为埃涅沃利逊的‘创作’是真正的杰作。但是不管你怎样认为，我们只发现他的一些精细的小作品，想象的迷人的游戏，精巧的小玩意儿，而不是皇皇巨著。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着一个修饰语。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感受，这就是他的不幸之处！……不然他会成为富翁……富翁，富翁！”

他仰身靠在沙发背上，把双手垫到脑袋后面，盘起一条腿，这样，从一只裤腿里露出了他那红色的丝袜。

“我猜想您是相当富有的，”彼尔无话可谈，就冷漠地随便说了一句。

“富什么！……要有机会向周围撒去数百万……用双手抛掷黄金，那样才好呢。有才华的人应该过得象国王一样，应该有自己的院子，出游打猎，举行化装舞会，养几个情妇，您只要回忆一

下鲁本斯[①]、歌德[②]和伏尔泰[③]就懂得了！”

他又俯身到桌子上给彼尔斟满酒，他想迫使彼尔谈谈自己的身世以及他的计划。伊凡·萨洛蒙从他和彼尔的一个共同的熟人，也是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那儿，得知彼尔，正如大家所想到的那样，在从事一项巨大的发明创造，但使他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至今没能从彼尔口中打听到任何详情细节，因此也没有机会向彼尔提供帮助。

但是此刻彼尔比平常更没有心绪推心置腹地谈话，因此他假装听不懂萨洛蒙的暗示。他吃完了晚餐，点燃一支烟，仰靠在沙发高高的靠背上，不再去听对方的唠叨了。

喝了点酒，他变得兴奋起来，思想飞向联欢节上碰到的那个女人，大家都管她叫恩格尔加德太太。彼尔注视着飘浮的烟雾，在他的注视下，烟雾变成了透明的帐子，透过帐子他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轻柔娇美的身躯。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而且钟情到了极点。坦白地说，在此刻以前，他对她的感情没有超过他对所有漂亮丰满的女人。一想到她的年纪，使他有些扫兴。从各方面看来，她已经不是妙龄少女，而是三十出头了，不会少于三十岁。但即使这样，又有何妨呢？她那深褐色的眼睛就象成熟了的栗子。她那大胆的挑衅的姿态以及科伦宾娜[④]式迷人的服装，她那诱人的双肩，她那小小的翘鼻子的鼓起的鼻孔——所有这一切显示出青春的热情，炽烈的情欲，这些都不是年龄能影响的。

---

①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

④ 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愉快的农村姑娘或女仆。

彼尔的目光突然落到那位戴金丝边夹鼻眼镜的先生身上，那位先生已放下报纸，叫侍者来结帐。当彼尔和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两人都从座位上欠了欠身子，互相彬彬有礼地打着招呼。

“天哪，这不是尼尔戈尔吗？”萨洛蒙大声叫道。“您和他认识？”

“不……昨天在联欢会上我们偶尔碰到的。”

“怎么？您参加了联欢会？……我怎么没有看见您啊？”

“是啊，那边人太多了……这么说来，昨天您也在那儿？”

“哎，昨天扮演汉姆雷特①的就是我啊！难道您没有看出来吗？”

彼尔清楚地记得他昨天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在他旁边是一个穿着“雪女王”服装的太太。这位太太的服装引起其余的太太们强烈的不满，一部分是由于它那有些出格的敞胸露背的领口，一部分由于她那拽地长裙的后襟上象结满霜花那样缀满了许许多多闪烁着彩虹颜色的钻石。

“您和一位太太在一起？”彼尔问道。

“是的，和我妹妹在一起。”

“喔……”

那位戴金丝边夹鼻眼睛的先生这时已结清了帐。侍者帮他穿上大衣。彼尔怀着情不自禁的忌妒之心注意他那十分雅致的服装和真正上流社会的淡然的态度。他怀着这种超脱的神情吩咐侍者递给他帽子和手杖，然后做了个手势，要求侍者为他点燃香烟。昨天夜里彼尔和他不着边际地交谈了几句。当彼尔第一

①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的悲剧《汉姆雷特》一剧中的主人公。

次和恩格尔加德太太跳完舞，在他俩旁边突然出现了这位先生，于是恩格尔加德太太就把这位先生介绍给了彼尔。后来这位先生一直从远处盯着他俩。最后，彼尔作出判断，认为这位先生是他的情敌。尼尔戈尔走向出口处，就必须从彼尔和萨洛蒙坐的桌子边经过，萨洛蒙友好地向他挥挥手，大声喊道：

“晚安，尼尔戈尔先生……晚安！……您近来好吗？”

尼尔戈尔感到吃惊，默默地抬起眉毛。他蔑视地冷笑一声，傲慢地点点头，回答萨洛蒙的问候，连嘴上叼着的香烟也没有拿下来。然后，他彬彬有礼地向彼尔点点头，使彼尔不得不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点头行礼。

“他是什么人？”等尼尔戈尔走远后彼尔问道。

萨洛蒙耸耸肩说：

“该怎么跟您说呢，对于他我也知道得很少。我只在社交场中碰到过他。过去他曾经是个很出色的人物。总之他是个法学学士，很出名，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总之，他具有卓越的条件，使他得以在我们外省的条件下飞黄腾达。好象当局曾有意让他当我们驻伦敦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威尔士亲王亲自邀他参加这项工作，我不知道他由于什么缘故拒绝这个任命。总的说来，这个人的脾气有些怪。现在他在一个什么部里担任微不足道的职务。”

第二天彼尔收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答应寄来的请柬。他不得不添置衣服，使他进入哥本哈根的社交界不比别的男舞伴逊色。现在不借债就应付不过去了。在咖啡馆里认识的朋友把他带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那儿。这位先生过去是个庄稼人，现在以六分利的利息出借本金，以利滚利来增加他的资金。借钱必须以保险单、书籍、家具、受洗证书及注射疫苗证书作为保证，还必

须把双手恭恭敬敬按在《圣经》上作口头的庄严宣誓，并需有一个证人在场。

奥卢弗逊太太看到哥本哈根一些最大的商店每天把大量各种各样新的东西送到他们家来，真不知道怎样想才对。她和丈夫作出种种估计去猜度这一切的含意。彼尔自己什么也没有说。一般说来他变得守口如瓶了，而且很少在家。

只有静娴的特里涅能够告诉他们一些情况。怀着爱情的神秘的敏感，这个纯朴的姑娘一下子就猜到了——就她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痛苦折磨着她，她越来越经常地躲在厕所里，趁没有人看见，尽情地哭泣。

另一方面她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虔敬地把他的小房间收拾得整齐清洁，关心属于他的一切东西。对于他新买来的、特里涅认为是他结婚需用的服饰，她就格外当心保管，仿佛这关系着她自己的幸福似的。她为他的精致的内衣、手帕和透明得象网眼似的丝袜绣上记号。她在放这些富丽堂皇东西的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铺上一张干净的纸。要去参加舞会的那一天，她亲手为他打领带，扣上手套的纽扣。她保证说，新的燕尾服背后一点没有皱纹，用理发推子剪短的发式对他十分相称。时钟已敲过八点，叫好的轿式马车还没有来到，正是被骂作蠢货的她，而且也正是她，没有披头巾，不管黑暗和泥泞，跑到阿杰加德去叫另一辆轿式马车。

彼尔来到舞会大厅时，舞会已经开始了。有十对舞伴在华尔兹的伴奏下端庄地跳着旋舞，还有同样人数的舞伴靠墙站着或坐着。在那些没有跳舞的人中间，彼尔立刻看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她穿着火红色的绸子衣服，轻摇着一把很大的羽毛扇。她旁边坐着一位秃顶的先生，在膝盖上摇晃着他的高顶大礼帽，这就

是尼尔戈尔。

尼尔戈尔的神态，特别是在彼尔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含有醋意的念头，认为尼尔戈尔的出席舞会是在恩格尔加德太太的善意关切下促成的，使彼尔的情绪立刻遭到破坏，因此有一刻钟时间，他根本不跳舞，只是无所事事地在上了年纪的先生们打牌的隔壁几间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第一首华尔兹舞曲奏完时他才回到大厅里来，向恩格尔加德太太规规矩矩地一鞠躬，邀请她跳舞，甚至没有向她的爱慕者看上一眼。她似乎没有一下子认出彼尔来。接着就站起身来，撩起礼服的长后襟，几乎带着慈母般的微笑，把她那轻柔的身躯靠到彼尔的胳膊上。

“您是一个负心的人，”他们跳了几圈华尔兹舞后，不等彼尔张口，她带着哥本哈根的口音责备彼尔说。“您甚至不谢谢我为您弄到这张请柬，老实说，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我感激万分，夫人。”

“啊呀，多么古板的人！您有点不高兴是吗？”

“是的，有一点儿。”

“什么事使您不高兴，可以告诉女伴听听吗？”

“为什么要让尼尔戈尔到这里来，我不能容忍这个，如果您不和他跳舞，那将给我很大的面子。”

“喔……您的要求太过分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同时拉住彼尔的胳膊，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

彼尔也违背自己的意志笑了起来。这一笑，以及她头发的芳香、紧贴在他胸膛上的半裸的胸脯，点燃了他的欲念。他们跳了四圈华尔兹舞。当他把她带到原来的位子上时，尼尔戈尔已经不在那儿了。过了一会儿，彼尔看到尼尔戈尔站在大厅的另一头，

在一个深褐色的长发辫几乎拖到地上的年轻姑娘面前不断说着恭维话。

这时候，舞会正在照常进行。除了那些时不时地从门缝里向内张望的仆役以外，看来谁也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后来男人们在跳舞大厅的隔壁发现了酒杯，情况就似乎好转了些。一般说来，在交际场合的男人们总是不很纯的，聚在一起的举止也很放肆，在没有成年儿子的上等家庭里，男舞伴是通过熟人或者是熟人的熟人介绍来的，除了地址簿，没有别的保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述情况。被邀请的人在主人面前没有任何义务，因此一个比一个更放肆，他们打着呵欠，提出批评的意见，而且象在普通的廉价饭店里那样要这要那。

主人是个灰白头发的矮个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客人的姓名，只是怯生生地踩着细碎的步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仿佛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带着社交场上勉强的微笑，他好心地执行着妻子和女儿交给他的艰巨任务：迫使男舞伴“活动两腿”。一看到有哪位先生在欣赏客厅墙壁上的画或者耽搁在桌子边喝增加体温的饮料，他就会站在旁边，寻找合适的机会把话题引到造型艺术、剧场或者冰上运动方面——谈话是十分质朴的，但最后，客人总是在主人的陪同下去到大厅，在那儿被介绍给主人家的某位女友，她那邀舞记录本上还留着好多空白呢。

恩格尔加德太太答应同彼尔跳一次科季里昂舞。但是当舞曲开始，彼尔从桌子边站起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大厅里没有，贴邻的几个房间里也没有。最后发现她在客厅对面一间光线暗淡的六角形小房间里。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沙发角落里，一跨过门槛就能看到。

她带着淡淡的忧郁迎接了他，说他有权发火，但她不想跳舞

了，她不能要求他为了她的缘故也不跳舞而来陪她聊天。不，她不要他作这样的牺牲……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

尽管彼尔对上流社会的规矩知道得很少，但他不至于笨到不懂得她的用意的地步。他拉过椅子，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阵，倾听着从跳舞大厅里传来的音乐和喧闹声。这些声音经过三四个房间才传到这里，所以声音比较低。后来彼尔突然抓起她那放在沙发靠手上的裸露的白嫩的胳膊，看到她并不反对，就大胆地向她承认说他爱她，并再次提出要求，赐给他会面的机会。她最后终于同意了。于是他弯下身子，在她的上臂吻了一次、二次、三次。他在心底里估量她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她也确实对他说，如果下次他再胆敢这样，她就要生气了……等等，等等，但她那湿润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以及丰满的胸脯的颤动说明了事情完全不象她所说的那样。

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脚步声，等彼尔刚好把身子靠到椅子背上，尼尔戈尔瘦长的身躯就在门口出现了。尼尔戈尔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为打扰了他们而道歉。他把双手反剪在背后，仍站在门口，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走进去。

“请进来吧！”恩格尔加德太太说。

“您需要人作伴吗？”他问道。

彼尔很不喜欢他的这句话，因为这几乎带有挑衅性质。

“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您能够讲点有趣的事，我们会很高兴听的。”

“喔，是，是，您和工程师先生孤零零地、被人遗忘地坐在这里，多么不幸！”

“正是这样，”她回答说，困倦地把扇子折起来，然后仰身靠

在沙发背上。“我感到很忧郁……我简直痛苦到了极点，我对跳舞，对于这么多的人感到厌倦了，但是您，您为什么不跳舞呢？而且您今天受到很多人的关心！”

“喔，不，”尼尔戈尔最后终于决定进来了。“这种富于诗意的昏暗状态促使我离开了人群，您不反对吧？”

他移过一把椅子，把它靠在沙发的另一边。现在他和彼尔面面相对，却一直没有互相招呼过。

恩格尔加德太太不停地讲着话。她挑剔地议论着客人选得不好，另一方面却称赞晚餐的菜单。接着话题转到了有几位太太的服装方面。彼尔坐在一边，注视着尼尔戈尔，却一言不发。尼尔戈尔也不吭声，他低着头，因此看不清他的脸，他把肘部抵在膝盖上，用细长的、隐约看得出有些发抖的手指揪着手套。

“啊，尼尔戈尔，尼尔戈尔，您变得那么沉闷，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猝然中断她那滔滔不绝的谈话。“您过去是个多么受人欢迎的健谈的人呀！您这是怎么啦？我敢打赌，这一定跟某位女士有关。”

“可能是这样。”

“大概是瘦小的霍尔姆小姐吧。那还用说，她完全合您的兴味。锡杰尼乌斯先生，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尼尔戈尔先生礼貌十分周到，他告诉过我，他特别喜爱蓝眼睛、淡黄头发的女郎，而且，据说她是从乡村来的，”恩格尔加德太太继续说道，重又转向了尼尔戈尔。“三叶草的香味，夏天的太阳和刚挤出的新鲜牛奶……正是您所向往的完全理想化的农村生活。什么时候让我们去参加婚礼呢？”

尼尔戈尔抬起头来，仰身靠在椅子背上，把高顶大礼帽按在肚皮上，又把两只手放在帽子上，轻轻地叹口气说：

“一个人活到我这种年纪，最明智的办法是把自己看作已经故世的人。这样就会只剩下一件操心的事——安排一个体面的葬礼。”

恩格尔加德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思想确实太灰色了。照您这么说，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该怎么办呢?……您不妨瞧瞧年老的骑兵大尉斐克，他已经过了六十二岁，可是他却象个年轻的少尉那样跳舞跳得入迷。我相信他还会获得女人的青睐……总之，男人家象您这种年纪正前途无量呢!”

尼尔戈尔点了点头。

“谢谢您对我临葬前的安慰话。我自己也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掌握一个技巧，能在垂暮之年永葆青春，正如他们学会了保藏青豌豆、芦笋和常青植物那样。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讨厌这种经过防腐处理的年老的骑兵大尉。不，应该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应该把那些应该属于青年人的东西献给青年人，只献给青年人，以此来使自己摆脱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在我现在的年纪，不愉快的事情本来就够多的了。痛风病、消化不良症、肝硬化、手术台，当你一过四十岁，就不得不和这些现实问题打交道了。”

“还有回忆，”恩格尔加德太太轻轻地说，“还有美好的回忆，尼尔戈尔，您忘记提到它了。”

“回忆吗？……喔，喔，我认为回忆也是属于防腐的罐头食品。它的使命是在冬天给我们一点点代替夏天的惠赠品。不，我们不谈回忆吧，这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在我们年老时，正是回忆迫使我们把每一件新事物看成是往事的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令人厌倦的再现。”

“您今天简直使人受不了，但我不生您的气，尼尔戈尔，您大概病了。也许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对头。您最好去请教一下医生。我相信他会给您开方子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疗一下。”

“可能会的。也许，从左轮手枪出来的铅丸才是最有效的……作为止痛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对您简直没有办法，您只要想一想，一个人什么正经话都不肯说，那能行吗？”

在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发生争执时，彼尔一会儿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一会儿又转到他身上。亲昵不拘礼的友好口吻促使彼尔产生了怀疑，怀疑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真挚的相互关系。但当他想起恩格尔加德太太在联欢会之夜曾告诉过他，她和尼尔戈尔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他就释然了。她对他的态度——且不谈她挖苦地劝他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疗的事——表明，他成了她的累赘。

这时从隔壁几个房间里传来说话声。一对对精疲力竭、气喘吁吁的舞伴围在一张张桌子旁边。桌子上照旧放着大量各种各样的饮料。科季里昂舞已经结束。大厅正中只有三四对最不知疲倦或最爱跳舞的舞伴沉醉在尘雾之中。他们对此还不过瘾，于是一个劲儿地要求乐队一次次演奏同一支曲子，每一次都加快速度。

轿式马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到门口。恩格尔加德太太挽住丈夫的胳膊到客人中间走了一圈，向大家告别。她丈夫是个个子高、身体笨重的商人，看样子挺和善。整个晚上他都坐着打牌。当夫妇俩走到彼尔面前时，她给彼尔和丈夫互相介绍，这使彼尔惊恐万状。丈夫顺从地跟彼尔握手，而且向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但彼尔窘得连眼睛也不敢抬。

“她干吗要这样做？”彼尔惴惴不安地想。但当他们已经到了出口处时，彼尔听到她对丈夫说的话，声音相当响，显然是为了让彼尔听得见。

“亲爱的，你这个星期二大概要到伦敦去了吧？”

丈夫肯定地作了回答。彼尔脸红了，接着就笑了，后来则变得脸色煞白，继续微笑着。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送走了她那从红色绸衣服里露出来的丰满白嫩的双肩……他的生活终于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 * *

三点钟光景，在月光皎洁的半夜里，彼尔和尼尔戈尔离开芬斯马克家。彼尔根本没有想要和尼尔戈尔一起走，但当尼尔戈尔问他住在哪里，并表示，既然他们是同路回去，就不妨谈谈时，彼尔就不便拒绝了。彼尔把尼尔戈尔的这个主意看作是和解的表示，看作尼尔戈尔已默认彼尔胜利地争得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的爱情。尼尔戈尔始终一贯的上流社会的殷勤态度终于使彼尔让步了，虽然他们之间在年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尼尔戈尔谈到今天的晚会，也谈到一般上流社会的娱乐；但彼尔脑海里挤满了刚才的种种印象，只听进断断续续几句话，听不懂这些话的含义。尽管天气很冷，他们走得又慢——尼尔戈尔脚步不稳，但彼尔还是敞开了大衣，获得胜利的想法温暖了他。他微笑着，在清新的空气中吐着热气。

他们在霍尔明斯克桥附近拐弯，离开运河，沿着左面的大街继续向孔根斯纽托夫方向走去。他们从国家银行门前经过，那四角形的巨大建筑物矗立在繁星点点的天空底下，象个巨大的石

椁。穿着红色军大衣的警察守卫在古代财神的豪华陵墓的进口处。

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尼尔戈尔在一幢狭窄、不漂亮的旧房子面前站停下来，生气勃勃的街容暂时被这样的旧房子破坏了。

“我就住在这里，工程师先生。您是否能赏光上楼到我处去喝杯好酒？实际上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

彼尔思索了一下，又思索了一下，就同意了。他很想解解闷，根本不愿意回家去。自从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锁进五斗橱上格抽屉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待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仿佛他把一具尸体埋在家里地板底下似的。

几分钟以后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的大沙发的角落里了。一只罩着绿绸灯罩的长脚台灯照亮了这张大桌子。趁尼尔戈尔在张罗酒的时候，彼尔仔细环视这间单身汉的雅致的客厅，同时忧郁地想到他自己那两间又小又简陋的小屋。在那不象样的小屋里难道能接待象恩格尔加德太太那样的贵夫人吗？瞧，在尼尔戈尔的整个客厅的地板上铺了地毯，屋子里放着做工细致的红木家具，还有许多花瓶和镀金的枝形烛台，肯定都是继承的遗产。半明半暗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一长列肖像挂在写字台上边：几幅放在镀金框子里的油画肖像、银版照相、侧面像、象牙雕的小型像、石印画像、铅笔素描像和现代的照相——他们是已故世的尼尔戈尔家族的代表。

走近仔细一看，这一切暴露出无人照料的迹象：地毯差不多要破了，木器家具上的罩布已经磨破，紧密地陈列着书籍的漂亮的大书橱上的玻璃，有些地方已经破裂了。

尼尔戈尔站在他面前，一只手拿着狭长瓶颈的瓶子，另一只手拿着两只绿色的杯子。他坐到彼尔旁边的安乐椅上，小心翼翼

地把两只杯子倒满了酒。

“认识您很高兴，”他说，一面举起他的酒杯。“请允许我为您的幸福康宁干杯，先生……‘幸运儿彼尔’先生。”

彼尔带着惊奇而又有些遗憾的表情望着尼尔戈尔，觉得尼尔戈尔这样来暗示昨天晚会上的事，太放肆了。但是由于尼尔戈尔显然是想向他，向名副其实的胜利者致敬，不应该对受委屈的人发火，所以就拿起自己的酒杯，一干而尽。

“老实说，这个俏皮透顶的绰号根本不是我想出来的，”尼尔戈尔说，一边擦他的夹鼻眼镜。“我不过是转述您的一个朋友小萨洛蒙(前几天我和他一起碰到过您)的话。他是十分尊敬您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绰号甚至不算是对您的称赞。古先知曾宣称，幸运是蠢人的命运。一位受人十分尊敬的古罗马作家写道，成功是悲哀之母。”

“你自我安慰，自我安慰吧！”彼尔想道。“你还有什么话呢？”

“不要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他的对手继续说道。“我想说，最不幸的人在我看来是最幸福的人，他们会得到最大的安慰：他们可以咒诅造化之神，责怪上帝，要求上帝本人作出回答，等等，而那些被称为走运的人如果突然遭到不幸，却只能怨尤自己。”

“为什么一定会遭到不幸？”彼尔注视着香烟的烟雾，微笑了。

“为什么？”尼尔戈尔重复了一遍。他的每句话中都包含着怜悯之情，幸而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担心您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工程师先生！我不喜欢发表奇谈怪论，我只想说，幸福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人们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的不幸。因为……因为

我们没有能力把一千桩事件中的九百九十九桩变成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对待奇迹，这就是我们的不幸之处。我们坐在'幸福'的丰盛的筵席上，就象农民坐在国王的宴会上那样不知所措，这使我们大家都认为家里煮的薄粥、母亲做的春饼比天国的宝藏更可贵。您大概听到过牧猪人的故事吧？他不但得到了公主，还得到了半个王国。我认为这个故事应该在开始吸引听众的地方就打住，至少在吸引成年人的时候打住。不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又笨又懒的蠢货穿着绸缎和天鹅绒的衣服，由于过度的幸福而憔悴，而死亡。我们会看到他躺在公主的奢华的床上，苦苦思念着胖胖的牧牛女的拥抱。毫无疑问，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他将不会有幸福的时刻，除非他又穿上自己的木屐鞋，把皇冠和帝王权杖换上他父亲的粪叉。"

尼尔戈尔戴上夹鼻眼镜，仰靠在椅子背上，把双手垫在脑袋后面，用他那双疲乏的眼睛关切地、几乎带着不安的神情审视着彼尔。他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丹麦人古怪的想法，我们对于已经习惯的、经历过的事物充满了无法遏止的爱。不管我们在年轻时代多么热烈地向往那不寻常的、美好的事物……但是，只要童话里的国家的大门真的在我们面前敞开，而公主从阳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就会疑虑重重，四面顾盼，希望尽快爬到自己的板床上去。"

"一般说来您说得不错，"彼尔一直笑眯眯地目送着他喷出的烟雾。"一般说来是这样，但也有例外。"

"一千之中不会有一个例外，也许甚至一万之中也不会有一个，将来您自己也会明白，在一切家庭的、习惯的、甚至我们深恶痛绝的事物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迷人的力量！您只要向四周打

量一下就会发觉的。我们一生都背着不断增加重量的过去的重荷，它象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我们却无力摆脱它。我们躲藏在家庭回忆的墓穴里，到最后，除了崇敬以外，没有留下别的感情。”

“不，别忙，不能这样笼统地议论所有的人。”彼尔打断他的话说。“拿我来说，就不在此例。因为我背在背上的过去的重荷是可以轻巧地安放在坎肩口袋里的。”

“如果这样，真该祝贺您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老家的迷人的妖术不仅在于那些什物，直到垂暮之年，我们的行动还受到早已故世的父亲的毫无意义的训示所左右，或者受到我们智力有限的母亲的某些偏见所左右。还有那些可爱的兄弟姐妹和关怀备至的叔叔姑姑……”

“至于我，在这点上我也很走运，因为在我身上不存在象您所说的事。”

“我再次向您祝贺，但是您总该有过一个家吧……何况是一个牧师的家，一个以舒适著称的丹麦牧师的家。您知道我这是根据您的姓氏判断出来的。”

彼尔根本不去听对方的最后一段话，他表示，他过去和现在都不重视通常所说的那些近亲。

“您且想一想！也许您……”

“我知道，”彼尔有意不让他说完。“我就是我，跟别人没有关系。”

“喔，喔！”尼尔戈尔双手撑在沙发的靠手上，仿佛苏醒过来似的，整个身子向前倾，凝视着彼尔。“这么说来，小萨洛蒙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关于您的确有着传奇色彩的说法，您对于家庭没有任何眷恋，对于兄弟姐妹也没有任何牵挂，对于叔叔姑姑

也没有好感……无挂无牵得象一只空中的飞鸟!"

彼尔沉默不语,表示同意。

尼尔戈尔重又仰靠在沙发背上。寂静一下子笼罩了整个房间。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看得出,事实上您是个非常非常走运的人。要不是我又老又弱,我大概会情不自禁地嫉妒您的。您是个在各方面都无所牵挂的自由自在的人,象鹟鸟贪食成熟的樱桃那样追求生活。应该这样,但是……但是,有什么用处?在我们生命的漫长日子里,我们亲手把并非一生下来就带来的绊绳加到自己身上。我们来自奴隶的种族。只有带着镣铐或者上了锁我们才觉得有家庭味……您对这点是怎么看的?"

"说实话,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彼尔回答说,目光瞟向挂在书橱上面的挂钟。时钟指向四点一刻。单调的谈话开始使他感到疲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絮叨饶舌。

尼尔戈尔没有立刻作答。他继续沉思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彼尔。

"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来朋友,养成习惯,常常以各种各样的义务和责任来约束自己吗?更不用说男女之间的亲昵关系了。那种亲昵关系一般称为迷恋、爱情、情欲,总之您爱怎么称呼都行。甚至连自由自在的飞鸟也不得不承认,女性具有紧抓不放的长爪,能在她们的柔情蜜意之中,象铁的锁链一样把您锁住。"

"这种锁链锁不了人,何况它们很少有锻造得结结实实的。"彼尔哈哈大笑着说。

"您简直是乳臭未干,太年轻了。假定有一个女人引起您的情欲,即使您在心里并不见得看得起她……一个荒淫的女人或

者一个使女，您出于天真无邪的感情吻了她……简单说，您由于习惯或者由于古老的回忆而对她有无限的眷恋……假定说您得知这个女人背地里满不在乎地欺骗了您……在这种情况下，无拘无束得象您那样的飞鸟该怎样对待呢？"

"真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彼尔暗自想道，嘴里却说：

"该怎样对待吗？当然是另外再找一个啦！"

"好极了。但要是另一个也不见得比第一个好，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找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的天哪！世界上女人多的是！"

"您说得对极了，对极了！"尼尔戈尔闭上眼睛，重复着彼尔的话，仿佛从这些话中找到了解决生活之谜的钥匙。

彼尔打算动身回家了。在他看来，谈话的内容太偏于个人方面，而且时间也已很晚。街上已经驶过几辆运面包大车，预示着早晨的来临。

但是尼尔戈尔突然被不可名状的激动所控制，他重又斟满了酒，要求彼尔把时间忘掉。

"认识您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锡杰尼乌斯先生，您是个少有的朝气蓬勃、对各方面都心满意足的人。如果您能正确理解我，我想对您提个建议。"

"现在又要来一套什么新花样了？"彼尔暗自想道。

尼尔戈尔开始说：乍一看，这件事在他彼尔看来可能觉得有点蹊跷，但是等到尼尔戈尔详细叙述他自己的情况以后，彼尔就会按照这件事本身所要求的那样正确来对待了。原来尼尔戈尔有一个朋友，确切些说是有一个近亲，现在正病入膏肓，面临着死亡，他活不长久了……他身心都患着重病。但问题不在这里，

简单地说，这个鳏夫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他的财产。他的财产不算太多：有一些家具，几幅不登大雅之堂的画，不算多的书籍……就跟这房间里的大致相仿。他一点也不愿意留给他自己的家庭。他不希望他的财物落到他们手里被当作崇祀的对象。因此他坚决要求把他的全部什物拍卖，让它随风飘散。这样的想法成了这个不幸的人驱不散的念头。他的亲属都很富有，很可能反对他这么做，因为他所说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们古老家族的遗物。他于是想把这些财产传给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为这个人造福，即使只带给他短暂的欢乐。

"我现在这样想：是不是建议他把这份遗产留给您？我相信，要是他认识您本人，他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的。他正是希望能成为一个象您这样的人。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请求您，如果您反对我的建议，您就闭口不答，我们以后也就不再谈这件事了。正如我已经告诉过您的，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清偿债务和完成其他的义务之后，一共只剩下两千克朗。"

"他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彼尔暗自想道。但觉得跟他争论没有什么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一切都看作儿戏。于是他回答说："这样当然很好，金钱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而现在我该回家了。谢谢关照。"

"您为什么，为什么要走？再稍稍留一下吧！……房间里烟雾腾腾，让我来开开窗。"他霍地站起来，把窗子开得很大，于是一股冷空气冲进房间，把煤油灯上的火苗吹熄了。"请再坐一会儿，我们的情绪受到谈话的影响变得忧郁起来了。杯子里的酒还没有喝光，这可是上等的好酒呢！"

但彼尔没有被主人说服。主人越来越激动的情绪使彼尔感

到可怕。他看到尼尔戈尔脸色十分苍白。握手告别时，他发觉主人的手发潮，抖得很厉害。

“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怪人，”当彼尔来到街上，重又点起一支香烟，踏着均匀的步子，沿着已经苏醒的城市街道走回家去时，不禁这样想道。他回想起在“科捷尔”咖啡馆和斐季奥弗度过的那一夜晚的情景。他们一旦单独和你在一起，他们就看到了幽灵。坟墓就在他们的脚下，他们面对着自己的尸体念着临葬前的悼词。

在黎明前鱼白色的晨曦中，看管院子的人正在打扫大街。第二流酒馆已经开门，烟杂小铺子已经开门。路灯熄灭了。只有面包房里射出灯光，从许多大窗户的通风口里飘来新鲜面包的香味。彼尔在一扇窗户前停了一下，欣赏着面包房里一个伶俐的农村姑娘和一个男帮工之间出现的情景。姑娘站在高凳梯子上，把许多大馅饼分放在搁架上；小伙子坐在下面的宽板凳上晃动两腿。他们在谈些什么，彼尔当然听不见，但是小伙子欢畅得意的笑容，以及姑娘用脚踢开小伙子的手时那种假装生气的样子，不说也能使人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彼尔莞尔微笑，把自己和恩格尔加德太太置于他们的位置上。夜已尽，生活又苏醒了。对爱情的渴求控制了饥饿的人们……工厂的汽笛声汇成了大合唱。他虔敬地听着汽笛声。先是从远方的纳雷勃鲁，后来从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传来，最后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有的象成百只公鸡在啼叫，有的象是新时代的钟声，它宣布总有一天要把黑暗和迷信的幽灵永远赶进地里。

第 四 章

在上面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暗沉沉的黄昏，一个穿着灰衣服的瘦弱的先生走出电车，走到格莱宁根街的转角处。他走过骠骑兵营房，继续向前，穿过突出的三角广场，从这个广场开始就是尼堡城了。这位先生一只手放到背后，另一只手紧握伞柄，随着脚步的节拍，伞尖很沉地落到路面上。他步履匀称地迅速经过尼堡的街区，在每一个转角上凭借暗淡的路灯光辨认每条街名。

他经过好几条街，却没有发现他所要找的街道，而且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也碰不到一个可以问讯的人。这位先生就胡乱拐向第一个碰上的小巷。他终于在尼堡城无数条千篇一律的小街上迷路了。低矮的小屋里所有窗户上的护窗板都严严实实地关上了百叶窗，只有通过圆形的或鸡心形的开口处透出一束狭长的光线照到街路上。这里的路灯比广场上更少。可是在窗户里面，却充满了生气，可以听到谈话声、孩子的哭嚷声和手风琴声，声音十分清晰，甚至在街上也能听得清每句话；那边有开门声，一个妇女穿着睡衣把盛在瓦罐里的东西泼到水沟里；这边，有人把一只小狗放出门去，还有一对猫弓起了背脊，在叫春求爱。

穿灰衣服的人询问了几个偶然碰到的行路人，终于找到了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凭着火柴的微光，他读着每幢房子的门牌号码，继续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了彼尔的住所。起初他想

寻找门铃的把手，没有发现这种装置，只看到古老的门闩鼻。他终于意识到该怎样打开大门。他走进拥挤的门厅，那儿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他好几次高声地咳嗽着，希望借此把这幢房子的住户引出来。

一楼的那套房子的门打开了一点儿，那里住着船舶木匠和他的一家。一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妇女探出头来。那妇女手中抱了个婴儿。从敞开的门里倾泻出来的光线照亮了站在黑暗中的来客的脸——一张年轻的没有血色的长脸，一对充满血丝的眼睛和小小的连鬓胡子。

“请问锡杰尼乌斯先生住在这里吗？”他没有打招呼就问道。

“是住在这里，住在后面的房间里，只是这会儿他不在家。”

“喔，喔，您大概就是他的房东吧？”

“不，他租的是奥卢弗逊夫妇的房子。房东住在那边楼上，我此刻就去把奥卢弗逊太太叫来。”

这时，倾斜的楼梯梯级在奥卢弗逊太太笨重的脚步的压力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她本来一直在门后面偷听，手中拿着一盏白铁灯，这时把身子探过栏杆问道：

“这位先生想见见锡杰尼乌斯先生，是吗？”

“是的，但他不在家啊，”这个陌生人回答说，好象由于不巧碰不到锡杰尼乌斯而责怪奥卢弗逊太太似的。“您认为我需要等他回来吗？”

“我看不用等了，因为他刚刚才出去。”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碰到他呢？”

“该怎么说好呢，他现在很少在家。一般说来最好傍晚来找他。”

“打扰您了，再会。”

“要转达什么话吗?”奥卢弗逊太太觉得好奇起来。

但是陌生人已经关上了门,从街上传来他的匀称的脚步声和雨伞碰在路面上的声音。

“啊呀,他是个牧师,可他为什么要来找工程师呢?!”木匠的妻子大惑不解地说。

但是奥卢弗逊太太显然不愿意去谈论她的房客。她简短地说了声“晚安”,打断对方的话头,就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水手长戴着银边的大眼镜坐在桌子旁看一本十四卷的长篇小说《逃跑的奴隶,或马拉巴尔河边历险记》。水手长每年冬天都要从约丹小姐的图书馆借来这本书,怀着永远不变的激情和兴趣重新阅读它。

“大概是来问锡杰尼乌斯的,是吗?”他眼睛不离开书本问道。

“是的。”太太回答说。她冷得瑟缩发抖,把胸前的围巾裹得严实些,把一簸箕泥煤倒进炉子里后又坐到沙发上编结绒线去了。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这几天来都不愿意多说话。两个老人都在思索,他们的房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变得很多,但不是朝好的方面变。他过去也曾经所谓放荡地玩上几天,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最多不过发作几天而已,这次却已经整整三个星期几乎没有回家来过。即使顺便回来看看,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更不让任何人到他的房间里去,什么事都不称他的心,有一次甚至扬言,要搬到别处去住了。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涉足于社交场中呢?有这种可能,因为有一次他脱口而出,说他本人认识国王的文官,这个人就是所有报纸上都登载过的前几天服毒自杀的人。

老夫妇对他不满还有另一个原因:最近一个时期彼尔根本没有付房钱。这还不算,三天两头还常有人拿着彼尔赊欠的鞋

钱、裁缝钱的帐单来讨债。夫妇俩还得把这些纠缠不清的人打发走。

“这位先生想和锡杰尼乌斯谈什么事呀?”过了一会儿水手长问道。

“不知道。我敢说我以前就曾经在这儿看见过这个人,那是很早以前了。我记得锡杰尼乌斯当时还说过,这个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但他的样子不大象美国人。”

而彼尔这会儿正在幽暗的角落里等候恩格尔加德太太。过去他曾经在这儿等过她一次。但这一次他有更多的理由确认,她一定会来的。自从那次舞会以后,他确实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她再三严厉关照,禁止他在街上悄悄地守候她,或者试图以别的方式和她会面。但是今天她的丈夫到伦敦去了。昨天他收到一张没有签名的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明天晚上”。彼尔正确地判断,会面的地点和时间很可能和过去相同。

今天早晨他收到另外一封信,这封信使他激动的程度和盼望已久的会面一样强烈。令彼尔震惊的是尼尔戈尔的律师通知说,在他的当事人表达最后遗愿的信中这样写着:“将拍卖立遗嘱人的全部财产所得遗赠给彼尔。”拍卖的日期和细节确切载明在遗嘱中。

律师接着写道:“事实上遗嘱不能生效,因为它不是正式的遗嘱。但是死者的两个姐姐,即死者仅有的合法继承人,都已出嫁,嫁给两个非常富有的人,而且她们现在都在外国,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姐姐会反对死者的安排。”由于上述原因,律师,作为死者遗嘱的执行人要求彼尔有机会顺便去找他一次,进行事务性的谈话。

彼尔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该怎样用最好的方式来处理这

件事。最初他甚至不知所措了。尽管他盲目相信幸福之神不会亏待他，尽管当他手头十分拮据、需要钱用的时候，金钱竟会自天而降；但他不能，还是不能认为自杀者临死前的奇想，是来自上天对他的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生活过得好，他无法拒绝接受一大笔遗产，这可以使他长时期摆脱贫困的煎熬。他借来的钱已快用完，还有一大部分赊帐买的用品至今还未付钱呢！

……从邻近的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轿式马车。一只戴着浅色手套的手从小窗子里伸出来挥了一下。彼尔飞速跑到马车跟前，叫车停住，然后打开车门上了车，吩咐车夫到孔根斯纽托夫的第一流饭店，接着马车就朝前驶了。

车还没有驶到饭店，彼尔已经感到大失所望了。他原来以为她会激动得满脸通红，会因羞怯和恐惧而在厚厚的毛皮大衣里颤抖不已，他甚至准备好了几句使她不再胆怯的得体的话，但是他根本不需要使用引诱者的伎俩。他还没有进入马车坐定，对她能来赴约表示感谢，她已经象名副其实的妓女那样坐到他的膝盖上，紧紧搂住了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当他们登上饭店里灯光通明的楼梯时，她确曾掩上面纱。但是一等到侍者领班把他们带到单独的房间里，尽管那个领班还没有离开，她已毫无顾忌地脱掉了皮大衣，摘下了帽子。当彼尔还由于不习惯而手足无措地四面环顾时，她已经完全得其所哉了——对着镜子拢拢头发，脱下手套，在摆好餐具的桌子旁随便坐下，把整个身子埋进了沙发。

彼尔默默地在她的对面坐下。他开始明白，她出入这种地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他们进来时，侍者象看到老相识那样，勉强看得出地微微一笑。他可以发誓，这一切他全看在眼里。

“您干吗这样看着我？”单独留下他们两人时，她问道。她卖

俏地把脑袋侧向肩头，象个年轻的姑娘，微笑着说："您简直不眨眼地盯着我看！……怎么，我的装束有什么不对头吗？"

她边说边望着自己那丰满得简直要从四方形的领口里溢出来的胸脯。她穿着黑色的裹得很紧的衣服，胸部松软，但腰部却象个姑娘那样细。

"您总该回答我的话呀！您这个大傻瓜！什么事又不中您的意啦？……看我来揍您！"接着她便从桌子上作装饰用的花束上摘下红色的果子，以便向彼尔投掷。彼尔把目光移到她的手上，欣赏着她那圆鼓鼓的逗人喜爱的双手。又白又嫩的灵巧的手指，珠母色的闪光的手指甲，粉红色的指关节上一个个的小窝，每当手指活动时，这些小窝一启一闭，仿佛是渴望着别人去亲吻的可爱的小嘴唇。看着看着，彼尔激动得脸色都变了。他接住她投掷过来的一只果子，同时抓住了她的手，正想把她从桌子对面拉过来，搂着她亲吻，但这时门开了，两个侍者端着晚餐进来了。

侍者为他们倒了两杯香槟酒，放好菜肴，就走了。又剩下他们两人时，彼尔举起杯子和她碰杯。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对饮，接连喝了三杯。不愉快的情绪仿佛一下子被抹掉了。真见鬼，想穿了，她的过去关他什么事？主要的是，现在她是属于他的，是他的私有财产，是他猎取到的猎物……

在进晚饭后的甜食时，他谈到尼尔戈尔的自杀问题。他认为尼尔戈尔是个心灵上有病的人。他毫不隐瞒地把他在尼尔戈尔家的深夜长谈全部告诉了她，还告诉她尼尔戈尔过分激动的情绪，当时尼尔戈尔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彼尔，而彼尔却一点也没领悟到。关于他所听到的与这件事有牵累的那个女人，他也毫不遗漏地详细谈了。彼尔的一个朋友，从尼尔戈尔的房东那里打听到，说是有一个妇女戴着面纱，多年来一直来

找尼尔戈尔。还说到在尼尔戈尔埋葬前夕，偷偷走进小礼拜堂，在棺材上撒了许许多多玫瑰花的，看来也正是她。

彼尔一个劲地说着说着，而恩格尔加德太太却静坐着，陷于沉思之中。她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小手指在酒杯的边沿移动着，脸部没有表情，仿佛只是出于礼貌才索然无味地听着彼尔冗长枯燥的陈述。等到彼尔谈到尼尔戈尔的过去，并述说他知道尼尔戈尔为什么拒绝外交部的工作时，恩格尔加德太太开始露出明显的不耐烦的神色。她从高脚盘里拿起一颗葡萄，在酒杯里蘸一下，开始吮吸起来，然后深表歉意地用她"突然想起"的不相干的事情把话题扯开去，并要求把侍者叫来，让他们快些上咖啡。当她看到彼尔不打算轻易放弃他的话题时，她就毅然站起身来，说声"谢谢您跟我作伴"，就走到打开的钢琴边去了。

"您想听什么曲子？"她问道。手指很快地在琴键上滑过，试了一下琴键。"您知道这个曲子吗？"接着，不自然的声音象浪涛般从钢琴里倾泻出来。"这是《森林之梦》，"她大声宣布，话声盖过了琴声，她显然对自己十分满意。

但是彼尔默不作声，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震惊的是：她对于一个曾经是她的好友，她的温顺的爱慕者，自杀的前一夜还跟她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这么一个不幸的人竟然没有一点同情之心，这使彼尔不知不觉地在心底里产生了怀疑。也许尼尔戈尔对于她不仅仅是个爱慕者？也许这种冷漠的神情是假装的？但是他还来不及思索自己的猜疑，恩格尔加德太太已经对彼尔的沉默感到不安，突然停止弹琴，站起身来，双手勾住他的头颈，使他的脑袋向后仰，于是他们四目相对了。看到她的笑容，他想道："不，不，这不可能是假装出来的。"一阵热烈的、使人陶醉的狂吻倾泻到彼尔的额头、头发、眼睛上……她的双唇终于贴在他的嘴

唇上，贴得这么紧，似乎永远不想再分开了。接着她跟他絮絮地耳语了一阵，他就顺从地站起身来。没有等到端来咖啡，她自己已披上轻柔的皮大衣，待彼尔结清帐，两个人就急匆匆地坐进叫好的马车。一路上，他们紧紧拥抱，接吻。到了一家旅馆，他们就以来自奥尔胡斯的斯文德逊夫妇的身份登记住下了。

彼尔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合不上眼。不愉快的疑窦这天晚上又一次在他心里翻腾。沉重的惨祸使他感到压抑。他似乎又在那最后的夜晚来到尼尔戈尔的房间里。他想起了尼尔戈尔的话，这些话他当时却不认为有任何含意。残酷的现实从头至尾展现在他面前——这个温顺地睡在他身旁的女人也是尼尔戈尔留给他的遗产。更有甚者，她是那个遭受不幸的人的“催命鬼”，她的忘恩负义导致他走向死亡。

而他——他现在却成了她的同谋者。

他目光愤怒，似乎觉得死者的幽灵悄悄地在房间里走动，这儿那儿不时会从漆黑一片中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头颅，怀着习以为常的讥刺和忧郁的神态，盯着他看。而这里，就在他的身边，却睡着杀人女犯……她偷偷地溜进小礼拜堂，在灵柩上撒了许许多多玫瑰花。这是怎么回事呢？她象个婴孩睡在摇篮里，睡得那么香甜，呼吸又是那样的平静、均匀……她的丈夫正航行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她的情夫还尸骨未寒，可是她却已经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而与她相依偎的却是他，彼尔，她的同谋者！

极端的厌恶和恐怖压抑着他的胸膛，使他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他必须起来，他必须离开这里！

这时恩格尔加德太太在被窝里沉甸甸地翻了个身，把双手垫到脑袋底下，睡眼惺忪地问道：

“你怎么已经起身了？”

他没有作答。她说话的声音引起他一阵颤栗。她企图睁开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微微一笑，就又睡熟了。

他急急忙忙穿着衣服，决定不向她告别就悄悄地离去。最好留一张条子给旅馆看门人，只写“尼尔戈尔”四个字，就什么都能说明了。

但当他穿好衣服正打算离去时，目光落到这个女人半裸着的躯体上。她睡的姿势很不雅观，一只脚的膝盖微微抬起，双手垫在脑袋下面。狭窄的系小褂的背带从肩胛上滑了下来，于是那丰满的向四面膨胀的白中带黄的乳房就完全没有遮拦了。蓬乱的黑发零乱地散在枕头上，脑袋向后仰着，由于疲劳过度，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彼尔的心在胸膛里沉重地翻腾，双脚变得软绵绵的，他无法把目光从睡熟的女人身上移开。尽管心里充满了极端厌恶和恐惧的感情，但这双白嫩的手，这对向四面膨胀的乳房，这两片至今还因狂吻而显得红艳艳的半启半闭的嘴唇，把他吸引住了，使他无法约束自己。他被自己吓坏了。过去不知道人类本性有着矛盾着的两重性的他，过去认为女人不过是不带危险性的玩物的他，现在面对那象风吹散路上尘埃那样吹散、驱走他的运气和希望的黑暗势力，不禁吓得发抖。过去他不相信魔鬼的存在，还居高临下地嘲讽他们，现在他却不得不同他们作面对面的斗争了。在思想深处的某个角落里，父亲那权威性的声音和几乎被遗忘的字眼“黑暗的势力”、“撒旦的阴谋”重又在他心里复活了，吓得他脸色煞白。

彼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恩格尔加德太太。她醒了，睁开她那棕褐色的大眼睛，把头发拢向脑后，从被窝里欠起身子问道：

“这是怎么啦？……你干吗穿好衣服？”

他不作答。

“天已经亮了？”

他还是默不作答。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病了？”

“不，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样奇怪地盯着我看，出了什么事？”

“我想……我担心会生病……会象尼尔戈尔那样病得很厉害……”

仿佛有一股闪电从她的脸上一闪而过，尽管她脸色惨白，但她立刻微笑了一下，用平静安详的声音说道：

“您在说些什么梦话？生病……您朋友生病关这儿什么事，请您注意礼貌。”

“您不敢在这种场合提他的名字，这点使我高兴，但这一点恰巧暴露了您的秘密。我尽量说得更明白些吧，您刚才睡熟的时候，我猜出来了，不管怎样，您是尼尔戈尔的情妇，您欺骗了他，您背叛了他，使他因此而自杀，现在您懂我的意思了吧？”

她低下头，紧紧咬着颤抖的嘴唇。

“走开！”她压低声音，但是下命令地说，同时扯起被单的边缘掩住裸露的乳房。“我要您离开这里！……任何一个乡下佬都会在这儿……”

彼尔走到她身边，正想当面骂她“下贱的女人！”但及时清醒过来了。自身负罪的感觉制止他这么做。他默不作声地转过身去，走了。

到了楼下，他叫醒旅馆的看门人，叫他结帐。付清帐，他想，现在已谈不到接受尼尔戈尔遗产的问题了。他于是穿过昏暗荒

凉的城市，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这一切发生在深夜，发生在街上万籁俱寂、偶尔有行人清晰的脚步声在房屋的墙壁上发出回声的那段时间里。这时咖啡馆里最后一批夜猫子已经走散，维持秩序的守卫已经离开职守和同行闲扯去了，在那些有点小名气的街巷里只有一些窃贼和深夜来客还没有去睡。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这样的小巷里。他竖起衣领，把帽子压到眼睛上。彼尔和他在路灯旁边交叉而过。过去当这些犯了罪的人偷偷地溜回家去时，彼尔常常暗中窃笑他们那挑衅而同时感到惭愧的神态，但此刻他却转过脸去，不去看他们。他想象着自己的一副尊容，他没有勇气去看这个和自己一丘之貉的人，这个反映自己的耻辱的人。

彼尔终于来到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自己的小房间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十分讨厌这些小房间，可此刻却突然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满足、少有的安谧和平静的感觉。他急忙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尽量睡得舒服一点。他记起孩提时在一片漆黑中听独眼的老保姆讲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听够了就整个身子连同脑袋一起钻在羽绒褥子底下的情况。

* * *

沉重不安的梦魇折腾他好几个小时，后来他被窗下花园里的椋鸟吵醒了。根据鸟啼声，他猜得出一定是个阳光明媚的晴天。但是他却不想起身，第一，他疲倦得很；第二，他起身后干什么呢？还不如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反正没有地方可去。

他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却想到了五斗橱上格抽屉里的东

西，赶忙脸朝墙壁转过去，想再入睡。

但还是不成。脑子里一想到那个倒霉的设计方案，立刻把睡意赶跑了。他仍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望着低矮的、腐朽的、油漆变成气泡鼓了起来的天花板。此刻头脑清醒了，他为昨天晚上的行动感到很不自在。他做得太幼稚了。因为一般说来，甚至象恩格尔加德太太那类的妇女也要求别人对她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

起身后喝了咖啡，他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做了蠢事。他对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也太急躁了。是因为喝醉了酒，还是怎么的？

坐在家里使他感到心满意足。这个遗忘已久的满足感毕竟没有离开他。他点起一支烟，坐在破旧得勉强能转动的摇椅里，眺望着邻居的小屋。从篱笆上望过去，他可以看到邻居家二楼客厅的窗子。从其中一扇窗户中，他看到两个面颊红润的小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母亲在织补长袜。窗子顶上阳光绚烂的墙上挂着一只绿色的鸟笼，鸟笼里有一只黄雀。他没有立刻明白过来，是什么东西这样吸引着他，原来是这一幅静谧平淡的日常幸福生活的景象。多少年来他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但今天它却具有新的含义，似乎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阵敲门声使他打了个寒噤。

原来是奥卢弗逊太太来告诉他，昨天傍晚有位先生来找过他。

"是怎么样一位先生？"

"我可说不上。他的样子似乎很不高兴，我觉得他过去曾来找过您。"

彼尔心里想，也许是个要债的。于是如何处理尼尔戈尔的遗产的问题重又摆在他的面前。在目前这样窘迫的情况下，他有拒

绝接受钱财的权利吗？

奥卢弗逊太太还是站在门口没有走，她那高大笨重的身躯挡住了整个门框。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想了解一下您是否已想定当了，我记得您说过要想从这里搬走。"

彼尔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这是我开玩笑胡扯的。不，奥卢弗逊太太，我要住在这里，这当然是指您不反对的话。"

"那还用说……当然……如果我们……"

"好象您有什么话说不出口……我完全明白。最近这一阵子我的举止有些不大检点。我们不谈这个吧。啊，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奥卢弗逊太太，您今天怎么一清早就穿戴得这么齐整？您是去领圣餐吗？"

"不，您难道不知道，莫尔丹逊船长前天回到城里来了。今天下午我们准备去看他。"

"我也去！我们在船上见面，我真想见见这个怪老头呢！"

"真的？如今这未必会使您感到高兴。"

"您瞎说，奥卢弗逊太太，我说的是真话。现在不跟您罗唆了，一句话，我们在船上见面，就这么说定了，好吗？"

奥卢弗逊太太迫不得已微笑了一下。虽然她心里很不高兴，但看到彼尔情绪这么好，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好，好。"她说，"莫尔丹逊总是高兴见到您的。您一来他就心花怒放，他光知道疼爱您。"

莫尔丹逊船长是他们家的老朋友。他住在弗伦斯堡①，但一

① 德国的城市。

年两次毫不脱期地到哥本哈根来，带些干酪、牛油和熏制食品来出售。这些食品他都卖给制灌肠的大商店，只有少量一些卖给为数不多的熟人。

水手长奥卢弗逊有个习惯，喜欢仔细阅读专谈通航事务的《电讯报》，当他读到“卡连-索菲”号护卫舰安全经过税关，停在交易所码头上时，他就心神不定了。直到确定了和莫尔丹逊船长会面的正确日期和钟点，直到特里涅跑到城里去通知了年轻的迪德里克逊，他才定心。迪德里克逊跟他们家的关系也很亲密，他是个赶车的。他住在斯图列-勃连杰斯特列杰。多年来，碰到这种情况，迪德里克逊总是完全听候他们使唤，为他们赶车。

就象今天，三时正他就把一辆四轮马车驶到奥卢弗逊家的门口。马车放下了车篷，装扮得那么漂亮，那么干净，好象是为一个正要到圣母教堂去结婚的富商准备的。聚集在马车旁边的十来个孩子和从门里或窗口探出身来的成年人欣赏着那庄严的行列。等了不多久，这一对衣着体面的老人出来了。奥卢弗逊太太围着维也纳式的围巾，头上戴一顶饰有一束紫色大葡萄的帽子。水手长则穿一套专为参加葬礼而备用的最讲究的服装，佩着由于二十五年忠诚服务而得来的奖章和银质十字勋章，它们在没有扣上纽扣的大衣里面闪耀着光彩。

坐着车经过城市时，迎面碰到的人都呆呆地望着老水手长衣服上的奖章和勋章。这个端庄威严的白发老人，手握角质的伞柄坐在车里，很多人也许会以为这是本世纪初的一位战功显赫的老海军将官呢；如果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不是年轻的迪德里克逊的话，他们真会这样认为的。迪德里克逊为有这样的乘客而骄傲，不时回过头来，亲昵地大声招呼他们。

他们先在整个旧城兜了一圈。看到到处矗立的新建房舍，看

到几乎完全拆除的要塞围墙的残垣断壁，又看到在拥挤不堪的厄斯特加德的仿佛大象背上驼着骑士似的新的双层公共马车。过了孔根斯纽托夫，他们转向运河，老夫妇俩在二十五年前他们在那儿结婚的霍尔明斯克教堂面前停了片刻，就向交易所码头前进了。

彼尔已经先到了。他倚在“卡连-索菲”号的栏杆上，不停地从船上向奥卢弗逊夫妇招手。他浑身无力，懒洋洋地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中。船长是个蓄着又宽又密的白胡子的老头，这时候走到岸上去迎接客人。

在打开门窗的底舱深处，形象地说，在狭窄的舷梯通到那里的“卡连-索菲”号的腹部，有一个特种仓库，那儿堆放着整块的腿肉、灌肠、熏羊肋和磨盘大小的干酪，这些东西象阿拉丁地下室里的珍宝那样在神秘的昏暗中闪闪发光。彼尔和船长用足力气，总算把奥卢弗逊太太沿着舷梯拖到底舱里。水手长紧随在后面。作为一个老练的水手，他拒绝别人的任何帮助，结果在第一级梯级上绊了一下，要不是船长一把抱住了他，准会摔伤。而当年轻的迪德里克逊让所有的人过去以后，倒退着，用一只脚探索每一级梯级，小心翼翼地沿着舷梯下去时，水手长却无情地嘲笑他。水手长记起公元四世纪起就在丹麦海军中流行的名言：“象一只跳虱在梳子上爬行。”不禁大声叫了起来。

经过半个小时最最精打细算的挑选，品尝味道，过磅，买卖就这样成交了。于是把买好的食品搬到甲板上。接着就进行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程序，连铆工富斯讲过的笑话也原封不动被沿用。船长莫尔丹逊打开通向船舱的门，邀请客人们到他房里去吃点东西，奥卢弗逊太太执意不肯，“忽然来这么一下干什么呀？”水手长也坚决拒绝，因为他们“已经花费老朋友很多时间

了”，只有年轻的迪德里克逊，深知整个程序的一切细节，泰然从嘴里取出嚼用的烟草，把它放进坎肩的口袋里。

不一会，所有的人都被安顿在舒适的小船舱里了。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食品。奥卢弗逊夫妇的腼腆也很快消失了。

彼尔置身在这些朴实的人中间，觉得情绪特别好。他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象在今天的饭桌上吃得这么舒畅。这里有许许多多灌肠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他象在这些纯朴、愉快的人中间谈得那样兴致勃勃。在这里他不象在“科捷尔”咖啡馆里那样是个沉默不语、持批判态度的旁观者；在这里他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天气，谈论着泥炭的价格，谈论着轮船的航程和海港警卫司令部。

酒酣饭饱后就给大家上茶，给彼尔则端来一瓶罗姆酒。话题转到了战争年代和战后飞涨的物价。彼尔依稀记得敌人入侵他老家的情形。当时在院子和花园里挤满了士兵和马匹，彼尔家被迫把楼下的房间让出来，一家人勉强凑合着，住到楼上的几间小房间里去。彼尔那时只有七八岁，觉得一切很好玩。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有什么好哭的呢！莫尔丹逊船长出生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他到过战火最炽烈的地方。到如今他能绘声绘色地描述战争的一切恐怖场面，这是他感到十分愉快的。他是一八六四年和三年战争中这些可怕景象的见证人，尤其使莫尔丹逊感到满意的是当他栩栩如生地描述时，吓得奥卢弗逊太太常常掩住了耳朵，咒骂战争是十恶不赦的勾当。

这一切都激起老水手长的热情。稍稍喝了些酒以后，他身上的战斗激情常常会觉醒过来。一八六四年时他已经领退休金了。由于他患了骨疽病躺在医院里，连第一次战斗也没有参加，因此他就轻蔑地讥讽这场“对德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不论从恐怖

和遭受灾难的程度来说，都无法跟对英战争相比。他经历过一八〇一年、一八〇七年以及一八一四年的抗英战争。噢，当时我们除了抗击英国人外，还得对付挪威人以及整个舰队呢！这方面值得回忆的东西多的是！为了压倒莫尔丹逊船长向大家吹嘘他保卫迪博耳和弗雷德里夏的事迹，老水手长想起了轰炸哥本哈根以及海港上的战斗情景。当时他只有五岁，从海关的屋顶上亲眼看到一艘艘小船把伤兵运到岸上来。“鲜血淋漓的人体竟和卖肉商人肉砧板上的一个样”。

奥卢弗逊太太断然拒绝再听下去了，何况这时已经暮色苍茫，她就吩咐动身回家。到这时大家才发觉，年轻的迪德里克逊由于他的祖国曾经遭受战争的灾难而苦恼得呼呼大睡了。他向后仰着头，张大嘴巴，做起甜蜜的梦来了。大家去推醒他时，他摇晃了一下，把脑袋伏在桌子上，继续安静地沉睡，虽然当他伏到桌上时，打翻了一只酒杯，杯子里的酒全都流到他的两只膝盖上。大家看着这种情况，都惊奇得呆住了。彼尔举起一只装罗姆酒的瓶子，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这时大家才醒悟过来，原来迪德里克逊已烂醉如泥。

奥卢弗逊太太内心感到受了侮辱。码头上有一辆马车等着，那匹又瘦又老的歪腿马一直耐心地站着，把头扎进空的袋子里。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除了让迪德里克逊留下来，直到酒意消失苏醒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庄严愉快的一天竟落个这样灰溜溜的收场。两个老人不得不穿着节日的礼服步行穿过整个城市，腋下还挟着整块的腿肉，每个口袋里都装满了灌肠。

彼尔把两位老人送到霍尔明斯克桥，让他们坐电车回家。他今天酒酣饭饱，谈笑风生，不想立刻回家，他想去兜兜风。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玻璃上欣赏自己的脸容，然后沿着运河向上方桥

走去。

这时夕阳斜照在屋顶上，把圣灵教堂的圆顶染成了金黄色。在街道上，在明亮的商店里，忙碌的夜市已经开始。广场上还明亮得如同白昼，麻雀欢跳着，在垃圾堆里刨扒着，寻找吃食。在玻璃橱窗里面，夕阳的余辉尚未退尽，刚刚点燃的灯光发出惨白的幽灵似的亮光。彼尔穿过熙攘往来的人群，缓步沿着厄斯特加德街溜达。许多人的神态使他感到不痛快。虽然夜晚的寒意冻得行人鼻子通红，但空气中已荡漾着春意。从青年人的目光看来，从他们充满期待的声音听来，一切征象都表示出，春天已经到来。在妇女服装店的大橱窗面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正在研究春装的式样。所有在散步的衣着大方的男人，衣服的钮扣孔里都插着一小束紫罗兰。

有一对情侣在彼尔面前走过，他们紧紧地依偎着，身子有节奏地摇来晃去，仿佛他们从头到脚合成一个躯体。彼尔发觉，姑娘的双眼饱含着多么热烈的爱慕之情望着小伙子，这使他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不觉又黯然了。如果勇敢地面对现实，昨天晚上爆发的怒火、愚蠢的一时冲动，现在简直会使他发狂。他想起当他要离开时，她扯过被单掩住乳房的姿态。一想起这个姿态，他和这个多情的太太之间的嫌隙就烟消云散了。她的动作简直使人感动。可是尼尔戈尔墓上的玫瑰花呢？大概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他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急躁呢？生命是什么都不顾及的。没有行动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什么地方生命表现得最充分，它就会在那里摧毁一切障碍。如果仔细想一想，在这种能克服一切虚幻的内心活动，甚至克服死的恐怖的对爱情无法遏止的渴望中，一定有一种崇高的、令人陶醉的东西。

当他站在那个睡熟的女人面前时，那种"黑暗的势力"使他

浑身打颤，尽管他跟良知进行痛苦的斗争，他还是觉得她有一种使人无法克服的吸引力——那种“黑暗的势力”越过几千年的深重偏见，代表最本质的声音，是他的躯体中最原始的力量，情况就是如此。除了在欢乐的生活和无所不能的肉体面前，由于迷信的恐怖，人类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地狱外，宇宙间没有别的地狱。男女之间的拥抱，这是真正的进入天国，在那里所有的悲哀都能忘却，所有的罪愆都能得到宽恕。人们的心灵在天国中坦诚相见，就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那样。

模糊的回忆，已经淡忘的话语突然在他面前闪起火花——尼尔戈尔的关于牧猪人的劝人为善的幽默故事。一个牧猪人在世界上流浪，要为自己找个理想的王国，但他常常左顾右盼，当一个美好的、童话里才有的财宝累累的国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吓得跑回有暖炕和母爱等待着他的老家去了。

当生活第一次考验彼尔对自身力量的信念和勇气时，他表现出一副窝囊相，他为此羞得满脸通红。但是全部过错难道就无法挽回了吗？譬如说，写封信给她，把一切进行一番解释，并请求她原谅。

他一直步行到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的住处。木匠老婆开了房门出来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正在等他。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一位，他大概是个牧师，已等了您一个多小时了。”

这位先生原来是他的亲哥哥埃别尔哈尔德。埃别尔哈尔德坐在桌边的摇椅上，面前是一盏点燃着的灯。他的头影映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很象是个特罗利①的头像。他没有脱掉大衣，戴着羊

---

① 见本书第45页注。

毛手套的双手搁在紧夹在两个膝盖之间的伞柄上。

“我对于能够找到你已经不抱希望了，”他打过招呼以后说。“昨天我也来过，你知道吗？”

彼尔没有回答。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知道哥哥决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接连两天来找他的。而且埃别尔哈尔德的脸部表情也显示出他是为了重要的事情才上门的。他力图使彼尔明白这一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彼尔以坚强的意志力做出淡漠的样子。

“你抽烟吗？”彼尔问道，心中却恐惧地想：“莫不是母亲突然死了？”

“谢谢，我不抽烟。”

“那么喝杯酒吧？”

“我早已戒酒了，这样对我身体有好处，而且不在规定的时间我原则上是不吃东西的。”

彼尔笑了笑，虽然一点喝酒的愿望也没有，却还是从角落里的小柜子里取出一瓶酒来。

“你看，我比你行，当我渴得厉害时，不管在什么时候，就用它来解渴。”

埃别尔哈尔德沉默不语，转动着两膝中间的小伞。他那没有光泽的大眼睛直望着弟弟。坐在他对面的弟弟正仰起头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从这方面来说，你也许确实很行。”他忍不住说。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才来的吗？”彼尔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从来不干预你的事，我来找你完全是为了另外的事。”

彼尔没有作声：他不愿意，大概也不敢详细打听。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不懂，为什么一想到家中发生了什么不幸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恐惧，而他本来以为，似乎已经永远摆脱了类似的感情。最近几年来，对他来说，家里的人似乎都已死光，哥哥的来访也决不会唤起他对老家的怀念，而是恰恰相反。此刻埃别尔哈尔德坐在对面，双手搁在小伞上，用他那山羊似的眼睛偷偷地瞧着他，这使彼尔又勃发了不可调和的敌意。在每个姿势、每一眼神中所包含的高傲的斥责，对破坏家庭荣誉而发出的无言的指责，以及好象从埃别尔哈尔德身上每一颗紧扣的纽子上散发出来的令人窒息的呆板自负的气氛——所有这一切都使彼尔历历在目地记起了童年时代受压抑的情景。彼尔觉得似乎连牧师家中那讨厌的煤烟味此刻也随着哥哥一起向他冲来了。

但是在埃别尔哈尔德的眼睛深处，却有一种真挚的同情，一股温暖的手足之情在闪烁。跟地窖一般寒碜的斗室，少得可怜的破旧的家具，光秃秃的地板，没有饰物的墙壁，以及虽经特里涅象保护圣物一样精心布置，却仍从所有的角落里暴露出来的主人的贫穷窘迫，这一切都告诉埃别尔哈尔德，彼尔正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从而引起了他强烈的同情。他等待着只要彼尔略有表示，他就会掏出心来对待彼尔。

但是彼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兄弟俩又默默地坐了一阵。后来埃别尔哈尔德不大自信地、好象摸底似地说道：

“我出差了几天，刚回到哥本哈根……我在老家待了几天……”

“他们在那边怎么样，都好吗？”彼尔开口了。

“唉，不好，最近以来父亲一直多病。”

“他怎么啦？”

“他病得很厉害。”

“是什么病?”

“我该怎么对你说呢?……离家前我跟卡尔逊大夫谈了很久,又一次证实我从家里的来信中早已猜测到的事——父亲的健康状况使人极其不安。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会失去父亲。”

彼尔觉得哥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虽然吓得心头乱跳,脸上的肌肉却没有抽动。他感到的不是悲哀,不是忧郁,更不是懊悔。他之所以惊慌不安是因为他感到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失望情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父亲和母亲可能会在他完成那宏伟的计划、取得胜利之前与世长逝,而这个胜利本应该向他们证实他彼尔的正确,更何况正当他的全部伟大希望遭受到可耻的失败时,传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

“父亲多半是得了癌症,”埃别尔哈尔德继续说。“卡尔逊大夫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但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很清楚,大夫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父亲虽然还能起床,在他有力气时,甚至还能执行他的任务……你知道他是个靠信念生活的人。但是他未必能支撑很久了。在我看来,他自己也在准备后事了。母亲自然十分痛苦,但是真奇怪,为父亲担心,反而使她增添了新的力量。为了要接近父亲,她甚至开始起床,稍稍走动一会儿,但不管她怎样为这种伟大的恩惠而感激上帝,却更使我觉得,这有力地证明父亲的日子不会很长了。”

埃别尔哈尔德不是职业的神学家,但他极端喜爱《圣经》的语言。他是个律师,同事们都认为他有十分清醒的、逻辑性很强的律师的头脑。他年纪轻轻,却受到大家的尊敬。不久前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监禁及其教育功能的文章,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埃别尔哈尔德在一个监狱的总管理所任职,是热心和好心

肠的典范，深得领导器重。

“我觉得应该及早让你知道这个情况，”彼尔一直默不作声，埃别尔哈尔德就继续说道，“这样，万一不幸的情况来得比我们预期的早，就不至于使你惊慌失措。我们——我代表所有的兄弟姐妹，并同他们商量决定，一致认为，当你知道父亲的病情后，也许你会认为有必要……也就是有责任跟父亲和解，现在还不算晚。”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尔面露愠色地问道，却不敢正眼看哥哥。

“我不希望，这点我事先就说过了，我一点不希望来干预你的事。我只是请求你扪心自问，你过去对待双亲的态度中有没有使人谅解的理由……关于这方面我不愿意再细说了。接下去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父亲一死，最可悲的是家庭经济要受到影响。我知道最近以来，父亲虽然看到你没有一点点感恩之意，却还是定期给你经济上的帮助，当然，你可能还嫌不够，但是我确实知道，这是因为他力不从心。他这样做为的是将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没有对你的学业漠不关心——或者有什么别的理由。他这样做了，甚至没有机会来议论你的才能或你所取得的成就。”

“我知道。”

“父亲死后你就会立即失去这方面的帮助。母亲的生活一定会十分拮据，她不得不在各方面都十分节省。”

“是的，但你们可以不必为我操心，”彼尔回答说。这时他已决定接受尼尔戈尔的遗产，以此来达到完全的独立。“我正想写信告诉家里，从今以后，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我不再需要接济了。”

埃别尔哈尔德睁大了眼睛，但是彼尔认为没有必要披露详情，埃别尔哈尔德也就自尊地沉默着，好久都不开口。

但是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

“请问你打算怎样……”

但是彼尔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不客气地说，我请求你最好遵守诺言，不要来干预我的事，我已提请你注意，我不喜欢你多打听。”

埃别尔哈尔德站起身来。他脸色煞白，嘴巴和特大的下颌不满地紧闭着。

“看来跟你多谈没有用处，我们最好就这样结束吧！”

“随你便。”

埃别尔哈尔德拿起帽子，已经站在门口时，他又回过头来，对彼尔（这一个仍坐在桌边没有动）说道：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彼得·安德烈阿斯，虽然按你的思想方法，你未必会了解我，但是你应该明白，整个这一段时期，父亲最最牵挂的不是别人，而是你。我在家里的这些天，他没有一天不和我谈到你……母亲当然也是这样。他们早就放弃用规劝来影响你的想法了。他们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生活能使你的心灵顺服，教会你尊敬父母。现在眼看父亲快要离开人世，彼得·安德烈阿斯，要小心啊，不要造孽，不然你迟早会痛心地后悔的。”

哥哥走后彼尔仍久久地坐在桌边，双手托住脑袋，满脸愁容地望着前面。

“使心灵顺服”、“痛心地后悔”、“造孽”……“感恩”……对于这种简单的教训他背也背得出！全部过了时的基本信念重又被挖掘出来。这是多么突出的、典型的“锡杰尼乌斯”家的性格：利

用生病和死亡再一次企图吓唬他，把他赶进教堂和老家的怀抱……利用死神来招募你去参加背负十字架的黑色军队。他们为什么需要他？只是想要在他身上套上家庭的桎梏。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他本人，需要大自然在光明的时刻所创造的他吗?不，他们并不需要他，而是需要他低首下心，这才是他们所期待的。要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尽快使他低首下心。他深知他们的脾性。为了他们自己的安逸，他们必须斩断他的翅膀。这些假装虔信上帝的人不能容忍高傲地挺直脊梁骨把头抬得高高的神态，于是借口“上帝的恩泽”来进行干涉。

他抬起头来，不禁哆嗦了一下：这个房间在哥哥离开以后忽然变得十分昏暗、不舒适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他安静呢？他好容易把过去的不愉快的回忆埋葬掉，认为这些回忆已告结束，干吗重又去触动它呢？生身的父亲？让他慢慢地死去吧，他没有义务要去爱这样的父亲，他应该感激他的只是那些不堪回首的漫长岁月。为了报复，他把父亲从自己的记忆中勾销了，现在他们谁也不欠谁的情了。

他从玻璃杯里呷了一口水，然后象赶走恶梦那样猛的一下跳了起来，到房东夫妇那儿去东拉西扯地闲聊，终于使自己安静下来了。

第 五 章

必须承认，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的来访，还是他带来的消息对彼尔来说都不是徒然无益的。最近几个星期来，彼尔为了忘却在桑德鲁普教授处所受到的羞辱而肆意纵酒作乐的生活就此告终了。就在这天晚上，他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图纸和设计方案，通宵达旦地坐在写字台边，双手捧住脑袋，死死地盯着图纸看，直看到图纸上的粗细线条在他的眼前跳跃，五位数字象一窝蜜蜂那样在他的头脑中嗡鸣为止。这天夜里他给自己立下庄严的誓言，不到最后决不投降，要么证明这个方案根本不能实行，要么克服一切困难，使它胜利完成。

果然，他花了几天工夫，把图纸上的运河的河床移动了一下以后，终于把教授指出的错误排除了。为了防止再次出错，这一次他把水流的速度核对了两遍，等到结果完全符合时，他高兴得不禁吹起口哨来，口哨声尖利得刺耳。他重又觉得脚下的土地踏实起来。看来他的事业没有完蛋，他为设计苦苦地熬了上千个夜晚没有白费。乌拉！也许他还能在父亲永远闭上眼睛以前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对于尼尔戈尔的遗产，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马上来处理。他对自己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规矩。如果他有的仅仅是一双空空如也的拳头，那末只得狠一下心，不然就无法闯过生活的难关。何况这笔遗产比他所估计的要少得多。律师在跟他会面时告诉他，说

什么从遗产中“还得除去某些债务”，连这样的解释彼尔也心满意足，就没有追问细节。律师认为，大概还能留下两千克朗给他。这个数目可以使彼尔有一年时间不用为金钱操心了。律师准备立刻先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让他现在就能偿还所有的债务。

他当即辞去授课的工作，也不去挣其他的额外收入了。他要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项巨大的设计工作上。彼尔带着首次冬眠以后苏醒过来的小熊那样的迫切心情，摆脱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昏昏沉沉的蛰伏状态，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春天已经光临大地，天空中一会儿出现阳光闪烁的云彩，一会儿却是乌云满布，随即是大雨夹着冰雹；可他却日以继夜地埋头于他的图纸中，既没有听到邻居家树枝上椋鸟的歌唱，也没有看到窗外盛开的苹果树上淡红色的花朵。每天早晨他听到尼堡的钟声就起床，当奥卢弗逊太太穿着色彩鲜艳的晨衣，围裙下托着一个夜间用的容器，把里面的东西泼到房前的小花园里去时，彼尔通常已经坐在桌子边用功了。

由于继承遗产而得到改善的景况一点没有在彼尔的生活方式中反映出来；俭朴的天性占了上风。他只买了几本工作用的价格昂贵的手册和一些科学著作，还订了两种专业性的杂志，一种是德国出版的，一种是美国出版的。他不再到综合技术学院去听课了。他怀疑同学们已经知道他拜访过桑德鲁普教授和访问的结果，而且为了去听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学者无休止的讲课而浪费时间，他也觉得很可惜。这些学者象没有脚的人议论芭蕾舞那样议论着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他没有再跟恩格尔加德太太见过面。他有时想，要是能和她言归于好，可能是有利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促成和

解。虽然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他的行为本身使他感到十分羞耻，但是这件事本身也使他对于那些被渲染得其乐无穷的风流韵事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他问自己：为了达到上面谈到的欢乐而忙碌奔波，虚伪假装，更主要的是挥霍无度，这样做值得吗？要和这位太太重新恢复往来的念头开始诱惑彼尔时，他只要一想起仅仅一个晚上就为她流水般地花去了那么多的钱，他就会克制自己，更何况埋头于图纸设计和计算是不难把任何人丢在脑后的。

碰到风和日暖的好天气，他一清早就会把窗子开得挺大。蝴蝶和蜜蜂向他飞扑过来，却引不起他抒发诗意的感情。他至多在工作时吹吹口哨，这时水手长就会把戴着尖顶帽而变得大了点的脑袋探进彼尔的小窗里，表示他为彼尔心情愉快而高兴，奥卢弗逊太太则会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从院子里递到窗台上，同时要求彼尔“稍为休息片刻”。前一阵这位善良的太太曾为她的房客误入歧途而忧心忡忡，而现在她已确实相信浪子回头了。

“趁热快喝吧！”她下命令说，在假装的严峻后面隐藏着她那母亲般的温情。

于是彼尔便放下鸭嘴笔和绘图笔，点起一支烟，俯身伏在窗台上和房东夫妇聊起天来。房东夫妇俩正在小花园里忙碌着，花园是那样的小，以致这一对长得又高又大的夫妇一弯下腰就不可避免地碰到对方背部以下的那个部分。奥卢弗逊在议论上帝创造人时，常常毫无敬意地谈到，似乎这部分是“利用各种剩余的材料最后搞出来的”。

但是焦虑不允许他袖手等待。他于是又埋头在图纸上了。在想象中他看到十字镐和铁锹闪烁挥动在阳光底下，泥泞的沼泽

和低洼地的水被抽干了，小山坡和崇岭被削得和大地一般平坦，按照他手指的一个动作，他听到响亮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的心脏。他重新彻底改订和扩充了他的计划，也就是说，详细拟定适应他所设想的运河体系的方案，建造具有世界规模的、能和汉堡和不来梅并驾齐驱的新的大型海港。但彼尔设想的还不止于此。在他努力解决第一个任务时，又产生了借助巨大的浮船来利用大西洋作能源的想法。用互相铆接起来的铁板做成浮船，把它们安置在水浪拍击的地带，这样水力就可以通过导管供岸边的工厂企业应用了。对于风力的利用他也没有忘记。风力的利用可以借助于具有能源特种蓄电池作用的发动机来创造条件，把整个国家变成第一等工业强国。

傍晚，当彼尔已经工作得头昏脑涨的时候，如果碰到天气好，他就和水手长一起在篱笆边的长凳上坐上很长时间。长凳上面的板条架上罩着一块旧帆，他们把这个建筑物叫做“凉亭”。奥卢弗逊夫妇认为从这里看出去，整个花园最诱人的景色可以一览无遗。老朋友中不时有人来探望他们：衰颓的老木匠本茨有时拄着拐杖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过来，向他们诉说自己风湿痛的苦处；有时总是欢天喜地的铆工富斯来看望他们，他脸色绯红，长着象猴子那样的白胡子。这时候奥卢弗逊太太就会拿出自酿的格罗格酒来款待客人，同时差遣特里涅到克罗科代耳加德街的富斯家去把吉他取来。在奥卢弗逊家后面一幢房子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炮手，长笛吹得不坏，每天晚上他总是坐在打开的窗口，吹着他那自制的长笛：当富斯开始用他的吉他伴奏时，便形成一场真正的音乐会，使整个这个街区的居民都得到愉快的享受。左邻右舍的窗口上都有人探出头来，孩子们也不再在屋前小花园里嬉戏胡闹，而是爬到篱笆上来窥看了，甚至连已经

停息在树顶上过夜的麻雀也精神一振，飞散到各家的屋顶上，侧着头蹲着，象是一群全神贯注的小听众！

在开这种音乐会的一个晚上，彼尔蓦地发现有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站在邻家“大厅”的敞开着的窗口。她双手反剪在背后，从她的神情看来，似乎除了音乐会和天上的浮云，她对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但是她脸上的红晕越来越鲜艳，这证明她已充分注意到奥卢弗逊家凉亭上有个人正大胆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姑娘站在尼堡的一个名叫亚科博伊斯的官员居住的公房里。大家（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至少亚科博伊斯先生的下属）都尊称他的妻子为“太太”。彼尔从奥卢弗逊太太那里打听到，那位年轻的姑娘是亚科博伊斯先生的侄女，不久前来到哥本哈根，是来学缝纫的。

从这一天起，彼尔每天傍晚老是一本正经地跟水手长坐在一起，眼角却偷看邻居家的窗子。他的这番心思大部分没有白费：姑娘一会儿来浇花，一会儿来打扫鸟笼，有时甚至打开窗子，搬开一只只的花盆，俯身伏在窗台上，眺望着屋顶、邻居家的院子、天空，总之无所不看，除了老水手长家的花园。

尽管彼尔竭力想借助于这种无声的语言越过篱笆建立电报通信，但他们的目光却一次也没有相遇过。有一天早晨他上街时，却意外地在屋外碰见了她。她从面包铺里出来，穿过马路，脚穿绿色的拖鞋，手拎装食品的提包。彼尔看到，姑娘由于穿得这么随便被人撞见而惊慌失措，他却不禁笑了。但这种尴尬的窘态使姑娘变得更加动人，他于是毅然尊敬地把帽子稍稍抬了一下，她却装得没有注意他的问候。就在这一天，他在早上受到的委屈得到了出色的补偿。那天彼尔正好顺着兰盖里尼街作短暂的散

步回家，她突然从自己家里出来，穿着漂亮的浅色短上衣，脖子上系着一个大的绸花结，戴着带面纱的帽子，她在门口站停下来，扣好崭新的黑手套上的最后一个扣子，然后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慢悠悠地向土墙那边走去，却不向彼尔看上一眼。这一次彼尔也微笑了一下。彼尔刚才出去散步时，曾从亚科博伊斯先生家的窗玻璃上看到姑娘的脸，显然她有意穿戴得这么漂亮等他回来。

打这以后彼尔感到劲道十足，决定鼓足勇气力求跟她相识。他叫特里涅去打听姑娘在那儿学习的缝纫工厂的地址和姑娘下班回家的时间。把需要的情况都打听清楚后，有一天他出其不意地近七点钟时碰到了她：她正站在纳雷沃耳商店的橱窗面前。

彼尔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奇怪的是，彼尔的纠缠竟然一点没有使她发窘。也许她凭着外省人朴实的想法，认为贴近的邻居在一个大城市里碰面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于是他们就边谈边向前走去。不过这种天真的质朴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装出来的。姑娘自己揭穿了这一点。当他们走到通往尼堡的路口时，姑娘突然停下步来说，现在他们应该分开走了。彼尔知道亚科博伊斯先生是个好寻根究底的人，他必然要为年轻的侄女的一切负责；于是彼尔没有要求姑娘作任何解释，只说了声"希望很快能再见到您"，就跟她分手了。

以后他们又不止一次地在同样的情况下见面，又同样一起走上一段路，然后分手。根据彼此默默的约定，他们小心地绕着圈子走，从皇家花园和蔷薇布格花园兜过去，这样可以不必担碰到尼堡人的风险。而且彼尔一天天把路线延长，对方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姑娘名叫法兰齐斯卡，中等个子，淡黄头发，身材细长，甚至瘦削，但十分匀称。特别吸引人的是她的步态，表明她有直率而坚强的个性。当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昂然挺起胸膛，迈开脚步在街上走时，迎面过去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目送她。男人们紧随她背影的贪婪的目光使彼尔由衷地感到可笑。法兰齐斯卡的脸色白里透红，常常带着一种忧郁的表情，双眉紧锁，但是这一点也不表示什么，这只是在不习惯的环境中一种自我肯定的方法。她想用挑衅的神态向善良的哥本哈根人证明，他们基耶尔捷明人真是好样的。

她和彼尔一接触就过分随便地对待他不是没有理由的：法兰齐斯卡暗地里担心彼尔会把她看作乡下的傻丫头，可是彼尔却正确理解她的举止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和他自己在世界上确立自己地位的日德兰的方式十分的相近。

他们都是从外省来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他们的接近。过去的种种印象也许在很多方面唤起了彼尔的柔情（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论是她的美貌和举止，还是她的外省口音都使彼尔栩栩如生地想起了故乡的那几个淡黄头发的胖姑娘，她们曾经是他初恋的对象。

好象故意作对似的，傍晚的天气常常好得少见，天空明亮，暗得很晚，仿佛专门在为两颗年轻的、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心制造不安。他们现在把每天傍晚的散步路线延长到湖边，然后沿着傍依城东土墙的断瓦残壁而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公园走回去。他们漫步在枝叶繁茂的宏伟的林荫道上，好几次走到头又往回走，依依难舍，不忍分手。

在这样漫长的散步中他们谈些什么呢？谈天气，谈行人，谈共同的熟人，谈最近的新闻，总之，世界上的事都谈，只是没有谈

到爱情。彼尔甚至不想去触动这个方面，起初是怕把法兰齐斯卡吓跑，后来则是怕法兰齐斯卡会越来越有权控制他。

对这样的相识他并不怀有一定的意图，只是想同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一起散散心而已。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不懈的脑力劳动消耗着他的体力，要是不采取一些增进健康的方法，他简直对付不过去了。而对于青年人，爱的激情最能完成这个任务。彼尔却与常人不同，他对这样的相识不包含任何私念，又加上大自然赐给他们明亮愉快的夜晚，每次会面四周都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使城市和它的四郊变成了童话般的国家。为了法兰齐斯卡甚至不得不使他们的会面处于秘密状态。法兰齐斯卡的恐惧，以及她在分手时所流露出来的不安，这一切都给他们的联盟带上一种神秘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迷人色彩。有一天，彼尔得出了结论，认为在此之前他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

这是真情。

他第一次堕入情网。在很多方面，他大大超过他的同龄人，而牵涉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他却还是个小孩子，一个怕羞的人。现在他品味着令人陶醉的、甜蜜的感觉，仿佛有个东西在他心中秘密诞生，一个新世界会立刻向他揭示。从前，他一旦结识一个女人，就设法尽快从言语转为行动，但对于这个姑娘，他是这样殷勤有礼，小心谨慎，生怕无意中侮辱了她，经过不少时候，他才斗胆请求她能同意在分手时接个吻。她表示同意，一朵红晕染红了她的脸蛋时，他几乎为自己的莽撞而抱愧不安了。他一接触到她那稚嫩的嘴巴，从她的嘴唇上呼吸到一股暖流时，他感到似乎亵渎了一件圣物。

秋天，法兰齐斯卡打算到父母处去作短期逗留。尽管彼尔和她经常会面，尽管他们保密得不够严实（现在他们常常在尼堡市

界内温情脉脉地告别），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特里涅除外。有关彼尔的事，特里涅天生特别敏感。这个智力不高、几乎有些低能的姑娘对一切已一清二楚。有一天彼尔自己还托她把一封很重要的信送到邻居家去。特里涅象对待上帝的圣训一样来完成这个艰巨的、危险的任务。她想出一个借口，说是她的一只晒衣服用的夹子掉到亚科博伊斯家去了，她于是得以进入亚科博伊斯家的重地，顺利地把密信交给了收信人。但是等到彼尔走掉以后，特里涅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而且经常独自关在盥洗室里。奥卢弗逊太太还以为她病了，叫她上床休息，把芥末膏敷在她的肚子上。

十月，法兰齐斯卡回来以后，她和彼尔的感情现在已经炽烈到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了。彼尔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坚决屏弃勾引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感情的想法。另一方面，正式订婚，他连想也不敢想，而法兰齐斯卡却期望着这一步，等待着这一步。她已经好几次没有任何借口地直接谈到她家里的事。有一次，她似乎无意中说出她家是个殷实富户。但是去娶基耶尔捷明村的一个普通的马具匠的女儿是和他的崇高目标不相称的。每当这种诱惑力考验着他时，他似乎觉得在他面前出现了尼尔戈尔，同时记起牧猪人变成王子的话，这些话过去曾变成讽刺的、不祥的火红色的字眼在他面前闪现过。

但这时发生了一桩事，急剧而出人意料地加速了事情的结局。

老亚科博伊斯早就注意到侄女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这引起他的怀疑。由于她的解释不能令人相信，于是有一天他就去进行侦查了。侦查的结果导致严肃认真的盘问，姑娘全部招认了。

第二天亚科博伊斯来找彼尔。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就劈面问彼尔是否打算娶他的侄女为妻。

最初彼尔企图回避这个问题，先请客人坐下来，装做他似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气势汹汹的客人摇摇头，要求彼尔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应给予确切的答复，从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娶或者不娶，旁的话都不用说。

彼尔还是犹豫不决。他知道，如果说声“不”，他将和法兰齐斯卡分手。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就揪紧了。他想象着此刻她是多么惊恐不安地在家里徘徊，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消息。甚至有一种诱惑人的念头在他眼前闪现：抛弃所有值得自豪的、难以实现的理想，宁愿赶走脑海中的天上金鹤，抓住那只自己投到手边来的可靠的小山雀。但是尼尔戈尔那光秃秃的脑袋又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挺直身子，坚决地说：“不。”

此刻发生的这一幕，使彼尔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感到羞愧难当。老亚科博伊斯把双手在口袋里一插，沉重地迈了两步，走到彼尔面前，近得把自己的灰胡子直刺到彼尔的脸上，使他的脸发痒。这个不速之客骂彼尔是无赖，是强盗，是流氓，然后扬言，如果彼尔胆敢再去找他的侄女，他就揍他，并把他象癞皮狗一样赶出尼堡。

彼尔气得脸色煞白，但没有动弹一下，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并不是威吓封住了他的嘴。在他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制服过别人的拳头。当亚科博伊斯逼近他时，最初他决定抓住对方，如果对方不肯罢手，就把他撳到墙角上去。但是一看到亚科博伊斯苍白的、气得扭歪了的脸和发抖的嘴唇，脸部的表情比任何语言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使老人受到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多么委屈，这时彼尔心里开始感到内疚，于是他的手没

有动，嘴巴说不出话来。

等亚科博伊斯先生离去以后，彼尔自问，在这件事上，他错在哪里？他可并不希望法兰齐斯卡遭难呀！要是他早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这种爱情，他就不会去接近她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辜负她的信任，他们之间那几次天真无邪的接吻，不可能玷污她的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只是良心，所谓的良心重又使他陷入困境——那个捉摸不到的、幽灵般的东西突然把你搞臭了，使你看到自己变得丑陋到令人厌恶的地步，而他自己却以为幸运地摆脱了心灵上各种各样的毒瘤，摆脱了各种各样的不真实！可现在呢，他成了一个又羞又愧的蠢人。这种失望的感觉比什么都强烈，甚至压倒了他对法兰齐斯卡的思念和跟她分手的痛苦。

事实上亚科博伊斯先生的威吓完全是多余的。过了一天，法兰齐斯卡就自愿回到菲英岛自己的家中去了。又过了两天，彼尔从早班的邮差手中收到从前他赠给她的小饰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退了回来，却没有写上任何责怪的话。每一件小玩意儿都用粉红色的烟卷纸仔细包好。此刻彼尔把退回来的东西翻来复去地细瞧，重又感到受了屈辱，他的眼睛湿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慢吞吞地把这些纪念品塞进五斗橱的抽屉，不然他会因受辱而号啕大哭的。

然而幸福之神重又向他微笑了。

过了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使他不仅忘记了被无情地赶出爱情的天堂的事，而且觉得这是嘉奖他的坚强意志力的好运道的象征。他在大风大浪中已挣扎了很久，等待着顺风，好让他在人生的旅途上作幸福的遨游，现在在他的周围掀起了这样的风暴，它径直把他带到大海中去了。

* * *

在上述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彼尔的设计方案达到他认为又可以交给某权威人士去评定的阶段。这次他去找工程师协会主席，退休的上校工程师。大家普遍认为这位工程师为人公正，精通技术，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因为除了别的职务以外，他还是工程协会出版的很有声望的月刊的主编。彼尔把他的设计方案寄给上校，并附了一封解释情况的信，署名是"工程师彼·锡杰尼乌斯"。信中他扼要地叙述了他的设想，并表示深信上校会承认他所叙述的方案的重要性，从而把有关这个方案的文章推荐给他所主编的杂志发表。

两个星期没有等到回音，后来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这时却收到了上校的来信。上校在信中说"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研究了他的方案。如果方便的话，要他在指定的时间去见上校，并请他随身带上详细的设计方案，以便更好地进行讨论。

彼尔把这封信匆匆地看了一遍，便用手指关节敲敲天花板，这信号表示要特里涅到楼下来。

"去把两位老人请来！"彼尔命令说，接着从衣柜底部取出一瓶还剩下一些瑞典潘趣酒的瓶子放在桌上，酒瓶旁边再放上三只酒杯，斟满了酒。

"有什么事啊？"奥卢弗逊太太一面问，一面把她那卷了卷发纸的脑袋探进门来。水手长正在气喘吁吁地走下楼来。

"奥卢弗逊太太，好消息，重要的消息，祝贺我吧！"

"我的天，大概您要订婚了吧？锡杰尼乌斯先生！"

"象老小姐说的那样，暂不宣布。奥卢弗逊太太，请把杯子举

高一些。"

"您抽彩中了头奖,是不是?"

"您说对了一部分,一部分!老朋友们,为你们的健康干杯!谢谢你们的关照,谢谢关照!水手长,为您的健康干杯,在最近几天里如果听到有关我的什么消息,请不要惊慌。"

第二天彼尔挟着设计图纸去敲上校的门了。女仆为他开了门。他在前室里等待女仆把他的名片送进去,不一会他就来到一间明亮的书房,房内有三扇朝着花园的窗户。一个满头鬈发,脸孔发红象患过中风似的矮个小老人从桌旁站起身来,急忙向他迎来,手中握着夹鼻眼镜,但走到一半就停步了,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注视起彼尔来,他的全部表情顿时显出失望。

"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说,"您就是……锡杰尼乌斯先生?工程师?"

"是的。"

"我的天!您可实在太年轻了。"

"怎么会太年轻,"彼尔感到受了委屈,"我已经快二十三岁了。"

"喔,但是……但是……这一切简直是……"

他显然是想说"误会",但及时缩住了。他站了几秒钟,微微摇晃着身子,就象一个人陷入了窘境,不知怎样摆脱才好。

"好吧,请坐,"他终于勉强使自己镇定下来。"我们反正可以谈谈情况。"他伸手指指桌子边的一张藤椅,自己则坐在靠桌子的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继续用刚才的口气说:"我已经告诉过您,在您寄给我的设计方案中,在一大堆即使不称之为胡思乱想,至少是不合情理的设想中,我发现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想法。换句话说,您要在日德兰半岛建造巨大的运河系统以及与此有

关的一切设施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说得客气一些，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因此甚至不值得去议论它；但是，关于调整日德兰半岛东部海湾的想法建筑在比较合理的基础上，而您所提出的实现这个想法的方法证明您的观点既新颖又有一定的观察力。”

他一边说，一边将一把尺子在手中转来转去，透过架在红通通的鼻尖上的夹鼻眼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彼尔。彼尔结实的宽肩膀显然使这位老将很中意。他说到一半突然惊异地把双手一拍，叫了起来：

“啊，年轻人，您怎么会产生要搞这样一个倒霉的设计方案的狂妄想法？要知道这个方案对您来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从您的外表看来，美丽的姑娘一定远比对数和曲面计算更能引起您的兴趣！”

彼尔认为最好以微笑作答，虽然上校的话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高兴。接着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上校，多少年来，可以说是从孩提时起他就醉心于解决这个课题了。话一说开头，他就过于自信地侃侃而谈，述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他援引其他国家的例子，表达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他认为丹麦当局过分醉心于铁路建设，而忽略了天然交通，也就是水路交通的发展，水路现在几乎根本没有利用，它迟早会淤塞，这将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丹麦当局在这方面是有罪的。

上校含笑听他发表大段激烈的意见，最后几句话甚至使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的天哪，您简直是个闯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方案，抛开别的不说，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些可耻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老胡涂虫的挑战。而且，您还要求我允许您在我们自己编的杂志上来讥笑和批判我们！简直不得了！我要您带的详细的计算

结果您带来了没有？我们还是来瞧瞧这个吧！”

彼尔把所有的图纸都舒展开来，依次放在桌上陈列在上校面前。

“天哪！”上校惊叫起来，“这简直是一整套档案呢！您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我的朋友，这纯粹是胡思乱想，是毫无意义的。另外，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您所说的调整航道的草图，我对那个倒很感兴趣呢。”

彼尔展开最后一张图纸——几乎象整个桌面那样大的一张很大的硬板纸。这是半年来废寝忘食辛勤劳动的结晶。这张图纸上画了一整套建筑物、梢捆堰堤、支柱桥墩的概貌和横剖面图。所有这一切，包括比例尺，都画得十分精细，好象是印刷出来似的。

上校把夹鼻眼镜戴戴好，随手从制图仪器盒中取出一个圆规来。

“您大概已经知道，”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这一举动比任何话更能说明他的感受，“您大概已经知道，差不多十年以前，的确有人谈起过加深这个海湾和改建港湾的事，我记得甚至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也许是看到您的设计方案唤起了我的回忆，但是我……我……不谈这些，把椅子拖过来，坐得近一些，请您告诉我，这件事您是怎么想的？”

他们就这样并肩坐着，研究图纸和设计，一直坐了一个多小时。有好几次上校扔掉圆规宣布说，整个设计方案是疯子的呓语；可是不多久他又会兴高采烈地说他有了新发现——设计方案成功地利用土地，合理地安置设备等等。彼尔心平气和地坐在上校身边，象是冷血动物的化身。他理智而精明地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对牵涉到他设计工作的关键问题，却是寸步

不让，这样做是比较有利的。谈话逐渐变为青、老年工程师之间的真正的较量，老工程师有好几次不知该怎么去反驳年轻人，有时不得不承认青年工程师是正确的。最后上校激动得甚至拿起刚才被他无情地否决的运河和闸门体系的设计方案，准备仔细审阅。

上校已经紧张得面红耳赤，终于把图纸推开说：

“把所有这些图纸留在我这儿，放一星期，让我来看看可以从其中剔除些什么……象从麦子里清除杂草那样……这里有大量的杂草！要想在杂志上发表，首先要写得更有条理，更简明扼要……让我来看看怎样做才行。现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同意您的见解，必须完整地而不是局部地来看这个设计方案，不然就得不出应有的概念。这象一个纯理论的实验，十分吸引人，一定会引起技术界的兴趣。您的脑袋瓜管用，青年人！……我忘了，您多大了？”

“二十二岁。”

“多幸运的年龄！……那么过一星期您再来。”

上校热烈地，甚至象对待平辈那样握着彼尔的手。

“啊呀，您的眼睛多么灵活，”他握着彼尔的手，突然说道。“您怎么会有这样一双眼睛？您看人时象饿狼一样。好啊，多幸运的好奇心！”他笑笑说，又一次握握彼尔的手。

彼尔告别上校走了。他觉得世界已变了样。空气柔和了，天空高爽了，人们更美了。

“安静，安静，”他告诫自己要十分冷静地来看待刚才发生的一切。其实今天发生的事只是他一直期待着的，并不意外。等到他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他不准备把出版的杂志寄给任何人，甚至连双亲也不寄，家中其他兄妹也不寄，他们以后自然会知道

的。实际上文章并不表示什么，它只是走向荣誉大道的第一步，无足轻重的一步。他总算完成了第一步，现在得集中精力来走第二步，更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了。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把理想付诸实现，为它们准备土壤，争取权威人士和一般人的支持。

最近几天里他常常在各个台球房游荡，以便消磨时间，抑制急切的心情，等待约定日期的到来。他也涉足孔根斯纽托夫街的咖啡馆，在那里碰到了斐季奥弗·任生。自从那次在"科捷尔"咖啡馆狂饮时和他谈话以后，就是满头鬈发的赫拉克勒斯①在喝醉酒后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显得象举行坚信礼前夕的小男孩那样忐忑不安、胆怯畏缩的那次谈话以后，彼尔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斐季奥弗。斐季奥弗现在又威严庄重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四周围着一群年轻的、默默无言的美的崇拜者，他们跟他一样穿着燕尾服，象商人那样吃着丰盛的午餐，还大喝搀着苏打水的白兰地。他把仿效大画家鲁本斯的那顶高高的灰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双手按在夹于两腿之间、长得吓人的竹棒上端的镶头上。

"见鬼，这一位好象是我们萨洛蒙的年轻的阿拉丁！"他对着整个大厅大声喊叫道，接着亲热地招招手，欢迎彼尔。"这一阵您那神灯里的妖精把您藏到哪里去了？……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但是彼尔不想坐到他们那儿去，他坐在一边。对于斐季奥弗提出的这么长时间他在哪儿的问题，他只简短地回答说，他忙于工作。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神勇无敌。

从斐季奥弗那勇士般的胸膛里发出哈哈的狂笑声。

“原来这样，原来您就是纳旦博士正为之奋斗的有作为的新人，太好啦，您在从事什么工作？也许是要从哪一个毫无过错的湖泊中把水抽掉吧？我猜得对吗？也许您发明了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把所有的山岩都搬到曼岛去，把岩石碾碎，跟石灰拌和在一起？也许您用另一种方法为进步的事业服务，为繁荣和美化我们亲爱的祖国贡献力量？”

彼尔向一群高兴得不知所措的年轻艺术家们扫了一眼，他们坐在那里，头仰靠在椅背上，那神情似乎准备对世界作出伟大的启示。彼尔点燃一支烟，回答说：

“我们不是所有的人全都带着在画布上建立天堂的才能来到世界上，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这当然，工业万岁！赞美工厂烟囱的臭气，赞美上帝让我国的运河系统趋于完善！年青人，请您说说，您是否看到过您的机器所创造的新型乐园是什么模样？请您行行好吧，到我们窄小的街道上去观光一次，看看那些病恹恹的小孩子乱挤乱爬，就象一群蛆虫在腐烂的干酪上蠕动，再看看掠夺成性的、有钱人的街区，那儿住着犹太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胖婆娘……乌烟瘴气，从头到底乌烟瘴气。我的朋友，求上帝救救我们吧！这就叫进步吗？这就是科学的赐予？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不，我认为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生活得愉快，他们背着犁边走边怡然自得地唱着歌，认为改善世界是‘造物主的事’。农民比所有宣扬进步的犹太人的喉舌要伟大得多。对于这一点你们认为怎么样？”斐季奥弗转向默不作声的酒友们说。他们赞许地哼哼哈哈，表示同意。

看到斐季奥弗已喝得醉醺醺的，彼尔对这一大段牢骚就不感到惊讶了。这些话使他想起了上次在“科捷尔”咖啡馆中，在那

使人不能忘怀的夜晚斐季奥弗所说的话。他不明白斐季奥弗为什么不止一次地恶毒地攻击纳旦博士，因为斐季奥弗过去几乎是纳旦博士最热烈的信徒之一。但是现在也许不值得花精力去弄清这一切，因此彼尔只是耸耸肩膀，埋头看报。

这时门扉大开，一群披着披肩的妇女和穿着大衣没有扣上纽扣的男人吵吵嚷嚷地走进咖啡馆来。不一会，他们几乎占领了整个咖啡馆。这一天皇家剧院初次上演新戏。这些人就把第五场的激动和欢乐情绪带到这儿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再三谈到剧作者和演员的名字，议论着某个角色的演技。一会儿在这张桌子上，一会儿又在另一张桌子上爆发出热烈的争论，使斐季奥弗和他的朋友们（尽管他们年纪轻，其中却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无敬意地关注起来。坐在小桌子旁的人们彼此转过身去，点着头，轻声低语着。在角落里单独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他那梅菲斯托菲尔式的外貌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是诗人保罗·贝格尔，是埃涅沃利逊的无数学生之一，被公认为是这个不久前在伏案写作四行诗的最后一行时死去的语言大师的继承人。彼尔听到邻桌的女士们在热烈地讨论贝格尔和他的诗。他记起了大家在"科捷尔"咖啡馆狂饮那一天诗人的模样。那时贝格尔跳到椅子上，大声宣布为纳旦博士的健康干杯，在激动中他把自己的酒杯捏碎了。

四周是一片喧嚷嘈杂声，彼尔却突然感到十分沮丧。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阴郁的想法：不管他在自己的领域内多么出人头地，他还是永远无法指望有朝一日能赢得和这些平庸的蹩脚诗人一样的声誉，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妇孺皆知了。即使他彼尔的想法得以实现，成为社会的财富，他的[illegible]字也未必能越出技术界的范围。报纸会用整个版面去讨论某一个刚问世的爱情小故事，

而有关他的设计方案却只用小号铅字在某个角落里刊载几行。如果他能胡乱地写上一首有关大海或小溪的歪诗而不是去构思运河的设计方案，那就好了……

他无法控制他所受到的诱惑，离开咖啡馆时，他对斐季奥弗说：

"我向你们投降，你们这些侍奉缪斯的先生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你们自己也看到，这出无足轻重的戏引起多么巨大的反响，整个城市会对这件大事高谈阔论地议上整整一个星期呢。"

"让大家谈去吧，依您看，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值得人们感兴趣的呢？真见鬼！"

彼尔明白，没什么可说的。他沉默着。

"也许您是对的，"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说道，一面以锐利的目光象挑战似的向其余的艺术家们瞥了一眼。"但是等着瞧吧，很快一切就会变样的。"

"又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斐季奥弗在彼尔离开后作出结论说，同时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酒友们都机械地拿起酒杯，表示赞同。

* * *

彼尔的耐心只能维持上校需要作思索用的八天时间，再多一秒钟就受不住了。第九天早上，他来到熟悉的书房里，接待他的看来已不是一星期以前和他热烈握别的那个对他很感兴趣的同行，而是另外一个人了。这一次上校没有跟他握手，也没有请他坐下，而是故意装得很粗暴，上校显然想以这种粗暴来掩饰他自己的窘态。他把所有的图纸都退还给彼尔，同时说，在最近的

一次审查中，他发觉设计方案不适宜发表。

“十分，十分不成熟，看来您还太年轻，没有旁人的帮助就无法……还有，您不好好用功去参加考试，听说您甚至连学士的学位还没有拿到呢！”

“嘿，什么地方刮来的风，”彼尔暗自想道：“老头儿小心谨慎到了极点。他调查过了……也许就是向桑德鲁普教授本人调查的。好吧，等着瞧吧！”

上校这时走到书房的另一头，背朝瓷砖面的壁炉，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姿态审视着彼尔的脸、衣服，直到鞋子，甚至连彼尔进门时就放在门边椅子上的帽子也不放过。

“您姓锡杰尼乌斯，”上校停顿了一会儿说，“莫非就出身于著名的牧师之家？”

每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彼尔总是装得好象没有听见似的，这次也不例外。接着，他开始十分辛辣地讽刺上校如此出人意外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上校神经质地猛然打断了他的话。上校说，他认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继续谈下去了，因为他作出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十分明显，他想尽快把彼尔逐出门外，他故意不让彼尔开口，免得他的愤怒一不小心会变成同情。

“十分抱歉，”他最后说道，语气已经比较友善了，同时向彼尔走近几步。“如果我上次对您说的话曾唤起您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向您致歉，但是我毫不怀疑，我作的决定是真正有利于您的。不能不承认您很聪明，但您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不足之处。一般来说，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功名心应该放在读书上。不管怎么说，庇护青年人和他们的不成熟的经验决不是我们杂志的职责。”

他一说完就转过身去，挥挥手表示接见到此结束。

但彼尔却一动不动。

“依上校先生的意见我应该老到什么程度，才能使我的设计最后得到承认？”

这个年老的斗士顿时满脸通红，急忙转过身去，弄得脚边的地毯也卷了起来。

“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他正想这样大声呵斥，但一看到彼尔苍白的嘴唇在颤动，终于忍住了。他明白事情可能会招来不愉快的结局，也担心会争吵起来，于是又一次表示，他认为谈话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上校先生，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彼尔说，“总有一天您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遗憾的。”

“您敢恐吓我？”

“随您怎样理解吧，下一次我们见面时，将是您来找我，而不是我来求您了……您对我大失所望……我对您也大失所望。要是我早知道您是这样的人，我就无论如何不会来打扰您了，再见。”

这个老兵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回答一句话。他内心深处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彼尔身后的门关上了，上校好象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他想去追彼尔，叫他回来。但是他只说了声“这个孩子！”就转过身来坐到写字台边，气冲冲地把所有的纸张翻得乱七八糟。

不一会儿他的夫人从客厅里跑进来，惊恐不已地问道：

“刚才那个人是谁？我的天，他把门关得那么重，震得天花板上掉下一大块石灰。”

“是一个……我想这个年轻人闯的祸恐怕不仅仅是震下一

块石灰而已。"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最好由你自己来说吧！大概是个疯子，也许是个招摇撞骗的人……但也可能是个天才……走着瞧吧！"

第 六 章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彼尔坐在兰盖里尼街上一家饭店的露台上，观望着源源不绝的人流从他面前走过。全城的人做完星期天的祷告，吃饱了早餐，就出来晒晒太阳，呼吸一下含着盐味的海洋空气，来清除肺部的污秽。

最近几个月来彼尔明显地变了样。他瘦了，却并没有影响他的外表。尖塔形的小胡子是他为了使自己显得老成些故意蓄起来的。这样一来，他的脸部表情更丰富了。过去那种傲慢无礼、漫不经心的神态消失不见了。现在当他双手托着脑袋坐在那里望着穿了星期日盛装的行人时，从他的眼光中，从他紧锁的双眉中，不难看出，这个年轻人已经经受了生活中第一次痛苦的失望。

他的事业不顺利极了。过去，他对自己怀有不可摧毁的信念，因此，一提到为他的锦绣前程而奋斗时，他是如此坚强，如此审慎、沉着，如此深思熟虑，但是，自从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发生龃龉后，他竟完全张皇失措了。为了向上校、桑德鲁普教授以及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总之是那些阻碍他取得成就的人进行报复，彼尔带着他的设计方案走访了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踏破了编辑部的门槛，想把设计方案的论文塞给他们。最后他采取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要求内务部长接见他，劝说内务部长对本国的水路交通进行早就十分需要的改造。但

所有的人象是串通一气似的，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有的人则干脆向他指指门口。

除了时运不济之外，他又十分孤独。整个世界上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披肝沥胆地把他的失败开诚相告的人。他气愤填膺，又无处发泄，终于变得孤独不合群，头脑里产生了病态的想法，认为他是有意识的、一系列打击的受害者。他千方百计地避开过去综合技术学院的同学，生怕他们把他当作疯子（事实上确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他已经一年多不涉足“科捷尔”咖啡馆了。他知道莉兹别特早已投到别人的怀抱去寻找安慰了。他对那些为丹麦民族所宠爱的艺术家们感到由衷的憎恶，这些人象牧师那样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因此，他们常常充当蒙受上帝恩泽的先知，真理的传播者，天国和大地之间的沟通者。你不妨深思一下，所有这些人，不管是酷爱涂抹画布的人，还是传播诗歌情调的人，虽然滑稽可笑，但决不象乍一见那么天真无邪。他们也串通一气，扼杀对人类——他们是主人，是大地独一无二的主宰——的信念。

一连串的失败使他产生了少年时代就伴随着他的孤独、忧郁、恼恨之感。过去，在父母的老家，在家人之间，彼尔感到自己是个外人；而现在，在整个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也感到坐立不安。在每一个同胞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又一个以伪善的面目蔑视世间的光明和俗事来掩饰小市民天生的因循守旧的锡杰尼乌斯。有时他甚至羡慕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不准结婚的；而在新教牧师中间，那种由于佯装的谦虚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贫乏却常常会由父亲传给儿子。天主教徒不会把精神上的贫乏渗透到所有的居民层去，也不会把所有的概念来个颠倒，就好象在驼背国王的国家里，把渺小的说成是伟大的，把弯的说成是直的那样。

除了所有不顺心的事之外，他在经济上也经受着煎熬。虽然最近他过得比穷大学生还节约，每一个子儿都是算着用的。他在只有马车夫和仆人光顾的布尔格尔加德的廉价小饭馆里吃饭。尽管这样，继承尼尔戈尔遗产所得到的钱还是花得出乎意外的快。他盘算一下，这笔钱最多还能维持两个月，以后怎么办呢？再到小学校里去执教？或者到工厂老板和手工业主那儿，有损尊严地从他们手里乞求一些临时性的绘图工作？

内心的沮丧也在刺痛他：他至今不能忘情于法兰齐斯卡。他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翻看着她留给他的珍贵的纪念品——一朵枯萎的花朵，是以前她亲手插在他衣服纽孔里的；一封戏谑的信，现在只能借助于放大镜来读了；一条天蓝色的缎带，是他有一次从她的脖子上抢来的。现在，每天傍晚，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散步时，看到那些善于和所有的掌权者，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和睦相处的青年人带着未婚妻或者是年轻的妻子，呼吸着春天的空气，观赏着西沉的落日，彼尔就感到浑身无力，他问自己，他的幸福是不是献给空虚的幻影了？把头脑中那些高傲的幻想全都抛掉，象所有的人那样，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安分守己地坐在办公室的硬板凳上，有朝一日能和法兰齐斯卡结婚，在驼背国王的国度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市民，在家庭里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这样是否好些？

这些还远远没有包括他全部的不愉快。似乎所有的恶势力都向他发起进攻了。几天前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发生了一件使他极度震惊的事：老水手长出乎意外地暴卒了。早晨水手长跟往常一样绕过阿马利延堡广场，沿着布尔格尔加德到安东尼阿斯列杰，按照他日常走的路线散步。他已经散完步要回家去了。但走到戈捷尔斯街和阿杰加德街转角处，突然倒在街路上。

他总算还能用僵硬的舌头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他周围立刻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人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把他抬进有篷的马车，送回家来了。妻子在家里等着他散步回来。马车刚在她家门前停下来，一个警察从马车的小窗里伸出手来把车门拉开，这些她已经从窗上的小镜子里看到，她立刻明白发生了意外的不幸，就急匆匆地奔下楼来。彼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奇怪的喧哗声，走到前室来瞧瞧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奥卢弗逊太太不容分说地推开警察，一分钟后已经抱着水手长没有生气的躯体走上台阶。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没有别人的帮助，独自抱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沿着陡峭的楼梯走上楼去。警察手里拿着奥卢弗逊的咖啡色手杖和灰色圆筒帽，保持着这种场合应有的尊严，跟在后面。在派人去请医生的同时，吓得半死的木匠老婆已经自作主张，请牧师去了。彼尔和警察帮助奥卢弗逊太太把病人安置在床上，几分钟后病人吐出最后一口气，把头倒在妻子的怀里死了。

从这一天起，彼尔觉得他的小房间有点可怕。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亲眼目睹地看到了死。他一想到在他头顶上的"客厅"里放着一具领颚丑陋地低垂着的僵硬、可怕的尸体，他就整夜睡不着觉。白天，当他双手托着脑袋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地审阅他的图纸——那控制着他的全部意志、他的全部思想的五六张倒霉的图纸时，他会突然感到，不论是家里那死一样的寂静，或是从天花板里钻下来的刺骨的寒冷，仿佛都在嘲弄他，提醒他，即使最最光辉灿烂的命运在万能的死神面前也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象最最长的生命在漫无止境的虚无面前，也只是一瞬间的现象而已。

最近几昼夜来，他根本就没有回过家。他在咖啡馆和弹子房

里闲荡，在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街上一个令人怜悯的姑娘那儿过夜，以此来驱逐情不自禁地浮现的思想。此刻他面对着空杯子坐着，那从童年起他就讨厌的钟声象念咒语似的追踪着他，使他心烦。每逢星期天，他从看不到尽头的打了烊的商店橱窗面前走过，从挤满了扬扬自得的市民的公园、有林荫道的大马路旁边走过，他更感到自己无家可归，更加心灰意懒，更加沮丧。有时，他碰到一个肥胖的、有着中风病患者的后脑勺的先生，那人鼻子翘得老高，双手反剪在背后，昂首阔步走去，彼尔暗想他定是个律师，或者是个放高利贷者，肯定是个少见的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当然去过教堂，祷告祈求赦免他一星期来所犯下的全部罪愆，从教堂里出来他就是个新人了，完全有资格作一次愉快的散步，抽一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烟了。后面又来了另一位有着中风病患者的后脑勺的先生，他是前面一位的亲兄弟。他一只手挽着一位肥胖的淡黄头发的女子，一只手搀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就是家庭中一个好福气的父亲，他显然能够找到世上给他准备下的好位置，成了经营锡制纽扣的经纪人，也许在经营手纸买卖中走了运。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大学生、士兵、嘻嘻哈哈的姑娘们，以及笑得很尴尬的老太太——他们象蜗牛似的，全都从壳里爬出来散步，让自己那舒适的小躯壳来吹吹风，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全都包在这个小躯壳里了。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怡然自得的人们！所有的人都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正统的锡杰尼乌斯派！

轮船汽笛嘶哑的吼叫声使彼尔颤抖了一下。一艘大货轮的螺旋桨啪嗒啪嗒大声地拍打着水面离开了码头。太阳光照在货轮的黑色船舷上，浓烟迎风吹开去，象是一大堆漆黑的羽毛。船长站在船桥上，一只手抓住话筒。一面英国商船旗在船的艏柱上

迎风飘扬。

此情此景一瞬间激起彼尔登上航途的强烈愿望……离开此地，到新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到美国去，或者到澳大利亚去，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到遥远的谁都不知道的国家去，那儿既没有假仁假义的人，也没有教堂里许多钟连续敲打的声音。

他头脑里浮现这种想法并不是第一次，受到迷惑也不是第一次，但是究竟是什么妨碍着他呢？一种他所不知道的迷恋故乡的魔力，就是尼尔戈尔在那天晚上长篇大论地议论过，后来使他成了牺牲者的那种力量牵制着彼尔。尼堡的那个家毁了，这样他在祖国最后一个安身之所也丧失了。生活在这个命里注定必遭毁灭、由玩忽职守的人管理的小国里，却去对前途抱着种种希望，岂不幼稚可笑吗？彼尔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去世的水手长漫长一生中充满惊险情节的故事。老人通常从一八〇一年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星期四，从他看到哥本哈根海港战役谈起。他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接着他描述一连串威信扫地的失败引起的空前未有的可耻的总崩溃，一八〇一年复活节遭受到的那次毁灭性的打击就是崩溃的序幕。但当时值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注定要失败的国家吗？这个国家不需要经过多少代就会变成可怜的骨架子，变成欧洲健康富强的肌体上的一个衰弱无力的附属品！

开始新的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单是这个想法就使他增添了力量。此刻他目送着远去的轮船，早已忘怀的漂泊流浪的思绪重又控制了他。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在遥远的地方，胜利和幸福正等待着他呢！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童年时的黄金色的梦会变成现实。也许他还能获得一位公主外加半个王国，即使公主是黑皮肤的而王国轻巧地坐落在印度洋上一个

棕榈树的小岛上，也很不错呀！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影投射到桌子上。一位装束入时的矮小个子的先生站到了彼尔面前——不是别人，正是伊凡·萨洛蒙——他把帽子稍稍掀起一点，心情愉快地笑着说：

“我到底把您认出来了！……真是太高兴了，我很久没有看到您了，我以为您是故意在避开老朋友呢，日子过得怎么样？”

彼尔稍稍欠起身子，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见到萨洛蒙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愉快，但他还是邀请后者坐下来。

萨洛蒙在他的对面坐下，一面呼唤侍者，一面用他那手杖上端的镶头敲击着桌子的边缘。

“让我给您也叫点喝的东西好吗？您的杯子已经空了，来杯苦艾酒怎样？”

“谢谢您，我不想喝。”

“那么来杯啤酒？或者葡萄酒？就来一杯波尔特温酒①好吗？难道您对这种酒不感兴趣？这里出售最好的葡萄酒。”

“非常感谢，我什么也不要。”彼尔断然拒绝，心里忧郁地暗自想道，伊凡真不愧是他真正的朋友和忠诚的崇拜者。这时他想起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或读到的一句格言：“世界上没有彻底孤独的人，却多的是傻瓜！”

萨洛蒙要了杯冰水，打开银质烟盒，递烟给彼尔说：

“看来您完完全全沉浸在工作里了，是这样吗？锡杰尼乌斯先生！啊，我看那些发明家可真伟大！您为什么要避开大家寻找孤独？您那惊人的炸弹什么时候发生爆炸？您那出色的发明是不是很快就要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

① 一种烈性葡萄酒。

彼尔只是耸耸肩作为回答。

“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大家都在翘首等待着您，别提等得多焦急了。有人抱怨说，在我们的国家里，任什么能引起大家注意的事都不可能发生。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新的一代登上舞台了，他们会给你们来个革命。’”

彼尔还是沉默着。他不想议论这个话题，而且对方那些奉承的话使他不高兴，因为萨洛蒙毫无顾忌地大声谈论着彼尔甚至私下里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思想和希望。

“您读过纳旦在《卢西塔》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吗？真的没读过？……您一定得读一下！这篇文章简直是为您而写的。感人肺腑的作品。您只要看一下，他把我们那些早产的（这是他自己的用语）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外衣剥得精光，还号召富有创造心、进取心的人行动起来，真是好极了！”

彼尔惊讶地抬起眼睛。

“您说的是纳旦博士吗？”彼尔问。

他忽然想起了早先在咖啡馆里和斐季奥弗·任生的谈话。斐季奥弗还嘲笑了犹太人出身的“蹩脚作家”，只是彼尔当时没有理解他的暗示，而且也不想去理解。萨洛蒙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问起那位大学里的活动家在文章里写了些什么，萨洛蒙就立刻吩咐侍者把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天的报纸拿来。

“您别费心了，”彼尔阻止说。“反正我没有时间看，”他仰身靠在椅子背上。仿佛无意中加了一句：“问题是我打算走了。”

“您要离开这里？”伊凡几乎惊恐不已地问。

“是的，我正在考虑。”

“是永久离开这里？”

“有可能。”

伊凡垂下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已经从第二手材料得知有关彼尔的设计方案的某些消息，如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桑德鲁普教授竭力反对设计方案等。他觉得，在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竟然可以把人当作这种极端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不能容忍的！

"一般说来您是对的，"他终于说道。"我十分理解您为什么产生要离开这里的想法。这里，至少是现阶段，没有适合于您的土壤。我不禁想起了您对于综合技术学院的一针见血的妙语。您有一次称它为'办事员的培养所'。在我看来这真是个十分出色的称呼，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称呼。我们现在正趋向于真正地崇拜庸才。出类拔萃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对于不同凡响的、出色的、创新的事物，谁也不需要，谁也不能理解它。正如纳旦博士所写的那样：'我们过于长久、又过于无所用心地沉湎于幻想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毁灭了我们民族的意志。'"

"他真是这样写的吗？"

"他写的还远不止此呢！是的，我一定要把那篇文章寄给您看，您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您会长期离开吧？"

"不知道，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

"您必须回来，尽可能快点回来。我确信，您一定会回来，未来是属于您的……如果仔细想一想，离开一个时期也许是聪明的做法，甚至是相当聪明的做法。您知道，一个人到国外镀过金就能增加他的身价。只要您能在英国或法国的某个公司里找到工作就行了。譬如在'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这家公司大量承包建筑桥梁的工程，我们和他们打过一次交道，您也许另有打算？"

彼尔回答得很含糊。

伊凡玩弄着一条花哨的手帕。有一个问题在他的舌头上打转，但他始终不敢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彼尔准备去旅行的费用有着落吗？他了解到彼尔的生活情况远比彼尔所想象的多得多，也知道彼尔经济拮据，因此十分担心彼尔的行动使人不可能对他作友好的帮助。今天他又产生了一线微弱的希望，此时此刻他也许可以向彼尔提供帮助，对于毫无疑问有才华的人，他总是乐意提供这种帮助的。他愿意帮助人决不是出于虚荣心。他虽然具有令人可笑的特征，但是个没有私心的、象孩子般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整个身心都充溢着帮助诸亲好友的愿望。他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博得他所崇拜的人的欢心，为他们解除种种负担和忧虑。

他突然象被看不见的弹簧弹出来似的，从椅子上倏地站起来说：

"很抱歉，我不得不离开您了，我答应陪母亲和妹妹出去。我们准备到我家的郊外别墅去，您看她们已经坐着车来了。"

楼底下，在把林荫道和饭店隔开、上面架着一顶行人走的小桥的狭窄的马车通行道上，出现了一辆由两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拉的漂亮的大马车，马具是镀银的，在马车前部的座位上，庄严地坐着车夫和穿着带金银边饰的天蓝色号衣的仆役，在他们的后面有两把绸伞——白色的和淡紫色的在飘动。

"您愿意和我的亲人们认识一下吗？"萨洛蒙问道。"母亲和妹妹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彼尔开始推辞。一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施行复杂的礼节，他就感到不大愉快，但是萨洛蒙已经在向车夫招手。不一会，马车就驶过来了，正好停在通饭店的扶梯口。

马车里坐着两个妇女，撑着阳伞。其中一位年轻的立刻引起

彼尔的注意。其实他已经见过一次，只是当时她蒙着面纱，他不知道她是谁而已。那是在一年多以前，就是他第一次碰到恩格尔加德太太的那次狂欢节的夜晚。他的脑海里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雪女王”的印象，她穿着缀满钻石的白色丝绸长裙，领口开得很低，袒胸露背。他一直把她想象成是个精神萎靡、弱不禁风的犹太女人，象小店铺老板陈列货物那样把自己的钻石和妩媚摆出来吸引人。此刻在他面前坐着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哪一国人，但她脸蛋白嫩、端正、泛着红晕，有着一头蓬松的鬈发。她的衣着带有挑逗性，可决不缺乏审美观。她穿着灰色的丝绒长裙，腰部束得很细，淡紫色的帽子上垂着两条花哨的绸飘带，飘带在她头上飘扬，就象一只大蝴蝶的翅膀在颤动。帽子底下闪烁着一对象棕褐色丝绒样秀美的眼睛，又灵活又调皮。这双眼睛带着由衷的兴趣和大胆的好奇心凝视着彼尔，使彼尔不由得发起窘来。

母亲则相反，只稍稍点点头，欢迎彼尔。

“原来是您，”她说，“我儿子常在我面前提起您。您是工程师吧？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彼尔机械地咕哝几句作答，眼睛却一直盯着姑娘，姑娘也从低垂的眼睫毛下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彼尔。

整个见面的礼节并没有花费几分钟。伊凡坐进了马车，萨洛蒙太太说，他儿子的朋友永远是他们家受欢迎的客人。两方面都古板地鞠躬告别，接着仆役跳上马车，在前座坐下，马车就驶动了。

彼尔两颊绯红地回到了城里。

那双棕褐色丝绒样秀美的眼睛里射出的大胆的目光一直跟踪着他。他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在狂欢节夜晚的模样：袒胸露

背，黑色的鬈发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紧密的面纱上闪烁着钻石的光芒。

在他的耳边响起了看不见的诱惑者的声音："黑皮肤的公主……外加半个王国。"

*　*　*

伊凡遵守诺言，当天晚上就把纳旦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寄来了。彼尔反正没有旁的事，立即读了起来。文章的语言和基调立刻吸引住他，而且内容新颖，使他感到惊奇。他读过这一类的书，如马尔丹逊的《伦理学》，那是小时候空闲时依照父亲的吩咐，大声朗读的。他早就不读跟他的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著作了。而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于生活和人直截了当地、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彼尔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它们是正确的。文章尖刻而大胆地攻击在丹麦存在着的使彼尔本人也讨厌的一切——首先是锡杰尼乌斯家族型的卑微的而又自负的假仁假义，作者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耻辱——读着这些话，彼尔内心欢呼起来。

文章的结尾尤其使彼尔神往。在回击从各方面反对他的事业的仇视者的攻击时，作者以卓越的文学技巧描述了他在国外长期学习回到祖国后的观感。他生动地述说着高速火车载着他经过复兴后的德国喧闹的大城市，经过忙乱的大蚂蚁窝汉堡①，经过兴旺发达的基尔②的情况。后来他改走水路。在一个静悄悄

① 德国城市。

② 同上。

的早晨，轮船驶进科塞尔①。看到这个小城市的荒凉的港湾，他觉得自己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话般的梦境中的王国。白天他又换乘火车时，这种印象更加强烈了。车厢剧烈地颠簸着，颠得所有的旅客都晕车了。每隔十五分钟，列车都要在贫穷的小车站停靠，站上有几个戴着格隆特维克②式高帽子的农民，手中拿着大烟斗在等车，不过等的不是这一列，而是另一列起码要过两个小时才到达的火车。作者觉得他似乎到了一个谁也不珍惜时间的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未来的日子实在太长了。在哥本哈根的小巷里行走时，他也有这样的印象。这里，岁月在流逝，一切却还是老样子。马路上象古时候那样，行人既不好走，车子也难驶过去，商店都保持着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车辆的速度象蜗牛爬似的，而剧场预告节目的海报上还是他离开本国前的那些天真骑士的悲剧。欧洲正一日千里地向进步的大道上迈进；欧洲已完成了宗教革命，改革了社会秩序，在人类面前提出更崇高、更大胆的新目标，而这里的生活却仍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作者接着写道，最后他来到哈默利霍尔姆的大学生街区，正好是他在大学生时代和朋友们喝饭后咖啡的时光。他走进一个小饭店，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两个老熟人。当他看到几乎所有的熟人都坐在好多年以前他和他们一起坐过的同一个角落里、同一张桌子边，连坐位排列次序也跟过去一样时，他真惊奇极了，虽然这些年来他们老了些，有些人甚至增添了白发，虽然有些人变瘦了，另外一些人变得大腹便便了（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虽然

① 丹麦城市。

② 尼古拉·格隆特维克（1783—1872），著名的丹麦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他们的脸部表情、慢吞吞的动作以及洋洋得意的、从容不迫的言语都证明他们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性痴呆——但从其余的一切看来，似乎这么多年来他们中谁也没有移动过一步，甚至连他们所谈的（作者正坐在紧靠他们的另一张桌子边听他们谈话，但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也不过是些夸张性的哲学—神学的废话，跟从前他们在喝咖啡、抽香烟时所扯的内容一样。显而易见，这些年来，欧洲的生活、欧洲的动态以及欧洲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丝毫也没有越过国界渗透到我国来。这时他才彻底明白，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到了睡美人的王国，那里时间停止了自己的步伐，那里在想象的凋萎的玫瑰花和空谈的硬刺底下隐藏着腐朽物和尘土。但同时（作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文章）他明白了他自己的真正使命。就象那个从远方回来的童话里的王子，他从打盹的卫士手中夺过号角，去把那沉睡的大力士唤醒，他企图唤醒丹麦国中那还没有永久睡着的一切，唤醒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人，唤醒所有的人大胆地去把梦幻中的黏滞的蛛网毁成碎片，把裹住沉睡着的民族魂的毛茸茸、硬化了的茧子捣碎。

读着这战斗的号召，彼尔感到热血涌向双颊。他觉得纳旦激动人心的、充满热情的号召似乎正是向他、向彼尔，只向彼尔发出的。他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然一击，仿佛为了证实他所读到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地大声叫道："对，对！"他还记得在那倒霉的一天，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讽刺他说，他的设计方案是对丹麦技术发展水平的蛮横的挑战。让他说去吧，挑战就挑战！……现在他确信，他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第一个发明者而诞生的，是为了促使由教士们的易患中风的后裔组成的呆滞、迟钝的社会行动起来而诞生的。小个子伊凡说得对，大家正翘首等待着他，等待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

彼尔站起身来，忘记了水手长的尸体还躺在饰着纸花的棺材里放在楼上，他果断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突然攥紧拳头按在额头上，合着脚步的拍子重复着说："对—对—对。"

他想起了萨洛蒙小姐。他又看到了她那棕褐色的大眼睛，以及那浓密的睫毛底下闪烁着的好奇、大胆、几乎挑逗性的眼光。

直到现在为止，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借助对他有利的婚姻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他认为想在婚姻上占便宜的想法本身就是卑鄙的。可是现在他开始向自己证明，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好不择手段了。和犹太姑娘结婚，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萨洛蒙小姐年纪轻，长得也不错，在他看来，她的身材十分苗条。童年时听到的关于幸福象抽彩中奖那样，是意外地自天而降的神话，现在该是忘掉的时候了。真正的、可靠的幸福除了通过战斗而获得外，没有别的途径。必须象追捕、捆缚野性的兽类、带金角的鹿儿那样去追捕、捆缚幸福，只有最机灵、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才能得到幸福。

过了两天，大家庄重地把水手长送上了最后的归途。灵柩在头天傍晚就安放在小教堂里了。安葬那天，老友们在出殡前集中在死者家里静静地吃了顿饭。十二点正，年轻的迪德里克逊驾驶着马车来了。奥卢弗逊太太和老木匠本茨带着花圈坐进马车，其余的人则步行到霍尔明斯克公墓。

天气已经带着初夏的暖意。墓地里的灌木一片苍郁。鸟群在墓碑上空忙碌地飞翔，做着爱情的游戏。在这阳光绚烂的背景下，少数几个送葬的人——老态龙钟的老头们，有的拄着伞，有的拄着手杖，默默无言地、慢吞吞地勉强在小路上走着，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们穿着老式的、相当破旧的大礼服，很象是一群幻影。只有走在这一行列末尾的彼尔是和大自然的复活

的春天气息相称的。当然，瞬息间的肃穆庄严的气氛控制了他，但死神对他心灵的支配力却崩溃了。当送葬的人团团围住墓穴，被阳光映照的棺材放进阴沉、窄小、冰冷的墓坑里去时，彼尔除了恐怖的感觉外，还体验到一种近似庆幸的感觉，庆幸他自己还属于生活和光明，热血还在他的耳边欢腾，预示着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呢！

离开墓地，彼尔想回家换件衣服，他决定去拜访萨洛蒙一家人。

但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的家中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正在等着他。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有着爵位纹章的名片，爵位下面是男爵夫人的姓名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最初他以为这名片是错放在这里的，后来他把名片拿到手中翻看，见背后写了几行字。男爵夫人以文雅亲切，几乎低声下气的口气要求和彼尔单独谈谈，并指定今天或明天的某个时间可以在"安格列捷尔"旅馆见到她。

这时木匠老婆惊恐万状地来到他面前，告诉他那位贵族太太来访的经过。太太坐着自备的马车来到他们家门口，问到彼尔。太太留下这张字条，要求把它放在桌子上。

彼尔又一次把名片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着。男爵夫人封·阿德勒斯堡格，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一生中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男爵夫人呀！

"也许是搞错了？您听清楚她问到的就是我吗？她说出我的姓名了？"

"说得清清楚楚，她是这样说的，'我要找锡杰尼乌斯先生。'当她知道您不在家时，简直难过极了。"

彼尔的脑际旋转着奇奇怪怪的猜想。

“她长得怎么样？年轻吗？”他问道。

“还不能算是老太婆，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木匠老婆回答说。她快五十岁了。

“确是一位太太吗？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太太？”

“跟您说话真遭罪！我告诉过您，是一位太太。她的马车里放着一件好贵重的皮斗篷呀！”

彼尔看了看手表。如果他要今天就去寻找这位谜一样的男爵夫人，时间已很紧了，刚刚来得及。他当然急于去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决定把对萨洛蒙一家的访问推迟。他换上最讲究的衣服就出发了。

留着胡子的看门人看到他时态度十分傲慢，但当他知道彼尔来找的是谁时，立刻手忙脚乱起来，深深地鞠躬，把门开得大大的，不断地拉铃，简直把系铃的绳子都要拉断了。听到铃声，刹那间象从地里钻出来似的来了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这样的排场只适于用来欢迎前来访问女王的邻国的国王呀（彼尔暗自想道）。男仆和女仆让彼尔踏上铺了地毯的宽阔的楼梯，然后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到了走廊尽头，就把彼尔直接移交给只说瑞典语的使女。那使女接过他的名片，领他到一间不算太大的华美的客厅，客厅象任何典雅的大旅馆，收拾得自然而优美，使彼尔赞赏极了：家具蒙着红色的长毛绒套子，天花板下是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

彼尔平日很镇静，现在突然感到有些颤抖。他脑海里闪出这样的念头：这里简直是个陷阱，有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把他诱骗到这里，以便随心所欲地揶揄他。

但是没容他多假思索，一个高个儿的太太已经从隔壁房间向他走来了。

她说不上年轻，更说不上美丽。姿色衰退的脸，鼻子不知怎的有些发红。黑色的长衣裙上没有任何饰物，彼尔觉得她很朴素，几乎有些寒酸。但同时又一点也不容怀疑，这位妇女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她的身材、姿态以及每个动作，她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到的态度，总之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任何高价也买不到，只有在真正的、世代贵族的人身上才具有的那种彬彬有礼、十分得体的风度。

"亲爱的锡杰尼乌斯先生，我想看到您，和您谈谈，希望不要见怪。"当他们面对面坐在蒙着红色长毛绒套子的沙发上时，男爵夫人开始说。"您是我那故世的亲弟弟生前最信赖的人和朋友。他临终时大概您也在场……"

到这时彼尔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起尼尔戈尔的律师和遗嘱执行人曾告诉过他说，死者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非常有钱的瑞典地主。

男爵夫人这时又继续说：

"我早就渴望认识我唯一的兄弟十分眷恋的那个人，我兄弟在叙述最后心愿的亲笔信中告诉过我，在那个人身上他自己的青春获得了再现。但是我亲爱的丈夫长期生病，使我困守在家中不得脱身，我甚至无法前来给我弟弟送葬。"

她说话时有些异常的口吻以及脸部奇特的哆嗦使彼尔相信，面前的这位太太是高度神经质的。在说到"送葬"时，男爵夫人泪流满面，用绣花手帕擦着眼角，有好几分钟默不作声。

彼尔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没有打破沉默。太太提到了他和那个举止反常的自杀者的关系，这使他直到此刻不能摆脱不自在的感觉。

"我碰到了很多伤心事，"男爵夫人稍为安静一下后继续说

道："请您不要阻止我，让我痛哭一场……您大概已经知道，上帝已经把我那善良的丈夫召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

彼尔认为理应表达他深切的同情，就低下了头。

"锡杰尼乌斯先生，您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写信给您，不仅以我的名义，而且以我妹妹的名义，不然您也许会以为，我们不关心您的遭遇。但不知怎的，我一直没有心思来写信，而且您也未必愿意和一个根本不相干的局外人通信。"

彼尔急急忙忙咕哝了几句模糊不清的话。

"是这样，是这样……老实说，今天我本来也不会来拜访您而令您厌烦，要不是……没有别的法子，我只能直说了……要不是我到墓地去，在我兄弟的墓前看到了一束美丽的鲜花。我立刻就猜到，谁会这样衷心诚意地来纪念我兄弟逝世一周年呢！因此我不可抗拒地想见见您，向您表达谢忱，因为您是这样忠诚地、而且（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以儿子般的爱保持着对我那不幸的弟弟的纪念。"

彼尔满脸通红，垂下了眼睛。他在思想深处想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他自己甚至不知道尼尔戈尔安葬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让我好好地来把您瞧个仔细。"男爵夫人越来越喜欢这个为了自己的高尚行为而感到不好意思的沉默寡言而又腼腆的年轻人了。"啊，您神采奕奕，我看得出，您不属于时下那种把青春荒唐地度过的青年人。您多大岁数了？"

"二十三岁。"

"天哪，您是多么年轻！……愿上帝祝福您一切顺利！我知道您的生活十分坎坷，是我弟弟写信告诉我的。您很早就死了母亲，而父亲……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

蒙着长毛绒套子的沙发象针刺般使彼尔坐不住了。他急于避开这个可怕的话题。

“您是路过这儿的吧，男爵夫人？”

“唉，路过这儿。我是昨天下午到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就离开这儿。我到我妹妹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的夫人那里去。您大概知道，近几年来，由于健康情况不佳，她一直住在南方。您想想，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她了。我们姐弟三人缺了一个就简直无法生活。多少年来，只有一件事使我最难受：不得不到远离亲爱的祖国的地方去生活。我弟弟也是这样。他把自己那颗慷慨的、充满爱恋的心全部献给了祖国。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大概听到过，威尔士亲王从前对我弟弟很关心，甚至建议他到我国驻伦敦大使馆去任职：您知道，在亲王如此关照庇护下，我弟弟必定前途似锦。虽然这个位置很吸引人，但是我弟弟没有应命，因为我们敬爱的妈妈当时住在哥本哈根，妹妹还没有出嫁……弟弟全心全意爱着哥本哈根，爱着自己的家。远离这土生土长的地方，他简直无法生活。妈妈去世以后，留下他孑然一身，怀念着过去，我想他那阴暗的厌世情绪正是在这时产生的。最近几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不管怎样……我真不明白，他怎么竟会这样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弟弟的惨死的回忆，重又促使她用手帕来擦眼泪。彼尔找个机会，站起身来，鞠躬告辞。

男爵夫人没有离开沙发，拉过彼尔的一只手，用自己的双手热烈地、带着真诚的、母亲般的温情握着他的手。

“这次见到您我真高兴！希望我们今后常常见面。答应我，等我国外回来再来看我，这个夏天我大概住在妹妹家，在凯尔斯霍尔姆，我深信，您必定也会成为他们所欢迎的客人。”

“谢谢您，男爵夫人，”彼尔勉强挤出话来，“那太好了……要是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话，”他窘迫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您已经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至少我是这样来理解我弟弟的最后的愿望的。我深信我妹妹也同意我的想法。祝您一切顺利！再一次谢谢您这样令人感动地追念我的弟弟！”

彼尔踩着不稳的步子离开了旅馆。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如果理智地、坚决地利用这次会见，而不陷入无谓的良心谴责之中，那末今天的会见不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会有利于他的。这个偶然的、意外的机会向他打开了通向上流社会之路。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上面提到的皇室总狩猎官普兰根的田地位在日德兰半岛中部，就是彼尔的设计中联结两个海洋的运河必须通过的地方，因此皇室总狩猎官有特殊的理由对彼尔的方案发生兴趣。不管怎样，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这是一场大赌博，不管手中有多少王牌，还是会嫌不够的。

他于是想，也许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去结识萨洛蒙一家了。姑娘当然很迷人，但为此而去跟犹太人攀亲，值得吗？谁知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能有缘缔结十分美满的婚姻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萨洛蒙家肯定经常有银行的经理、交易所的巨头、工厂大老板，总之，那些金融界的大王出入，这些人实际上是世界的统治者。即使没有任何婚姻关系，能和这些人相识，预先获得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何况男爵夫人就要动身了，没有时间等她了。今天或是明天，至迟再过两三个月，他手中就必须有一根象雷神的箭一样指挥人的魔术棒。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市场上，向钟塔上的钟瞟了一眼，还来得及上萨洛蒙家去。最好不要把访问拖到下一次。但是和男爵夫人的会见使他有些心神不定，因此最好先到咖啡馆里喝杯啤酒，镇静一下，为眼前的造访作好思想准备。他从来没有到过犹太人的家，但是听到过不少关于犹太人严格遵守古老风俗传统的事。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他就不得不特别留神。

他的思想渐渐地又向后退了。最使他惊奇的是那天夜里他和尼尔戈尔谈话时未经深思、脱口而出的话，竟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是彼尔那次所泄露的有关自己出身的秘密对尼尔戈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果相信男爵夫人说的话)。记得他当时就后悔自己轻率的胡言乱语，但没有认为有及时澄清的必要，现在他第一次为此感到遗憾。

"但是有必要一直为此事牵肠挂肚吗？"他喝干杯中的啤酒。说出的话反正再也追不回来。值得商榷的行动有时却会结出好的果子，而主要的，谁要向前进，就不能左顾右盼地向后看。

大批发商萨洛蒙的家(在哥本哈根这样的人家为数不多)在市中心勃列德加德街上一幢独立的房子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独家住宅，根本算不上豪华，而且夹在两幢大房子中间。但是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在房子的线条方面有一种特殊优雅的质朴感。尖形的屋顶用青黑色的砖瓦铺成，窗与门之间宽阔的墙壁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屋主人的贵族身份。怪不得这一带的老住户至今一直称它为"官邸"。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居住过破落的名门望族。三十年代初，萨洛蒙的父亲，一个大批发商，买下了这幢房子。经过入口处的新式玻璃门，客人进入前厅。前厅大得很，脚步声甚至能引起回声。前厅的墙壁上挂满了盔甲、古代的青铜器

皿以及东方的出色的武器，使你觉得象是置身在真正的博物馆里。在前厅的远远的角落里有着宽阔的楼梯，带有镀金的栏杆，通到楼上的房间。

彼尔把名片交给了使女，她把彼尔领到藏书室，请他稍待片刻。彼尔坐在皮沙发上，开始向四周仔细地打量着。

嘿，好家伙！窗上挂着红缎的窗帷……脚下是一指厚的软绵绵、毛茸茸的地毯，铺满了全部地板……糊墙用的材料是皮革制的，在皮革上压出烫金的花纹，房间当中放了一张八角形的桌子，镶嵌着银子和珠母……书架上是珍贵的精装书……墙壁上挂了许多画，天花板上垂下古教堂的刻字的灯盏……沿墙壁放着一只雕刻精致的放古玩的柜子，里面陈列着全套古代银制收藏品——带把的杯子、高脚杯、大高脚杯，其中甚至还有几只古代教堂用的酒杯。

要不是彼尔激动万分地拜访过男爵夫人的话，这里的奢侈豪华一定会对他产生更强烈的印象。不过，他的心还是突突地跳。这样毫无顾忌地展示金钱的威力不能不引起他的尊敬。一想到他们无穷无尽的权力，把许多民族的宝藏收集到这里，甚至把圣洁的器皿也用来装饰犹太人的家庭，他就浑身打颤了。

彼尔几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什么可说的，诚然，萨洛蒙小公主并不单单以她的美貌来弥补她的“黑皮肤”。

隔壁房间的大门悄没声儿地打开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走进藏书室来，向彼尔深深地鞠躬。从他的外貌看来，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而他的衣着却十分时髦，更适合年轻人穿。他穿着浅色的短上衣，胸前晃荡着单片眼镜，手中拿着一顶亮闪闪的大礼帽。

“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是杰利弗特经理，”来人用奇特的

口音说道："我是他们家的舅舅。"

杰利弗特这样彬彬有礼，使彼尔欣然原谅了他那使人反感的外貌。

"我姓锡杰尼乌斯。"

"喔，您就是那个年轻的工程师吧？我外甥常常谈起您，您请坐呀！我妹妹萨洛蒙太太此刻正有事吩咐女裁缝，一会儿就有空了，您请随便坐！"

彼尔重又坐在沙发上。舅舅坐在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

"请问……我以前有幸在这里看到过您吗？"

"不，我在不久前才认识萨洛蒙夫人和她的千金。"

"喔，认识我的外甥女娜尼……我好象已听到过这件事。"

接着是一片沉默。后来杰利弗特先生带着讪笑，带着有点肉麻的殷勤（这种殷勤可能会使任何人，除了彼尔，警觉起来）问道：

"我的外甥女长得很不错，是吗？锡杰尼乌斯先生！"

彼尔慌张得呆住了，然后宽容地笑笑，望着这个奇特、矮小的人说道：

"我觉得萨洛蒙小姐漂亮极了，简直是个美人儿。"

"是的，是的，她的外貌可以说是超群的……我敢向您证明，她在这个屋子里已不止接待过一个年轻人，美貌具有无限的威力，青春更是如此！喔，让我们悄悄地谈谈，我的妹夫很有钱。"

"简直是个疯子！"彼尔暗自想道，什么也没有回答。

但杰利弗特先生继续说：

"工程师先生，如果您能常来玩，您可能会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呢，在我们这儿可以看到最引人入胜的玩意儿。真的，金钱是有吸引力的！锡杰尼乌斯先生，您说是吗？这些小小的金属杯子

激起人们最深沉的感情……唤起最高贵的、热诚的激情。友谊、尊敬、爱情……难道不是这样吗？锡杰尼乌斯先生！”

这种奇怪的谈话真的使彼尔忿怒了。幸好这时使女又进来了，打开通隔壁房间的门，请彼尔进屋里去。

彼尔跟在她后面，到了一个房间，确切地说，应该是客厅。彼尔眼界为之大开，终于相信，他到了真正的财富的王国——一个百万富翁的童话般的王国。在这个大客厅里有着豪华的洛可可式①的拱形天花板，上面饰以雕塑品，每个角落点缀着四个胖墩墩的小天使，使劲在吹镀金的喇叭，年老的主人们正在安排宴会和舞会。在这个客厅里从前大概放着十二把细腿的椅子，窗与窗之间放着一对高大的镜子，现在则适应时尚的需要，充斥着一大堆家具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里有舒适的长沙发、又深又软的安乐椅、桌子和小沙发、熊皮和观赏植物，台座上的小雕像，放小玩物的格子架，然后又是安乐椅，又是大大小小的桌子，又是观赏植物，绘画，以及画架上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客厅中间放着一架琴盖打开的大钢琴，从隔壁那个划作冬季花园的屋子里传来汩汩的喷泉声，那儿有着棕榈树、桉树，还养了善鸣的鸟儿。

蓦地在窗口的软座凳子上，他看见了萨洛蒙太太。她完全家常打扮，坐在那里做针线活。她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并亲切地向他伸出左手来。

他们还来不及交谈几句客套话，冬季花园的门忽然打开了，从里面传来以响亮的颤音结尾的热情歌曲，在门槛上出现了萨洛蒙小姐娜尼，穿着女上衣，戴着小帽儿。一看到有客人在场，她惊恐万状地猝然中断了颤音，把暖手筒贴在唇边，仿佛想以此遏

① 十八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制情不自禁的叫喊似的。

彼尔站起身来鞠了个躬。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娜尼早已知道他的来到，她的演技真不错呢！

"孩子，你怎么还没有走呀？"母亲问道。"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不用我来介绍了吧，您不是已经见到过我的女儿了吗？"

彼尔再次欠身致意，并向娜尼投去也许是太坦率地表白他的感情的目光。还在看见娜尼之前，听到她那金币掷地般的声音在他耳际鸣响时，他就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正是他要寻找的资金！当她站在门框边出现在他面前时，伴随着阳光和冬季花园里的鸟鸣声，年轻、娇艳、迷人的她象是东方的舞蹈女郎，在他看来仿佛是童话中有魔力的美女。胜利之神摇着棕榈树的大蒲扇，在她后面飞翔。

娜尼小姐文雅地坐在椅子边上，开始了一般性的上流社会的客套交谈，借助于这种交谈，互不相识的人们巧妙地玩弄着陈腐的思想堆砌成的话，利用这个时机悄悄地研究着对方的外貌、性格和举止态度。

彼尔缺乏进行上流社会谈话的技巧。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本身和他的事业上。日常的话题并不吸引他，因为他不知道任何新闻——不论是影剧界的，还是上流社会的；不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他甚至没有想方设法使谈话不致中断。如果说有几次他给妇女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只是因为他以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她们大吃一惊，就象一只处于沉默的埋伏中的老虎向着大胆的自我表白的旷野作早有预谋的一跃。

在姑娘叽叽喳喳地谈个不停时，他在头脑里估量着萨洛蒙家的财富。他的目光悄悄地在客厅里溜来溜去，脑海里盘算着，

有朝一日所有这一切都将属于他，这一想法使他浑身舒畅。

幸而娜尼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使谈话滔滔不绝地进行下去。她以无可指责的优美姿势坐在椅子边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两侧，一只有缎子飘带的小小的丝绒暖手筒放在膝盖上。她那好看的红色小嘴一分钟也没有闭上过，两只眼睛则仔细地毫不羞涩地研究着彼尔，一英寸一英寸地，从鬈发研究到穿着粗皮皮鞋的脚。

萨洛蒙太太听着女儿说话，甚至感到不安起来。

"孩子，你大概忘记了还得去上音乐课吧？"

"啊，妈妈，对啦！"

娜尼跳了起来，向母亲瞟了一眼，然后含意深长地看着彼尔，活泼地走出了房间。

在她离去以后，彼尔感到若有所失。萨洛蒙太太开始仔细盘问彼尔的工作情况，但彼尔回答得很不得体，因为娜尼小姐已使他有些六神无主了。现在他甚至觉得，最初使他讨厌的她的步态——娜尼的脚步很重，又加走起路来两只大腿摇来晃去——正是她所以显得特别迷人的地方。他认为这个以美色诱惑男人的人所拥有的无意识的巧妙手段更进一步表明了她的女性特征。

但这时他蓦地又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她一定是从他背后的门里进来的。

"这是我的女儿雅柯芭，"萨洛蒙太太介绍说。

彼尔呆住了。他脑海里从没有闪现过这样的想法，萨洛蒙家除了伊凡和娜尼还有别的孩子。他悲哀地想到萨洛蒙家的几百万家财，他已暗地里把自己作为这些财产的独一无二的拥有者。"想不到他们家竟有一大堆孩子！"可怕的猜想刺痛了他的心。

雅柯芭看上去比她妹妹大几岁，身材也高一些，苗条一些，

但彼尔觉得她太瘦。一般说来，她酷肖她的哥哥伊凡，她也有一张表情明朗的犹太人的脸，苍白的肤色，鹰钩鼻，阔嘴巴和小小的下巴。

而且，雅柯芭除了外貌不讨彼尔喜欢外，她又十分傲慢，她在稍远处甚至没有张一下嘴来回答彼尔的问候。彼尔当即要回家了。

“这就是你们赞扬不止的自学成材的人吗？”雅柯芭好容易等到彼尔掩上身后的门，问道。“他的模样相当粗野。”

“是的，他没有受过真正的教育，”萨洛蒙太太同意说。“伊凡告诉过我，他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

女儿耸了耸肩。

“啊，是这样……在这个国家里，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很穷，哪个天才不是在艰苦的条件下长大、成熟的？这种贫穷的烙印甚至使最优秀的人也会变得畸形，看看也使人讨厌。此外，他长得也不美，可是娜尼却把他描写成好象拜伦①第二。”

“至于美不美……至少他看上去很文雅。”

“单是眼睛就叫人受不了！我看他简直是个丑八怪，”女儿说完，把书啪的一声合上，在此以前她一直在翻阅一本书。“他留给我很不好的印象：完全象是一匹马，有一双玻璃样的眼睛，他的外貌多么凶暴，”稍稍沉默一下后，她又补充说，说话的语调表示出她似乎突然忆起了什么痛苦的事。

“大概有什么事使你生气吧？”

“我是在生气，我不明白，现在的男人怎么可以这样象强盗似的盯着妇女看，似乎在估量盘算，你身上有多少肉？”

---

① 英国大诗人。

"当然，他的教养不够，"萨洛蒙太太和解地说。"但是对于年轻人不能要求过高。"

"你总是这样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硬要我们去结识伊凡的那些不走运的天才朋友。事先就能知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你还记得斐季奥弗·任生的事吗？他光知道从我们家得到好处。父亲不止一次地把他从经济困境中搭救出来，可他现在却在所有的报纸上攻击犹太人。"

"孩子，我们最好不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基督教的血液在起作用。"突然从没有关严的门后面传来了说话声。舅舅那丑陋的脸面从狭门缝里探了进来。

"喔，原来是你，"萨洛蒙太太说。"进来呀，这里只有我们……但我似乎听见孩子们的声音。"

"你看整整一窝呢，"哥哥回答她说。接着，一群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眼珠乌黑的孩子涌了进来，年龄从四岁到十二岁不等，至少有五人，而且个个都长得十分结实、茁壮。要是彼尔此刻在这里，他简直会陷于绝望了。这时掀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哗声。一张张鲜红的小嘴同时张开，每个人都抢着说话。孩子们围住母亲，围住姐姐，围住舅舅，乌黑的眼珠燃烧着急切的愿望，要尽快把所有的新鲜事都讲出来。

喧哗声稍稍静息下来了，舅舅问道：

"是不是又得庆祝一番你们家来了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我刚刚在这里碰到一个年轻人，什么……什么先生……见鬼，他叫什么？很难记的名字，他出身小马驹[1]阶层，是吗？"

---

① 给神甫、牧师起的轻蔑的诨号。

“瞧，你也要来谈这个了！”萨洛蒙太太忍不住说。“我不愿再听他的事了。他是伊凡的朋友，你明白吗？今天他来拜访我们，明白了吗？就是这些……亨利，你在这里吃午饭好吗？”

“跟你们一起？……我的列阿妹妹，你对我说老实话，你有没有尝过洁净的[1]猪肉做的烤菜？”哥哥问她。象往常一样，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很难根据他的音调来猜测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

萨洛蒙太太只是哈哈大笑。

“我看你应该到厨房里去了。你现在别作声，我已听到萨洛蒙的脚步声了。”

* * *

彼尔看到百万富翁家的豪华而感到抑郁，又为作出的决定而情绪激动，他似乎昏昏沉沉地走到了自己家中。他有意挑选人迹稀少的街道走：他不想看见人。他终于不仅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瞄准了目标，而且找到了达到目标的手段。“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婿”这诱惑性的称呼在他面前打开了幸福的大门，把整个人类推倒在他的脚前。

有什么理由怀疑成功呢？回想起他所碰到的所有幸运的机遇，他不得不同意伊凡的话。有一次伊凡曾这样说：彼尔就象阿拉丁。这难道不是幸运之神使娜尼的哥哥首先在他的额上看到了神的字迹：“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

---

① 指犹太教教规不禁止的（食物）。

第 七 章

每天下午二点钟光景，在那些穿过绿荫如盖的林荫道，消失在交易所的拱顶下的人中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那位个儿高大、脸色红润的先生那样得到穿着镶有金银边饰制服的看门人如此恭敬的接待。这位先生有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剃得精光的双重下巴，鲜红的嘴唇厚得出奇，还有最最平常的商人的连鬓胡子。当他走进房子，走进竖着根根圆柱的阴暗大厅，从人们身边经过时，就不止一个人注意到他。他的来到特别引起聚集在朝运河方向开的几扇窗户间的壁龛中那些谷物经纪人的注意，也引起到这里来寻找合适的货运、总是默默地坐在进门左首长凳上的船老板的注意。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不是别人，正是大批发商菲列普·萨洛蒙。他是“萨洛蒙父子商行”的主脑，哥本哈根人中的首富，据说他们家的财产超过七百万。

他在交易所里待的时间不长。办事员敲钟通知行市结束时，萨洛蒙一般已经回到办事处，处理他的业务去了。有的人以交易所代替俱乐部，早餐过后就在那里会见熟人，谈谈新闻，把最近上演的节目大骂一通。他不属于这种人，他很少涉足剧场，除非绝对需要，他不参加社交活动。他把自己的时间、整个身心平均分给商务和家庭两方面。他凭借清醒、灵敏的头脑做生意，而把充满爱抚和柔情的心献给家庭，同时必须指出，他从来“不会弄错号码”（这是爱说俏皮话的人说的，指的是萨洛蒙的办事处和

住宅在同一条街上)。

非列普·萨洛蒙是过去极有声望的伊萨克·萨洛蒙(他用自己的名字给商行命名)的唯一后裔。伊萨克·萨洛蒙在很多方面是个独特的人物,他具有真正的做生意的才能:他最初是个没有一定住处的买卖人,最后实际上控制了丹麦的金融市场。人们开玩笑地管他叫"金犊"。"萨洛蒙犊"家应有尽有!三桅的海船有几十艘,工厂,西印度的种植场!他的智慧为丹麦商业在国外开发了许多经销市场。一八一九年开始排挤犹太人时,他遭受哥本哈根平民的压制比其他人厉害。

是他,在当时买下了赫赫有名的"官邸",并把它布置得象神话里那样豪华。他既不顾贵族的愤慨,也不顾怀着妒意的讽刺,不怕和贵族的中坚分子的生活方式比高下。他坐着用四匹纯种的大走马拉的轿式马车招摇过市。逢到特别隆重的场合,还带上两个穿着镶有金银边饰制服的仆役站立在马车后的脚凳上。他自称是科学的保护者,拿出许多钱来做好事。对于艺术家和音乐家,他家的大门总是好客地为他们敞开,虽然他自己是个背有点驼的恶病体质的人,由于自己的努力,他学得了一些知识,但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而他的妻子,据说是他用几百个塔列尔①,从日德兰半岛小村里一个贫穷的犹太寡妇那里买来的,当时他没有一定住处,在各地游荡,有一天曾在她家宿过夜。

从伊萨克·萨洛蒙时代起,他家藏书室里就留下了最富丽的东方武器。许许多多珍贵的小玩意儿从这时候起就充斥在萨洛蒙的家中。那些光怪陆离、浮华炫目的陈列品是他的轮船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儿子把这些陈列品完整地保存起来,几乎不准别

---

① 见本书第30页注。

人碰一碰。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欣赏爱好，不如说是出于子辈对父辈遗物的尊敬。

一般说来，菲列普·萨洛蒙从父亲那儿只继承了他的事业心和勤劳的天性。也许在父亲年轻时喜欢漫游四方和儿子对大自然的热爱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夏天，菲列普·萨洛蒙到乡间别墅去要比交易所的其他生意人早，逗留的时间也比他们长；而在其余的时间，每逢星期天，只要天气好，他就一早带着全家到城郊去。逢到这种时候，他往往亲自驾驭马车，妻子坐在他旁边，他们背后的敞篷马车里，则有自己家和别人家的整整一群小孩子在嬉闹。马车驶离城市十多公里后，到城郊的某个小饭馆附近，或者就在森林里，他们开始作第一次休息。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坐在装食物的篮子旁边，几个大的，则跟着父亲，前去侦察。把宽檐帽推到后脑上，把上衣搭在胳膊上，这个威严的交易所之王愉快地大踏步走在一大群嬉嬉闹闹的鹰钩鼻的孩子前面。孩子们在他周围手舞足蹈，扭扭打打，欢快地吹起口哨来，总之，象城市的孩子，特别是犹太人的孩子能够做到的那样尽情欢乐。

一路上所碰到的每一个小山丘，他们都爬登上去。萨洛蒙则每碰到一个农民都要和他攀谈，见到每个牧童都毫无例外地给一个马克。但萨洛蒙最最喜欢的是采摘鲜花。当他把一大束鲜花送给妻子，妻子感谢地接过他的花，含着微笑伸出左手让他亲吻时，他尤其感到高兴。

萨洛蒙太太就是五十年代初期鼎鼎大名的列阿·杰利弗特，或者叫列阿·莫里茨（这个姓氏她用了并不很久），她的东方型的美貌使开设在锡耳克加德街上的小布店在当时追求时髦的人中间享有很大的声誉，使其中大部分人神魂颠倒。列阿太太的

哥哥亨利舅舅发誓赌咒地说，城郊的精神病院——圣保罗医院就是由于列阿的缘故设立的。布店为列阿的父母(德国移民)所开设，列阿的童年就是在德国度过的。十八岁时，她嫁给了她狂热地爱着的表哥马尔古斯·莫里茨，一个生肺病的穷学者，婚后她生下了伊凡和雅柯芭。雅柯芭出生时，她父亲已经去世了。于是列阿回到父母家里。她父母也是表兄妹联姻，尽管家境贫困，但属于犹太人的名门望族，她父母以此为荣。列阿守了几年寡后就跟菲列普·萨洛蒙订婚了。列阿的父母认为这是有损身份的婚姻。未婚夫的几百万家财部分地迫使两位老人迁就菲列普的父亲从前曾经背着篓筐走巷过街地做买卖的状况。对寡妇来说，萨洛蒙家的财产，以及为孩子的前途担忧，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她这样对自己说："第一次我完全听命于心的指示，现在应该听从理智了。"但是她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她的心无限宽广，她给予理智应有的地位，她的心却没有死，她的心只是由于宽厚而作出了牺牲。不管怎样，菲列普·萨洛蒙虽然在结婚那天发现夫人对他缺乏热烈的爱情，但是他的这种缺憾后来却得到足够的补偿。

他们相处得十分和睦，一起幸福地过了二十年。以前有人说，列阿太太的脸蛋是全哥本哈根最标致的，她的身材是全丹麦最苗条的，她的手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在这二十年里，她有点发胖了，但在外貌上还完全保留着那一般称之为"血统"的东西，行家一看就能认辨出来。头部的外形，在隆起的鼻子的线条中，在双重下巴里，而主要的是在头部的姿势上，有一种异常端庄的气派，很象罗马女王的半身雕像。在乌黑的浓发中，一绺绺鬈发垂到耳边，很少能看到几根银丝；脸色白里透红，皮肤光洁，牙齿象年轻时那么完美无缺，深棕色的大眼睛依然是那么光采照人。菲

列普·萨洛蒙直到现在还炽烈地热爱着妻子，有时忘乎所以，甚至会在客厅中央，就以他那象黑人似的厚嘴唇深情地去吻她的手或面颊，使妻子不得不以目光来提醒他孩子们在场。

萨洛蒙太太只有一点感到遗憾，而且这种遗憾正在逐年增加。自从遥远的少女时代她经常客居在德国的亲戚家的时候起，直到她第一次结婚，国外的阔绰的生活在萨洛蒙太太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丰富的印象，以致直到现在她无法使自己在哥本哈根感到象在家里一样。除了对丈夫，她对任何人都不敢承认这一点，但是对那个她认为是自己真正的祖国的怀念，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她。每年她都要到德国去探望亲戚，过上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每逢她想对自己说的话特别加重分量时，就在话中插进德语。

由于她的坚持，伊凡和雅柯芭主要的教育是在国外完成的。因为她"没有理由"(列阿太太是这么说的，当时她还不能用丹麦语来正确表达她的意思)让她的孩子在"外省的小城里"(她指的是哥本哈根)"变得粗俗起来"。至于雅柯芭，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雅柯芭一直被认为是个难管教的孩子。她十分敏感，对于任何有辱她的民族尊严的暗示过分容易觉察，除此以外，她体质很弱，消瘦，因此她的童年是在不断受折磨中度过的。有时她从学校里回来，脸色苍白得象个死人似的，只是因为路上有个男孩子在她后面叫她"丑犹太人"；有时她伤心得病倒了，只是因为她那蓝眼睛的女伴以最使人难受的方式拒绝了她的友谊，而雅柯芭怀着满腔热情寻求了解和同情时，曾不顾一连串的痛苦失望，一再提供了这样的友谊。她继承了母亲的丰富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天性，却没有继承母亲那令人喜爱的个性，稳健的性格，也没有继承她母亲不论对待上流社会的偏见或者平民的粗野所持的

宽厚态度和机智的笑容。

而主要的是，雅柯芭没有继承母亲那古典式的美。雅柯芭在少女时期，长得简直难看极了，消瘦、苍白，脸盘粗大，线条不柔和，一点也没有青春和高贵门第的魅力，而很多年轻人在进入少女期的过渡年龄时正是以这种魅力来补偿各部分难看的、不匀称的体态的。当然，她大概不会对任何人变得可爱一些，因为只要有可能，她总是企图压倒她的女友，为她所忍受的侮辱向她们报复。她的记忆力很强，埋头苦干的耐心十分惊人，在回答功课时，她显露出这种年纪的人很少有的不平凡的知识。她悲愤交加，刻苦努力，并用别的方法逗引女伴的嫉妒：她常常把一袋袋最昂贵的糖果带到学校里来，借此获得短暂的胜利。

她和教师以及同班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以致女校长不得不建议家长让她离开学校，因此雅柯芭是在瑞士的寄宿中学完成学业的。

雅柯芭在瑞士寄宿学校求学的同时，伊凡在德国商业学院求学，这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在对德战争失败以后，民族感情变得病态地敏锐起来。由于这个原因，萨洛蒙夫妇决定不再把几个幼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去了。

按年龄来说，雅柯芭后面是娜尼，她是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孩子。还在婴儿时期，她那强壮的身体和令人羡慕的圆圆的脸蛋就很逗人喜爱。大家都一心扑在她的身上，大家都象喜欢一只可爱的小猫咪那样喜欢她。除了过分希望得到每个人的喜欢，还加上某种程度的娇气以外，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大的害处。父亲称她是“模范儿童”，因为她从来都很平静，从来不生病，甚至从来不知道啥叫牙痛。但也正是她，给萨洛蒙夫妇的家庭带来极大的骚乱，因为她常常失踪，总是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在外面度过一

天的大部分时间。她的声音响得整幢房子都听得见，一天之中有靠十次大声宣布她的到来。夜晚，如果从姑娘们的卧室里传来笑声、尖叫声或者笨重的脚步声，大家就知道准是娜尼洗完了澡，此刻穿着白色的睡衣，披着长头发，在姐妹们面前跳意大利民间的塔兰台拉舞。

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每天到这幢房子里来的还有一个不安分的人，这就是亨利舅舅，列阿太太的哥哥。这个个子矮小的人，他的容貌和他妹妹的姿色差距之大，令人惊奇。他在其他各方面也十分明显地证明这样的情况：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遗传的特征分配得多么不均。杰利弗特是个老单身汉，不知为什么他称自己是“经理”。年轻时，他“轻率地”花掉了交给他的一大笔款项，后来在美国过了好几年，再后来（如果他的话是可信的）又到印度和中国作为英国商行的经纪人在那里活动。后来他积攒了一笔钱回到了祖国。尽管他已年纪不轻，却兴致勃勃地尽情作乐，一点也不抱怨这种生活的单调乏味。对于他的流浪生活和旅途的印象，正如他的经济状况一样，他总是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使人感到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没有说出来。即使单独跟最亲近的亲属在一起，他也装得腰缠万贯，而且仍是英中轮船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他租了一套很普通的、包括三间房的公寓，在不是直接满足生活需要的方面，他用钱很有节制。他在自己身上却很舍得花钱：他穿得很时髦，象个年轻的讲究衣着的人，每天上理发店去把那几根残留的黑发稍微卷一卷，吹一吹，逢到喜庆宴会，则在领带上佩上一枚钻石别针，按照他的说法，看到这种钻石，“任何一个女王都会同意把自己的爱赐给他”。几个外甥女想嘲笑舅舅，都说钻石是假的。有一次，他竟勃然大怒离开了萨洛蒙家，整整一个星期不照面，只因为妹夫和妹妹也表

示怀疑钻石的纯度。

亨利舅舅未必能称作一个平易可亲的人，但他的恶作剧却常常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无意识的幽默。

他在妹妹家中起着看家狗的不光彩的角色。他担任这个角色完全自觉自愿。如果有客人不巧招致他发火时，他会幸灾乐祸地咬客人的腿，这首先是指凭他的观察他认为想来觊觎丰厚的嫁奁的人。他这样做是出于一个驱散不掉的念头，似乎除了他，没有谁会来保护姑娘们，没有谁会给她们善意的劝告。不过亨利舅舅之所以如此警惕地保护受到觊觎者包围的外甥女们，还有着别的用意。在他吹牛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思想，他，亨利·杰利弗特，使自己美好的声誉蒙受了耻辱，如今只有起先导者的作用——阻止外甥女匆匆忙忙嫁给随便什么男人，帮助她们选择一宗最幸福的婚姻，才是补偿他的不轨行为的最正确的途径。

多年以来，萨洛蒙家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信教的犹太人不光顾这个不信教的家庭，这家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隐瞒自己不信教，在这方面，列阿太太比她的丈夫更坦率，而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并不使萨洛蒙夫妇向往，因此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每月二次请客人到家里来，一些亲近的朋友则知道任何时候上他们家去都受欢迎。

但是，伊凡从德国回来了，娜尼长大成人了，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固然，伊凡无法把老家完全改变成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公爵的府邸，但年轻一代的最著名的代表，其中有作家和艺术家，开始出入萨洛蒙家了。

雅柯芭仍象过去那样，几乎整年住在国外。她把瑞士古老的寄宿学校作为她的第二个家。她想在这里，在崇山峻岭间，养好一年年越来越衰弱的身体。虽然夏天她是和双亲一起在别墅里

度过的，但初寒一露头，社交季节即将开始，她就立刻销声匿迹了。雅柯芭十九岁那年，当她去寄宿学校刚一个月，萨洛蒙夫妇突然接到她写得语无伦次的来信，信中好象顺便提到，她准备回到家里来，永不返校了。过了几天，又来一封信，告诉家里她很快就要回家。接着来了电报，她已在归途中了。电报通知明天她就可以抵达哥本哈根。

虽然双亲对于她的这种匆匆忙忙作出决定的做法，早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却连他们也不安起来，隐隐约约猜测到雅柯芭一定有十分重要的原因才急急忙忙离开寄宿学校。列阿太太对丈夫说出自己的猜测，她认为这里大概牵涉到男人的问题。今年夏天雅柯芭曾热情奔放地谈到德国南方的一个律师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这个律师就是寄宿学校女校长的侄子，他曾好几次到寄宿学校来探望他的姑妈。列阿太太熟知女儿的性格，这种性格已经多次导致女儿大失所望。确实，女儿一回来，立刻就可以看出女儿的心都碎了。但是由于女儿自己不愿意向父母透露是怎么一回事，只说在新的寄宿生中间，她感到孤独，因此她想回家，于是谁也没有再去盘问她。母亲自然更不会去追问，因为正是她自己一直要求别人尊重心里的秘密。例如在多年的共同生活里，她始终没有告诉过丈夫，为什么她从来不让他吻她的右手，只说她曾在青年时代向她所爱的那个人，在他们两人认为神圣的时刻，起过誓。

雅柯芭住在家里已经四个年头了。她已满二十三岁，但还没有和人订婚。在这一个时期，追求她的人不少，其中还有很出色的人。雅柯芭除了有些病容外，渐渐地变得几乎很秀丽了。雅柯芭非常优雅的外貌特别吸引着中年男子。有些人甚至认为她的外貌比娜尼那鲜艳然而平庸的美色更可爱。她那苍白的脸上长

着一个鹰钩鼻，下巴较短，由于这些特征，崇拜她的人把雅柯芭比作鹰，而好嘲笑的人则把她比作灰鹦鹉，——她那对又黑又大的眼睛，有着蓝色的有时甚至是深蓝色的眼白。鼻子在这张脸上显得很大，嘴很阔，嘴唇薄薄的；但她的眼神却使你不能忘怀，既高傲，又怯生生的，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猜测出她的孤独感和深邃的思想。她比几个妹妹长得高，有一双细长、匀称的腿，步态却是少有的轻巧快捷、悄没声儿的。那些有幸看到她的笑容的人说，她有一副特别秀美的牙齿。总之，在她那神经质的容貌上，在她灵活而又瘦削的身体中隐藏着一股独特的精神魅力，这种魅力是脆弱的妇女所经受的痛苦和悲哀所赋予的。

每一个谈论她的人，总是先谈到她的内心世界。大家称赞她的智慧、她的坚强的意志和多方面的学识。她过着孤独的生活，把全部的爱都寄托在书籍上，研究近代和古代语言、文学、历史，而且迫不及待地涉猎各种新的领域，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

萨洛蒙太太说，雅柯芭酷肖她的父亲。

在彼尔第一次去萨洛蒙家作客之前的那段时期，青年人和中年男子形成了一个经常出入萨洛蒙家的圈子，大多数人是由于娜尼才来的。这倒并不单是因为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她最美丽，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娜尼是萨洛蒙的亲女儿，似乎将来能继承极大部分的遗产，虽然萨洛蒙早已把雅柯芭和伊凡当作自己的子女了。另外还因为雅柯芭不是那种可以用轻率的献殷勤的手段就能够接近的人。她很少在大庭广众之间露面，把天生的羞怯隐藏在侮辱性的冷峻底下。

在彼尔第一次参加的极小范围的家庭便宴上，除了几个中年银行家，还有诗人保罗·贝格尔、骑兵军官汉森·伊维尔逊、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和新闻记者杜林。除了贝格尔，这些人彼尔过

去从来没有碰见过，而且连贝格尔也有些认不得了。这个狂热的反抗上帝的斗士和纳旦的最忠实的追随者把他的梅菲斯托菲尔式的胡子变成宽而密的大胡子，使脸上有了新的表情。现在他更象通常所想象的耶稣受难时的形象了。一个在座的人秘密地告诉彼尔说，贝格尔一心盼望的就是这种相似。还是从这个人口中彼尔得知，出于朋友们的极大惊奇，贝格尔在不久以前出版了几本宗教诗，他想因此一箭双雕——既得到娜尼的青睐，又登上丹麦的诗坛。

副博士巴林格也属于文学界人士，彼尔就是从他那儿获得上述珍贵的消息的，但他不是诗人，他是文学研究家。他是个瘦得象肠虫那样的高个子青年，蓄着狮鬣样的长发，脸面扁平而无表情，象个薄饼似的。热心地信奉起宗教来的诗人贝格尔从他方面来说，也不会忘记在僻静的角落里告诉彼尔，巴林格是个没有前途的傻瓜，此人过去对纳旦博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却也想成为伟大真理的第一个发现者和天才，但他目前除了得了胃黏膜炎外，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得到。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巴林格博览群书，读破万卷书，肚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引文，你只要一同他接触，从他嘴里就立刻散发出别人的智慧，总之，他是书虫家族的理想的代表，它们象蚂蟥那样吸住了书籍，从其中吮吸充满生命力的、温暖的鲜血，而自已却是冷冰冰的，滑溜溜的。一年前，巴林格出版了一本论述古希腊罗马悲剧的书籍，由于出版界热情地欢迎这本书，于是伊凡便千方百计把巴林格请到自己家里来。

彼尔一直不无激动地期待着跟他的竞争对手见面，现在完全安下心来了。连骑兵军官汉森·伊维尔逊也吓不倒他，虽然这位军官是个旗鼓相当的竞争者，在他黝黑的脸上，有着一对勇猛

无畏的蓝眼睛和淡黄色的小胡子。

至于新闻记者杜林，彼尔根本就怀疑他是否属于竞争对手之列。根据杜林随随便便地和妇女们谈话的态度看来，他大概不是。伊凡出于某种使人无法理解的想法，尽量使彼尔和杜林待在一起。杜林一到，伊凡立刻介绍他们两人相识，在席间又竭力把他们吸引到共同的话题上来，还怂恿彼尔谈谈自己的计划。

但彼尔毫无兴趣去谈这种严肃的话题。娜尼完全把他迷住了。她穿着袒胸露背的富丽雅绸的连衣裙，黑色的秀发上插了几朵红玫瑰，着实迷人。他万分荣幸地把她送到桌边，这种荣幸跟十分讲究的饮食以及他很少见的餐桌上的奢华摆设所引起的愉快情绪结合在一起，冲击着他的头脑，使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在吸烟室里，给男人们上了咖啡和烈性甜酒。亨利舅舅带着魔鬼般的阴险一直给彼尔斟满酒杯，喝得彼尔几乎要出丑。彼尔亲切地拍拍主人的肩膀，高声称赞他的葡萄酒和佳肴，后来又用热情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女士们的美貌。上了年纪的客人们紧紧围住这个显然是第一次参加体面的社交活动的青年人，来拿他取乐。

萨洛蒙太太和雅柯芭这时正在跟一个中年的淡黄头发的先生谈话。他不抽烟，所以仍留在客厅里。这位先生叫埃别尔特，是工厂的大老板，又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所谓“欧罗巴”小组的成员。埃别尔特作为一个观点全面、学识出众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在亲朋好友中间，他被看作是雅柯芭未来的丈夫。他已经并不年轻，已过了四十岁，妻子死了，有两个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对雅柯芭的爱情。这点他既不对岳父母隐瞒，也不对雅柯芭本人隐瞒。父母对这门婚事是满意的。因为埃别尔特是萨洛蒙家可靠的朋友，何况这个人很有钱，可以不用担心他会觊觎嫁奁。一般说来，萨洛蒙夫妇有着许多理由要让雅柯

芭早些出嫁，因为家庭医生（一个犹太教授）的话在他们的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医生曾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女儿可不是那种可以长期留在家里的老姑娘。"

任何新的客人，特别是青年男子，一出现在萨洛蒙家，立刻会引起这个上了年纪的未婚夫理所当然的担心。埃别尔特马上谈起了彼尔，他很关心这个席终时大声说话的年轻人是何许人。

"这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伊凡的朋友，"萨洛蒙太太回答，好象是为这位客人向埃别尔特致歉似的。

"啊，锡杰尼乌斯，对，对！请问，他是不是那个……"埃别尔特先生意味深长地转动着按在脑门上的一个手指。

"不，不见得，"列阿太太微笑着说。"不过，他确实是个不安分的人。"

"那当然，这是遗传基因的关系。"

雅柯芭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她正在翻阅着书，似乎根本没有去听他们的谈话。

"不，他是牧师的儿子。"她说。

"那又怎么样呢？他家想必世世代代都是神职人员，"工厂老板没有屈服，"正因为这样，家族系谱表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苗子。我记得我的舅舅，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地主，告诉过我文秀谢列村一个牧师的情况，现在他大概已经死了，当时大家都直呼他为'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必须说明，这样的称呼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相信舅舅的话（他的话远不是都可以相信的），这个锡杰尼乌斯是个真正的暴徒，他常常卷入任何形式的打架格斗。除了其他一些传说之外，舅舅还告诉过我一个教堂的下级职员的故事：有一次，'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醉醺醺地脱下那个人的裤子，请恕我说得粗俗，并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当着教区

教民的面，打了这个可怜的人三记屁股，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这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训导法，是吗？但是我们可敬的锡杰尼乌斯因此离开了他的崇高的职位，被囚禁在他应该去的地方。”

萨洛蒙太太带着微笑听着他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雅柯芭不知怎的沉着脸，皱紧了眉头。但是正是她那蔑视的表情促使平日不爱说话的工厂老板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同时激励他把故事稍稍渲染了一下，使故事变得格外吓人。

从吸烟室又传来彼尔响亮的说话声。雅柯芭浑身颤栗，这声音使她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她又埋头于书本。不愉快的回忆向她涌来。

事情发生在四年以前，在柏林的火车站上，她最后一次到瑞士寄宿学校去——这以后不久，她突然回到家里来了，吓得亲人们手足无措。在这里，在柏林，她要和一个从布雷斯拉维尔来的女伴会面，然后一起继续前进。她心里很不平静，她知道过几天她又能看到她心爱的年轻的律师了，当时她觉得他也爱着她，因此她在家里坐立不安，比平常早几天就离开了家……走进火车站的拱门，她看到不远处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被一伙游手好闲的人团团围住，两个警察不让好事之徒走得过分近。根据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南方人的脸型，她得出结论，这大概是一群根据当局的命令被逐出首都的流浪的茨冈人。她担心在她惊慌不安的心里留下过分强烈的印象，就来到站台的另一头，以便进入候车室去。路上她碰到两个铁路工作人员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疲惫不堪的老人，身上盖着一件大衣，一双失明的、患热病的眼睛直望着前面。惊恐万状的雅柯芭问其中一个铁路工作人员，候车室在什么地方，但这个人粗野地咧嘴大笑，而且说，既然她生着这么一只鼻子，最好用鼻子来闻。没等到听完他的话，

她就背转身去，急速向前走了。在有警察守卫着的敞开的大门里，好奇的人们挤成了一团。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竭力朝里面张望。雅柯芭好不容易挤过人群，蓦地看到一副景象，使她顿时呆住了。

那边，在半暗不明的大厅里，那些来历不明、衣衫褴褛的人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着，就象在月台上看到的一样，共有几百人之多，有男的，女的，小孩子，胡子灰白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有些人脱去一部分衣服，有些人手上和头上缠着变硬了的绷带，血透过绷带渗出来。他们全都脸色苍白，浑身污垢，瘦骨嶙峋，十分可怕，似乎他们已接连好几天不得不在烈日的暴晒下吞咽路上的尘埃。雅柯芭立刻注意到，这个色彩缤纷(如果不包括妇女的千篇一律的白色头巾的话)的人群按家庭分成一些独立的小组——每个家庭都有家长，家长大部分是黑眼睛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长衣，系着宽腰带。男人们拄着手杖，宽腰带上系着杯子，有些男人除了这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另外一些人则带上一些烧饭用的家什。有的地方小孩子们看守着装着什物的包裹，看来，一家一户的全部财物全都装在里面了。

雅柯芭最初根本什么也不明白，后来她的心突然揪紧了：在昏暗不明的大厅里，她认出几个系着白腰带、明显是犹太人的男子和几个妇女。这些男人和妇女在给坐在地上的人分衣服和食品。这时雅柯芭才猜到是怎么回事。一阵头晕使她几乎昏倒在地。她明白了这又是一批从俄国被赶出来的犹太人。最近半年来，他们被驱赶出来经过德国到大洋彼岸去。整个夏天她读到关于受尽折磨的难民的消息。这些难民受尽国内无知平民在当局的纵容或者直接支持下对他们进行的疯狂迫害。她还读到，在俄国每到夜里就焚烧犹太人的房子，把他们的东西抢光，污辱犹太

妇女，用石子砸打老年人，把婴儿杀死。排水渠里流出的不是水，竟是人的血。她一天天读着这些消息，尽量安慰自己，认为这是渲染过分的谣传，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时代是不可能这样残忍地镇压和平、勤劳的人民的。

“让开！”从她背后传来声音。

这是两个抬担架的人在吆喝。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一条通道穿过大厅，以便再去抬一个病人——很多病人中的一个。在他们后面的大门口，出现了两个警察。警察面对这种悲惨的场面，带着职业性的心安理得的神情看了好几分钟，然后把军刀弄得叮当作响，扬长而去。

雅柯芭再也不忍看下去了，她眼前金星直冒。她气喘吁吁地跑进头等车厢的候车室。这里的窗子都朝向广场。下面人群在喧嚷嬉笑。有轨电车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狗儿看到太阳出来了，欢乐地跑来跑去。雅柯芭抓住窗台，才没有跌倒……她只是这样在想，这不是做梦！这是现实！这种可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竟是在全体欧洲人众目睽睽之下干出来的，竟然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来痛斥他们。教堂鸣钟祈求和平降临大地，牧师们站在读经台上宣扬神赐的信仰和对亲人的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在那里，爱看热闹的人们怀着冷漠的好奇心，甚至幸灾乐祸地目睹着这些不幸的流浪者被当局在基督的仁慈的名义下，象驱赶鼠疫患者那样，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去迎接痛苦和死亡。

雅柯芭打了个寒战。那两个警察——地道的普鲁士人——是两个有着公牛般后脑壳的中尉，佩着长长的军刀，魁梧的肩膀上别着带穗的银肩章，从容不迫地大踏步走过广场。雅柯芭双手攥成拳头。在她看来，法律的守卫者职业性的无动于衷和傲慢的

面部表情，是这种渗透了假仁假义的基督教国家的毫无人性的过分自信的象征。当她只离开他们两步路时，她庆幸身边没有带武器，为此而感谢造化。现在她明白，要是她带了武器，她会按捺不住而就地结果他们性命的。

接着而来的是失恋。但是如果没有在柏林火车站上看到这可怕的景象，失恋也不会带给她那么强烈的痛苦。新的打击使她想起了不久前受到的屈辱，新的悲痛和旧的创伤混合在一起，控制了她整个儿心灵。

在那些日子里，她下定决心，永远不把自己的命运和男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不愿意嫁给犹太人，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遭受那种她由于自己不幸的出身而不得不忍受的低人一等的屈辱。但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妻子，看来会更其可怕。她恨透了基督教教会，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总是冷漠地指出，她的亲人必遭死亡。基督教教徒的血统引起她极度的恐怖，它本身就可怕得象是一种凶恶的威胁。一看到象彼尔那样的敦实的蓝眼睛的营养充足的北方人，她立刻会想起那些洋洋得意地观察世界的宽肩膀的警察。当她一想起这些，就把拳头攥紧，渴望杀人。

总之，她感觉到接近衰老了。她早已成年：十一二岁时就成年了。十三岁时她已经尝到了初恋的滋味，那次恋爱是深刻的，也是不幸的。她因此决定，现在该让心儿安定下来了。

至于她的忠实的朋友埃别尔特在爱她，如果她成为他的妻子，他将会感到幸福，这一点雅柯芭当然知道。和埃别尔特谈话使她感到十分愉快。虽然性格迥然不同，但他们有着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政治方面和文学方面的，而主要的是对于丹麦以

及在整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所产生的深沉的悲观主义的看法，使他们接近起来。实际上她甚至喜欢埃别尔特。这个个子不高的安静的人，浅色的头发梳得溜光，蓄着宽而稀的胡子，使她产生令人快慰的印象，不会唤起她对那宽肩膀的粗暴势力的回忆——这种回忆使雅柯芭摈弃了其他许多强有力的男性代表。但是埃别尔特作为一个男性，丝毫也没有使她产生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偶尔当她听到埃别尔特跟别人谈起他的两个过早失去母爱的孩子时，她的心会颤栗揪紧，脸上会泛起红晕，甚至有时会完全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吸引：去当这个孤独的人的孩子们的母亲，去占领为她准备好的世界上的位置，履行自己的天职。

一天傍晚，亨利舅舅摊开手脚，舒适地坐在藏书室里一张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抽着饭后的雪茄烟——一种有着甜得腻人的味儿的普通的马尼拉烟。但是，这种清静他没有享受多久：伊凡走进藏书室，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舅舅，我有件事麻烦你。”

“你来得不是时候，你知道吃得饱饱的，谈起来多吃力。”

“即使照你的话去做，不在吃饱饭以后找你，你反正也不愿意谈的，这样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找你才合适了。”

“你在我睡觉时找我最合适，好，你说吧！”

“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你知道我基本上对谁也不愿帮忙，让我们谈些别的事吧。”

“好，就把这件事称为一桩交易吧，或者随你怎么称呼都行，”伊凡说，接着把一只脚垫在身子底下，坐成他喜爱的姿势。“我十分关心一个青年人……这是个……”

“谈到正题上来了……关系到一个新的天才……继续说下

去吧!”

“这一次我不会错的,相信我吧。这是个真正有才气的人,你知道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完成了划时代的杰作,但暂时他不名一文。”

“不名一文,啊,对啦,我忘记说了,这是天才必然具有的特征。”

“你自己也明白,在我们的国家里,他没有发展的前途。一切有卓越才能的人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但我并不为他担心。这样的人会脱颖而出的,你放心好了。我已经和杜林谈起过他的事,杜林答应我一有机会就找他谈谈,并写一篇文章,报道他所从事的伟大发明。”

“简单地说,你是指那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吧,他昨天晚上在这儿闹嚷嚷的,喔,他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名字……叫什么?”

“锡杰尼乌斯。”

“对了,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都得用这样的姓氏,这是多么不幸!”

“就是呀,他打算离开这里,到国外去学习。”

“这么说来,他有钱了?”

“根本不是,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我想资助他一些钱作盘费。据我所知,他自己没有钱,但他是个十分高傲的人,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拘谨得近乎病态,他会拒绝的……我确信他一定会拒绝,如果我毫不拘礼地提供他一笔他所需要的钱;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的钱就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真是胡扯!舅舅,对这样的人必须帮助,请你想想办法吧。”

“叫我想办法，你怎么，疯了吗？”

“是的，得由你来想办法。我想利用你打掩护。我知道只要我真心诚意求你，你大概不会拒绝吧？一定要把钱给他而不损伤他的自尊心……要隐姓埋名，只能隐姓埋名，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你可以这样说，有些朋友和尊敬他的人想在他出国前对他表示关怀……也可以建议暂借给他一些钱或者采用别的什么方法，总之，你想到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亨利舅舅扬起浓密的眉毛，沉思起来。只要不用他花费什么，他永远乐于当恩人。而且彼尔确实也合他的心意。他认为彼尔是所有追求娜尼的人中唯一可以经过努力奋斗而有所作为，可以和他的外甥女结成美满姻缘的人。

“那你打算给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多少钱呢？”

“他需要多少就给多少。我想大概五六百吧。再多些也无妨。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可以用他的名义在格里兹曼那里开个帐户，他可以通过格里兹曼从我这里支钱。”

“亲爱的外甥，你疯了不成？我可以和你的父母亲以及你全家直接把你送到疯人院里去。”

“你们有没有火？”从客厅里传来声音，接着，娜尼出现在门口。她两拳顶住腰部，探身向前，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

舅舅皱紧了眉头。

“你又在吸烟了……我对你说过多少次，这种烟有一种讨厌、难闻、使人无法容忍的味道。”

“好舅舅，你心里不高兴，是吗？多可惜，我真想好好跟你谈谈呢！”

“你也要找我谈？……好，谈吧，反正我今天不用想休息

了。”

“我现在就得把你痛骂一顿，舅舅。”

“骂就骂吧，越快越好。”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有点分寸，别在主要街道上有体面人的时候，把你的那几位女朋友带到那边去闲逛。至少，你得照顾一下你的亲人的面子，找个漂亮点的女朋友，而不是那种骇人的丑八怪，我已经接连两天碰到你和她在一起了。我简直为你，为你的欣赏力感到害臊。”

说这些话时，她站到舅舅身后，把胳膊肘支在沙发背上，一面朝他的后脑壳吐出雪茄烟的烟雾来。尽管娜尼的话使亨利舅舅十分冒火，但他没有动弹一下，还是半闭着眼睛，逍遥自在地闻着她呼出的温暖的气息。

“娜尼，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一个年轻的姑娘说出这样恶劣的话来，简直使人愤慨，使人无法忍受。至于谈到那位年轻的女士，她……”

“哪一位女士？”

“就是你看到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顺便说说……你知道，她是我的房东太太的女儿，她是很有教养的，是极其正派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年轻的女人。我指的是那个帽子上佩红花，双颊搽胭脂的年老的丑八怪，我再说一遍，舅舅，我为你感到害臊，害臊！”

“姑娘，我说你没有资格来评论什么害臊不害臊。你最好看看自己，你无耻地卖弄风情，把一些什么样的人引诱到家里来了！锡—杰—尼—乌—斯先生！一个乡下佬！他受的教育只止于不要用两个手指擤鼻涕。面孔长得多难看！他的母亲一定是个无耻的女人，他的父亲是傻瓜先生。”

“我觉得他长得挺不错。”

“啊，亏你说得出，长得挺不错！”舅舅揶揄地说。“娜尼，你要记住，要是你嫁给一个基督教徒，而且是个非贵族出身的基督教徒，那么……”

“‘那么’怎样呢，舅舅？”

亨利舅舅装出可怕的眼神，同时一字一顿地慢慢回答说：

“那么，在我死后，你就不能得到我的钻石佩针。”

“哪里轮得到我呢！你不是答应留给雅柯芭的吗？同时还答应给罗扎莉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答应给伊凡。”

亨利舅舅气得从安乐椅上跳起来，跑出藏书室，一面跑，一面大声喊道：

“我要把所有的人都送进疯人院，把全家都送去！我再也不进这个门来了。看着你们，我自己也要发疯了，我真受够了……”

伊凡和娜尼困惑不解地面面相觑。象往常一样，他们弄不明白，舅舅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

门口出现了雅柯芭。

“你们对舅舅说了些什么呀？他简直气昏了。”

“没说什么，”伊凡回答说。“你知道他看不惯我的那些朋友。这一次他为锡杰尼乌斯火冒三丈，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告诉他锡杰尼乌斯打算出国去，为这件事想请他帮个忙，此外没有别的事。”

“锡杰尼乌斯先生真的要走吗？”娜尼问道。她的音调使雅柯芭好奇地瞧了一下妹妹。

“是的，他打算走。”

娜尼没有再问什么。她思绪纷乱地走出了房间，一面把那支

没有吸完的雪茄烟扔在台子上的烟灰缸里。

“我担心娜尼真的看中了这个锡杰尼乌斯，”傍晚，雅柯芭和母亲坐在客厅里，身旁点着一盏煤油灯，雅柯芭这样对她母亲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列阿太太甚至有些不高兴地说，似乎这种想法已使她本人也暗暗地感到不安。“锡杰尼乌斯先生是个十分浮躁轻率的人，而娜尼的头脑却十分健全，此外，他正打算出国去，他一出国，我们的交往就此结束了，但愿如此。”

“我看他并不急于出国，”沉默了一阵后，雅柯芭回答说。她坐在长沙发的角落里，挨着母亲，阴郁地沉思着，眼睛望着前面。

“孩子，你这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啊，妈妈，我又不是瞎子！我一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我们家里，立刻猜出，他是为谁而来的。他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伊凡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人可指责的地方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他有个性。”

萨洛蒙太太笑了笑。

“我看得出，你开始能容忍他了，是吗？”

“根本不是。我没有开始容忍他，而且永远不会。我根本不喜欢他。我只是认为，他是个还没有定型的人。谁知道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有朝一日他真的会成为娜尼的合适的丈夫。对于我来说，宁愿有一个象锡杰尼乌斯那样的，而不要象杜林那样的妹夫。”

“雅柯芭，雅柯芭，依我看，你成了真正的媒婆了，”萨洛蒙太太说。“你一会儿张罗奥莉加·大卫逊的事，一会儿又决定来安排自己妹妹的事了。”

雅柯芭刷地涨红了脸：母亲的责备正好击中要害。

她低下头掩饰自己的窘态，把一只手搁到母亲的肩膀上。

"亲爱的妈妈，你知道，所有的老姑娘都有这样的缺点。"

这年春天彼尔经常去萨洛蒙家。他主要是为了娜尼才去的，但萨洛蒙家的全部生活方式对他是那样的新鲜，又是那样的陌生，也同样吸引着他。

有一天晚上，彼尔一离开萨洛蒙家，雅柯芭就忍不住问道：

"我真想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整个晚上坐着不开口，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在想些什么呀？"

彼尔在想他自己的家。他想到老家的客厅，记起客厅的样子：漫长的冬夜，铺了毛褥子的卧榻前面的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昏昏沉沉地闪着微弱的光。父亲戴着绿色的遮光帽舌，闭着眼睛坐在高背的安乐椅里打瞌睡。锡格涅在大声朗读报纸，几个幼小的妹妹低着头在做针线活，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大挂钟，估量着巡夜警卫是不是很快就要来通知可以去睡觉了。彼尔清晰地听到从卧室里传来轻轻的喘气声，这表明母亲有病的心脏感到缺氧。煤油灯小声地咝咝作响，炉子里散发出泥炭的烟味，这种气味和药味以及去污剂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但是把他的老家和这个家庭进行比较时，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一家贫穷，另一家奢侈之间的差别，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气氛，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在于基调。他听到娇养惯了的孩子象对平辈一样和父母谈话，他看到萨洛蒙太太和女儿们讨论春季的时装，议论着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式样对孩子们更合适，使她们穿着得很有风度。他看到这儿的人们衷心关注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却从不谈"彼岸世界"的黑暗势力，而在锡杰尼乌斯家，这些话题就象从坟墓里吹来的一股阴风，使整个家庭浸透

了寒气。那里一天以祷告开始，又以祷告结束；那里用赞美诗、教会歌曲断绝和世界的来往；那里一个精神上有修养的人穿得优雅、体面一些，稍稍关心一下自己的外表被认为是可耻的。总之，在彼尔把这一切进行对比时，他感谢造化让他找到了他想在遥远的别的国家寻找的东西；让他和那些既不承认天国的统治，也不承认火焰地狱的纯朴的普通人交往。

而且他对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看法。过去，他一直保持着庄稼汉的看法，认为金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地位的残酷殴斗中的一种武器，现在他认识到，小康富裕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正常的精神上的发展和独立平静的性格的形成是多么重要。他开始明白什么叫金钱崇拜——一般都把它说成是犹太人的本性，也是使所有虔信宗教的姓锡杰尼乌斯的人冒火的本性。他记得父亲是多么鄙视地谈到这些“侍奉财神的人”，父亲作为一个神学教师，一个恶病体质的心力交瘁的人，用沾染香烟味的手摸摸学生的头发，训诫他们不要在世界上为自己积聚钱财，世上的铜锈和腐蚀物会把他们毁掉。彼尔想到，在这个贫穷的小地方，一代一代的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对“世上的浮华”持伪善的鄙视态度；想到暗淡无光的精神上的贫乏和充满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颓废现象；而今他偏要跟魔鬼作对，向全国大声疾呼：“在金钱面前脱帽，在财神……人类的恩人和救世主面前下跪！”

但是彼尔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掉许多人由于金子的炫目的光芒而产生的畏光心理。看到这些奢华的场面，他感到守护地下宝物的精灵在他心中苏醒。把阳光充足、东方式明亮的敞厦中的生活方式和他那穷困寡欢的、永远受良心责备、永远缺衣少食的生活相比较，彼尔不再怀疑他真的就是地下的精灵，象父亲叫他的那样，是“黑暗的子弟”。

在这所富有的，对所有的人都敞开的大房子里，聚集着自由的、坚定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对他说来是他精神上的一面镜子，促使他重又观察起自己来。彼尔还没有和人们交往，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优越感。连和萨洛蒙家的小姐们或者她们的女友作一般性的闲聊，他也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开，以掩饰他文化上的不足和教养方面的贫乏。暗地里他却企图弥补疏漏掉的东西，于是他开始勤奋地学习纳旦的书。在他所接触的圈子里，纳旦的名字人人皆知。他还想充实他那贫乏的语言知识，这样才不至于太丢人，因为在那个家庭里，经常有外国人光临，那里甚至连小孩子也能流畅地说英语、德语和法语。

虽然跟以前一样，他到那里去主要还是为了娜尼，但他越来越觉得跟萨洛蒙太太和雅柯芭交谈，心情十分愉快。跟她们交谈能给他更多的帮助。他情不自禁地对雅柯芭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为她不论谈论古希腊的哲学，还是俾斯麦①的最新政策，都同样能谈得轻松愉快，一点不象个女学究。虽然开始时，他一点不喜欢她，即使现在，他也远远没有完全了解她，但他十分珍惜能有机会和她谈谈他已经读过或者准备阅读的书籍，而且以他对纳旦博士(按雅柯芭的说法，纳旦是新时代的宣布者和杰出的人物)著作的真诚的兴趣，使她对自己产生好感。谈论纳旦的话题对他们来说是个绿洲，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和谐一致的意见；在那里，他们按各人的方式倾注了各自最深沉的感情：对那个使他们的青年时代黯然失色的教会的憎恨。彼尔没有隐瞒雅柯芭，他天真率直地谈出了自己的身世，这种率直即使没有帮助他赢得

①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雅柯芭的同情，至少得到了她的宽容。她在促进他的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她本人所设想的要大得多。连彼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对他的影响有多么大！因此尽管他对她十分尊敬，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她靠什么秘诀赢得了人们虔诚的尊敬。例如在那些有自由党的著名活动家出席的盛大招待会上，娜尼在文艺家巴林格、保罗·贝格尔这一类丑角的伴随下轻盈活泼地在各个房间里穿来穿去，而雅柯芭虽然保持着平日的矜持，甚至有些严肃，在她的周围却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的精华，真正的著名人士：大学教授，大名鼎鼎的医生等，总之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派系的一些精华。有一次彼尔偶然听到他们之中有人说，一个女人有如此出众的智慧和天赋，从各方面来看，却无意使男性的某位代表得到幸福，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可也是，你叫她去嫁给谁呢？"说话的人自己又反驳自己说，"这样的超群出众的女人至少得嫁个王储，毫无毅力的埃别尔特可配不上她。"这些话虽然是说着玩的，却对彼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彼尔对雅柯芭的外表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仔细端详以后，他开始发现她那高傲自负的外貌更象一只鹰，而不象鹦鹉。他感受到她的步态之美——轻巧而自信，他喜欢她走路的姿势，象猫那样悄没声儿。她坐到沙发上，也比别人端庄，甚至擤鼻涕，在彼尔看来也是很优雅的，干净利索。

有一天傍晚，他们两人碰巧都待在大藏书室里。娜尼去赴宴了，要在一小时以后才回来。彼尔不急于回家去，他想等到娜尼回来。雅柯芭和彼尔面对面地坐在有金属饰件的珠母台面的八角形台子边。在他们中间放着一盏灯。黄色的绸灯罩反衬出美丽豪华的台面的光泽。雅柯芭一手托着头，一手翻着一本有插图的书。两人都没有开口，后来雅柯芭突然问，出身于宗

教家庭的彼尔，怎么忽然想到要从事实用的职业，成为一个工程师。

"您不喜欢这样吗？"彼尔不正面回答，却向对方提出了问题。

"干吗要不喜欢？"接着雅柯芭兴致勃勃地谈到了科技工作在解放人类的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为借助于蒸汽机、电报和轮船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科技工作可以促进矛盾的消除。这是为实现把世界上各族人民兄弟般团结起来这一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迈出的第一步。

彼尔偷偷地看了雅柯芭一眼，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他头脑里从没想到过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自己的事业，但是用他的设计方案为如此崇高的理想服务这样的想法使他兴奋和激动，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扬扬自得的情绪。

其实，他每次和雅柯芭闲聊，都有类似的感觉。

正如纳旦写的书那样，她的话好象闪电，照亮了思想上遥远、陌生的领域，象诱人的新发现那样呈现在他面前。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聪明的姑娘！"望着她那清秀的、神秘莫测的面容，彼尔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接着他的思想欢跃驰骋，进入了童话世界。他似乎觉得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西卜拉①。在这种时刻，雅柯芭成了一个超自然的生物，神奇的生物，尘世智慧的伟大保护者。

"啊，多遗憾，我怎么没有早点认识您呢！"

虽然彼尔千方百计设法把话说得热烈激动，但都不起作用。雅柯芭只是笑笑，从不去鼓励他，他却继续说下去：

---

① 古希腊罗马作家提到的传说中的女预言家。

“我同意我没有很好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我说的完全是真话。我一直感觉到，我到现在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您的善意的关怀在其中起了作用，不管您自己是否愿意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在此以前您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

“您记得吗，在丹麦的教科书里有关于地精的童话，地精穿过田鼠洞，爬到地面上，生活在人们中间，一切正常，似乎什么也没有被发觉，但是每当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时，它就会不断打喷嚏……啊，这故事可以无休无止地说下去。”

这时，一种想向她倾诉衷肠的强烈愿望控制了他，使他无力抗拒。于是，他谈到了他的童年，谈到了他和亲人们的永远无法改善的关系——虽然是用滑稽可笑的语调说的。

雅柯芭已经从伊凡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彼尔出其不意的推诚相见使她腼腆起来，她没有要求他继续谈下去。

但是，亨利舅舅还是进来干扰了他们的谈话。这个犯教规的老人很少放过欣赏外甥女穿着舞会服装的机会，他一进门就问到娜尼。

这时一辆马车正好在家门口停了下来，于是娜尼象气仙女①那样轻快地飘进了房间。

一看见彼尔，她停下步来，有意慢悠悠地把白色的披肩从裸露的肩膀上脱下来。

彼尔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从领口开得很低的白绸连衣裙里露出她那丰满诱人的双肩，她漂亮极了。她跳舞后浑身

① 西欧某些民族神话中飘逸好动的神仙。

发热，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但是……他把眼光移向了雅柯芭，她坐在柔和的灯光底下，沉思地用一只手托着头。如果把两个人进行比较，还说不准谁会成为胜利者呢。

他怀着一种无法理解的感情告辞走了，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突然在街路中间停下步来，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几乎有些恐怖地问他自己：

“我的天哪！看来我爱上雅柯芭了？”

第八章

为了使自己成为有名望的人，尽快在萨洛蒙家达到预期的目的，彼尔从某个时期起一心想出版一本论述他的设计计划的小册子，作为向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报复，对所有那些混迹工程技术界的人的挑战，这些人要想毁灭他，迫使他无声无臭地虚度一生，让这些先生们看看，他彼尔还健在无恙！

此外，他还想让大家知道，有必要把丹麦的整个交通系统来一个全盘调整。他想利用手中的数字（没有数字不行）使公众信服，对于一个缺乏燃料、却又是四面八方被海洋包围的国家，不是主要依靠能把任何一个小城镇同汪洋大海相联接的有许多支线的水道系统，却去架设费用昂贵的铁路线，这是多么不合理，甚至多么有害。首先他想以此引起公众对于他的设计的兴趣。书中对设计拟作详尽的说明，还附有平面图和示意图。

最后，他打算在书里谈一些总的设想。雅柯芭说过，在争取实现现代文明的斗争中，科技人员责无旁贷地将起到首要的作用。这些话激励着他，他决定为自己的书写个简短的、但十分有力的前言，阐述有关进一步发展丹麦的任务的一系列想法。

他没有把这些计划束之高阁，而是立刻坐下来干起来了。虽然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摇笔杆子的人，他从来没有在缀字法或标点符号方面显出卓越的才能，但现在这点难不倒他，他以纳旦博士为榜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荒凉衰落的景象，在上个世

纪里，"学术上的市侩行为"把丹麦民族引导到这一地步。接着，他转而描述了丹麦不可避免地面临的暗无天日的贫穷情景，如果丹麦不顾健全的理性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墨守成规地满足于国内富饶的油料和猪肉而不给人民开发增加收入的新的泉源的话。他把这种黑暗的景象和发展工业以后丹麦在短时期内就能变成神话般国家的前景，进行了对比。他在纸上奋笔疾书，似乎已看到来自遥远的国家、装载着原料的大轮船在他设计的运河系统的清澈的水波中航行，巨型的工厂在驯服了的河流两岸建立起来，他似乎听到轮子在轰鸣，轮机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在现时勉强可以养上几头消瘦的羊儿的没有收成的日德兰半岛的草原上，一座座人口众多、充满了沸腾生活的城市将建立起来，半夜里人们不用再担心被不祥的钟声惊醒，明亮的电灯光将驱走黑暗，使黑暗之神逃之夭夭。

有一天，彼尔灵感大发，正在埋头工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初传来手杖急速敲门铃拉杆的声音，接着在他面前出现了杰利弗特"经理"，使人目炫的杰利弗特先生本人。他穿着浅色的上等巴黎式服装，头发上抹了油，还洒了香水，戴着蓝色的单片眼镜，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他那斜视得很厉害的眼睛。

"啊，谁知道您竟巧妙地躲起来了，"他一到立即这样说，一面以打量的目光扫视着堆满了纸张和图纸的黑沉沉的小房间。"这么说来，您是在这样的地方制造对未来的假期票的。对于一个造假币的人，这儿可是个理想的地方。天哪！但愿我不会影响您添枝加叶地去描述一千元的纸币？哈—哈—哈！"

彼尔对于亨利舅舅毫无顾忌的说话态度已经习惯，所以没有生气。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他容忍不了这个丑八怪，对于他的来到很不高兴。"这个老鬼来干什么？"他暗自想道。

“对我的来访您不感到惊奇吗?”杰利弗特先生应彼尔之请，在独臂的摇椅上坐了下来以后带着假装出来的激动神情问。“我早就打算来看您了，但是您知道，事情多得连一分钟的闲工夫也没有。您很难想象，由于中国的内乱和印度的风潮，我们公司操心的事儿可多呢，我整天得拟电报稿，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好不容易脱身来跟您聊聊，所谓海阔天空地谈谈。”说到这里，亨利舅舅故意停顿了一下，以挑逗起彼尔的好奇心。但彼尔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也没有问。

杰利弗特没有说下去。他透过他的镜片又一次仔细研究房间里简陋的陈设。

“请问，锡杰尼乌斯先生，您曾经有机会到过中国吗?……到过印度吗?……那么您至少到过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毫无例外地应该到美国去走走，到那边去学点出人头地的本领。”

又是停顿，默不作声。这以后杰利弗特先生开始用另一种音调，一种比较谨慎的音调说话了。

“您还记得我们那次无足轻重的谈话吗?亲爱的锡杰尼乌斯先生，当时我有幸在我妹夫家里第一次见到您。那时您热情洋溢地称赞我的外甥女，对此，我对您十分感激。我还请您注意研究被我外甥女的美貌吸引到这个家庭里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是一件乐事。请问，您觉得我说得对吗?这是喜剧的场面，是吗?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们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却大模大样地钻进这个家庭来，开始追逐姑娘们，脸上装得十分天真，又象吃奶的婴儿洗干净的屁股那样纯洁。”

彼尔想，要是世上没有雅柯芭，早该把这个饶舌的人从这里赶走了。

“这是丹麦人的说法，对吗?”杰利弗特先生毫不犹豫地继续

说道，一面用更加怜悯的目光扫视彼尔的小房间。“在别的国家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儿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就拿美国来说……”

接着，亨利舅舅谈到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人，那个人狡猾地装得官运亨通，甚至从伯爵和男爵们的眼皮底下抢走亿万富翁的女儿，虽然他自己不名一文，从不在高级饭馆进餐。

“这是一个叫什塔德利曼的奥地利人，不知是个天才，还是个招摇撞骗者，随您怎么称呼都行。总之，他打算直接从北美洲草原茂盛的青草中间提取牛奶和牛油，而不是从牛身上来挤取。这种想法没话说的，好极了！于是他到实验室里去做试验，在那里结识了萨缪尔·斯密特的亲生儿子。我希望您听到过五马路上交易所巨头的这个名字。他的身价值七亿到八亿美元(是美元，不是别的什么)。萨缪尔只有一个女儿，二十年华，她居然对这个骗子爱得发狂，愿意嫁给他；如果我说得不对，那我必遭天打五雷轰！您以为怎么样？自然，这个求婚者起初干脆让人从楼梯上推下去就好了。象萨缪尔这样的人如果把女儿随随便便地许给某一个人，全美国的人都会笑话他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留心注视着所谓事态的发展。终于有一天，我们坐在俱乐部里，突然想起，在这件事上可以做一笔生意。于是我们就当场组成了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你们准备干些什么呢？”彼尔开始有点关注起来。

“干些什么？当然是做这个年轻人的生意。确切些说，就是在他成功的可能性上孤注一掷。我们的股本最先是五千美元，后来增加到一万，使他可以象个真正的男爵那样住在纽约，在布罗德文街租上一套豪华的公寓，雇几个仆人和几匹坐骑，设宴招待

记者，在报纸上露面……总之，不出两个月，整个布罗德文街就都知道他的大名了。到那时，他可以到萨缪尔家去要求萨缪尔把女儿嫁给他。”

“萨缪尔同意把女儿嫁给他了？”

“根本没有，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是个捡破烂者的儿子，因此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

“那么股份公司怎么办呢？”

“股份公司蒸蒸日上，我们不断收到投资。”

“我不明白，如果父亲只同意把女儿嫁给贵族……”

“那有什么，我们为小伙子弄到了贵族的爵位。这样做又得花四千美元。但我们为他弄到了一个全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姓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小伙子告诉我们一个奥地利老寡妇封·拉本·拉本施泰因伯爵夫人的地址。这是个年迈的家道中落的女人，她办了一所青年女子寄宿中学。我们给她寄去一封很长的信，并附了到纽约的来回船票。信中我们请求她来参加我们为了行善而创立的孤儿院的开幕仪式。孤儿院里有三个小孩和一个成为酒徒的年老的女黑人，这是我们专门雇来的，期限是三个月。这点我们在信里当然没有提起。孤儿院将以最崇高的姓氏命名，只收奥地利人的子女。她当然不会坚持反对这一点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天我们股份公司的全体人员都拿着鲜花站在码头上迎接她。四匹马拉的轿式马车把这位伯爵夫人送到纳泽连饭店去赴宴，在那里，她作为什塔德利曼的亲姑妈被介绍给一大群新闻记者。第二天这一切见了报。接着我们就把拟好的认什塔德利曼为过继儿子的正式文件塞给她，并把一千元一张的美钞在她面前晃动，直到她砰的一声昏了过去。半年以后，当着美国全体贵族的面，刚取得爵位的封·拉本·拉本施

泰因伯爵以名副其实的豪华的仪式举行了婚礼。我完全有资格来评述这件事，因为我自己就是被邀请者之一，而且十分荣幸地和出生于辛普松家的年轻的公爵夫人封·卡泰尼娅同坐一桌。”

彼尔低着头不安地扯着胡子。杰利弗特的故事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手头十分拮据，勉勉强强能够维持生活，他毫无结果地苦苦思索，省下哪项支出，才可以去印刷出版他写的书。

但是他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微笑，听着杰利弗特先生象在萨洛蒙家的饭桌上胡言乱语那样说着没完没了的故事。彼尔暗自决定，殷勤地接待这个老滑头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他急切地思考着，杰利弗特也许会以不十分苛刻的条件帮他暂时通融一笔钱。

“单单为青年人的前途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样的做法很好，经理先生，我们这里也应该推广这个经验。我只有一点不同意，您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跟婚姻计划联系起来呢？在各种各样的计划中，它是最不可靠的。为什么不把您的心思用在坚毅而有活动能力的青年人的广阔前景方面呢？假定说用在一个从事于一项有趣的设想——例如富有创见的水力系统设计的有才能的年轻工程师身上呢？”

杰利弗特先生带着残忍的微笑回答说：

“名称并不起特别的作用，只要听起来好听，例如那个公司起名叫‘人工制造牛奶和鲜奶油公司’。这是个很响亮的名称，使好几个轻信的大财主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好极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提供绘图、设计方案和计算数据，这些数据都能有力地证明，他的计划只要进一步坚持下去，就可以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利润；那么，您认为依这样的条件有可能建立类似的公司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个意想不到的坦率回答使彼尔警觉起来。“很明显，他想把我诱入陷阱，”他想道。“他现在知道了我的计划，把需要打听的事都打听到以后，他就会在雅柯芭和她的全家面前把我添枝加叶地描绘一番……”

一想到这些，彼尔重又闭紧了嘴巴，再也不说一句话。但是当杰利弗特先生拿起帽子似乎要想离开时，彼尔还是按捺不住，豁出去了。

他对自己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为了能弄到钱，必须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因此值得再冒一次险。这时他突然感到懊丧。这样没完没了地为金钱操心是多么有损自尊心，永远得想尽办法去周旋，说谎，假仁假义，以达到最起码的需要。痛苦使他忘掉了防备，他开门见山地说：

“经理先生，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从您的一举一动中我猜想到，您已经知道我对您的外甥女的感情。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在我目前的情况下，不论我多么想和一位外表及内心都具有十分难能可贵的优点的小姐结合，都属想入非非。”

“您说得很好，我的朋友，好极了！”

“好吧，我们继续谈下去。是您自己挑起这场谈话，从而使我有权利率直地问您：经理先生，您是否愿意维护我的利益，建立一个象您刚才所说的那种股份公司呢？”

“我？”和彼尔谈话的个子矮小的对手大声叫道，而且煞有介事地装出生气的样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是的，正是您，”彼尔继续说。“不瞒您说，我现在的处境十分窘迫，我需要钱，很需要，您明白吗？到时候只能去偷了……”

杰利弗特先生（他一直错误地以为彼尔指的是娜尼）终于达

到了自己的目的。彼尔的最后一句话正合他的心意。这句话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彼尔拥有发展事业的一切资料，一定能在社会上获得和他妹妹的女儿相称的地位。

他衷心地哈哈大笑。

“您简直太妙了！叫我怎样来理解呢，您竟然要我拿自己的亲外甥女儿来做交易，我会对您的理想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我已不再经营私人的事了。即使是有关年轻姑娘的事。现在让我来向您解释一下我来访的目的。年青人，我相信您！我相信您有前途，想助您一臂之力。您需要钱，您会得到钱的。但我要预先警告您：绝对不谈利息或诸如此类的事。这不是商业性质的企业，您明白吗？不是商业性的，至于其他的称呼，那就随您的便吧！您听到过最高法院大卫·格里兹曼律师的名字吗？他住在克洛斯捷尔斯特列德。您可以从他那里取到您现在所需要的钱，至于金额，自然是您那杰出的发明所必需的那个数目。只是有一个条件：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我贷给您需要的数目，我就回答‘不是的’。再问一次，我还是说‘不是的’。我希望您能理解。”

彼尔没有作答。杰利弗特先生那种保护人的口气和态度使他不能再谈下去，而且他不相信杰利弗特先生提出的这种无私的建议。正因为这样，当“经理先生”第二次拿起帽子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挽留，只是笑笑，仿佛在作解释似的说：

“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希望，从您那一方面也要明白，我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因为您说的美国人的故事实在太吸引人了。”

杰利弗特先生起初惶惑不解地看着彼尔，接着就笑了，这是他所有的笑中最缺乏怜悯心的笑。

“工程师先生，千万不要这样！您不相信我的随机应变，这我不抱怨。不过……如果您想继续我们的玩笑，请您现在就记住格里兹曼先生的住址。他接待的时间是十点钟到四点钟。他的幽默感也很强……十分十分的强……现在我要告辞了……”

他已经抓住门的把手，却又停了下来，向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旁边的彼尔问道：

“锡杰尼乌斯先生，还有一句话，我记得您对我的外甥女谈起过守寡的男爵夫人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有这么回事吗？请原谅我不知分寸……您很熟悉这位夫人吗？”

“不，我熟悉她那已故世的弟弟，有什么事吗？”

“请您再一次原谅我。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是这样吗？神经有点……怎么说好呢……有点不大对头？”

“就算是这样，但我问您，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久以前您收到过她的一封信，从国外寄来的很友好的信，这是伊凡告诉我的。过去她曾邀请您今年夏天到她的庄园去玩，现在她由于要做完一个疗程，最早也要等冬天才能回来，她为此表示歉意，是这样吗？”

“见鬼！”彼尔冒火了，在桌子上捶了一拳说。“您为什么要这样盘问我？”

这个矮小的人一点也不惊慌，他走到彼尔面前，踮起脚来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您，要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也有一定要把女儿嫁给贵族的人。再见了！”

已经到了五月底。萨洛蒙一家搬到离哥本哈根有一小时左右汽车路程的一个海湾岸边的郊外别墅斯科夫巴肯去住了。彼

尔不放弃任何一个星期天——萨洛蒙夫妇接待客人的日子——，平时，他也借口要和伊凡商量有关出版书籍以及其他工作方面的问题而经常到萨洛蒙家去。虽然他知道，萨洛蒙家的人并不都对他有好感，他也丝毫不觉得难堪。娜尼自从得知彼尔并不看重她以后，常常不是脸朝着他，而是以背相对。当他意识到，他爱上了雅柯芭，而且这种爱对他的前途将会十分有利时，除了雅柯芭，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了。

遗憾的是雅柯芭根本没有改善对他的态度，甚至相反。在还没有搬到郊外别墅去住以前的一个晚上，他忽然莫名其妙地坦率谈出了他和亲属的关系，从那时候起，她心里忽然产生了与他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厌恶感。虽然她本身憎恨基督教，但彼尔的冷漠态度使她感到厌恶。她习惯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尊重家庭和老家，看到彼尔这样无法容忍地对待自己的亲人，她简直浑身发抖了。从某个时候起，彼尔的一举一动都使她起反感。随着彼尔在人们面前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以及他的傲气不再受到抑制，他产生了一种想说话，不管场合地、不停顿地说话的欲望。匆匆地读了纳旦博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十篇文章后，彼尔认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现在他带着外省人的直率，一谈到现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斗争，他就插进几句有分量的话。彼尔常常在午饭时喝了很多酒以后不断地走来走去。他用放肆的、教训人的口气预言人类未来的伟大，又预言自然科学的福音，在听众中间一会儿引起一阵笑声，一会儿又引起一阵混乱。

他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炫耀自己。散步时，他跳过一些障碍物，号召其余的男人也跟着跳过去。坐小船游玩时，他同时抓住两支桨，以显示他的二头肌。他的穿着也十分引人注目。依照法国的、十分庸俗的时式，他穿着紧紧裹住身体的上装，

毫不掩饰地突出他的肌肉组织到了不文明的地步。到夏天他给自己买了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衫，不仅袒露了他那强健的脖子，而且袒露了胸膛，使他很象那种依靠娼妓养活的男人。娜尼嘲笑他尤其厉害，她每一次都说："如果说他因为傲慢注定要失败，那么，记住我的话，他会遭人暗算而完蛋。"

不管怎么样，雅柯芭是怜悯彼尔的。但当她猜测到他属意于她而不是她的妹妹，而且正是因为追求她，才以这样奢华的服装来刻意打扮自己时，她有些惊慌失措了。现在凭她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只有不单独跟他在一起。她跟伊凡谈过，要求他尽可能快点让彼尔动身出国。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受的普通教育是多么差劲的时候，不能让彼尔出入在他们中间。为了这个目的，让他出国是上策。

现在当她了解到彼尔的意图以后，彼尔的来到就使她厌烦。有一天，在七月初，事情几乎发展到悲惨的结局。傍晚时，全家在别墅前撒满砂砾的小草坪上乘凉，这一天白天十分炎热。大家刚刚吃好晚饭，咖啡就直接送到花园里。在豪华的大理石楼梯上(有两段梯路穿过粉红色的灌木丛直通海湾)，萨洛蒙家的几个小孩子穿着白色的短上衣，戴着夏天的巴拿马草帽正在嬉戏。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灌木丛色彩缤纷，一阵风吹来，散发出醉人的香气，这香气中混合着菲列普·萨洛蒙正在抽的雪茄烟的芬芳的烟味。

来吃饭的只有萨洛蒙家的老朋友埃别尔特先生。他前一天刚从每年一次的海滨旅行回来，回来时顺路在巴黎的戈萨克买到了新的几乎可以乱真的假发。他四十岁出头，但看上去很年轻，因为法国南部充足的阳光把他晒得黑黝黝的。此刻他在讲述他爬山的情景以及旅游时所碰到的萨洛蒙家也认识的熟人。菲

列普·萨洛蒙坐在稍远处看晚报，时不时地向埃别尔特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告诉伊凡最近交易所的新闻。萨洛蒙先生善于毫不费劲地同时听两三个人的谈话，一面在心里做五位数的乘法，并把算出来的数字记在他那容量极大的记忆总帐里。可是在场的人中，谁都没有象他那样充分地享受着夜晚的平静、玫瑰花的芳香和家庭的舒适温暖。

娜尼不在家里。她刚吃完晚饭就和一个女友到克拉姆片堡去听音乐了。是新闻记者杜林邀请她去的。

快到八点钟时，彼尔突然意料不到地来了。他心绪不佳，环境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事实上又没有获得成功的指望，一清早，他就到杰利弗特在故弄玄虚的情况下说出的格里兹曼律师那里去了；但在那边，使他大为惊奇的是，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填好支票，人家就毫不拖延地立刻给了他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款子。虽然这件事可以使他较长时期摆脱他过去所经受的唯一烦恼，但他的情绪却一点也没有好转。他怀着一种似乎是不体面地出卖了自己的模模糊糊的感觉，把钱塞进五斗橱的抽屉，甚至不打算再数一遍。

首先，情敌的模样变得年轻了，其次，情敌坐得离雅柯芭这么近，这情景使乌云顿起。在构成彼尔的爱情的复杂感情中，虚荣心无可争辩地占了上风。即使目光不很敏锐的人，也能察觉到，雅柯芭喜欢埃别尔特。

彼尔想以特别轻慢的态度和情敌打个招呼，但是做得太过分了，他的不礼貌举动只引起埃别尔特淡淡一笑，别的什么反应也没有。

“看来，我不幸惹起了这个青年人的火气，”他压低声音用法语对雅柯芭说。彼尔的举动使她愤怒得说不出话来。

不幸的是彼尔听懂了埃别尔特的话。他气得脸色发白。由于没有人请他坐下，他就一直站在那里。甚至当伊凡推给他一把椅子时，他也没有坐下，只是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挑衅地盯着埃别尔特。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使在场的人都陷入惴惴不安之中。幸而这时又及时来了几位客人，终于避免了一场大祸。

但是雅柯芭无法很快把这桩丑事忘掉。整个夜晚她简直浑身战栗。她发誓以后决不容忍这个蛮横的小子接近自己，连一秒钟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已极其宽宏大量了。如果他再胆敢这样放肆，她就要求父亲把他驱逐出门。这个愚蠢傲慢、粗暴无礼的家伙！埃别尔特会怎么想呢？

客人散去后，列阿太太和雅柯芭单独又留了一会儿。母亲谈起了埃别尔特。

"看来埃别尔特在为阿斯特里德操心，那女孩身体不大好。"

"原来这样！"雅柯芭涨红了脸拖长声音说。"但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阿斯特里德得了什么重病？"

"我想不至于得重病，但我认为他正是为了她才这么早回家去的。他不大相信他的女管家，他生活不轻松呢，可怜的人！"

雅柯芭装得似乎没有听见母亲的最后几句话。她又坐进柳条编的安乐椅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欣赏着厄勒海峡，它那乳白色的水面闪闪发光，展现在广袤无垠、没有星星的天空之下。在远处，厄勒海峡的瑞典的那边岸上，落日的余辉照耀着房屋的窗户。

当然，如果她嫁给埃别尔特，她的父母会感到心满意足，这点她知道。最近一个时期，萨洛蒙太太尽心竭力地想怂恿女儿缔结这门亲事。母亲过分的热心开始使雅柯芭有点生气。他们相识多年，自从上个月以来，她想到埃别尔特的时候已经比过去多

了，干吗还要母亲来操这份心呢！长久以来她第一次真正地为他的不在而感到寂寞。她感到不仅缺少一个可以和她畅谈世上发生的一切悲惨事件的富于同情心的交谈者，而且缺了他本人也就看不到他那明朗的笑容，那聪明的眼睛以及他的整个身心所流露的、那么美好地影响着她的那种沉静。一分钟以前，她涨红了脸就是因为埃别尔特小女儿患病的消息引起她的惴惴不安。她突然感觉到，她已把自己当成了两个孤女的母亲，她为此而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她也意识到，对于埃别尔特，她缺少从前对于别的男人的那种炽烈的爱情，但这并不使她惊慌，现在到了成熟的年龄，她宁愿要平静和稳定，而不要狂热的感情。她说服自己，虽然她得到的不是她青年时代高傲的理想中所想望的、而且在心底里竭力抚慰的、那种真理的喉舌，但是她得到了一个有严肃信仰的人。尽管他已经不怎么年轻，但他身上已不存在不成熟和有时会使青年人变得畸形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丈夫气概。

除此以外，埃别尔特身上永远带着一种优雅的、好闻的气味，这对她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她只有对一个人身上所固有的气味——这种气味以后会纠缠不已地象幻觉那样令人痛苦地紧随着她——具有一定的概念，才能跟他交往。例如，离开彼尔三米远，她就能认辨出他来，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贫困、发霉、不常换洗衬衫、抽劣质纸烟的难闻气味。

最后的一个优点——她对埃别尔特作出正确的评价还在她意识到自己喜欢埃别尔特以前——埃别尔特出身于望族，是个有产业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是国家法律系毕业的），因此成了年轻的、朝气蓬勃的自由党派的领袖，是下议院的议员，在自由党里很有影响。

如果要推选具有进步观点的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在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场合，那些有幸预先选定模范的内阁成员的人们首先会提出埃别尔特的名字，一想到权力和尊严，常常会使雅柯芭愉快地激动。冷漠地对待社会的地位和各种各样的荣誉，这本不是她真实的感情，而是她的智慧和骄傲硬逼着她这样做的一种自我欺骗。常常有这样的时刻：她想象着自己在宫廷的大厅里，置身在国王和皇帝们旁边，战胜了自己民族的敌人，她过去所受到的屈辱得到了补偿。一想到这些，她的双颊上顿时泛起了红晕。要是她那清醒的头脑没有认识到这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怜的埃别尔特就不需要这么长期地忍受折磨和痛苦了。

*　　*　　*

和埃别尔特的冲突使彼尔明白了一点：必须尽快向雅柯芭求婚。现在钱已弄到手，他终于要实现早就考虑的欧美之行了。用一年工夫来充实自己的实用知识。但动身之前必须先取得雅柯芭的首肯，不能再拖延了，否则埃别尔特或另外一个老滑头会在此期间把雅柯芭从他的鼻子底下骗走的。

雅柯芭非但一点也不鼓励他，反而躲避着他，但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使彼尔灰心丧气。他一开始就知道仓猝冒昧地去干会一事无成，要取得雅柯芭的欢心，必须所谓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他认为，似乎已经走到她的身边，甚至可以听到她心的跳动了。至于故意回避他，他认为这是好的征兆。现在必须敬而远之，静静地等待着，让她在采取坚决行动之前，有闲暇时间安静地好好想一想。

一天，他得到伊凡的紧急书面通知。伊凡怀着喜悦的心情告

诉他，杜林答应的描述彼尔理想计划的文章已经付排，大概明天就可以登在《鹰报》上。

“现在请给我一点面子，”伊凡在信里写道：“请您去拜访一下杜林，我知道他能在这方面起作用。请您不要忘记，对于您，很重要的一点是克服不愿干的想法（您可能有这种想法）。您需要杜林，可能不止一次，不仅是现在，而且将来也还需要。亲爱的锡杰尼乌斯，我还要重复一遍：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新闻界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整个晚上彼尔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一个星期以前，伊凡介绍彼尔与这位颇有影响的年轻的新闻记者结识。这一次彼尔对伊凡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稍稍揭起他那秘密计划的帷幕。他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有好处，可以为他以后出版书籍打好基础，现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样的时刻，让他的理想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使人们感到震惊。

但是这件事带给他的除了失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彼尔指望能发表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谁知只在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用八磅小号铅字排的短文，占半栏地位，作者署名“S'il vous plait”①——杜林无数个笔名中的一个。幸而彼尔没有领悟到这篇短文是用有点嘲讽的笔调写的，他甚至把《急速征求百万富翁》的标题也当成真的了。但是有一点使他十分恼怒，文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锡杰尼乌斯的名字，而是含糊其词地称他为方案的年轻有为的设计者，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而当他发觉杜林以一种多么令人愤慨的轻率态度来对待支出预算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杜林把一个小数点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在彼尔看

① 法文：请，劳驾。

来，这样就完全歪曲了设计方案的性质和意义。

最初彼尔不打算为了讨好伊凡而去拜访杜林表示谢意，因为他坚信，为了这个吸引人的题材，应该是杜林向他表示感谢。但当他发现了不成体统的小数点的错误以后，就决定非去不可了，以便尽快勘误。因此，他一早就出门，直接前往全市最讲究的街区中杜林那豪华的单身汉公寓去了。

时间已近中午，但杜林还没有起身，因此女管家推说主人不在家。这时卧室的门稍稍打开了一些，淡黄头发的新闻记者扎着胡子带[①]从门里探出头来。

“啊，原来是您！”声音里透出失望的味道。“好吧，请进吧，现在有理发师在，过会儿我就有空了。”

这样，彼尔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对杜林的住所进行仔细的观察。这里奢华的陈设是大家都称道的。这确实是个最讲究的公寓，书房里的家具都罩着绸套子，墙壁上挂着有图案的壁毯、油画，椅子上放着一叠叠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写字台上是大量的妇女像片，整整一大群情妇。隔壁是餐室，从打开的门里望进去，可以看到台子上蒙着白得炫目的台布，放着酒、鲜花和水果。

彼尔情不自禁地开始把这里的富丽堂皇和他那个由两间阴暗的斗室组成的住所进行比较。一种过去从未体验过的气忿控制了他。他并不羡慕象杜林这样的人，在彼尔看来，这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是靠妓女——不管城里的传闻和社会舆论怎样称呼，反正一个样——养活的阿尔丰斯[②]式的人物。使他感到气

---

① 扎在胡子上使之保持一定形式的带子

②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喜剧《阿尔丰斯先生》中的主人公。

忿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记者，却已经达到了彼尔连想也不敢想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杜林终于出来了，这个矮小优雅而奸猾的人，穿着咖啡色的裤子，上等山羊皮的皮靴，带有黑色绸翻领的火红色的短上衣。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能为您效什么劳呢？”他用显然对付请求者的惯用的口气问道：“您愿意坐一会儿吗？”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蒙着蓝色绸套子的同样的沙发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乍一看去，两人差别很大，但毕竟有很多相似之处。奥托·杜林和彼尔一样，不承认老家。他是个军官的儿子，那军官纵饮作乐，花掉了全部家产，欠了一身的债，没有过上几年夫妻生活，就使妻子受折磨而死，后来他也自杀死了。外省的亲戚们怜悯孤儿，把杜林抚养到十八岁。后来杜林到哥本哈根上了大学。他是个无人照管的穷大学生，却象彼尔一样，心中装满了最最大胆的计划，并下定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为自己寻求幸福，以此来弥补童年时代经受的贫困和屈辱。杜林具有士兵的冷静沉着的性格，不懂得什么叫受良心责备，他有准确无误的嗅觉，提示他在我们的时代应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阿拉丁的神灯，他于是闯进了新闻界。当时新闻界正好依照外国的方式，结束了强力把持的政策而采取尽可能从文学上加工来加强印象。杜林缺乏作家的天赋，但他象任何一个冷漠的人那样，是个十分机灵、随和的小伙子，除了具备这些特征外，他还有讨女人喜欢的漂亮的外表。他很快在市内一家大报馆内谋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又善于依靠自己的职位获得好处，而对群众的指责毫不在乎。二十二岁时，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个部长的工资。戏院的经理们为争夺杜林改编的某个滑稽剧的上演权而搏斗；出版商为赢得他的好感，出版他的译著（由某个穷

教师执笔翻译的)。演员和女歌手,初出茅庐的诗人和白发苍苍、受庆贺的老人,伏特加大王和马戏团的班主——所有这些人都希望获得他的赏识,尽一切可能来向他献殷勤(妇女们主要以肉体来报答他)。他象个年轻的上帝,无忧无虑地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成了崇敬和憎恨、鄙视和妒忌的对象,而愚蠢、虚荣、怯懦和伪善则是组成他那宝座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他写关于彼尔的那篇短文只有一个目的:讨好伊凡,因为当他的期票到期时,伊凡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而对于彼尔本身,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为了尽快把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打发走,他答应在下一期的《鹰报》上作必要的更正。但彼尔一开始谈到他的设计方案,就欲罢不能了。杜林显得十分失望,毫无顾忌地打着呵欠,伸出一只女人般娇嫩白皙的手,稍稍掩住嘴巴。这个喋喋不休的粗野的人使杜林失去了自制力,何况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女人来看他呢。在昨天出版的一期报纸上,他除了发表关于彼尔的短文外,还写了一篇抒情的颂辞,赞扬一个目前正在杂技场演出的女舞蹈家,此刻杜林等待着她应有的报答。

彼尔终于告辞了。杜林急忙走到餐室里去。在他和彼尔谈话时,不知谁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已把餐室的门关上。打开门,杜林惊奇得站在门槛上呆住了……娜尼坐在铺了台布的台子旁边。她戴着一顶阔檐的白色花边帽、手里拿着一根没有吃完的水萝卜。经常和她在一起的女伴——弯肋的小奥莉加·大卫逊则站在窗边,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请问两位高贵的女士是怎样走进我的餐室来的?我没有听到拉铃声啊!"

"我们干吗要拉铃!我本来就有您的房门钥匙,"娜尼这样挑衅地说,羞得可怜的奥莉加喘不过气来了。"事实上,门是开着

的，您的女管家正好在大门口打扫，她告诉我们，您跟客人在谈话，我们就请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您那水萝卜真好吃。”

娜尼在盆子里仔细地翻寻着，又拣出一根水萝卜，蘸了点盐，塞进嘴里白得炫目的牙齿中咀嚼起来。

“啊，娜尼小姐，您真大胆，您知道刚才离开这儿的是谁吗？”

“那还用问，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他的声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您说得倒轻巧，要是您迟来两分钟，就要和他照面了。”

“那又怎么样？不是挺好吗？”

杜林伸出一个手指恐吓她。

“啊，您这可恶的、轻佻而又迷人的娜尼小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想您。”

“得啦，”娜尼回答，一面向桌上的摆设扫视一下。“您应该这样想，我快要饿死了，要是能和您一起进早餐，我会非常非常愉快……您这里有这么多可口的食品！啊，酥皮鸭肝馅饼！我最爱吃这个……喔，可别忘了正经事……”她站起身来，用餐巾擦擦嘴巴，“您可知道，夏季集市今天要闭幕了？您还一次也没有邀请两个年轻无邪的姑娘到那里去玩过，不觉得良心受到责备吗？您知道，妈妈是不让我们单独到那里去的。”

“我的天哪，那边的东西您有哪样没见过呢？”

“有哪样没见过？奥莉加，你听见没有？杜林先生多么天真。他还问集市上的东西我们有哪样没有见过。我们想消遣消遣，听听流浪乐师背在背上的手摇风琴声，玩玩旋转木马，吃吃方格片糕，看看耍吞剑戏法的人，欣赏欣赏肥胖的怪女人……”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想看的了？”

“当然想的，听听女歌手的歌唱，在草场上跳跳舞，此外我个

人还想要一个会叫的充气球，大红颜色的，红得使人害怕，让它这样地叫：'去，去！'”

杜林眯缝眼睛端详着娜尼那在薄得透明的衣服下激动地起伏的胸脯和白嫩的胳膊，然后走到娜尼面前，轻轻耳语，不让奥莉加听见。

“您真谨慎极了，还带一个女保镖。您穿着这身连衣裙太迷人了，真使人……”

娜尼没让他说完。

“奥莉加，我们快走吧，”她说。“杜林先生显然忘乎所以了！谨向您……”

她用两个手指提起裙子，行了个屈膝礼，一手挽住女友的腰部，从容地从房间里走出去。

到了门口，她放慢脚步回过头来说：

“就这么说定了，七点钟在克拉姆片堡火车站见面……但您可得注意，如果您对妈妈说我们曾经到您这儿来过，我会说您尽说谎话，一生一世再也不让您来吻我……除了亲嘴。”

“娜尼，娜尼，你发疯了！”奥莉加哭着数落说，一面用力把女友拉出房间。

杜林独自进餐时，喝了两杯酒，陷入了沉思。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开始认真地考虑要结婚了。有一天，他结算欠债的总数时，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是最适合结婚的时候。在杜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与之调情的许多待嫁的姑娘中，娜尼并不算最有钱，因此，他并没有特别在她身上打主意，但她无疑是最漂亮、最机灵、最大胆——总之，她象那些自由的小鸟，和这些小鸟交往暂时决不会使杜林厌烦。

门铃又响了。这一次他严厉地关照女管家，除了红头发的马

戏团女演员，谁也不准进来。可是从前室里传来洪亮的男人声音，接着是手杖啪的一声插进伞架的声音，然后门打开了。一个脸孔赤红、神态严肃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杜林面前。这就是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本人。

"我知道你在家，你不必站起来，不必站起来，我妨碍了你的重要工作吧？"

"欢迎你来，舅舅！请你赏光和我一起分享我的简朴的便饭。"

"不，免了吧！我不喜欢沾别人的光。而且两个钟头以前我已吃过了。"

"喔，那么来杯葡萄酒吧？"

"你不要忙，我不是为了吃而来的。"

"我已经有点猜到了，你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相当机灵，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要和你见见面。言归正传，今天早上我在理发店里偶然看到这张你为之写稿的低级趣味的小报，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运河的设计。我估计这篇文章一定出自你的手笔，我自以为能认出你那无赖的文风。现在我想了解一下，你写这篇短文目的何在？据我所知，在你的一生中，你一天也没有干过正经事，当然也不会去从事水利建设的。虽然我深信，你常常写些你自己也不懂的事物，但就目前这个具体的事件来说，我想预先警告你，同时衷心的规劝你，不要再去写这种愚蠢的东西。"

"是，是，我已经听说了，文章里的数字不准确，"杜林笑着说。

"不准确？我的朋友，这个设计从头到脚全是一派胡言，因此为了你自己，你不应该和它有什么联系，如果你想通过这个途径

为一个青年人效劳，那你就大错而特错，这只会使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狂妄要了。”

“啊，那么说来你是认识他的？”

“那要看怎么来理解‘认识’两个字！这个人一直在我的耳朵边唠唠叨叨地诉说他那荒谬可笑的设计。他是个被鬼迷住的家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

“这么说来，他不会有什么成就？”

“为什么不呢，这话我可不能说。他是个还未成熟的青年人，缺乏认认真真学习的耐心，只会蛮横地批评别人……甚至妄想扮演第一个发明者的角色。你可以看得出，担任小一点的角色他就不愿意。现在他还期望出版一整本书呢，正象你文章中所写的。”

“我难道是那样写的吗？”

“当然！他就是想引起喧哗和混乱！那个夸夸其谈的犹太人纳旦博士使我们年轻一代冲昏了头脑。你总知道的吧，‘必须净化空气，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实行改革，必须造反，必须……’”

“舅舅，请你告诉我，也许这一切确实是必须的呢？我记得你自己曾就我们民族的冬眠状态和我们的工程师缺乏创造性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意见。不是有这么回事吗？……唔，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也曾用十分尖锐的文笔写过一本小册子。”

“我？这是另一回事。我请求你今后不要再作这种不适当的类比。”上校的秃顶变得通红。“我当时由于认真研究问题而提出的对政府的控诉是正确的，有根据的，那时，我不是由于孩子气的任性，而是关心丹麦的前途，是站在男子汉的深思熟虑和忠于祖国的立场上发表反对意见的。唉！我的孩子，这完全是两回事。”

“可是你确信当时掌权的大人们正是这样来评价你的反对意见的吗？”

“我确信是这样，但我不准备就这方面和你争论。我是关心你，希望你及早避开这个好作空洞计划的人，如果你支持他，你就会使你自己和你的报纸在专家内行的眼里成为取笑的对象。你知道，我并不想干涉你的事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评价你，到现在为止，你似乎还没有落到愚蠢可笑的境地。还有一件事，既然我已来到这里，我一并说了。我早就想跟你谈了，每次读过你写的文章后就想跟你谈。奥托，请你告诉我，以你的聪明和你那无可否认的新闻记者的卓越才能，难道你至今还不明白，在这家是非不分的小报馆当记者，是在玷污你自己？”

“舅舅，那你是否可以介绍我一个更能吸引人的工作呢？”

“暂时没有。但你不要忘记《丹麦活动报》的编辑哈梅尔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常常谈起你。他和我一样，都承认你在修辞学方面的才能，但遗憾的是，你把它浪费在不值得的目标上了。有这样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我有充分的权利向你保证，你可以指望在他的报馆里谋得一个被人看得起的职位，当然，是在你的行为比较得体的条件下。”

“《丹麦活动报》！但这是家反动的报纸！而且报纸上渗透了发酵变酸的爱国主义、黩武的狂热和笃信宗教。你难道要我背叛我的信仰吗？”

“你的信仰？！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谢天谢地，我从骨子里了解你。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你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有远见的、应该得到各种嘉许的职业。新闻记者的行业真正成了那些想获得社会地位的人的跳板了。你当然读到过利尔编辑被任命为我们驻华盛顿大使的消息。不久以前，另外一个新闻记者被提

升为州的领导。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好，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政府十分重视给真正有才能的新闻记者以新的任命，在这方面没有偏见。奥托，你应该对这些事好好思索一番，在你的同行获得机会的领域，你也会获得同样的机会，而且成功的希望会比别人大。你的姓氏在军队里受到尊敬，在宫廷里受到器重。我是你的舅舅，准备在任何正当的事业上支持你，这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你自己已具有对你可能十分有用的特长，譬如说，在外交方面。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利尔先生的驻华盛顿大使的职位只等你去接替呢。"

杜林微笑着倾听舅舅的长篇谈话，然后眯缝起眼睛，漫不经心地说道：

"到华盛顿？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呢？据说在美国尽是漂亮的女人，而伙食，我指的是上层圈子内的，同时有法国菜和英国菜，好吧，舅舅，我来好好考虑考虑。"

但是上校的耐心已经消失，他涨红了脸，跳起来大声叫道：

"你怎么敢这样来回答我？"

"请原谅，舅舅，但我是无法十分严肃地来对待生活的。"

"唔，你说得对，"稍稍停顿一下后，舅舅回答说，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有些颤抖。"你无法严肃地对待生活，对于你和你那些渎神的朋友，实利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不成功或成功的玩意儿。祖国的苦难，人民的痛苦，政治上的失利，战争，鼠疫，火灾，对你们来说，这些都是有趣的题材，当期报纸的题目，你们那些卖身投靠的笔头的有利可图的材料。你们哪会严肃认真地来对待生活呢，可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也并不需要你们。这点你用不到怀疑！生活还会拒你们于门外……把你们象应加以消灭的多余的废物那样抛到垃圾堆里，这点你也用不到

怀疑！”

杜林挺直双腿，把双手插进口袋，象以前那样用细长的蛇那样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说道：

“舅舅，我们走着瞧吧，走着瞧吧！”

早饭后家里只留下了雅柯芭一个人。斯科夫巴肯别墅里的人都出去了。各有各的去处：萨洛蒙太太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到森林里去了，娜尼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城里回来。整个上午雅柯芭都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受着忧郁症的折磨，感到剧烈的头痛。肉体上的病痛和由卑俗的欲望所产生的令人不安的邪念使她夜不成寐。她晚上失眠，此刻身子缩成一团卧在躺椅里，手掌托着面颊，半闭着眼睛。她的房间在二层楼。通过敞开着的阳台门，可以见到树梢和一小块布满轻如绒毛的浮云的蓝天。这种被树叶轻轻的沙沙声所划破的深沉的寂静使雅柯芭蒙眬欲睡，这是一种很容易惊醒的半睡眠状态，身体虽然入眠，意识却没有休息，一阵轻轻的沙沙声就能使她的睡意立刻消失。

“雅柯芭，你在哪儿？……真见鬼，这倒霉的屋子里一个活人也看不见！”从花园里传来亨利舅舅的声音。

雅柯芭慢悠悠地欠起身子，用双手掩住脸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下楼了。她在大厅里碰见了舅舅。舅舅起初因为害得他久等而大声呵斥，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纸来，放到桌子上。

“请看吧，”他说。

雅柯芭疲惫的脸容顿时神采奕奕。

“你买来了？”

“照你吩咐的……只是你得点清，我可不负责任。我不是预先警告过你，不要和这种玩意儿打交道吗？预先警告过你，玩这

玩意儿寿命不会很长的。”

“从你的神态看得出，今天它们又上涨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

“这样说的，这样说的，”舅舅嘲弄她说。“你们这些娘儿们都有些不正常，一次走运就以为自己真的精通此道了。你妹妹比你聪明得多，她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不是死活不顾地一头扎在冒险的勾当上。”

雅柯芭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拿起这叠纸——不可靠的糖业股票——塞进口袋里。雅柯芭和娜尼瞒着所有的人，把得到的零用钱在交易所里进行投机。亨利舅舅是她们的代理人。她们两人都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娜尼只为了赚钱，因此只是不动声色地买些可靠的股票，虽然赚头不大，但有可靠的收入，而雅柯芭则醉心于冒险和取得胜利。她不顾舅舅和报纸的预先警告，看准行情要涨，结果成了胜利者而洋洋得意。

这时杰利弗特先生从放在桌上的一叠报纸中抽出一张最近的《鹰报》，浏览了一下后，问道：

“你读了杜林写的关于那个家伙的文章吗？……就是关于锡杰尼乌斯的？你看，他达到了目的。”

“啊，杜林简直在开锡杰尼乌斯的玩笑。”

“开玩笑？我看这玩笑恐怕会开出正经事来。锡杰尼乌斯要走运了，一定要走运了，请注意，在交易所里已经有人在谈论他了。”

最后一句话是杰利弗特先生自己的猜想，从不久前开始，他几乎不放过任何夸奖彼尔的机会，一次也不放过。他一猜出彼尔在打雅柯芭的主意时，立刻变得对彼尔发生好感了，并竭尽所能支持他的大胆计划。除此之外，亨利舅舅不知道为什么并不喜欢

埃别尔特。他千方百计地在全家面前给埃别尔特抹黑，但没有如愿以偿。只要一想到可恨的埃别尔特受了骗，亨利舅舅就会幸灾乐祸地手舞足蹈起来。

在午饭桌上，又一次谈到了《鹰报》上的文章，这一次是伊凡提到的。他刚从城里回来，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满怀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到火车站去的路上，他顺便弯到杜林的编辑部去了一次。杜林一见伊凡，就详细叙述他舅舅来访的事。他要让伊凡懂得，他，杜林，为了伊凡担了多大的风险，因此期待着伊凡会给他好处。

“啊，老家伙胆怯了！”伊凡高兴地说。“他们想事先扼杀锡杰尼乌斯，就得使报纸保持缄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愿他鼓起劲来！我的天，看他们叫得多厉害！”

没有人支持伊凡。列阿太太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只要谁提到锡杰尼乌斯的名字，她就示威地保持沉默。雅柯芭也默不作答，她的注意力完全被坐在她身旁的小孩吸引住了。但她的冷漠和漫不经心都是装出来的。当她听到伊凡谈到《鹰报》编辑部遭受到多么可怕（按照伊凡的说法）的威胁时，她的双颊升起了红晕。她听到任何有关迫害和暴力的行为时就会马上气得满脸通红，无法保持平静。不过伊凡为他的朋友高兴得过了分，使她很快冷静下来，而当她听到伊凡继续为他的朋友吹嘘时，就装鬼脸表示不满了。

当他们转移到阳台上去喝咖啡的时候，埃别尔特来了，亨利舅舅立刻溜走。因为他，如果相信他那些可恶的暗讽，简直“无法和这个‘混蛋’呼吸同样的空气”。紧跟着，娜尼也走了，她要赶到火车站去。最后，伊凡也不见了，他急于想知道晚报对于《鹰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否有了反响。

埃别尔特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因此几乎每天饭后都到斯科夫巴肯别墅来。但今天他的到来是出乎雅柯芭意料之外的。当狗在外面吠叫时，她还以为是彼尔来了。读了《鹰报》上的文章后，她时刻等候着彼尔，因为她不能想象，彼尔刚戴上桂冠，会放过在大众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她对彼尔已经预先有一种怜悯的蔑视；而此刻看到埃别尔特，出于内心的喜悦，她比平日更热情地紧握他的手。

这个上了年纪的未婚夫今天显得格外扬扬自得，十分高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每天从雅柯芭那里得到雄辩的证明：他们订婚的事几乎已成定局。譬如，她开始戴上东方的戒指，这是他很早以前在她生日时送给她的，但她过去一直不愿意戴；当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到这儿来时，雅柯芭立刻打发保姆回家去，她自己一整天陪着小姑娘们在花园里玩。

现在他们正朝着河边走去，谈笑风生地沿着土堤边的林荫小道走过来，又走过去。谈论的话题象往常一样，只留下他们两人时，几乎总是谈论政治。这一次的话题是强国的殖民地征服以及与此有关的军备竞赛。对此埃别尔特表示这样的希望：丹麦必须表现足够的谨慎，不要卷入任何冒险的行动中去。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属于温和派，认为在丹麦的政治中表现得明智乃是自己的崇高使命。尽管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在欧洲受过教育，他无时无刻不与进步的自由思想的农村民主制度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民主制度表达了丹麦人的通情达理。自然，在跟雅柯芭谈论时，埃别尔特尽量做得比他实际上要果断些，造反精神足一些，以便稍稍缩小一下他们两人性格上的极大差距。雅柯芭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极端的立场上。因此她认为从丹麦方面来说，没有经过斗争就放弃同商业大国和工业大国竞争的想法，不

试图保证丹麦在远方的国家拥有新的销售市场，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她一再重复说，象丹麦这样特别小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荒谬的现象，今后，这样又小又穷的国家要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雅柯芭希望在丹麦能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向人民表明，小国要赢得生存的权利，获得邻国的尊重，只有依靠财富，更正确些说，是富裕。

他们全神贯注地谈着话，竟没有发觉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日落时，乌云遮满了整个天空，他们不得不躲到屋子里来。大厅里已经上灯。埃别尔特应萨洛蒙太太之请坐到大钢琴面前弹了几首“无词歌曲”，这是萨洛蒙太太特别喜欢的曲子。谈到埃别尔特出众的优点时，不能忘记他在音乐方面的超群的天赋。他琴弹得好极了，既含蓄又富于感情。在今天的演奏中，他倾注了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柔情，每个人都能猜得出原因所在。

雅柯芭站在敞开着的门边，肩膀倚着门框，眼睛望着空中倾泻下来的水柱。她没有丝毫的音乐素质，当埃别尔特演奏时，她沉醉在自己的遐想之中。埃别尔特手下的琴键奏出的情歌，可说是白白浪费了。雅柯芭想的是彼尔终于没有来，这说明她对他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她甚至感到内疚了。白天她听到的好多赞扬彼尔的话，对她并不是一点没有影响。现在她感觉到自己对彼尔估计过低，因此过分严格地指责了他的特殊的性格。也许正是在他身上蕴藏着强大的力量，有朝一日能扫除一切障碍，鼓动人民参加斗争？不能否认他具有大凡天生的领袖所特有的才干——善于争取追随他的拥护者。只要看他竟有本领驾驭亨利舅舅为他的胜利出力就是明证。她自己也体验过，从彼尔那明亮而冷峻的眼睛里射出的象海涛那样凶猛的光芒，是多么强劲有力，而他的勇气更是大得惊人。她至今一直不能忘怀他以自己愚蠢的蛮勇

把所有的人吓得半死的那个星期天。她当时象现在一样，倚立在门边，眺望着厄勒海峡，听着从海滨浴场传来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巴林格先生和其他几个客人就在浴场那边嬉戏。突然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她看到他那满头黑发的脑袋浮现在起着泡沫的波涛浪花中间。最初她甚至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在游泳，更不会想到这可能是彼尔。只有当海滨浴场的人叫住他时，她才弄清楚他是谁。直到今天她不能忘怀当时吓得浑身冰凉的神态。

过去她总认为，未来的英雄都是用另外一种材料，一种更纯洁更崇高的材料铸成的。在想象中她看到了复兴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他们能借助于正义和美，解放全人类。但谁又能知道，在斗争中，也许坚硬的拳头和宽阔的肩膀更为重要。也许在事实上，除了狠狠地摧毁有罪的、假仁假义的社会，没有别的出路，也许世界需要经过最后审判的考验，以火和血使它纯净？

第九章

八月份，彼尔的书写完了，他念给伊凡听，伊凡对所写的内容懂得不多，但高兴得脸色都变了，他请求彼尔答应他，伊凡，用自费来出版这本书。

现在是准备动身出国的时候了。彼尔已经按照"普及方法"学了几个月德语。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准备就绪了。但是根据预定的计划，在出国以前，应向雅柯芭求婚。彼尔决定在九月三日，星期天，去表达他的这一心愿。他选定这一天是因为裁缝答应他在三日前可以做好他定做的几套衣服中的第一套衣服。彼尔定做的衣服是英国款式的。因为有一次，也许不是无意的，雅柯芭当着彼尔的面说，她认为英国式的比法国式的好。

起初，他想等到书籍问世以后，出版界有了好评才去求婚，但是他等不及了，决定尽早结束由于想到求婚而引起的经常的不安和紧张。他现在常常夜不成寐。他的全部幸福取决于这件事的进程。有一次，在咖啡馆里，他碰到骑兵汉森·伊维尔逊，汉森认为雅柯芭和埃别尔特订婚之事已肯定，使彼尔心急如焚。

在预定的那个星期天，天气晴朗，火车站上挤满了人。彼尔一早就离开家门，为的是趁星期日的常客还未来到之前，可以单独碰到雅柯芭，跟她谈谈。

但是他一开始就不走运，因为他选择的是最最不利的日子。下午二点不到他抵达斯科夫巴肯别墅时，已经宾客盈门，大家都

来祝贺萨洛蒙先生的三女儿罗扎莉雅十五岁的生日。除了许多女亲戚和一大群穿得花花绿绿象蝴蝶那样的罗扎莉雅的女友外，来祝贺生日的还有萨洛蒙家的朋友，其中就有细高身材的文学副博士巴林格——文学的寄生虫。他被娜尼拒绝以后，就把罗扎莉雅作为他的意中人，让罗扎莉雅来分享他未来的荣誉。

除了巴林格，彼尔还在这里碰见一个熟人，一个叫伊兹拉耶尔的副博士。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副教授，是非列普·萨洛蒙的远房亲戚。他个子矮小，没有力气，穿得很寒伧，行动畏缩，缺乏信心。他的双手总是缩在常礼服的衣袖里。他那秃顶的脑袋在细得象鸟头颈的脖子上转来转去，仿佛害怕妨碍别人的行走。在他开口说话之前(他比较喜欢听别人说而不是自己开口)，谁也想不到站在面前的就是阿隆·伊兹拉耶尔本人。他的名气在一定的圈子里并不比纳旦博士小。他是个谦逊的学者，掌握着各个领域的广博的学识。但是在提到阿隆·伊兹拉耶尔的名字时，人们不是想到他的渊博的学识，而是赞扬他的罕见的无私精神以及只有犹太人才有的独特而崇高的自我牺牲的本性。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许多朋友断言，他的心灵是干净的，虽然他的常礼服是肮脏的。大学里好多次把最荣誉的职位给他，他都没有接受，甚至对于副教授的职称他也坚决拒绝，唯恐这样会夺走更需要这个职称的人的位置。他自己是个很有钱的人，但生活过得十分节约、俭朴而孤僻，却悄悄地把大笔的钱分给别人，主要是帮助贫穷的大学生。他在斯维尔捷加德街租了一套老式的公寓和两个未出嫁的上了年纪的姐姐住在一起。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一个小房间的几堵墙边都放着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这里是他过去的学生和其他的年轻大学生最喜欢聚集的场所。他们来向他请教，借走他的书，总之，从多方面领受他的深情厚意。作为

一个学者和教师，他并以独具一格的特点见长，只有那些首先根据心灵美来评价一个人的人，才可能把阿隆·伊兹拉耶尔和热情的纳旦相提并论。阿隆·伊兹拉耶尔深深地尊敬这个引起很多争议的人物，他怀着激情猛烈抨击那些守旧的犹太人的代表，他们之中有的人部分地由于胆小，部分地出于妒忌，一谈到纳旦博士就不以为然地把嘴撅起；有的人则根据常常伴随着精神上的主宰的一些琐碎的、有时确实是可笑的弱点对纳旦进行谴责，他们就象宫廷里的丑角，一面弄得可笑的尖顶帽上的铃铛丁当作响，一面抓住皇帝的紫袍不放。

象其他许多人一样，彼尔受到伊兹拉耶尔先生的不漂亮的外貌的影响，同时又缺少首先从高尚的品德上去评价一个人的衡量标准，因此最初他是居高临下地去看待伊兹拉耶尔先生的。但是伊兹拉耶尔对彼尔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喝得微醉的彼尔开怀畅谈。彼尔常常用洪亮的声音夸夸其谈地叙述他的宏大的计划。就以今天来说，彼尔还没有踏进房间，伊兹拉耶尔先生已经怯生生地走近他，和他谈起他的事业来了。

雅柯芭一直没有露面，她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要等到几乎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她才下楼来。她怕人们好奇的眼光以及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的盘问，这些人焦急地盼望着她和埃别尔特订婚的消息，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过订婚的事。

雅柯芭自己总是千方百计地避而不作肯定的解释。她想把这件事拖到彼尔出国以后再谈。使她感到羞愧的是，她应该承认，彼尔在她心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过一个准备把自己的命运和另一个男人相结合的妇女心中应有的地位。辗转反侧的长夜，她只能凭借意志的巨大力量迫使自己不去想他，但同时她又清

楚地知道，一等到他离开这儿，统治着她心灵的屈辱和羞愧也将结束了。

看到彼尔穿着英国式的新西装，她不禁哆嗦了一下。他用坚定的、审视的目光迎着她，立刻向她揭示了他这次来访的目的。因此最初她竭力不去接近他，但是意识到反正不可避免地要倾听他的求婚要求，希望最终摆脱掉折磨人的等待，她决定加速事态的进程。

她来到花园里，开始在屋前的林荫小道上散步。她估计他不会放过机会，会寻到这里来的，在这里没有第三者，他们谈起来比较方便些。

她没有估计错。几分钟以后，从旁边一条林荫小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激动得忽然感到头晕起来，不能继续向前走了。她忍住头晕，仿佛在寻求保护似的，走到放在长椅后面、底座上缠着常春藤的大花瓶旁边。她在这儿装得正在把紊乱的常春藤的嫩枝理顺，但她的双手在颤抖，当她听到背后的脚步声时，心儿怦怦地猛跳起来，而在眼前黑色的砂砾上飘舞着灼热的火红色的圆圈。这时脚步声已经到了她身边，她猛然回过身去，用充满恐惧和仇恨的眼光打量着他。

"您想要我干什么？"她几乎大声叫了起来。"您为什么一直跟住我？"

他脱帽致敬，请求她倾听一分钟。

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她叫他尽量说得简短些，他又恭敬地一鞠躬，表示同意。

"不过您的神态十分疲倦，雅柯芭小姐！也许我们坐下来谈比较好？"

他指指那条正好放在大花瓶旁边、椅背朝着花瓶底座的长

椅。雅柯芭再一次请他不要缠住她，但她实在没有力气了，只得坐下。

彼尔恭敬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坐下了。不到两分钟，求婚的全部过程已经完成。根据他所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话全都说了，他又根据内心的需要说了下列的话：

“亲爱的小姐，请您相信我，如果可以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一定不说了，只是请您不要以为这是刹那间的、季节性的钟情……您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有幸认识您的时间不长。但是，尽管我们相识总共才几个月，而在我的命运中，这短暂的光阴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向您倾诉过，自从我第一次造访了您的家，第一次见到了您，我的新生活就开始了，雅柯芭小姐，人们都认为我还有点才能……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我甚至有勇气断言，我的祖国需要我。但我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您，我将一事无成……我十分清楚，为了促使我进步，您已经出了多大的力！您的答复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而且关系到我的前途，我的全部安乐。”

她让他尽情说完。她无法打断他如潮水般涌出的心声，因为她在心底里意识到，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有失体面的愿望，想听听从他嘴里说出爱慕的话来，才使她暗中安排了这次会见。一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她瘫软了。他那低沉、浑厚、刚毅的声音把她征服了，迷住了。虽然他最后几句话坦白到天真的程度，比他能够料想的天真得多。雅柯芭简直没有料到，他想到自己比想到她多得多。

雅柯芭的沉默、她脸上忧郁呆板的表情使他不安。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从我这方面来说，对您说这些话是大胆的，过于自

信的。您被崇拜的人团团包围，您聪明，美丽，有钱，而我是个赤贫如洗，默默无闻的工程师，除了未来的前程，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并不要求您作出最后的回答。给我一线希望吧，即使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行，让我怀着这种希望踏上遥远的征途。雅柯芭小姐，相信我吧！对我来说，没有不可能达到的事，只要能得到您的首肯，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发言的第一部分是经过仔细斟酌和深思熟虑的，而第二部分却是即兴之作。要不是雅柯芭继续保持沉默，他也许不会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还要补充些什么，于是他在她面前恭敬地欠了欠身子，似乎以此表示，他准备恭听她的判决。

雅柯芭终于振作起精神。

“老实说，我应该感谢您的恭维。可是，我深信您大大地夸大了您对我的感情。不管怎么样，”她看到他准备反驳，急忙说下去，“不管怎么样，我认为继续谈下去已属多余，您自然会同意我的话，如果您知道……我已经订婚了。”

“那么，这是真的？……是同埃别尔特，对吗？”

“您没有权利向我提这样的问题，”她毫不客气地说，说完就站起来走了。彼尔好象受到惊雷一击似的，坐在长椅上一动也不动，只用呆钝的目光送走雅柯芭。

萨洛蒙太太和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两个姐姐——两个安静的小市民式的矮胖女人在凉台上坐着。雅柯芭从旁边经过时，她们从凉台上喊她，她却装做没有听见，径自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跨进房门，她摘下右手上的手套，把手背贴在腮帮上。她的腮帮发烫，胸脯高高耸起，两腿发软。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她感到自己好象是个奇迹般逃脱了死亡危险的人。她用力把另外

一只手套、帽子都拉下来，扔到床上，好象是在扔肮脏、无用的东西，最后浑身无力地坐倒在安乐椅里……值得庆幸的是，一切总算都过去了！她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整个房间在她眼睛面前飘浮起来，她把一只手贴到左肋上，啊，心儿跳得多么利害！这是她所熟悉的不安静的心跳！它唤起她记忆中多少风风雨雨、艰难的幸福时刻啊！

她闭上眼睛，完全让想象任意驰骋，沉入埋葬着支离破碎的爱情幻想的陵墓里。她感到十分羞愧，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什么那个讨厌的陌生人具有一种能驾驭她的奇异的力量：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由他唤起的回忆，使她的心灵充满莫名其妙的惶恐。为了驱走彼尔的形象，她想象着生活中不存在的过去的诱人的影子，又一次体验爱情的全部痛苦感受，从她十三岁姑娘家时第一次体验到的不健康的快乐直到最近一次命中注定的失望。从此以后，她的心揪紧了，象一只遭到拒绝的手握成一个拳头那样，缩成了一团。

响起了吃饭的钟声。她蓦地跳起来看了一下表，真不得了，已过了整整两个钟头，可她直到现在还没有换衣服！……算了，就这样下楼去吧，她没有力气换衣服了。而且埃别尔特还可能在楼下等着她呢！她用两只手掌抱住头，安静下来了。这两个小时中她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他。

上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走了。只有过生日的人的亲近女友、副博士巴林格、阿隆·伊兹拉耶尔以及他的两个姐姐还没有离去。巴林格把他的狮鬃那样的头发朝上梳，在罗扎莉雅跟前转来转去。罗扎莉雅快乐得什么似的，搀着菲列普·萨洛蒙的手站在房间当中，正准备入席。她作为当天的女王，坐在父亲旁边尊贵的位置上。埃别尔特真的已经来了。彼尔站在房间的对面角落

里，正在十分安详地和伊凡聊天。

一看到彼尔，雅柯芭的心中立刻升起一股无法控制的怒火。后来她想，彼尔没有走，也许是不希望引起别人的猜疑，助长谣言的滋长。尽管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使她十分难受，她还是为他所表现的得体的态度而感激他。

入席时，她竭力坐得离他远一点，做得似乎他并不在这里，但她又不能不注意到，他破例地喝得很少，缓慢而端庄地举起他那盛了开水的玻璃杯，只稍稍加了些葡萄酒。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要预先采取措施，免得等会儿被人认为他喝醉了酒。

一种令人胆寒的恐惧感刺痛了她。这个疯子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但午宴进行得十分安静，后来大家都到花园里去了。少女们抽着细烟卷，而男人们则抽又黑又粗的雪茄烟，烟支上裹着画有俾斯麦像的装饰带。

萨洛蒙太太、埃别尔特、阿隆·伊兹拉耶尔和他的两个姐姐都坐在有门窗的亭子里。女主人亲自在为他们斟咖啡，后来雅柯芭也到他们这里来了。蓦地在门口出现了彼尔那宽肩膀的身影。他脸上的神情无忧无虑，显得很高兴，表现出一副十足挑衅的姿态。

“锡杰尼乌斯先生，请您原谅，”萨洛蒙太太对他说，从某一时期起，她十分严厉地对待儿子的这个无赖朋友。“我们这儿都不抽烟，伊凡在海湾边，现在就把咖啡替你们端到那边去。”

彼尔默默地走开了。雅柯芭惊讶地看了母亲一眼。虽然她感谢母亲把彼尔打发走，但这种轻慢的口气有点刺痛她。难道母亲已经猜到了？完全可能，母亲的目光是锐利的。

如果彼尔本人不知分寸，硬要雅柯芭同他交往，雅柯芭就决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父母亲。只要能不再碰见他，她什么事都愿干。她把又乏力又疼痛的脑袋倚在亭子的格子墙上，闭上眼睛，预先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彼尔不再到他们家来，这种和平与安宁就将降临到她身上。

但就在这时，她听到人们提起彼尔的名字。阿隆·伊兹拉耶尔真诚地谈到了两个星期以前《鹰报》上的那篇文章，他热烈地赞扬这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胆而鼓舞人心的计划”。

“当然……不用说……可以实现到何种程度，这用不到我来评论……”他说，象他平常那样由于腼腆而嗫嚅起来。“但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严肃地认为，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拥有这种直到如今……怎么表达好呢……直到如今没有被利用的……确切些说，直到如今没有被查明的自然资源，我们具备成为第一等工业强国的独特条件……特别是他谈到现代化机器……如波动机，风力发动机或者象他在计划中所称呼的……开足马力的时候……对于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把我们至今看作是凶暴敌人的自然力：西风、波涛、飓风……加以利用，把它们作为我们财富的源泉，作为取之不竭的能源之井，把我国最贫瘠的大地变成欣欣向荣的黄金国①，这种想法本身我是十分赞赏的，真象童话一般。”

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话在听的人中间引起了奇特的混乱：埃别尔特勉强笑笑；萨洛蒙太太殷勤地款待着客人；在他们谈话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想象中遍地是黄金、宝石的神奇国家，他们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这种国家。

时悄悄地走进来的副博士巴林格怜惜地望望这个演说家。连阿隆的姐姐，两个老小姐最后也看明白了，她们的兄弟由于不知底细，选择了一个很棘手的话题，等他一闭上嘴，亭子里立刻阒然无声。

埃别尔特认为自己有责任打破沉默。

“这一切全是童话加童话，亲爱的朋友，童话在我们的国家里多的是。”

“你们听，你们听！”从巴林格的胸口发出狮子般凶猛的吼声。巴林格只要他在场时听到大家称赞某个人，他立刻会怒发冲冠。

埃别尔特得到这样有力的支持后，就继续说下去。

“我国国民的毛病就在于我们总是想跟在野鹅后面飞。这种癖好使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付出昂贵的代价。纳旦在悼念一个因不幸事件而牺牲的朋友的悼词中道出了永恒的真理：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一生下来就是幻想家，靠幻想生活，在幻想中衰老，在幻想中死去。”

阿隆·伊兹拉耶尔默默地揪着他那稀疏的胡子，然后用歉疚的音调说道：

“也许这只是一种偏见？在我看来，我国的青年人……几乎所有的青年人的不幸……在于他们过分地——怎么说好呢——向往于土地，而不善于起飞，向上飞。我作为一个教师，有机会对我国的青年人进行过十分细致的研究，使我不止一次地感到震惊的是，他们要想超越日常生活的狭窄圈子的抱负少得可怜。他们对未来的理想十之八九不外乎找到某个一般的工作，或者市长的职位，做个收入较丰的开业医生或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拥有一所舒适的牧师的庄园。因此我很感兴趣……甚至很高兴能

和象锡杰尼乌斯先生这样追求真正崇高的目标的青年人相识，即使他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们这样认为的话。”

“我们不用单单为字眼辩论，”埃别尔特用出乎意料的严厉口气打断了他的话。萨洛蒙太太连忙请客人们再喝一杯咖啡，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两个姐姐又一次向入了迷的弟弟使眼色制止。“就算称我们为想象力贫乏的人民在实际上比称我们为幻想家更正确吧。但可惜的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一样。”

巴林格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运用适合的引文来证实这些话：

“是的，我们的人民是懵懵懂懂的，我们的智慧是模糊的，意志是薄弱的，”他一口气说完，却没有说明这些话是从哪里引来的，只是眼珠骨碌碌地乱转，象个被鬼迷住的人。

阿隆·伊兹拉耶尔谦逊地等待着，看别人还有什么话说。等他确信大家已把话说完，他就继续说道：

“一个青年具有理想竟是这样不好吗？我想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理想吗？而且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人预先怀着理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创造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吗？我们的全部现实就建筑在我们的幻想上，而且……”

“天哪！”埃别尔特笑了起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人不仅要有理想，而且应善于把理想变为现实……”

“我无法判断，但是依我看，对于个人来说，前者和后者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难道在幻想中，以及在幻想之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愿望和希望中不正蕴藏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帮助人类跨越横在他们面前的由于出身、教育、习惯、遗传以及其他偶然事件所造成的界限，至少看上去以某种方式跨越大自然的界限？即使锡杰尼乌斯先生那些大胆的设想不能实现，事实上也很可能这样……它们反正会在他个人的发展上起作用。

这从理想的观点来看是最最重要的。”

“先生们，请你们原谅，”萨洛蒙太太忍不住说，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雅柯芭，看到她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请别见怪，我们想坐车去兜兜风，马车已准备好了，我甚至听见我的丈夫已经在挥动鞭子了呢！”

阿隆·伊兹拉耶尔发窘了，大家都急急忙忙站起来，走出亭子。雅柯芭远远地跟在大家后面。她登上大理石的楼梯来到露台上，一只手扶住栏杆，稍稍停顿一下，沉思地眺望着海景。

马车（这是有几排横座的、容量很大的敞篷马车）停在门口。菲列普·萨洛蒙本人带着两个小孩代替车夫坐在马车前部赶车者的座位上。当副博士巴林格得知罗扎莉雅和她的女友们决定不去兜风，而是玩槌球戏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留下来跟她们在一起。阿隆·伊兹拉耶尔和亨利舅舅都怕晚间潮湿，也不参加他们一起去兜风。菲列普·萨洛蒙问起娜尼，却到处都找不到她。她吃完午饭就走了，约定和杜林在火车站会面。因此，敞篷马车里有空位容得下彼尔和伊凡，这是萨洛蒙太太怎么也没有估计到的。她试图设法把他们打发走，劝他们象巴林格那样去跟姑娘们周旋，但彼尔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毅然决然地在边上坐下，坐得弹簧都轧轧地响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树林上空染得红彤彤的。一点儿风也没有。起初马车沿着海湾边行驶，后来转到树荫覆盖的砂砾路上，菲列普·萨洛蒙就让马儿信步走去。

大家不停地闲聊着。埃别尔特显得尤其活跃。彼尔正好相反，一句话也不说。他挺直身子坐着，只是眼睛一直不安地向四面八方张望，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自从雅柯芭在绿荫如盖的小路上弃他而走，遭到拒绝的痛苦稍稍平息以后，他不断地反复

说："重要的是不能屈服，不能屈服。"无数的希望都和她的同意联系在一起，他或者是立刻得到一切或者是全部放弃。如果幸福之神这一次背叛他，那么，他那未来前景的美好建筑物就会一下子倒塌。但是，由于雅柯芭不爱他，在懊丧和失望面前，这些对未来的憧憬就慢慢地退到次要的位置上了。过去他没有意识到，雅柯芭本身对于他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虽然他至今仍象过去一样认为，她算不上是个美人儿，但他无法容忍她可以属于别人的想法。自尊心和受到屈辱的虚荣心在他胸中骚动，他感到自己似乎真的由于失恋而要发狂了。他第一次懂得了"崇拜"这个词的含义。在紫红色的天空和庄严、阴森的树林衬托之下，她那长着黑色鬈发的苍白、狭长的脸在他看来象是圣者的脸。当他想到这个优柔寡断的埃别尔特或另一个冷血的人将去玷污这个娇美的、高傲的少女纯洁的躯体，而不是他，彼尔，促使这对象女巫一样深邃的、象黑夜一样乌黑的眼睛燃烧起世俗的欲念，他就气得浑身哆嗦起来。不，这不可能！他咬紧牙关，又暗自重复着说："重要的是不能屈服，到了考验他一生中的口号'我就是要这样做'的时候了！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他还不很清楚该怎样去获得雅柯芭的欢心。他决定听从命运的支配，见机行事，命运之神给他的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毕竟是胜利。不论是在午饭席上，还是在散步的时候，他都注意到，雅柯芭由于埃别尔特向她献殷勤而显得有些畏缩，而且千方百计地掩饰由于埃别尔特对她的亲密语调所引起的激动。后来他又注意到一个情况，在通向他们准备去的森林的一扇敞开着的大门旁边，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在卖花。埃别尔特向那女人买了一束鲜花，在把花献给雅柯芭时还说了一句多情的格言，她接过花束，甚至没说一声谢谢。使彼尔喜出望外的是，她把花束放

在膝盖上，一路上一次也没有闻过它。

在远处，罗德瓦德已隐约可见，森林落在后面了。最初他们顺着隆德托夫特大道行驶，后来菲列普·萨洛蒙让马车向左拐弯，绕远路经过艾尔米塔热斯列坚城回家去。

黄昏终于降临了。在低地和池塘上空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周围一片寂静。在宽广的平原上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有从远处的森林里传来好几种鸟鸣声。

马儿嘶鸣起来，妇女们都把披肩及头巾裹紧。当大伙看到一群赤鹿正安详地在路边啃草时，中断了不久的谈话又活跃起来了。伊兹拉耶尔姐妹俩看到鹿群，想起了一个从隆德来的瑞典大学生的故事。这个大学生表示接受打赌的条件，去追逐上述那样的鹿群，并赤手空拳地捉住预先指定的一只鹿。他在森林里追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因心力衰竭而死。

"尊敬的女士们真会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吗？"埃别尔特带着讥讽的微笑问道："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是，老实说，我并不怎样相信。"

伊兹拉耶尔姐妹俩争先恐后地对着上帝赌咒发誓，说这一切全是真的，是她们在《每日新闻报》①上亲眼看到的。

"尽管我对你们十分尊敬，但我很难相信，"埃别尔特嘲弄地说。"甚至连一个不完全正常的瑞典人也未必会忽然产生这种愚蠢的念头，而且他在奔跑时应该明白过来，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伊兹拉耶尔姐妹讲的故事触到了彼尔的痛处，于是他象接受挑战那样紧接着埃别尔特的嘲笑说：

---

① 瑞典的报纸。

“依我看来，这故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由于彼尔在长时间一语不发之后说起话来，又加上用的是这种挑衅的口吻，他的话因此引起了某种不安。

“这么说来，您，锡杰尼乌斯先生也是属于轻信的人？”埃别尔特说。

“不，我只相信，作为一个男子汉，只要稍稍有点自尊心，一旦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得达到它，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时彼尔向雅柯芭瞥了一眼，但她一路上都装得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此刻她也自顾自地望着一边。

“您听我说，男子汉这样干，听起来的确很诱人，”埃别尔特反驳说，一面微笑着向女士们瞥了一眼。“不幸的是残酷的大自然设下如此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一个自尊的男子汉的愿望不得不在它们面前屈服，何况上帝还使这只如此美丽、如此逗人喜爱的牲畜有四条华美的长腿，而我们，作为人，却不得不满足于两条圆木，它们更适合于行走而不是奔跑。”

“问题不仅仅在于速度，而在于毅力。毅力能创造奇迹。总之，工厂老板先生，最后笑的人才能笑得最欢。”

埃别尔特扬起眉毛，他猜测出彼尔的话中隐藏着的威胁。他怀着怜悯的蔑视扭过脸去，不去看彼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不过，”他转向女士们说，“我在年轻时似乎也亲眼目睹过和这个瑞典大学生有点相似的事，虽然我所碰到的事没有结束得这么惨。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从森林里郊游回来，我们在克拉姆片堡雇了一辆马车，沿着海岸回家去。其中有一个朋友从来不放过机会夸耀自己力气大，他就和我们打赌：到剩下最后半里路时，他将下车，在马车旁边跟着奔跑，不管我们怎样驱赶马匹，他将和我们同时到达哥本哈根。我们当然同意。我们刚到康斯

坦齐亚，他就跳下马车，开始跑了。我们的马又老又瘦，不管你怎样驱赶，它们总是慢吞吞地用小快步走着，在这样的竞赛中，什么都是非常自然正常的，但是跑了五分钟以后，我的朋友已经象铁匠的风箱那样，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了，又过了十分钟则完全停下步来，兴高采烈地宣布说他不想再跑了，因为他'怜悯这几匹可怜的马儿'。接着，他扬扬自得地又说出几句同样公正的格言，说侮辱不会说话的生物是不高尚的，不道德的，然后十分心安理得地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埃别尔特的故事引起大家的称赞。两个老年的妇女纵声大笑，菲列普·萨洛蒙回过头来说：

"如果这个人还活着，我作为保护动物协会的理事，建议铸造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章。"

彼尔气得冷汗直冒。他毫不怀疑，埃别尔特讲这个故事完全是故意刺激他的。虽然雅柯芭没有参加大家共同的哄笑，但是情敌的胜利使他失去了自制力，他暗地里准备狠狠地报复。等到伊兹拉耶尔姐妹笑完了，他说道：

"我打心底里感到可惜，工厂老板先生，您过早地失去对意志力的信心。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另外有个人能完成您的朋友所没有完成的事，您是否可能重新获得失去的信心呢？"

埃别尔特再次扬起浅色的眉毛。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我问您，如果另外有个人能完成您的朋友所没有完成的事，是不是可以使您获得失去的信心？如果可以的话，那末我准备来完成它，而且就在此刻完成，决不迟延。"

他不等得到答复，立刻跳到地上，和敞篷马车并排跑了起来。

菲列普·萨洛蒙拉住了马匹，厉声说：

"锡杰尼乌斯先生……请您……坐到马车上。"

但是彼尔淘气地回答说：

"萨洛蒙先生，请您不要激动，舒散一下筋骨对我甚至有好处。请不要忽略我们谈话的内涵。很难想象，对于上帝、国王和祖国来说，使我们丹麦议会霍尔别克州的代表重又获得对人类意志的信心，有多么重要。至于我的心脏，请你们放心，它是经受得住的。"

"不管怎样，锡杰尼乌斯先生，"菲列普·萨洛蒙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允许您和马车并排跑。"

"不能并排跑，那末，稍稍超过你们对我来说只会更好。"

接着他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加快步子飞跑起来。不管菲列普·萨洛蒙怎样驱赶马儿去追彼尔，几分钟以后彼尔已消失在浓雾之间，不见影踪了。

"他变得简直使人无法忍受，"菲列普·萨洛蒙气得涨红了脸，喃喃地说，一面抽打着马匹。

这时萨洛蒙太太开口了：

"何苦白白折腾马儿呢，"她对丈夫说。"锡杰尼乌斯先生整个下午都心绪不佳，他想出了一个体面的、虽然有些离奇的借口离开我们。如果从这里穿过森林，可以径直到达车站。"

她的解释大家都认为十分合情合理。马儿虽然跑得很快，却还是不见彼尔的影子，他不可能抄近路走，因为马车行驶的路线就是最短的近路，何况久列哈文森林是从四面被包围起来的。

伊兹拉耶尔姐妹俩对彼尔大失所望，她们忍不住在萨洛蒙太太耳边咕哝起来，说这个年青人实在太放肆了。甚至连伊凡也责怪起彼尔的行动来，而埃别尔特竟然微笑着提出略带挑逗性

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彼尔想这么急急忙忙地离开大伙。

雅柯芭一言不发地望着刚从瑞典那边的海湾上升起来的发红的月亮。从表面上来看，这件事对她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但是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屈辱，而同时又觉得无拘无束，十分自由，真想纵情大笑。自从她明白彼尔的这种有意识、有步骤的追求目标是什么以后，不管她觉得彼尔的乖张行为有多么可恶，她确实心里发紧，急切地等待着男人的强烈感情的暴发；但是暴风雨过去了，全部"强大的无穷力量"却只能干出极不高明的、孩子气的乖张行为而已。

现在他们已过了斯普林格福尔帕，又沿着海岸行驶了。从海峡上吹来一阵微风。雾消散了。一大群小蚊子在马的头部周围团团飞舞。

已经快要到家了，菲列普·萨洛蒙突然一下子勒住了马。

"怎么回事？这不是鲁伊扎在跑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一个女佣人迎面向他们跑来。菲列普·萨洛蒙在老远的地方就大声问道：

"出了什么事？是怎么回事？"

"是……是……这样……锡杰尼乌斯先生……"那姑娘气喘吁吁地说出这些话。

"他在我们家吗？"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在我们家，在我们家，他好象出了什么事，家里人正打发我去请医生呢！"

"公正的上帝，他究竟碰上了什么事？"伊凡脸色苍白得象张白纸。

"唉，我不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感到头晕，杜林先生给他喝了些放在小姐房里的雪水，只是他不见得会清醒过来。"

菲列普·萨洛蒙咬紧厚厚的嘴唇，抽打着马儿。他也变得脸色苍白。大家就这样脸色煞白、一言不发地坐着马车到了家门口。

一大群吓得半死的女佣出来迎接他们。他们在大门口碰见了阿隆·伊兹拉耶尔、巴林格和娜尼，又过了一会儿看见了杜林，最后彼尔本人也出现了。他脸上确是没有一点儿血色，衬衫揉皱了，可是张大嘴笑得十分欢畅。

“您看到了吗，工厂老板先生，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没有等到马车停下来，他就带着扬扬自得的口气大声说道。

“啊，原来是打赌！”姑娘们齐声说道，同时紧紧地围住了马车：

“请问你们在争论什么呀？”娜尼站在扶梯最下面的梯级上问。她那狡猾的小眼睛一会儿从埃别尔特身上转到雅柯芭身上，一会儿又从雅柯芭身上溜到埃别尔特身上。

伊凡从敞篷马车里出来，惊恐地抓住彼尔的手。

“锡杰尼乌斯先生，您不是感到不舒服吗？”

“啊，小事一桩，稍稍有些头晕罢了！我干了件傻事，我现在知道了，根本用不着赶得那么急！”

这时其余的人都默默地从敞篷马车上走下来，只有菲列普·萨洛蒙生气地把缰绳交给马夫说：

“快派赫里斯季安去把鲁伊扎追回来，她在半路上碰到了我们，告诉她不必去惊动医生了。”

接着大家都聚集在半暗不明的前厅里。青年人在那儿以各种方式异常兴奋地讨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是经历过恐怖后所常有的。伊凡比所有的人都说得多。他为自己朋友的英勇行为高兴得不得了，并叫娜尼和杜林一次又一次把新的细

节说给大家听：他们怎样走出森林，怎样看见彼尔在台阶上说不出一句话来，等他们一起穿过几个房间来到时，彼尔就昏倒了。

埃别尔特站在挂衣架旁边，帮雅柯芭脱去外衣。当他怯生生地从她的颤抖的肩膀上脱下披肩时，他的眼光困惑不解地停留在雅柯芭的脸上。

“我简直冻坏了，”她说，企图解释她那遏止不住的神经质的颤抖，她抖得牙齿直打颤，说完，立刻上楼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彼尔虽然谈笑自如，而且装得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事实上他的目光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她。在极度兴奋的情绪支配下，他发誓今天晚上要再跟她谈一次，即使不得不从阳台上潜入她的房间也必须谈。当他发觉雅柯芭在脱外衣时，把埃别尔特送的花束放在窗台上，后来就忘了把花束带走，彼尔立刻抓住这个借口。

“雅柯芭小姐，雅柯芭小姐！”他在后面追着她喊道。“您忘记了您的鲜花，”接着，他手捧花束，两步并作一步跑上了楼梯。但没有等到他跑到上面，雅柯芭正好已走到最后一级梯级，她没有打量一下，甚至没有道谢一声，就伸手来接花束。

但是她没有拿到花束，因为彼尔握住了她的手。彼尔确信楼上没有旁人，就吻起她的手来。她吓得两腿发软，甚至连抽出手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这情景，他立刻靠到她的身边，把她搂入自己怀中。

“您爱我吗？”他弯下身子向她低声说，“真的爱我吗？您愿意成为我的人吗？”

她浑身瘫软无力，甜蜜的颤抖传遍整个身子，双手情不自禁地伸到他的手中。

“您愿意成为我的人吗？”他重复问了一遍。“您回答呀！”

"愿意，愿意，愿意，"她轻轻地说。从这个汗涔涔、热烘烘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使她丧失了理智。她的脑袋情不自禁地低垂到他的肩膀上。

"我明天上午来，我们把一切详细谈谈。"

他又一次让她紧贴在自己的胸脯上，然后雄健地跳跃着下了楼。现在他已经装得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站在大厅里的其他客人们中间了。

刚才的一幕持续了总共不超过一分钟。等到彼尔明白过来，他已赢得了胜利，他就又恢复了原先的镇静和沉着。他和客人们闲聊，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后来又来到露台上，那里已经摆好桌子准备喝茶了。

但是今天一天紧张的后果开始慢慢地表现出来了。殊死的冲刺已经过去，现在彼尔还是不理解他是怎样下决心去冲刺的。当他在脑海中回顾经历过的情景时，眼前顿时一阵昏黑，当他展望未来时，头脑开始发晕。他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永远不用再为金钱操心了？他，彼得·锡杰尼乌斯，一个穷牧师的儿子，将要成为分享百万家财的人？对，对，确是这样！魔棒就握在他手中，充满童话般奇迹的世界将在他面前敞开大门。

虽然他没费多大力气隐瞒了他的极其激动的心情，但在场的许多人中，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客人，已经看明白，在楼梯上发生了一件举足轻重的事。雅柯芭的不在场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因此茶桌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重，到最后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了。埃别尔特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一言不发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好几次走到彼尔身边的那副模样，使大家都感到可怕。只有巴林格副博士，带着他固有的轻率态度，目空一切地在大厅里来回走动，高声议论着文学，暗地里期待着大家会请求他朗诵诗

歌让大家高兴起来。

最后，一个使女来宣布等待了很久的消息：送客人去车站的马车已经备好，于是大家纷纷起来告辞。只有埃别尔特因为不需要到哥本哈根去，就多耽搁了一会儿。他希望屋里静下来以后，雅柯芭能下楼来，即使下来一会儿也好。但是十分钟过去了，雅柯芭一直没有露面，于是埃别尔特也站起身来默默地告辞了。

“喂，菲列普，你有什么可说的？”最后只剩下萨洛蒙夫妇俩时，萨洛蒙太太这样对丈夫说。

“是的，列阿，你说得对，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这是个完全失掉自制力的人。”

“我可是对你提出过警告的啊！”

“我明天对伊凡说，让他最终明白，我们家不能接待这样的人。”

“我担心你已经晚了！……要是你今天注意一下雅柯芭的情绪就知道了。”

送客的马车刚一驶走，娜尼就上了楼。她悄悄地溜到姐姐的房间门口，仔细谛听，但是里边一点声音也没有。她于是朝锁孔里张望，雅柯芭的房里一片漆黑。她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姐姐已经睡了，只得万分失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但是雅柯芭并没有睡。她打开阳台门，在月光下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送走彼尔的马车轮子碰到路面发出的响声。在最后半小时中，她的脸忽然衰老了，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一种孤僻的、忧郁的表情。她象一座雕像似的站着不动，直到车轮声消失在森林后面，听不见了。

然后她回到房间里，随手掩上了阳台门，不断地在房里来回

走着。接着她坐到躺椅上，双手掩住了脸。

她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羞愧和绝望的情绪折磨着她。看来，一切就这么一下子结束了。她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加以培养的自我克制精神，竟使她落到这个地步。她的青春的理想，关于心爱的英雄的理想就这样可恶地、以这种歪曲的形式体现在生活中了。

她不打算粉饰引诱她投入彼尔怀抱的原因，也不愿向自己证实，有朝一日她能摆脱这种肉体上的骚乱。不，她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她是完完全全在他的支配之下了。如果再认为这一切都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这样只会加深她的耻辱。解救的办法已不存在。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尽管他们的相会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她却依偎在他的怀抱里，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的嘴唇，从未体验过的爱情的甜蜜的预感渗透了她的整个身心——可以这样认为，她的一半身子现在就已经属于他了。

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接着娜尼探进头来。

“啊，请你原谅，你似乎在月光下沉入了幻想，是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再次请你原谅，我只是听见你还没有睡……你有多余的发针吗？”

“你自己找吧！”

娜尼穿着睡衣，悄悄地用猫那样轻的脚步溜进房间，开始在五斗橱的抽屉里寻找。接着，她突然回转身来，背向着五斗橱，身子坐在拉出的抽屉上。月光透过薄薄的睡衣，清晰地照出了她身体的全部线条。

她身子向前探，用讨好别人、但又有些怯生生的语调问道：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可以向你们祝贺了吗？”

雅柯芭打了个寒噤。

“祝贺什么?”

“请原谅。也许这是一级秘密。我劝你最好能保守秘密,到将来再说。”

“秘密?什么秘密?我一点也不明白。”

“啊,请你不要装模作样了,是不是可以打听一下,你和锡杰尼乌斯先生在楼梯上谈了些什么事?”

雅柯芭听了这几句话,甚至感到一阵头晕。锡杰尼乌斯!这么个姓氏!……锡杰尼乌斯太太!!!真难以设想!

“这不是荒谬可笑的追求吗?”娜尼不顾一切地继续说道。“嗨,嗨!我一来就感到十分可疑。”

雅柯芭刷地挺直了身子。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一切,是的,我订婚了。正是跟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人订的婚。这就是全部秘密,既然你这样感兴趣的话。”

沉默。

“既然我这样感兴趣?怎么能不感兴趣呢?当然,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

“啊,你十分高兴……”

“你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高兴……唔,我猜到了,你也许以为我自己……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还以锡杰尼乌斯来逗弄我呢。你一点也用不着激动。没有什么可争吵的,我不和你争论,我向来十分喜欢你的未婚夫,但是依我看来,你们两人更加相配。”

雅柯芭警觉起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该怎样向你解释呢……喔，你们两人，可以这样说，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而我呢，大家都知道，是个十分渺小、不动脑筋的平庸之辈，轻佻浮躁的人，你自己常常这样说我的。现在该谈谈的是……埃别尔特，可怜的埃别尔特……”

雅柯芭忍不住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

“你听我说，娜尼，时间已经很晚。你把衣服都脱掉了，大概感到冷了吧！”

“我影响你了吧？我的天，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但她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又用那讨好别人、轻得象猫似的步态，赤着脚溜出了房间，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

“你真沉得住气，换了另一个人，就会把一切说得有趣得多。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满意地畅谈了。你知道，要是我自己碰到这种情形，要是我的双唇将要去吻一个长胡须的人，那我早就会和年纪比我大、比我有经验的姐姐商量，从她那儿取得指导了。”

“原谅我吧，我的确已经十分疲倦，”雅柯芭打断她的话，开始脱衣服了。

“你还装得那样圣洁，那样不可侵犯，你说现在就要睡了，请你别扯谎……我才不会相信呢。你今天一定会写信给他，在夜深人静时向他倾诉衷情，通过笔头和墨水拥抱他，让早班邮件送去一千个飞吻。我说，孩子，我得送给你一个珍贵的忠告，刚开始要做得稍稍矜持一些。总之，不要头脑发热，你还记得列贝卡娅订婚后发生的事吗？他把她吻了又吻，使她不得不再去涂口红。根据我对男人的观察分析，你的未婚夫是喜欢接吻的。晚安，我幸运的姐姐，希望你的梦不要做得太美！”

第 十 章

过了一两天，彼尔终于明白，虽然他已迫使雅柯芭表示同意，但同过去相比，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首先，不论是雅柯芭还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甚至以断然决然的方式——都要求把订婚的事暂时保密。除了亲人以外，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提订婚的事。第二，雅柯芭过分践踏他的耐心：她没完没了地提出任性的要求和变幻无常地耍态度。常有这样的事：他来到斯科夫巴肯别墅，她却推诿身体不好，根本不出来同他见面；而到了晚上，只单独留下他俩时，她有时却会以意想不到的热情接受他的温存，但这改变不了总的情况。他对妇女的了解，足以使他能捕捉热烈的激情和随之而来的侮辱性的冷淡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明白，进一步作出让步，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他决定改变策略：他装得漫不经心、冷漠无情的样子：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然后就好几天根本不照面。

"用饥饿来制服不听话的人，"他暗自这样想。现在正是考验他的时候，看他身上是不是具备那种能统治人们、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必不可少的力量。

他第一天不去，雅柯芭感到松了口气，第二天，她感到惊奇，第三天，她开始感到不安，决定给他写一封信，问他是不是害病了。但她刚抓起笔，动手要写的时候，楼下花园里却传来他那响

亮的声音。于是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情绪。虽然她的心惊慌不安地怦怦直跳，她却还是宁愿彼尔离得她远远的。她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母亲叫一个幼小的孩子上楼来通知她，彼尔来了，但她却一步不动，在本来准备给彼尔写信的纸张上，开始给一个在国外的女友写起无关紧要的信来。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她才下楼来。彼尔一看见她，就随随便便地咧嘴而笑，甚至不愿对他为什么这样长久不来看她进行解释。几乎整个晚上他都在弹子房里和伊凡及亨利舅舅待在一起，而且从各方面看来，他觉得在那边十分逍遥自在。喝完茶他就告辞了，因此整个晚上他们甚至没能单独在一起谈谈。

这个夜晚是他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她在自己的卧室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痛苦地作着自我斗争。她向自己证实，现在是撕毁这个反常的、不体面的婚约的时候了。这样的结合不仅破坏了她和亲人、她和朋友的关系，而且夺走了她对自己的最后的一点尊敬。第二天一早，她就坐到桌子边，准备把自己的决定正式写信通知彼尔。但是她的手不听使唤。对爱情的渴望在心中燃烧，她只得丢掉笔，双手掩住脸，坐在安乐椅里呆住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了她的主人和统治者。从这个时候起，她象服从不可抗拒的命运那样整个儿屈服于自己的不幸了。彼尔仍象过去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分离的时间过分长时，他会写上一封短信，表示歉意，有时在信中还附上几朵鲜花，但是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她，他一次也不作解释，雅柯芭也一次都没有问过。

有一天，雅柯芭和母亲坐在小客厅里。萨洛蒙太太坐在她最喜欢坐的一张沙发上做女红；雅柯芭则坐在窗边看报。早上雅柯

芭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没有下楼来吃早饭。此刻她一言不发，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报纸。

“早上你收到锡杰尼乌斯的信了？”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母亲问道，一面开始在她的小篮子里寻找要缝的东西。

“是的。”

“他今天来吗？”

“不知道。”

又是沉默。接着萨洛蒙太太仿佛鼓足勇气似的，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关切地向女儿瞥了一眼，然后说道：

“雅柯芭，我的女儿，你坐过来些，让我们好好地谈谈心。”

雅柯芭抬起头来，惊恐地向母亲瞟了一眼，迟疑片刻，然后站起身来，走到母亲身边。

“什么事啊？”她问道，缩在沙发的一角，尽量离开母亲远一点，一只手托住了下巴。

萨洛蒙太太握住她的另一只手，问道：

“雅柯芭，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指的是什么？”

“随便问问……你不用立即感到难受。我不打算从你口里探出什么名堂来。你是不是可以诚实地、坦率地回答你母亲一个问题，单单一个问题：你感到幸福吗？”

“好奇怪的问题，”雅柯芭装得不明白的样子，拖长声音说。她还试图微微一笑，虽然她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知道，我一向不要求孩子们在恋爱问题上没有半点秘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有权要求老老实实的回答。”

“不，好妈妈，你真有点怪。我既然心甘情愿和他订了婚，这

就表明，我肯定是幸福的。”

“既然你这样推论，我就要开门见山地和你谈谈了。你听我说，大概一个小时以前，我上楼来看你，我以为你没有下楼来吃早饭，大概是病了。可是你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无意中在你的桌子上看到有一封锡杰尼乌斯给你的信。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虽然这种情书一般是不随便乱放的。奇怪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信并没有启封。”

“这又怎么样呢？”雅柯芭稍稍沉默了一下，问道。她那只一直被列阿太太握住的手变得冰冷冰冷的。

“什么‘这又怎么样’？雅柯芭，你听着，我当然不是个年轻的姑娘了，但是还没有老到忘却正在谈恋爱的人们是怎样行动的。如果一个姑娘家早上八点钟收到未婚夫的情书，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抽出工夫去看它，这就表示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这点你不了解，这里有特殊的原因，但是我不能把原因告诉你。”

列阿太太觉得难以再追问下去了。

“那随你的便，孩子，我说过，我不打算从你口里探出什么名堂来，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幸福的，雅柯芭，你觉得幸福吗？”

“当然啦，”雅柯芭勉强挤出这么一句话，说完就站起身来，从母亲手中抽回自己的手。

母亲用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她，但这时娜尼穿着短上衣，戴着帽子，带着满腹新闻，闯了进来，于是刚刚开始的谈话就无法进行到底了。萨洛蒙太太拿起搁在一边的针线活儿，而雅柯芭很快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母亲提出的问题和她那饱含同情的音调深深地刺痛了雅柯

芭，使她又充满了新的恐惧和不安。她无法容忍别人对她的怜悯，她自己也不喜欢怜惜自己。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陌生的人结合在一起，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她急急忙忙拆开彼尔的信，一目十行地很快就看完了。事实上的确很难向母亲解释，她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信。没有比这种写得漫不经心、用歪歪斜斜的青年人的笔迹涂成的短信更使人感到有伤自尊心了，从正字法的角度来看，也远不是无可指摘的。她企图使自己相信，害怕看信完全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她担心信里提到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她受感情的支配、后来使她深感羞愧和厌恶的时光。但她这只是试图欺骗自己而已。每一次新的来信只是又一次向她证明，她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在他的信里找不到感激的影子，找不到爱情、忧虑、激动的字眼，有时她光起火来，把刚寄来的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

这一次彼尔还是我行我素，在短信里只说他今天不来斯科夫巴肯了。这信写在名片的反面，信封里还附了几张彼尔的辩论性文章的校样。伊凡把彼尔的文章到处传播，好象广播一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雅柯芭不大乐意地拿起了校样，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至今不十分相信彼尔的才能，特别不相信他的写作能力。如果一个人甚至不能正确书写祖国的文字，还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

但是当她看了几页之后，她脸红了。不管文章里说到的东西对于她是多么陌生，不管多么明显地可以看出彼尔模仿的是谁的文体和风格，雅柯芭立刻明白了，文章对于了解大自然方面包含着很多新的内容，驱使大自然的力量为文明服务，又是多么诱人的思想呀！她记起了他亲口对她讲解的很多东西，虽然过去由于彼尔说话长篇大论和好为人师的口气，她无法从他的话中找

出合理的内核。把文章再看下去，看到另外的地方，看出了这是她和彼尔谈话时无意中说到的她自己的思想和想象，但这些思想和想象非但一点没有削弱总体的印象，甚至相反，正是在这里，她重新了解了他的才能的独特之处。她无意中说出的话，在他的嘴里获得了崭新的、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含义。不包含任何重要思想的仓猝间提出的意见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看得见的形象，变成了以其勇敢和信念的力量使人惊奇的未来的完美图景。

她把全部校样看完后，仍久久地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只手托住面颊，呆然望着前面。这个她把自己的命运与之联结在一起的陌生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把伊凡以及他本人所说的那些不大象真的历史算在内的话，她根本不了解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他在过去的历史中隐瞒了哪些秘密？他阴沉、冷漠地仇恨家庭和老家(这些事他有一次告诉过她)的原因何在?

最近几天来，她屡次产生想和彼尔家中的任何人聊聊的愿望。她想弄清楚那些她不了解的事，它们有时比其余的事更使她感到屈辱和不安；弄清楚那些经过他的叙述只能变得更加稀里糊涂的事。她知道彼尔的大哥是个律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家机关里任职。彼尔亲口告诉过她，最近他在路上碰见过哥哥，谈话间彼尔告诉了哥哥自己秘密订婚的事。一想到要和一个陌生人去谈这种事使她感到可怕，但她仍决定去造访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可能向她透露一些她感兴趣的问题，因此第二天一早她就进城去了。

埃别尔哈尔德·锡杰尼乌斯在那儿任职的监狱办事处设于一幢阴暗、肮脏的灰色大房子里，正面朝着运河。雅柯芭在几条曲曲折折、没有尽头的长廊里迷失了方向，最后才发现了值班

室，里面有两个蒙胧欲睡的送信员，背靠着墙，眼睛呆滞地盯着自己的靴子尖。她向他们打听怎样才能找到发送科秘书锡杰尼乌斯先生时，他们只简单地回答说：

"二楼右首第三扇门。"

她刚一转身，两个送信员就大声议论起来：

"好个大鼻子！"

"一定是个犹太女人。"

到了二楼，雅柯芭推开右首第三扇门，走进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半暗不明的房间。窗子都面向树木稀疏的院子。在一扇窗子旁边的一张松木斜面的高写字台旁边，埃别尔哈尔德站立着急急忙忙地在写什么东西。房间里除了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外，还有几把木头椅子和搁架，搁架上放着公文案卷的合订本。埃别尔哈尔德穿着窄小的黑色长襟常礼服，衣服已磨得发光，上面的扣子全部扣上。由于一清早下过小雨，他把裤管小心地卷了起来，露出了灰色绒线编织的肥大的袜子和打过鞋掌的低帮系带子的皮鞋。

埃别尔哈尔德虽然听到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请进"，却没有抬起头来看雅柯芭，好一阵子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继续写他的东西。

部分是由于他没有抬起头来，部分是由于他的衣着，雅柯芭把他当作是个普普通通的文书，就请他去把发送科的秘书先生找来。到这时候他才十分威严地放下了笔，用冷峻、清澈的目光向她瞥了一眼，雅柯芭惊奇地发觉，他跟彼尔长得十分相象。

雅柯芭报了自己的姓名，接着说道：

"我知道，您的弟弟……彼尔，跟您谈起过我。"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张嘴，用机械的手势向她指指其中的一

把椅子。

"您也许自己也明白，为什么我要来看望您，"雅柯芭坐到椅子上后，继续说道。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心猛烈地跳动，因为她不得不胡乱说些毫无意义的话，以便不管怎么样使谈话继续下去。"我知道，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未婚夫，不仅和您，而且和其余的家庭成员早就十分疏远。我无法推测其中的原委，我也不需要向您证明，这件事是多么伤我的心。"

埃别尔哈尔德似乎呆住了，神态很不自然。他靠在斜面的高写字台上，叉开手指，遮住眼睛。他没有打断雅柯芭的话，脸上的肌肉一点没有颤动，虽然他惊奇得不能自主，无法清醒过来。他早已风闻到，他的弟弟经常出入于富商萨洛蒙家，当彼尔告诉他已和萨洛蒙的女儿订婚之事，他一点也不相信，更何况彼尔要求他暂时对这件事保守秘密。他认为在这厚颜无耻的吹牛背后隐藏着不久前在某些方面的失败。他深知菲列普·萨洛蒙的家产达数百万之多。

因此，现在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破坏这个联姻。这决不是想搞臭彼尔，也不是出于妒忌。他只认为，如果彼尔有机会去实现他的沽名钓誉的意图，那末他会因此在他自己选择的十分有害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从而引导他走上正路也就长期无望了。这一段时期以来，埃别尔哈尔德关心彼尔的事远远超过彼尔所能想象的程度。埃别尔哈尔德认为，他所期望的时刻已经快到了，当彼尔受到羞愧和窘迫双管齐下的胁逼时，就会有所觉悟，就会对家庭和老家承认自己的过错。

"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当雅柯芭终于停止不说时，他说道，"只是由于您的提议，我的弟弟才开始谈到我们家的事吧？"

"是这样。"

“我弟弟大概没有料到您打算来看我，是吗？”

“是这样。”

“那末您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和我谈的？”

他的态度刺痛了雅柯芭，使她克服了自己的胆怯情绪。埃别尔哈尔德所采取的盘问的口气更使她生气，于是她便矜持地重复说：

“我不是已经说过，是我自己安排这次会见的，而不是彼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唉，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您说得一点不错，好多年以来，更正确些说是，从孩提时代起，我弟弟就和老家疏远了。我敢断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固执地坚持这种错误。他不考虑到任何人，根本就没有把那些他首先应该感激和尊敬的人放在心上；而且还由此而得到某种恶意的快乐。我们甚至从他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最终要跟家庭决裂的意图。您刚才称呼他彼尔，女士，您是否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的，这方面我听到过一点。”

“我不想对您隐瞒我最坚定的看法，（您自己不是要寻求坦率的谈话吗？）我以为甚至连和您订婚这件事也是他对老家的深思熟虑的挑战，是对他的根基的有意识的否定。”

雅柯芭紧锁着双眉。

“我不明白您的话，”她说。

“我试着向您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您大概知道，彼得·安德烈阿斯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自己很明白，对于他的双亲来说，基督教是统治世界的唯一力量。他的双亲认为，如果不把敬畏上帝作为基础的话，即使从外表看来最美好的、光彩照人的幸

福，也算不得是真正的幸福。”

“哦，原来是这样！”

雅柯芭把嘴唇咬得发痛。在埃别尔哈尔德平静地、从容不迫地述说时，她刚才在走廊上听到的两个送信员的挖苦嘲笑一直在她耳际回荡，而且将在她整整一生中都追随着她。

她甚至准备站起身来，向埃别尔哈尔德表示自己对这一切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想再打听些有关未婚夫情况的愿望胜过了上面的想法，于是她控制住自己，继续坐在那里。

“我知道彼尔不同意他家庭的宗教观点，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在这方面我并不责怪他。”

“那当然。”

“因此我认为，如果彼尔对于自己的家庭没有别的过错，那末，他的这个罪孽是很容易得到宽恕的。如果他不同意你们对基督教的观点，这根本不能证明他存在什么恶意。如果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不同意家庭的观点，那他就更加应该得到尊敬，虽然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口是心非地来一套会对他更有利些。”

“萨洛蒙小姐，您知道，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想告诉您一件事：在我的双亲看来，我现在就是以他们的名义来和您谈话的，对一个掩住耳朵不听真理声音的人是无法宽恕的；特别是对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从婴儿时候起就一直听到真理的声音的彼得·安德烈阿斯来说，就更无法宽恕。”

雅柯芭没有回答。她低着头，象往常她在极度激动时那样，她的脸一会儿涨得通红，一会儿又象死人那样苍白。

但是埃别尔哈尔德没有正确理解她的姿势和她的沉默。他被锡杰尼乌斯家自信的本能所控制，认为自己所说的话已经达

到了他暗中追求的目的：他想贬低百万富翁的高傲的女儿，因为他当即感觉到在她的眼睛里暗含着嘲笑，而绸的衣裙，浅色的手套和香水的淡雅香味更加激起他那福音主义的热情。

因此他改变了音调，甚至带着几分同情的口气说：

“我绝对不想伤害您的感情，使您受到委屈，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警告，我弟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已可悲地证实他缺乏各种各样的道德基础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有些人认为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似乎只表现在对待天国的态度，而对我们个人不会留下痕迹，这些人是大错特错了。讲到彼得·安德烈阿斯，我在这里不打算一一细述，有些事不适宜跟妇女谈，因此……”

“我猜得出您所指的事。但是正因为他和家庭的关系是这样的别扭，他唯一能接触到的社会又是这样的性质（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有理由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和原谅彼尔的性格了。除此以外，对于您不愿保持沉默的那些事，在我看来，是不值得如此严厉地加以斥责的。”

“萨洛蒙小姐，您想错了，我们斥责的不是我们的弟弟，而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也能找到许多有利于他的东西。他很有才能，而且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在他的领域内取得某种成就。条件十分艰苦，他又十分年轻，但他在同行中间取得了威信，现在他已走上赢得声誉的正确道路。”

“我看得出，您自己对这一切并不完全相信。我知道有一家报纸报道过有关运河的某个计划方案（或者按照报上的某种称呼），并试图证明这个计划方案的重大意义。我还知道彼得·安德烈阿斯自认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者，是新时代的先知。现在有一

部分青年人向往着叛逆，对这种向往本可以一笑置之，如果它对于脆弱的灵魂不是危害极大的话。现今震荡着丹麦青年的某些阶层、使那些最不稳定、缺乏独立主见的人多半受其支配的（就象糠秕比饱满的谷粒扬得更高）思想流行病最值得注意。关于彼得·安德烈阿斯，只能确信无疑地承认一个如此明显而又如此可悲的真理：他念了整整七年书，可是至今没有通过必要的考试，也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证书，这种成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报答整个家庭为他所作出的牺牲。我再重复一次，我不是斥责彼得·安德烈阿斯本人，而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对于彼得·安德烈阿斯本人，我们打心底里怜悯他，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他仍寄予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美好的本质会在他身上获胜。至于我们家庭认为什么才是拯救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这点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但是如果您对于这一点感兴趣的话——我认为您就是为了得到真诚的、坦率的回答才到这里来的——我可以预先奉告的只有一点，希望我的话不会使您感到惊奇，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彼得·安德烈阿斯的双亲决不会赞成你们的婚姻。”

雅柯芭站起身来，靠近椅子背站了一会儿，沉思地用小阳伞触碰着鞋头，却不朝埃别尔哈尔德望。后来她猛然抬起头来，向埃别尔哈尔德瞥了一眼。在她的脸上还留有激动的痕迹，但嘴角上已浮现出一丝隐约可见的、不可捉摸的冷笑，漆黑的眼珠闪烁着幸福的光彩。

“我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言归于好，”她说，“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是十分幼稚的，这点我自己现在已经懂得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知道了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我忍不住要告诉您：我离开这里时要比来的时候感到幸福。”

埃别尔哈尔德并不完全理解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本想反驳她，但她已经转过身去，没有告辞就走了。

到了街上，她突然十分想见见彼尔。经过内心稍稍一阵斗争以后，她叫了一辆马车，向尼堡方向驶去。她觉得，除非她为自己对他的不信任而忏悔，为自己不自觉的背叛行为(她造访埃别尔哈尔德的实质就是这个，现在她认识到了)而请求他的原谅，她将不得安宁。现在她对彼尔是了解得何等深刻，又多么清晰地看到彼尔在老家的处境。听着这位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的哥哥的话，她栩栩如生地想象出锡杰尼乌斯家的情况，使她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她没能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找到彼尔。他在她来到之前五分钟刚刚离开。特里涅把她带到这间天花板低矮的小房间里时，他的雪茄烟的灰色烟雾还一圈圈地缭绕在房间里呢。特里涅让雅柯芭一个人留在这里。

雅柯芭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四周打量。她仔细察看光秃秃的墙壁、一只破损的摇椅和一只蒙着黑色漆布的软座凳子。刹那间，由于访问扑空而引起的失望变成了恐怖，因为这阴暗的斗室完全象监狱的牢房。她简直无法设想他竟过着如此贫困凄凉的生活。他力图脱颖而出的渴望已经有多少次以新的方面呈现在她的面前，这新的方面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明他与很多事物作了妥协。一个人经历了郁郁寡欢的童年，生活在这种使人羞赧的贫困之中，除了去追求幸福，还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一想到她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使他幸福，她感到新的含情脉脉的喜悦。

真正的爱情所特有的虔敬的好奇心驱使她把写字台上所有的小玩意儿一一在手中赏玩了一阵，又轻轻地把每一件都放回原处。她在房间里踱步，有时思绪纷至沓来，她就停下步子。进

一步接近彼尔成了她不可克服的需要，她重新抚摸他所有的东西。第一次在挂在门钩上的那件穿旧的晨衣面前经过时，她爱抚地摸了摸，第二次又经过时，她闭上眼睛，把腮帮贴在晨衣上，闻着晨衣上独特的气味，这种烟味她过去无法忍受，可现在却觉得闻了还想再闻。

但这时特里涅进来了。于是雅柯芭在桌子旁边坐下，在名片的背面简略地写道：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这么久不露面？你整整三天不到我们家来了。今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我有多少话儿想跟你谈呀！"

这是她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她把名片塞进一只放在桌子上的信封里，并写上彼尔的名字。

雅柯芭刚离开，奥卢弗逊太太就开始用棒象击鼓似的敲打地板，叫特里涅上楼去，要求特里涅向她详细汇报。现在奥卢弗逊太太几乎不起床了。自从丈夫死后，她变得非常衰弱，连迈步也十分困难了。但她的好奇心却比过去更强烈。她听到楼下外室里有陌生人的声音，就走下床来，站在通厨房的门边监视。她透过大厅的窗玻璃目送着雅柯芭的马车，直到它在孔根斯加德街拐弯不见为止。

两个小时以后，彼尔回到家里，看到了雅柯芭的信，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看来这种对症下药的方法起了作用！但是要她驯服还早着呢，还得让这匹小马再尝尝鞭子的滋味。

吃过午饭，雅柯芭两次去车站接哥本哈根开来的火车。当她第二次又独自一人回到家里时，她接到了一封电报。彼尔象往常一样，简短地告诉她，今天晚上他十分抱歉，不能到斯科夫巴肯来了。

她捧着电报不禁沉思起来。

“情况有点不大对头，”她突然大声说道。“他不可能因为工作，每天晚上都待在城里。”

她顿时变得脸色苍白。难道一切全都完了？难道她要失去他了？……不，不，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她要写信给他。她要坦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把一切解释清楚，由于自己待他冷淡和不信任而请求他原谅。

她坐到安乐椅里，用手遮住脸，企图集中思想。她决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她要叫他回来，即使她因此不得不跪着求他，她也愿意。

这时门被推开了一点儿，罗扎莉雅从门缝里探进头来说：

“请你下去，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一定是埃别尔特！”雅柯芭不禁打了个寒颤。

她那个过去的爱慕者又开始出入她家了。这也许是不祥的预兆？难道他真该在这个时候光临吗？

最初她想根本不去见他，后来又想，要是她整个晚上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会怀疑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已经知道雅柯芭收到一份电报，想问问电报的内容。

楼下，在昏暗的大厅里，她见到了双亲。他们正和一位先生在闲聊，但是暮色苍茫，她无法看清对方是谁。这位先生坐在安乐椅里，背靠着她进大厅的那扇门。但这时候他站立起来了，她一认出是他，顿时用手掩住了眼睛，仿佛眼睛发花似的。彼尔在空闲下来的时候重新看了雅柯芭留的条子，很后悔自己的残忍，就决定来个出其不意，使她喜出望外，雅柯芭不禁勾住他的脖子大声喊道：

“原来是你呀！”

她浑身瘫软地依偎在他的胸口有半分钟之久，后来她清醒过来了，她为自己当着双亲的面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而感到羞愧，但却仍紧紧捏住彼尔的双手，仿佛担心会失去他似的。她噙着泪花笑了，终于挽着他的胳膊，往花园里走去。

菲列普·萨洛蒙和他的妻子目送着他们出去，然后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唉，列阿，这是无法可想的，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

列阿太太默默地点了点头。

* * *

虽然家里决定把订婚的事保守秘密，但是没有多久，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现在雅柯芭不必隐瞒自己的感情，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只有那瞒着人生了个私生子的姑娘突然获得了在全世界面前宣布自己幸福的权利时，才可能体会这样的喜悦。

彼尔发觉，在一定的圈子内，大家都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他一跨进孔根斯·纽托夫街上那家咖啡馆的门（这是他现在经常去的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顾客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这桩奇怪的、大家都无法理解的婚姻引起了无穷无尽的诽谤和谣言。关于这个最初掠取了有钱的尼尔戈尔的遗产，后来又巧妙地从菲列普·萨洛蒙那儿夺取了上百万钱财的年轻的幸福探求者，不可思议的传说不胫而走。

订婚的事也传到彼尔早先在综合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耳朵里。《鹰报》上的文章，而主要的是关于他最近即将出版一本书的消息，在综合技术学院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原来彼尔在同学中间，远不象他所感觉的那样孤孤单单、不被人了解。不仅那些象

彼尔那样觉得在桑德鲁普教授的讲堂里空气过分迂腐的不肯安分的人，而且连那些利用对学院的各种批评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的懒汉，也都早就等待着，彼尔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从另一方面来说，等到彼尔有了荣誉，在早先居高临下地看不起彼尔的一本正经的钻营家中间也就冒出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做马里乌斯·约尔根逊的人，他是桑德鲁普教授的宠儿，为此彼尔当时曾管他叫“上帝所喜悦的表报”。这个有希望的青年，社会的未来栋梁，现在正在酝酿可怕的复仇计划，具体地说，是准备等到彼尔的书一出版，就在《工业报》上给这本书以毁灭性的批判。

萨洛蒙夫妇逐渐容忍这样的想法：彼尔将成为他们的女婿。

现在最感到不满的大概要算是亨利舅舅了。虽然彼尔早就看清楚，他那“股份公司”是怎么回事，杰利弗特先生继续扮演着父亲和恩人的角色，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彼尔，现在仅仅是第一步，远不是最重要的一步，主要的还在后面呢。他一直模棱两可地提到寡妇封·阿德勒斯堡格男爵夫人。彼尔开始对此发生兴趣，现在乐意去听他的这些暗示。彼尔知道，男爵夫人至今一直留在德国南部的医院里。他打算出国时顺路到那里去看看。但是他除了和这个贵族女人保持来往，以便今后获得可能的好处以外，暂时没有别的目的。不过在心底里，他并不反对一劳永逸地抛掉这个可恨的姓氏锡杰尼乌斯，这个引人发笑的牧师专有的拉丁语，就象驴的耳朵那样，到处都把他的出身暴露无遗。封·阿德勒斯堡格男爵！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样的姓氏印在名片上可真不赖！

不过，他没有和雅柯芭谈起过他的这些伟大的计划。因为他认为，她对于虚有其表的光荣称号根本无动于衷，因此不会赞成

他的计划的。可怜的人没有猜想到雅柯芭对于他们的共同前程正暗自构思着更加大胆果断的计划呢。有一天晚上，应她的要求，他大声把他写的书从头至尾读给她听，现在，当爱情使她的听觉变得敏锐的时候，每一个句子就好象是胜利的军号声了。

不过她有足够的智慧暗自进行观察。不管她陷入情网多么深，对彼尔的许许多多缺点还是看得很清楚。她十分明白，在他能全副武装地开始搏击之前，必须下一番功夫，使他变得有些教养。现在连她也认为，他是被命运本身选中去进行搏击的。她越来越被强烈的感情所控制。爱情之井是取之不竭的，心灵强烈要求依偎在某个人身上。从童年时代起，这种要求除了带给她屈辱外，没有带给她别的东西，现在这一切总算都给等到了。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她脑海中想的只有他。清晨，她给他捎去鲜花，尽可能把他的寒碜的斗室打扮得漂亮一些。她送给他许多不需要的礼物，塞满了他的房间。她从早到晚绞尽脑汁，想使他高兴。她甚至说服双亲比预定的日期提前回到城里去，为的是可以常常见到他，使他可以随时到她家来，晚上和他相距不过八百三十步左右（她有一次秘密地测量了这个距离）。但这样她还嫌不够。他离开她家刚过了一小时，她会突然坐到桌子边急急忙忙地给他写信，或者拍去一个电报。她总感到有什么事要急于立刻告诉他，或者更正她已经对他说过，但觉得说得不对头的话，于是就迅速拍去一个电报，要求彼尔忘掉她的话。一大堆无意识的巧计，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向他表示，她爱他。为了再次见面，她计算着每一分钟时间，心的每一次跳动。

"Bonjour, monsieur!"①一天清晨，当太阳刚探进她的窗户，

---

① 法语：先生，您好！

她就这样给彼尔写信了。“今天午饭前你来吗？如果来，那末不写信也成。但是很难指望你会来。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来？我一直等到你十点钟，后来心烦意乱地睡了，到十一点钟整个心儿还在恨你，但今天由于天气很好，我已原谅了你。你是不是可以抽出一天时间不去搞你的绘图和校样，在下午两点钟前到我家来呢？下午两点时，除了我和妈妈，旁的人都不在家，不要忘记，我们很快就要劳燕分飞了，等你一走，我要到修道院去，并将在那边消磨光阴，直到你回来。”

彼尔觉得自己成了土耳其的巴夏①，一个月来，幸福使他的体重增加了十二磅。但有时他会被雅柯芭紧紧缠住他的强烈的爱的气氛弄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他自己也会突然热情奔放，特别是当他俩单独待在小客厅里时；但是象雅柯芭那样经久不息地燃烧着炽烈的感情，他可做不到，而且他觉得这样会使人疲惫不堪。他是在那种残忍地使人的各种感情的表现遭到摧残和窒息的环境中长大的（除了那些在阴暗中开放，在穿堂风中吐出香气的感情）；在她那为阳光所温暖的爱情面前，他有时简直会觉得害怕。雅柯芭的真情的流露常使他陷于忸怩不安的状态。他常常表现出自己是个动作不敏捷的情人。

有一天黄昏，他们两人不点灯坐着闲聊，雅柯芭猛然双手钩住他的脖子说：

“彼尔，你是否想过你还一次也没有对我说过，你爱不爱我？”

“你好象还不知道似的。”

“我知道，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要亲耳听见你说。我一定

① 旧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要听听恋人怎样把他爱你的话说出来，即使只说一次，彼尔，你快说呀！”

“不过，雅柯芭，亲爱的，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上百次，我……”

“你说的不是那句话，我就要听那句话。你只要想一想，就是那三个字。自从我们，女人们，参加了第一次舞会回到家中以后，这三个字就开始日日夜夜、不管是不是在梦中，一直在我们的耳际回荡。彼尔，把这句话说给我听吧！要我帮你说吗？然后你就跟着重复一遍，这样我们就有了相互的表白。好，我们开始吧：‘我……’”

“我，”彼尔跟着说。

“爱……”

“这真是傻乎乎的孩子气的举动，”彼尔打断了她的话。他涨红了脸，一只手掩住了她的嘴。但她继续要求他，他生气了，从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在前厅里感情激动地分手以后，他总算轻松地喘了口气，走到街上，点起一支烟，回家吧，但他现在不想去搞中断了的工作，更不想到咖啡馆去，虽然过去他是很喜欢去那儿坐坐的。现在他宁愿漫无目的地在静悄悄的、没有行人的街上散步溜达，一面体验着刚出现的、自己也不很清楚的情绪。就象他第一次无意中喝了永恒之泉的水那样，他身上出现了强烈的有时使人害怕的感觉，仿佛在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如果说美丽的法兰齐斯卡曾把他带进爱的天堂的帐幕里，那里很象是生长着木犀草和紫罗兰、开辟了美丽花坛的舒适宜人的庭前小花圃；那末，现在命运之神则把他带到象庙宇那样庄严的一大片飒飒作声的棕榈林中。他预感到他将有更大的幸福和比他以往所追求的更纯洁更崇高的欢乐，这种预感产生于这些不眠之夜。他开始

懂得，只有女人的爱能使生活充实、丰富，深邃的智慧隐藏在他过去所说的关于接吻时能享受天堂般幸福的轻浮语言中，这种幸福能叫人忘掉一切忧患，宽恕一切过错。

有一次，在夜间漫游回到家里以后，他写信给雅柯芭说：

“有个人有点开玩笑地管我叫‘幸运儿彼尔’。我自己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弃儿，虽然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刻也常常抱怨命运之神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牧师的儿子亚当娶了教堂下级职员的女儿夏娃为妻，他们生下两百万姓锡杰尼乌斯的后裔，占满了整个世界。现在，当我回顾我生活过来的年代，我看到，我那善良的保护者一直不露形迹地在保护我，虽然我不止一次地陷入歪道，并受到世俗浮华的引诱，可现在胜利的桂冠已戴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了你和你的爱。

“我此刻不想入睡，我要，我十分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激之情告诉你。自从我第一次跨进你们家门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我的善良的保护者，这一天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请允许我告诉你，不久前你要求我说而我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允许我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向你低声耳语：‘我爱你！’”

但是，第二天一早头脑清醒时，他重读了这封信，就感到害臊，把信烧了，又重新写了一封代替这封信，信中主要谈到他的书。

“真受不了，为什么我们这儿一本书要排印这么长的时间。大概是由于制图的关系；因为制图必须先刻在木头上。顺便告诉你，我想把书名改一下。《新时代》不够响亮，把它改成《未来的国家》吧，这个名字要好得多，你说对吗？”

十月来临，出门上路的准备已快完成。彼尔打算先在德国待一阵，到最出名的技术专科学院去听课，然后他想熟悉一下英、

美的"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所经营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未来的丈人答应给他写几封介绍信。此外,他还想看看巴黎、伦敦、纽约和美国的其他几个大城市。整个旅程从开始到结束共需两年时间。

雅柯芭简直无法设想,没有彼尔,这么长的时间她将怎么生活,但她没有反对他出国。她甚至自己提出可以增加到两年。彼尔想压缩在一半时间内完成,但她坚决要求他不必匆忙。她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把彼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交给他一张五千克朗的支票,并答应过一年再给他一张同样数目的支票。

彼尔正忙于整理行装及采购大量旅途用的东西时,收到了埃别尔哈尔德的信。哥哥告诉他说,他无意中得知彼尔准备出国,因此他认为有责任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他。最近以来,父亲的病情不断恶化,悲惨的结局随时都可能发生。他,埃别尔哈尔德本人,打算立刻动身回家去跟临近死亡的父亲见上一面。可以预料,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会聚集在那里。

彼尔接到这封信以后,整整半天时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该怎么办好。信里的语调显得对他从未有过的尊敬,而且幸福使一个人变得随和、好说话了。"现在谁也不会在心里说浪子回来了,"他想。

但是,还不能算是完全获胜,要是他的书出版,那末,情况就不同了。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以后,他把信和其余从所有抽屉里理出来的旧纸都一起烧掉了。他连对雅柯芭也只字未提。

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德国。

第十一章

柏林　　十月十二日

现在我要把我第一次见到的花花世界向你详述，因为我觉得它十分有趣。你早已有机会到过柏林，因此你知道旅途并不轻松愉快。我坦白承认，我终于睡熟了。当列车驶进希太金车站的拱门时，我才醒来。我拿起箱子，跨上一辆正在等雇主的四轮轻便马车，对马车夫说："到布尔格街的齐默尔曼饭店。"这是你舅舅介绍我去的饭店。但是马车夫瞪着眼睛用柏林口音重问了一遍："布街？布街？"然后摇摇他那戴着圆顶礼帽的脑袋说："我连知也不知道。"这时，别的马车夫驾着车过来了，最后一大群人围住了我。"布街？布街？"大家异口同声地反复问道，然后摇着他们的圆脑袋说："没有听说过。"怎么竟会是这样的呢？但这时其中有个人举起一只手指大声说道："啊，这是布—尔—尔—尔—格街。"这个象滚滚雷声般的"尔—尔—尔"，使我终于清醒过来，只有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现在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出门旅行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即使是日德兰半岛人，来到国外也应该逐渐掌握语音。

现在你听我说以后的事吧！马车在齐默尔曼大饭店门口停了下来（顺便提一下，这家饭店是一幢又旧又脏的盒子形建筑物，有老式的露台直对着人行道），围着皮围裙的侍

役出来迎接我。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没有拉开马车的车门，就立刻奔跑着大声叫喊起来：

"齐默尔曼先生！齐默尔曼先生！……有一个佩勋章的先生来看你了！"

整幢房子都顿时忙乱起来，老板本人光着头跑到门外，这画面真够劲呢！当时我向我那常礼服的翻领瞟了一眼，十分惊讶地发现，原来纽孔上还插着那朵半凋落的玫瑰花，那是今天早晨分别时你送给我的。谁会想得到，亲爱的，你那最后的礼物竟会引起这样的风波！我想你自己能想象得出，当事情弄清楚以后，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但是你可以相信，我为我们两人，向他们作了报复。我来到房间里，开始象个真正的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那样骂人，不断地使劲打铃，当侍役拿着旅客登记簿上楼来时，我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大胆地加了个"封"的尊称。请你不要摇头，你最好看看，这起了多大的作用！当我离开饭店时，老板站在大门口，深深地鞠躬，腰弯得那么低，仿佛想吻他自己的脚尖。他亲自为我把门开得很大，用最尊敬的口吻大声说："男爵先生，请！"我在同一天里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贵族的称号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轻视的东西。这一点，你的舅舅已经告诉过我。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假如你要驾驭人，你就得利用他们的弱点——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我对菩提树下大街已经有些习惯了。此刻我坐在"鲍尔"旅馆给你写信。街上不时传来喧闹声和叫喊声，这些又一次证明我正处于世界的中心。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掉进了一架大水磨里。其实，这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确有点象许多大型涡轮机，它们吸引着人流，吸干他们

的全部精力，又把人流排吐出来。多么浓缩的生命力！的确，当你听到大地由于两百万人释放的生命力而在你的脚底下颤抖时，一种真正崇高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我们学会了积储能源以后，在未来的世纪里，什么样的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和这些能源相比，我们现在所能支配的一切，看来只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今天写得很多了，就此搁笔。

十月十七日

我在卡尔街二十五号租了两间房（写得确切些是：库明那赫太太的房子，二楼，左首）。我决定暂时在柏林住一阵子。在这里的喧闹和嘈杂声中有着某种带电的东西。我在肉体上感到大城市的空气简直使我充满了霹雷和闪电。美极了！我真想把这美好的雷电经过波罗的海带回家，带到我们的鸡窝里来。以这里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土了。当地的居民，从打扫街道的清洁工算起，都完全是另一种人。甚至连我们厄斯特加德的雄狮，在他们看来也只不过是乡下的土老儿而已。如果把我们的中尉和披着带有火红颜色大翻领的长斗篷的德国军官相比，那末，前者（求上帝宽恕我！）看来只是个穿了军服的学生而已。

今天去造访了纳旦博士。他在离凯尼格斯帕拉茨不远的地方安排了舒适的住所。虽然他满怀忧郁的思绪，但是看来对于这出于自愿的流放，还是感到满意的。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但坦白说，我不喜欢这一套。我企图把我那本书的内容向他介绍，但对于技术，看来他是一窍不通。他不时用最荒谬的问题打断我。他甚至对于涡轮机也没有清楚的

概念。我们的谈话可以归纳为“您说什么”和“嗬，好家伙”，真使我失望极了。多么令人惊奇，象纳旦博士这样考虑着在中世纪的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废墟上去建立新的文明社会的人，自己却不十分清楚他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事业。这使我想起那些受完大学教育的建筑师，他们能够动手设计，有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是很有水平的，但是他们却完全不关心黏土从哪里取，砖瓦在何处烧，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也许甚至有些看不起这些问题。这里就需要有另外的力量。象纳旦博士这样的人只会起妨碍作用。我记得夏天里你给了我许多书，我在其中一本书中（也许就是他所写的书）找到了完全正确的见解，作者认为：指南针的发明是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前提，因为它使美洲的发现成为可能，创造了在开发殖民地以前就获得财富的条件。财富涌向贫穷的欧洲，使畏惧牧师和僧侣的人类变得年轻起来，激发了他们的勇气、能力和对探险的渴望等等。在我看来，运用和推广强大的现代机器是未来文明进步的保证；而那些预言未来社会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吹肥皂泡去安慰诗人和另外一些未成年人。

十月十九日

……是的，我至今没有去拜访过你的舅舅。我有意把这次造访拖延着，等到我德语讲得好一些时再去。这几天我常常经过他家在季尔加坚街的郊外别墅。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据这里的人说，你舅舅“值”五千万呢。你一定得帮助我参谋参谋，我到那边时应保持怎样的行动举止。何谓“三等商业文官”？也许得称呼他“阁下”？请把他的家

庭情况告知一二。他有妻子（或者“夫人”?）和女儿，没有别的孩子吗?

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我顺便到“鲍尔”旅馆去。你猜猜看，我碰见谁了?有个人戴了顶土匪式的帽子，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那里，伸出的双腿之间夹着一根带节的木棍。这是谁呀?原来是斐季奥弗！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最近以来他老得多了，胡子白了，眼睑浮肿而发红。但尽管如此，他的神态却十分庄重，甚至在这里，在柏林，他也引人注意。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出售他的画。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成绩的，报纸对他作了很多报道。我对这方面所知不多，但他硬是拉了我去欣赏他的画，而其中确实有十分出色的作品。例如有几幅反映波罗的海风暴的大型油画。我欣赏着这些画面，想到一千吨重的结实的铁“浮船”(你当然知道这是我的书中谈到过的)将沿着日德兰半岛的西岸伸展，它们在波涛中颠簸，开始吸取海潮的全部能量——想到那个时代，我就激动不已。我甚至问斐季奥弗，当他坐在海边描绘这些波涛时，一想到大量极好的能源几千年来对人类和人类的文明毫无益处地浪费掉了，而且还在继续浪费，他有没有因此而感到痛心难过呢?但是他立刻老一套地、使人厌烦地抱怨起工业化的可恶，工业化玷污了大自然。于是我就问他，难道他真的不赞赏把这些浪费掉的马力造福于社会的想法吗?把这些马力通过管道输送到全国，分散到各个城市，各个家庭，就这样用海的波涛来开动霍尔斯坦勃鲁女裁缝的缝纫机，来为维堡的母亲推动婴儿的摇篮。你要是能看到

此时此刻他的脸部表情，该有多好！

“还有什么？”他叫得这么响，使别人都朝我们转过身来。“您这个恶棍，要把我的大海变成驮载用的驴子吗？”

你怎么也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看法。我望着他，甚至有点可怜他了。他戴着一顶软帽，系着的领带飘动不定，手里握着一根带结节的木棍，他愤怒得象个野人。我心想：“这是最后一个艺术家！”再过二十年，这样的人就得送进疯人院，他们死后的标本应和古生物猛犸和三峰骆驼等放在一起陈列……

十月二十三日

昨天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不久前我在报上看到试验一种新型拦河坝的消息。这试验在离开这里两小时路程的小城贝尔肯布流克举行，必须在为这个目的被邀请来的工程师们的监督下进行。我也想参加这次试验，于是我就到丹麦驻德国领事馆去，我深信他们有责任帮助我弄到一张请柬。但是当我把要求提出以后，接待我的人惊奇得把眼睛睁得老大，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睁得那么大的眼睛。他甚至不得不仰身靠在椅子背上，才喘过气来。他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为一个外来的女演员弄过一张皇家剧院的戏票，还有为某些丹麦学者争得进入原稿部门的权利，仅此而已！……一个从隔壁房间走过来的中年男人（大概他本人就是领事先生）带着更加惊奇的神色凝视着我，用祖国的语言对我解释说，在人家的国家里，不该指望有这样的优惠待遇，尤其是在德国，他们一般对外国人是不大重视的。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领事馆给我办事以前，一定得征求我们部里的意见，

为此我就必须提出两份书面申请，并附上必要的介绍信、鉴定书和我从七岁起参加所有各种学校考试及格的证明，等等，等等。简言之，我觉得我似乎重又来到地道的旧日的丹麦，来到荒谬的不可侵犯的王国。于是我决定自己承担风险去碰碰运气。昨天上午，我坐头班火车到了贝尔肯布流克，立刻就找到了总工程师，他马上把请柬给了我，还感谢我对他们事业的关心，并向我提供他们筹备工作的一切材料，给我使用。

让我试着向你汇报我在那边看到了些什么。原来他们的任务是修理桥墩，为此必须排除一个地区河床里的水。最初他们想简单地采取截流的常用方法，但是这里河流湍急，如果他们不把水沿着排水渠放出去，就不能把河坝关闭，而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样做花费既多，又太复杂。于是，他们决定让水流自动促使河坝关闭(这是在质的方面全新的、最有意义的方法)：把一只体积和河坝口相当、里面装着定量重物的木箱沉到水里，人们就在岸上操纵木箱。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木箱冲到接近河坝口时——也许还要早些——，在河坝里产生了一种可疑的噪声，水就高涨起来，但水流还是把木箱冲到河坝口，于是木箱就象木塞塞到瓶颈里那样塞进了河坝。这时刻多么激动人心呀！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到这个情景！为了充分发挥效果，在同一个时刻，在不远的地方，进行了爆破，这是在凿开临时性的排水沟，以便把水排到成了沼泽的湖泊中去。

接着，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请大家喝香槟酒，大家都发了言，后来呢(你可要小心，别看得从椅子上掉下去)，我也举杯祝贺德国技术的成就，它又一次出色地向全世界

显示了德国的卓越超群。反应不错，当然，由于语言关系，我还讲得不大流畅，碰到词汇不够时，我就用手势来表达。我的发言引起全场雀跃。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跑拢来，都希望同我握手，在场的记者们想方设法对我进行了访问。在今天的《日报》上，你可以找到我的名字。

还有，我在这次会上认识了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他对我很有用。他在柏林综合技术学院授课，此外——世界的圈子多么小！——他竟和我们的阿隆·伊兹拉耶尔相熟，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丹麦的生活相当感兴趣，分手时，他请我到他家去玩。

十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你大概由于我对纳旦的意见而在责怪我吧。你好象为了我不承认纳旦是我的精神上的导师甚至有些不高兴。让我告诉你，我当然是十分感激他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他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始终只是个一成不变的唯美主义者，毫不理解我们时代的实际需要。不久前，我曾试图使他对于我的设计有一些表浅的概念，但他几乎不让我开口，立刻谈起了他不久前读过的某个小剧本，谈起了国内政策，以及天知道还谈了些什么。而对于我的设计，他只说，他认为它“十分荒谬”。你想想吧！这种人也能算是我的老师！他的观点并不见得比斐季奥弗进步多少。未来将会向我们显示哪些奇迹以及这些奇迹最终将改变地球的秩序，其中包括政治，对于这一切，他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他只会说：“荒谬！”到了这里，我更确信我过去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最荒谬的莫过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拥有丰富的大自

然资源，却继续过着象唯命是从的灰姑娘①那样可怜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统治者看来是民族独立的最好保证，也是发展我国文化的自然基础。我个人认为，我国人口稀少，要在其余的国家中间站住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有钱。你记得吧，我在我那本书里写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象丹麦这样一个小得可怜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荒谬的了，今后，这样又小又穷的国家要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丰富资源来赢得尊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金钱，金钱，我再说一遍，需要金钱。"只有黄金的光辉会点燃象纳旦和他那样的人所喜欢谈论的"这个国家的亮光"。对贫穷的崇拜迟早只能成为牧师的爱好。

我常常想到威尼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却成了世界性的大国②。耶尔金或埃斯堡③这样的城市对现今的北方商业路线来说，占据了从前运河沿岸城市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我想象着耶尔金城的未来，在宽阔的沿岸街道上将要矗立起许多有金色拱门的商业宫。那里装有电力发动机的小游艇将象飞燕一般在运河系统闪闪发光的水面上滑翔。

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只有两个字——很忙。我刚从三等商业文官先生家里回来，他叫我代向你们全家问好。我碰到了夫人和小

① 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中受继母虐待、夜间睡在炉灶旁灰堆上的女孩。

② 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城市，有"水上城市"之称。公元九世纪初建为城市，是地中海贸易中心之一。中世纪时为共和国。

③ 丹麦的滨海城市。

姐，她们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你的表妹是稀世美人，但是举止却十分随和，甚至有些腼腆。不过，她还十分年轻。他们家其他各方面都保持着上流社会的风度。我经过的每扇门旁边都站着仆役。他们把我领到你所知道的冬季花园里。我们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你们的事，我当然没有把我俩的关系告诉他们，我只作为你们家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他们家后天将举行音乐晚会，我得到了邀请。他们已经发出了近三百张请柬。

我写这封信时没有脱掉大衣，因为我就要到斐季奥弗那里去。我们常常在一起消磨黄昏。尽管我们意见有分歧，但我们彼此相处得很好。斐季奥弗是个很风趣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德国画家同行。他们都是跟他一样性情古怪的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又是十分活跃、十分可爱的人。他们不止一次地发现我跟斐季奥弗长得象。这不是很可笑吗？有一次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斐季奥弗的弟弟？你觉得怎样？

十月二十七日

又是十分有趣的一天。我好象已经在信里跟你谈起过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一位综合技术学院的教师，他曾邀请我到他家去玩，是谈起过的吧？今天我到他家去过了。他住在学院附近的沙尔洛坚堡。学院是个真正的宫殿，装饰着雕像和圆柱，这个建筑物大概要花一千万呢！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亲自领我参观学院。我看到教室、实验室和学院附属的许多实习工场。但使我产生最深刻印象的是出色的、世界上最大建筑物工程的模型——桥梁、水闸和基座等等，简直是整整的一座博物馆。大概世界上不会有能和它匹敌的博物馆了。

普菲费尔科恩教授答应设法替我弄到在这儿学习的许可证，一般说来，这不是轻易能弄得的。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才是真正的宝库！暂时我准备到他们那儿去听几门课；这里还有弗赖塔格教授，他比较年轻，他的有关电力发动机的著作使他享有盛名。

总之，亲爱的，我不会无所事事的。我已经在苦苦地思念对数表了。而我的书——这是微不足道的，至多是一本小册子而已！但愿能给我时间！迂腐的桑德鲁普教授和他那些可怜的助手们可以带着满手的汗水滚回家去了。再过十年，我们那儿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不久前，我和斐季奥弗一起爬上了市政厅的塔楼，爬到旗杆的底座。这塔楼的高度是二百五十英尺。太阳已经西沉，但是空气是这样的清澈，我可以看到两英里周围的所有景物。四面都矗立着一排排高楼和长长的街道，街上的路灯已经点亮，空中架设着电报线，冒烟的烟囱高高矗立着，火车站里电灯光亮堂堂的，不时有火车进站。在很远的地方，是许多大工厂，它们象是城市的无穷无尽的延续。我在想，两代人以前，这里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外省小镇，居民用的是煤油灯，乘的是公共马车，等等，等等。作为一个地球上的人的自豪感是这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以致我情不自禁地把帽子抛到空中，这使斐季奥弗大为不满。主耶稣啊，这些在画布上涂抹的人们和他们的“艺术”对于我有什么用！我深信电灯光通明的火车站的景色比拉斐尔①所有的圣母像加在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他创作了许多圣母形象。

一起更激动人心。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就会每天跪在尘土飞扬的路边，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上帝使我诞生在这个光荣的世纪里，当人类一旦认识到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就开始根据自己的意见，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改造大地，这种规模是上帝在他最大胆的幻想中连想也不敢想的。

* * *

彼尔出国以后，雅柯芭已经脱离了他的直接影响。想到他们将要整整一年不能见面，这使她失去了过去的劲儿，她对待彼尔的态度上便悄悄地渗进了某种程度的（即使是短暂的一刹那）不满色彩。当她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或者说得确切些，当她准备写回信时，她觉得，这几天来，彼尔对她来说，显得陌生了。蓦地她自己也感到突兀，她甚至不知道该向他写些什么。对彼尔持批判的态度重又抬头，过去的怀疑重又产生了。读着他的孩子气的来信——信中尽谈些她所不需要的东西，很少谈到爱情，对她深深的思念更是只字不提——这使她仍象过去那样产生真正的痛苦。

过了两星期，伊凡在路上碰到阿隆·伊兹拉耶尔，后者把早晨刚接到的柏林的老朋友普菲费尔科恩教授写给他的信给伊凡看。信中十分称赞彼尔。伊凡向他要了这封信，在客厅里大声念给双亲听，后来又把它放在一只大信封里转给了雅柯芭，还写了题词：Vive l' empereur！[1]

信中这样写道：

---

[1] 法语：皇帝万岁！

“……从不久以前开始，我通过一个叫锡杰尼乌斯的工程师和你的国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据锡杰尼乌斯说，他本人认识你。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丹麦人民应该对他寄予厚望。我同他谈过好几次话，知道了他感兴趣的一些想法，这种想法也使我感到兴趣。我还没有碰到过象他那样直接、清新、生动地理解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奇迹的人。我不能断言我赞成他的全部思想方法：在我看来，他过分考虑尘世的东西，但未来属于象他这样的人，我们这些老头子只有望洋兴叹。每个时代都产生自己的理想人物。当我听到你那位年轻的同乡毫无畏惧和疑虑地展示最大胆的改造社会的计划，这种改造要依赖进一步制服大自然的力量才可能实现——我觉得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二十世纪的事业家的原型……”

雅柯芭读到这几行时，双颊涨得通红，喘不过气来。接着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她放声大哭起来。她之所以哭不仅是由于幸福，而且是由于自己的猜疑、彷徨不安以及在思想上又一次对彼尔的背叛而感到羞愧。“二十世纪的事业家”！正是这几个字把彼尔性格上最大的矛盾作了透彻的解释，证实了他的弱点，也说明了他的力量。他只是人类伟大的未来一代的第一个尚未定型的人物，这一代人（正如他自己在信中写的）一定迟早会成为大地的全权的主人，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改造大地。他，这个新一代的先驱者，在潮湿的室内空气中长大，受到各种小市民式的迷信、怯懦、愚妄的服从的折磨，正因为如此，他变得不受拘束，任性，不尊重人，除了能使机器轮子滚动的力量以外，他对任何善良的力量都不相信。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十九世纪对于黄金时代的理想，认为善良和正义的王国只能由文字的力量和精神的威力产生这一美好的希望，现在已黯然失

色了！

还在彼尔出国以前，雅柯芭就试图稍稍了解数学和力学的秘密；但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堕入情网的少女忽发奇想而已，只是想时刻追随彼尔的闲不住的愿望而已——一碰到困难，她就很快地放弃了这个尝试。现在她又以犹太人所固有的毅力来研究精密科学了。她明白，基本上掌握这些精密科学才是她了解现代社会和它的发展规律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她的桌子上，过去堆放着文艺作品——多半放着打开的埃涅沃利逊著的《世界的创造》，书页中还夹着作者的像片；而现在，桌子上堆放着大量的物理学、几何学、力学等教科书。在给彼尔的信中，她常常向他汇报自己的成绩，并征询他的意见，要求他给予指点。

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起了变化。过去雅柯芭确信自己在精神上超过彼尔，认为自己有责任（虽然有些不愉快）帮助粗野的未婚夫弥补过去教育中的不足，可现在却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了个需要支持和宽容的小学生。仿佛在初恋时那样，她现在一天要靠十次拿起笔来给彼尔写信，有时一共只写一句话，有时是由于蓦地做出了一道很难解的几何题而向彼尔表达她激动的喜悦心情，或者是抱怨，当她十分需要彼尔帮助的时候，彼尔却不在身边。

这种炽烈的感情说明了雅柯芭对彼尔的爱大大超过了她自己所能想象的程度。她把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甚至连头脑里刹那间的思想也毫无例外地急忙告诉彼尔，虽然在彼尔的来信中找不到对她的信任和柔情的报答。但是对于这一点，她渐渐地妥协了。现在她已明白，她要求从彼尔那儿得到感情，可彼尔天生是个感情不丰富的人。她感激他的只有这样一点：他并不企图来虚假的一套，在她面前，他是表里一致的。

她也在信里跟他谈到政治——这是她特别爱好的课题，主要是谈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这和现代技术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直到最近为止，她怎么也无法象彼尔那样对于永远争论不休的关于工资和政权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她的贵族作风反对这一点。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总会引起她的不安。她觉得在工人群众的要求里隐藏着对她所十分珍视的东西的威胁。经过长时期的疑惑以后，她开始理解彼尔了，她开始懂得他心中的那种感情——为争取光明、生存以及人道而斗争的被压迫的工人大军，和二十世纪的人的大军团结起来的执著的感情。

在柏林，日子一天天过去。彼尔把时间和精力平均花在科学研究和观看大城市里诱人的东西方面。他每天结识新的朋友，到处都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从这方面来说，他觉得在这里和在家里一样：彼尔的开朗、活泼、笑容可掬的脸以及他那坦率的天性征服了别人的心，而且有时候使人觉得他具有那些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的优点。只有到了这里，他才完全意识到他自己能赢得大家好感的出众天赋，他没有探究原因，也没有失去自制力，而是充分的利用了这种天赋。同时彼尔十分用心地熟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能完全充当一名首都居民而享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了。在其他方面他所碰到的遭遇是在国外的人所习以为常的：纯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缺点，这里的人却把它作为民族性来看待，不但不为此责怪他，而且，这些缺点甚至使他具有某种吸引力，激起人们对某种民族学的兴趣。

在三等商业文官家的大场面的音乐晚会上，彼尔置身在穿着绣花礼服的男人和穿着舞会服装的妇女中间，最初不受注意，但在中间休息时，女主人把他请到身边，一直和他谈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他于是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这位渐趋衰老的太

太把腰部束得紧紧的，浓装艳抹，她特别喜欢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甚至并不打算对这点加以掩饰。但彼尔却只是望着她的女儿——她和母亲截然相反，娴静，温柔，十九岁了。对于每一个接近她的男人，她几乎都是怀着畏惧的神情来接待的。她象母亲一样，穿得很漂亮，参照宫廷的款式，袒胸露背，但裸露着身体，似乎使她感到不安，于是她尽可能用扇子遮掩着裸露的胸脯。

见面时，彼尔只来得及匆匆向她点头行礼，他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认得出他。有许多穿着礼服的出色的男伴一直追随着她。最后他放弃了走到她身边去的各种尝试。但是在音乐会进行过程中，他有两次注意到，她在偷偷地看他，当他第二次迎着她的目光时，她又匆匆地避开了，这表明，这种目光不是无意的。彼尔敢发誓，她还微微有些脸红了。

夜晚，彼尔喝了香槟酒，感到愉快而兴奋。回家去时，脑海里一幕接一幕地涌现出最大胆的幻想。也许值得在这里试探一下幸福?他想起了亨利舅舅讲的故事：一个贫穷的奥地利人竟然娶了美国煤油大王的女儿为妻，终于成为新世界的一个无冕的统治者。而现在这个年轻的姑娘至少将能继承五千万财产。五千万还加一个美人儿！你想教唆谁啊！……疯子！尽说胡话！……可是突然……他真心想要的一切，到现在全都达到了。伊凡的预言："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他还一次也没有推翻过。

不错，世界上还有雅柯芭——他几乎把她忘掉了。这是个真正的障碍。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他面前突然出现如此诱人的前景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一生都把自己束缚住。他有没有权利放弃如此美好的前途？这样对待他为之贡献出全部精力的事业是否公正？上帝作证，他是多么珍视雅柯芭，他高度赞赏雅柯芭的

优秀品质，跟她分手将会使他痛苦不已，但是事情牵涉到总的幸福时，怎么能考虑个人的感情呢？是的，雅柯芭本人应该理解他，赞同他。五千万！这个数目对于丹麦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可以使它的拥有者获得无比的权力。有了这么多的钱，在祖国什么事情不能办到呀！可以给解放运动多么大的帮助呀！而雅柯芭本人比别的任何人更希望解放运动获得成功和走运！

他不打算回家，因此朝菩提树下大街走去，街上的咖啡馆和地下室酒馆里人还很多。直到现在彼尔总是尽可能绕过那些极讲究的饭馆，因为那里一切都贵得要命。尽管他想显得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但他从小不喜欢挥霍金钱。坦白地说，他比较喜欢到斐季奥弗带他去的艺术家喜爱的小酒馆去，那里可以弄到半磅蛋煎牛排，一个相当大的白面包，一块乳酪，两杯啤酒，还能看到女侍役亲切的微笑，这些只需花两个马克就足够了。但是这天夜里他兴奋得象喝醉了酒似的，于是抛掉自己的小市民的偏见，走进要塞警卫室附近的一家最讲究的军官酒家。

彼尔坐着喝冰镇饮料，望着一对对伴侣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马刀闪闪发光，丝绸的衣服沙沙作响。他一面望着，一面继续劝说自己。亨利舅舅告诉他的有关男爵封号的事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如果他真的成了男爵呢！没有贵族的姓氏，就休想在这个圈子里取得成就！一旦有了男爵的封号，任何对手就都不在话下了。当然，凭良心说，他所得到的还微乎其微——总共不过是接住了那位姑娘投来的一个眼光而已。但是当初，在他的视线开始注视雅柯芭时，难道她曾对他作过比这更明显的表示？她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呢！只要大胆勇敢，同时坚信自己的幸运之神就行了。他的口号是："我就是要这样做"，这不会错！

他回到家时已快四点钟，但是激动的情绪使他无法入睡。他

辗转反侧，喝了一杯又一杯开水，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不单单是对于未来的想入非非的大胆幻想妨碍他进入梦乡，其他的思绪也在孤独和一片黑暗中苏醒过来，使他热血奔腾。

他在柏林的整个时期，一种奇怪的不安象安徒生童话里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它们只在四周阒无一人的寂静时出现。这就是关于父亲以及他可能弃世长逝的想法老是缠绕着他。简言之，白天，当他忙于事务或者跟友人在咖啡馆里时，这种想法并不使他焦躁不安，但只要留下他单独一个人在异乡客地，特别是在晚上，当他回到卡尔街的空荡荡的、不舒服的房间里时，一个幻影就重又出现在他面前。每天夜里，他脱去上衣，站在床前给手表上发条时，他总是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父亲会不会今天突然去世？"

这一夜情况也是如此。

清晨他终于微微入睡了，却蓦地哆嗦起来，仿佛被人推了一下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敲墙壁。他的梦又飞走了。虽然他反对迷信，但他无法排除这样的想法：也许父亲正好在这时刻溘然长逝了。

早上他给埃别尔哈尔德拍了个电报，午饭前得到了简短的回电："父亲处于临死状态。"彼尔看了看表，再过两小时，有一列到汉堡去的快车，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到家了，当天晚上就回来，一共只花两个昼夜，而良心却会因此而得到安宁。

他看看手上的表，迟疑了一分钟，接着，毅然决然地摇了摇头，就开始整理箱子。

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是什么力量驱赶着他回家的；他并不单是害怕有朝一日他可能为没有请求父亲最后的"宽恕"而悔恨不已——因为最后和解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决定

不知怎的和他的另外一些想法联系在一起，这些想法也同样使他通宵达旦地无法入睡，面对着过去的幻影，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重又缠住了他。就象第一批多神教徒那样，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但在决定重要问题之前，却仍暗暗地向过去的神顶礼膜拜。彼尔在为幸福的金色桂冠而开始作最后的搏击之前，愿意作为祭品恳求父亲信仰的上帝怜悯他。

两个小时以后，列车载着他向北方驶去。

第十二章

深夜，列车在日德兰半岛上疾驰。彼尔不断地回忆着七年前圣诞节时他最后一次回家来十分扫兴的情景。那一次回家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回忆起来了：那是黑沉沉的阴雨绵绵的傍晚，寒冷的淡黄色的烟雾笼罩着整个城市，昏昏沉沉、若隐若现的街灯在烟雾中显得更加凄凉。姐姐锡格涅站在湿漉漉的月台上。身上穿着短得很不体面的、十分老式的肥大女外衣，手上显眼地戴着一副黑色的羊毛手套，裙子底下露出一双穿着高统套鞋的大脚。彼尔想起了父亲在知道儿子没有得到允许就擅自安排假期时勃然大怒的情景；而当他看到餐室里已经在洗地板，表示大家都已经吃完晚饭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受。

彼尔甚至感到惊奇，他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住这些细枝末节，虽然这一切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愿承认，父母的老家和由老家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回忆至今具有统治他的威力。他只承认，最近几年来在他的生活和记忆中已经消失的过去的情景现在却例外地重又在心头涌现。

清晨，十月的阳光和煦灿烂，彼尔乘坐的火车驶近了小镇。

彼尔的来到，更确切地说，是他那身与众不同的衣服，引起车站上人们的注目。他穿着有着天鹅绒的大翻领和翻袖口、缀着绸里子的灰色长风衣，乌黑的、梳得光滑的头上惹人注目地戴着一顶苏格兰式的旅行帽，最后，在卷得高高的裤管底下，露出了

浅灰色的护腿套，款式是最新颖的。皮箱、帽盒子和其他旅行用品——全是第一流的，崭新的。

一些穿土布衣服的农民都惊骇地退到一旁。彼尔听到他们在悄声低语："也许这碰巧是年轻的弗罗茨伯爵？"他听了不免沾沾自喜。

虽然彼尔在动身时给家里拍过电报，却没有人来接他。

"这样反而更好，"彼尔暗自想道，"至少可以自由些。"他决定在旅馆里定一个房间，这样从各方面来说对他方便些。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坐上候在火车站旁边的客用公共马车，就看到了埃别尔哈尔德正从容不迫地从车站前的花园里走出来。彼尔立即猜想，哥哥大概是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的尊严，故意在公园里等待，装得仿佛他在这里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他是在散步；这使彼尔不禁耸了耸肩。这种傲慢的态度在过去一定会使他发怒，但现在却只引起他的怜悯。

当埃别尔哈尔德看到彼尔已经在和旅馆里的职员商量，他明显地惊恐起来，因而加速了脚步。

"你这是干什么，想住旅馆吗？"他甚至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忙问道。

"是的，"彼尔回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想打扰家里的人了。"

"但是家里已为你准备好了房间。现在家里空房间很多，如果你住在旅馆里，母亲会生气的。"

"好吧，如果这样……那末请您叫个脚夫来，"他对旅馆职员说。这以后他才向埃别尔哈尔德问起父亲的健康状况。

"他从昨天起就一直没有醒过，总之，他一直在昏睡。这一天一夜以来，他几乎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脚夫跟着旅馆职员从车站出来。旅馆职员在彼尔面前恭敬地摘下便帽，彼尔给了他一个克朗，并指示脚夫该把行李搬到哪里。

埃别尔哈尔德这时退到一边，怀着明显的不安悄悄地研究着彼尔的服装。当他发现彼尔脚上的保暖鞋罩时，脸上露出无法形容的恐惧。

“让我们走房子后面的小路，”他说着，准备朝一条小路转弯，这条小路沿着城郊通向牧师的庄园。

彼尔反对说：

“走这条路要远得多，我已经很累了。”

“那就随你的便，”埃别尔哈尔德撇着嘴回答说。这表示他不屑拌嘴，有损自己的尊严。

兄弟俩一言不发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走着。

重见故乡的小城最初并没有引起彼尔强烈的印象。狭窄曲折的小巷，一层楼的平房，偶尔有几栋二层楼的楼房，无穷无尽的沟渠——这一切在他看来显得可笑，和他刚离开的首都大城市相比，这儿几乎是玩具型的。这个城市和他的老家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最近几年来，它已完全从他的生活中泯灭，从他的地平线上消失。彼尔记起了他过去那野心勃勃的理想——一定要成为一个胜利者回到这个老窝来，因为这个老窝曾经是他卑贱无闻时的见证人——不禁莞尔微笑。

但是，不管怎么样，迎面见到的一切，他几乎都能认出来。每一幢涂了油漆的小屋，嵌在客厅窗户上的小镜子，小店铺门上的每一块招牌，大门上每个行会的徽章，这一切使他的记忆中的某一部分往事活跃起来。特别是那所古典中学，它那朝着街道的低矮的正面和围住操场的高墙唤起了彼尔一连串童年的回忆。学

校里此刻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孩子们的喧闹声越过高墙传到外面来，就跟当年一模一样。小城四周矗立的山丘是他孩提时最爱攀登的，还有海湾和宽阔的平原，是他夏日嬉戏的好地方。正是在这里，萌发了他建设运河系统的第一个怯生生的理想；也是在这里，当他把一个大风筝放到天空中，让它拖动装满石块的玩具小车时，他才真正懂得了风力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蓦地仿佛有一样东西把彼尔推了一下——在学校敞开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微微有些驼背的老人。彼尔立刻认出他是自己过去的数学教师。彼尔情不自禁地把头上的帽子稍稍掀起一点，激动得涨红了脸。他记起了，这个拖着脚步、漠然地从他身旁走过的人，显然已认不出他来了。这位年老的、智力有限的、穿着破损的常礼服的教师，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这位老师曾经是决定他命运的人。要不是老师说服了非凡固执的父亲，父亲就决不会让彼尔上哥本哈根去进综合技术学院。他可能会把儿子送去学手艺，或者安排他去从事商业工作，那时，又会怎么样呢？

埃别尔哈尔德问他是坐什么车来的，但彼尔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没有听到哥哥的问话。想到他将永远一成不变地从属于这个肮脏、可怜的小城，他就有一种屈辱之感。特别使他愤怒的是这个小城却我行我素，一点也不以他为转移。跛脚商人希尔金穿着粗麻布的短上衣，脚上套着木屐，嘴里叼着镶银嘴的海泡石烟斗站在他的小铺子门口；睡眼惺忪的红头发的理发匠齐贝豪津跟过去一模一样，从窗口探出头来，窥视着女佣们的一举一动；城市公告员的大鼓和他那女人般刺耳的嗓音从邻街直传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对他有所影响，而他对于他们却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

他们已经拐到了他们家所在的那条锡德加德街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墙和一扇象监狱似的奇特的大门，而主要的是那条撒满木屑的圆石马路的样子使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一想到即将和母亲会面，即将见到奄奄一息地躺在病榻上的父亲，他便突然感到慌乱起来。

姐姐锡格涅在前室里迎接他。她显得十分激动，但和他握手时却默不作声，稍稍扭过脸去，仿佛他身后还有什么人跟着进屋来，她必须在那个人面前垂下眼来！

“母亲躺在床上在休息，”当他们走进餐室时锡格涅说。在餐室里彼尔看见了两个双胞胎弟弟。彼尔离家几年，他们长高多了，使彼尔差点认不出他们来。两个弟弟和他握手，却腼腆地不敢正眼看他。

锡格涅继续说道：

“母亲关照说，等你一到就叫醒她，但我希望此刻不要去吵醒她，她整整一夜没有合过眼。”

虽然父亲睡在屋子的对面角落里，离餐室很远，但锡格涅一直压低嗓子说话。家里有什么人得了重病，她总是这样轻声说话的。彼尔同意无论如何不要去吵醒母亲。

跟七年前一样，在他面前放着许多面包片。锡格涅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为了避免推让，他强迫自己稍稍吃了点东西，虽然由于过分激动，他一点也吃不下。双胞胎弟弟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锡格涅问道：

“你大概想看看父亲吧？他从昨天晚上起一直在昏睡，助理护士刚刚替他安顿好。我去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她悄悄地走了出去，随手掩上身后的门，以免门锁弄出声音来。埃别尔哈尔德预先离开了餐室，他不愿意单独同这个跟他格

格不入的弟弟待在一起，两个双胞胎弟弟也从厨房那扇门里消失不见了。

彼尔站起身来，他不知做什么好，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后来，他站停在窗子跟前。这扇窗子朝着一块小草地，那里生长着难看的小树，这些小树组成了牧师家的花园。他的心在胸膛里沉闷地跳着，思想焦虑不安地活动着，寻找着辩解的理由。

他站在窗边，冷漠地望着被太阳遗忘、被四面八方矗立的石头墙夹住的小花园，渐渐地获得了精神上原有的平静，思想重又变得开朗了。他所寻找的辩解的理由正隐藏在这里。他既然能这样冷静地正眼观看这块他孩提时嬉戏过的小草地，这就表明他没有过错。他在任何方面，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过错。他的每一件愉快的往事，每一个欢乐的回忆都与这四堵高墙无关，而在这堵高墙后面，他象俘虏似的待了整整十五年，这是什么样的十五年呀！到现在他才懂得——他为至今不曾体验过的剧烈的痛苦所控制——这四堵墙的阴影已渗入到他的整个生活中，而且在今后很多年里，使他开心不起来。

他恐惧地哆嗦了一下。他背后的门打开了，锡格涅走了进来。

“现在可以去看他了，去吧！”

彼尔穿过空荡荡的小书房，穿过客厅。父亲卧室的门虚掩着，锡格涅踮着脚走到门边，轻轻地开了门，把彼尔领到几乎贴着墙壁的病榻前。房间里一片昏暗，最初彼尔什么也看不清。

他渐渐看清了病榻上枯瘦的脸的轮廓。侧向一边的脑袋深深地陷在松软的大枕头里，双目紧闭：父亲睡着了，沉入梦乡的他仿佛死了似的。彼尔打了个寒噤，但这不是怜悯，而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每一个害怕死亡的人看到奄奄一息的垂死者都

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彼尔认识到，父亲的病情使任何和解的企图都不可能实现，他几乎为此感到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亲人们一定会在最后时刻强迫他同父亲和解。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要对父亲说的，父亲也许要同他说些只会使他们关系恶化的话，甚至引起一场此刻所绝对不许可的新的冲突。

当他的眼睛对于黑暗开始习惯的时候，他比较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消瘦不堪的脸。父亲的头发仍象过去那么浓密，但生病期间完全变白了，脸色却相反地变得黝黑，几乎成了紫铜色，虽然苍蝇不时停在他的前额或腮帮上，他的肌肉却一动也不动。看来，长卧病榻已使病人合上了眼皮。

在彼尔进来之前站在洗脸盆面前的助理护士挤干了海绵，捧着一个盆子走出了房间。这时病人身边只剩下双胞胎弟弟了。大家都默不作声。锡格涅坐到病榻旁边的一只低矮的安乐椅里，弯着身子，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怀着又爱怜又悲怆的表情望着父亲，明亮的大眼睛里噙着泪花，嘴唇在颤抖。她不时用手轻轻地在父亲的脸上挥动，以驱赶讨厌的苍蝇。

蓦地传来一阵沉闷的沙沙声。通客厅的那扇暗门打开了，在狭窄的门洞里出现了母亲那瘦小、佝偻的身躯。

她在门口直愣愣的停了一会儿，一只手扶住门框，另外一只手支在黑色的拐杖上。彼尔没能立刻认出她来。他只记得母亲躺在床上的样子，却从来没有想到她竟是这样的瘦小。又加上最近几年来她苍老了许多，双鬓染霜，脸庞尖削，但在父亲长病期间，精神上的极度紧张竟然奇迹般地使她能下床了，使她那双深陷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威严感。

母亲的突然出现使彼尔不知所措。她眼睛里射出的目光，伸出的双手的动作——母亲似乎用这双手把儿子推开——这一切

使彼尔更加不安起来。显然，她在等待着他忏悔的表白，因此有一刹那间，他们面对面一动不动地站着，象两座雕像似的。但是慈母的心克服了这种僵持，热泪从她的腮帮上挂下来，她于是抱住彼尔的头，吻了下他的前额。

这时候锡格涅从床边的安乐椅上站起来，让母亲坐下。

“这么说，你终于来了，彼得·安德烈阿斯！”母亲说，半扭过脸去，用手掌遮住了眼睛，仿佛她望着彼尔感到难受似的。“你为什么不早些来呢？现在看来已经太迟了。”

这几句话使彼尔惊觉起来。“已经太迟了，”彼尔暗自想。看来他们真的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盼望着和解，而且把他的回来作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母亲又想开口说话，但这时助理护士从客厅回来了，她后面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这是家庭医生来作日常的诊疗。依照母亲的暗示，彼尔和锡格涅退出了卧室，助理护士随即关上了门。

*　　*　　*

这一天彼尔没有再看见母亲。一般说来，他的回来没有产生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印象。亲人们的思想都专注在重病的父亲身上，虽然家中鸦雀无声，但却是一片忙乱：一会儿要准备压布，一会儿要去配药，更何况每分钟都有小城的居民来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如何，需要接待。除此之外，这一天家里人还在等待另外一个在菲英岛上任助理教务主教的哥哥和一个嫁给医生、住在利姆峡湾边一个小城里的妹妹的到来。必须为他们准备房间，就这样大家都忙得马不停蹄。

彼尔被带到顶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里，他在这里几乎坐了一整天。起初他想睡觉，以便恢复旅途的疲劳，但是睡不着，他就坐下来给雅柯芭写信。出于礼节，他决定放弃原先的计划，在这里待到父亲逝世。从各方面看来，不用等待很久。彼尔既激动又感到压抑。虽然他并不后悔回来，但他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成为过去。彼尔一生中只有一次看见过人临死的情形，那是在尼堡，在人们把神志昏迷的老水手长从他散步的地方抬回来的那天。这折磨人的回忆至今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看到垂死的水手长时的恐惧感和周围人们的惊慌神态——这一切至今无法忘怀。

傍晚时分，两个迟到的人——托玛斯和英格里德（还有她丈夫）到了。托玛斯脸色红润，是个身体强壮的神学者，他老成持重，在这种老成持重的背后隐藏着同情心和某种病态的虚荣心。英格里德身材矮小，是个十分自信的土头土脑的女人，是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种。在她看来，勒克斯特尔之所以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只是因为在那里住着她自己、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的缘故。

这一天父亲好几次睁开眼来，他的目光是完全有知觉的，但表达意思却十分困难，几分钟后，他又处于昏迷状态了。

后来医生来作晚间的诊疗。离开病人时，医生对一直送他到前室的锡格涅说：

“我不想隐瞒您，您的父亲未必能熬过今天夜里。假如你们需要我在场，希望你们来叫我。”

医生的预言应验了。还没有敲两点，大家都被叫起来，父亲快要离开人世了。彼尔因为旅途劳顿，又加几乎两昼夜没有合过眼，此刻睡得正沉。他被叫醒时，没有立刻弄明白他是在哪里。他

刚才做了个梦，他和斐季奥弗以及斐季奥弗的艺术家朋友们都在柏林。他们正好来到莱比锡街上的酒馆里……门突然开了，锡格涅走了进来，手持蜡烛，要他到楼下去。

当彼尔弄明白他在什么地方、姐姐的话是什么意思时，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从世界性大城市无忧无虑、熙熙攘攘的生活转到关于死亡的悄声低语，这个转变即使对于一个具有象他这样精神素质的人来说，也实在太急剧了。他穿好衣服后，仍在旁间里来回踱步，使自己稍稍镇定下来。

他在楼下碰见了所有的姐妹兄弟。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上床睡觉，只是蜷曲着身子，有的坐在安乐椅里，有的靠在沙发上打盹，以便万一发生什么事，可以尽量离父亲近些。客厅里灯火通明，两扇通父亲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只点了一盏光线暗淡、通宵不灭的小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父亲的半个苍白的脸，另外一半脸则陷在黑暗之中。

为了让父亲呼吸舒畅些，他们用枕头把他的身子稍稍垫高一点。他还有知觉，但已经不会说话，也不能张开青黑色的眼睑了。他刚开始在跟子女们告别。子女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床前，握住他那沉重的、无力地垂在被子上面的手，母亲把走近来的子女的名字说给他听，她坐在床头边一张低矮的藤椅里。

彼尔对于这样隆重的场面感到很不自在，他真希望能避不参加。暂时还可以站得远一点，但最终他也不得不走近床边去了。当他握着父亲那已经渐渐冷却下去的手时，听到母亲故意(他觉得是这样)提高声音叫他的名字，他被一阵阴森森的恐惧袭住了，只是意识到姐妹兄弟们都在注视着他(他们都聚集在垂死的父亲周围)，这才阻止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出来。刹那间，他产生了一种好象站在最高法官面前时的压抑的感觉。

三点多了。巡夜警卫在静寂的小巷中出现。撒在门前的木屑使他的脚步发出沙沙声。只听见传来悠长的歌声，好象是上苍在宣布死神已经来临。

黑夜过去，
白天来临，
上帝保佑我们，
避开恶人。
父呀，请你谛听我的祈求，
赐恩于我吧！

当父亲向一个女仆告别时，他前额的肌肉一抽，表示想说些什么，只有母亲理解他的低语，他是在要求子女们唱赞美诗。于是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的钢琴旁边，在锡格涅的伴奏下以低沉的嗓音唱了几行赞美诗：《上帝的恩惠比天高》。

除了母亲外，只有彼尔一个人留在卧室里。跟父亲告别后，他就躲到暗角里，谁也看不见他。姐妹兄弟们那低沉的颂赞声充满了平静的力量，传到他的耳中，这种力量是不可摧毁的信念所赐予的；同时他们的声音又充满了内心的喜悦！天空仿佛在他们的头顶上裂开，上帝本人在天堂的光辉中张开双手来接受父亲宁静的灵魂——而他这时孤独地坐在一边，用足力气来压制自己参加到他们一边去的愿望。一切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向父亲瘦削的脸瞥了一眼——它正安详地靠在枕头上，灰白的头发象神像头上的光轮一样围住了脸——他的嘴唇颤抖了，眼眶里噙着泪水。水手长临死时那种痛苦万分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彼尔暗自想道：看来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死的时候就是

这样的。

大家唱完赞美诗，一个个都回到卧室里来。父亲的嘴巴稍稍张开点儿，眼睛陷得更深，不久就进入垂死状态。

母亲握住父亲的右手，不时用手帕替他擦去额上的汗珠。另外一边站着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等候着万一需要他们出力。其余的人都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送终。最小的两个站在床脚边，伤心地望着濒临死亡的父亲。

一小时过去了。从静寂的街上又传来巡夜警卫悠长、凄凉的歌声。

在山那样崇高的荣誉中，
你是永恒的，
愿你在天上成为弱者的牧人，
保护我们，为我们放牧，
求你永远关心我们，
教导我们，为我们掌舵。

房间里肃静无声，只听见父亲沉重的呼吸声，这声音也越来越弱了，偶尔传来子女中有人压抑的哭泣声。

快到四点钟了。母亲的背弯得更厉害，前额贴到父亲的一只僵硬的手上，那只手已被母亲的泪水沾湿。埃别尔哈尔德小心地握住父亲的左手，开始数他的脉搏。锡格涅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埃别尔哈尔德的脸部表情。客厅里的钟敲响了，敲第一下时，埃别尔哈尔德一面紧张地谛听，一面向锡格涅瞥了一眼，然后绕过床脚，轻轻走到母亲身边。

“妈妈，”他说，小心翼翼地碰了下母亲的肩膀。“父亲已经咽

气了。”

大家都从原地跳了起来，紧紧地围住病榻，只有母亲仍坐着不动。起初她用束然无策的哀求的目光望着埃别尔哈尔德，接着重又弯下身去俯在死者的手上，把脸藏起来，似乎她不敢去看他那无神的眼睛。但她马上抬起头来，默默地对着父亲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孩子们，父亲终于离开我们了，但是感谢主，这次分离不会是永久的，他只是先去天国而已，我们还会在那里见到他的，如果仁慈的上帝允许的话。”

母亲用最激动的话感谢父亲在世时为大家所作的一切，感谢他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诚，感谢他的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她似乎想起了年轻时代，悲痛地、含情脉脉地抚摸着父亲的灰白头发，接着吻了他的前额。

子女们悄悄地低声诵念着祈祷文，又围在床榻四周站了一会儿。等到死亡的特征在死者的脸上变得十分明显时，埃别尔哈尔德和托玛斯才轻手轻脚地把被单盖在死者身上，接着，锡格涅把母亲扶走了。

彼尔随即也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里。桌子上的灯还没有熄灭。透过没有用窗帘遮上的窗户，第一道晨曦射进了房间。彼尔久久地伫立在窗口，凝望着苏醒的城市。天空中还闪烁着几颗苍白的小星星。木屐的咯咯声和大车的车轮声已经在街道上响起来了。

他伫立在窗口，昨夜发生的一切，肯定会在他的一生中留下痕迹，这个信念已经在他心中成熟。不过，在感情上他暂时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他完全被当时庄重的气氛袭住了，不能平静地进行思索。

最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拿出他的旅行公事包。他想吐露心曲，于是决定给雅柯芭写信。昨天他刚告诉她已抵达老家，今天他这样写道：

"我想毫不耽搁地告诉你，几分钟之前，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应该坦率地说，我为能够及时赶回来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我深信，父亲的行为总是出自最善良的动机。他死得十分安详，他死时的神态非常美。他在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知觉的，并以惊人的精神力量迎接死神……"

彼尔的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他把写好的信重新读了一遍，不觉脸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咬着钢笔杆，过了一会儿，突然撕掉了信，又开始重写道：

"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诉你，我的父亲在今天早晨去世了。我刚好赶上和他告别，这正是我所期望的。他一直没有失去知觉，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保持着平静。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的整个一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在时刻为死亡作准备。现在我急于去干别的事，就此搁笔，以后再向你作详尽的报道。"

接着他署了名，陷入了沉思。他的脸上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后来他突然决定补写了一句："我可能留在这里，等举行葬礼后才离开。"

* * *

五天以后举行了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安葬仪式。整个城市大清早就已经下了半旗。中午时，从教堂通到墓地的整条长街上撒了沙子，并且铺满了枞树枝。在出殡前一天，姑娘们也用绿叶把

教堂装饰了一番，把祭坛上那用旧了的圣水盘也缠上了服丧的黑纱。两个青铜枝形灯架上的二十四盏灯都点亮了。下午，当教区的教民开始来到教堂时，迎接他们的是风琴的压低的呜咽声。

根据人们庄严的神情和教堂内肃穆宁静的气氛，可以看得出，这么多人到这儿来决不可能单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锡杰尼乌斯牧师一生的遭遇也就是所有伟大的征服者的命运：一旦敌人的抵抗终于被摧毁，仇恨立刻会被崇拜和热爱所代替。死者的那些早先多半遭到别人责难的品质——过于威严，不尊重本城历来的风俗习惯，对衣着和生活上其他各个方面进行最严格的节制——到后来却引起人们最热烈的赞赏（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们认识到这正好证明使徒的热忱和对宗教的虔诚。当然，锡杰尼乌斯本人在这几年中也有了某些转变。随着人民把自己托付给了教会照顾，锡杰尼乌斯性格中优秀的品质——善良、富于同情心——越来越占上风。就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仍象过去那样与本区教民保持很远的距离，他不参加城市的社会活动，他家的大门只为那些碰到灾难来求他的人而开的。但只要有人碰到信仰上的问题，即使只去找过他一次，他就会永远和他们保持联系。每个人和他谈过以后离去时，无不感到自己精神上更有力、更丰富了。尽管他视野不广，但他是个很有天分的人，既善于思索，又善辩能言，经常兴致勃勃地关注着无数轰动一时的关于神学的争论，有时他用自己的笔直接参加论战。本城的居民在现今几乎家家户户都订阅的宗教杂志和宗教书籍上看到他的名字，都引以为荣。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他们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教徒群众终于明白了，锡杰尼乌斯比起宗教界的其他代表，比起那些讲究衣着的牧师长和宗教事务局的圣职人员来要优秀得多，虽然教徒群众从前曾经为那些人感到骄傲过。

还使人赞赏的是，他长期患病却坦然处之，这种豁达的胸境使他忍受了一切痛苦的煎熬，无畏地迎接死神。他缠绵病榻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他既不抱怨，也不让别人怜惜他。

“别这么说，”有一次他严肃地对一个安慰他、鼓励他燃起康复希望的人说。“难道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天上的父召我们回去时，我们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情吗？”

一具黑色的棺材停放在教堂大厅的上敞廊里。根据死者的遗愿，棺材朴素无华，除了棺材盖上有一只用枞树枝编成的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锡杰尼乌斯平日一直竭力反对人们那打扮死神的可怜愿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装饰软体虫的猎物”的可怜愿望。棺材的周围坐了五十多个穿着法衣的牧师，象是仪仗队似的，前面几排坐着城市的执政者——穿着讲究制服的官吏们和市政府的委员们，甚至还有卫戍部队的军官，佩着擦得发亮的出鞘的军刀，膝盖上放着闪闪发光的头盔。

彼尔怀着越来越惊奇的神色环顾四周。他已经能从许许多多个别的特征中了解到，在这个直到现在充满了尘世烦忙的城市中，教会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过去他对父亲及其个人价值的一贯看法今天终于彻底改变过来了。人们一个接着一个鱼贯地走近父亲的棺材，他们赞美上帝，向去世的同行和其光荣的事业表示感谢。许多发言的人源源不断地讲完以后，八个年轻的牧师把棺材扛到肩上，整个人群跟在灵柩后面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城市公墓。

彼尔什么也不明白，这难道是他的父亲吗？就是在他孩提时代曾被全城的人嘲笑而使彼尔因此感到害臊的人吗？难道此刻象大公那样被隆重地安葬的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些忧伤的市民

们难道是在给父亲送殡吗？他弄不明白。童年时，彼尔有过许多大胆的幻想，他想象着，似乎他是被暗中偷换来的，实际上他是个被人劫走的王子，有朝一日，他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分享他亲生父亲的荣誉；而今他觉得其中一个最大胆的幻想似乎突然实现了，这使他感到害臊。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彼尔和哥哥托玛斯并肩而行。托玛斯穿着整齐的法衣，因为他和其他牧师一起给父亲举行落葬仪式。在所有的弟兄中，托玛斯和彼尔最接近，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多，也许这是因为托玛斯在孩提时并没有少受父亲独断专行的苦楚。在大学求学时代，他受自由思潮的影响远比他父亲所希望的要深刻得多。托玛斯穿上丹麦正式教会工作人员的法衣，不是出于自愿。顺便说一句，长长的黑色罩袍象殓衣似的，这跟他的绯红的腮帮、孩子气的浅蓝色的眼睛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

彼尔注意到，在这些日子里，只要他们俩单独待在一起，托玛斯就试图击破促使他们疏远的薄冰。但是彼尔不想和解，他警惕地对待哥哥假情假意的宽厚善良；虽然在以往的日子里正是这一特点使托玛斯赢得了彼尔的信任。今天从墓地回来时，彼尔千方百计不让托玛斯开口。他不知怎的感到有些不自在。他本能地害怕跟和善的亲属拉家常。

这一次托玛斯又不得不把考虑好的接近彼尔的计划从脑海中扔掉了。在后半程路上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

回到家里以后，大家都聚集到母亲的床边——她完全垮了，因此无法去参加葬礼。经过这样长时期过度的紧张，等到父亲一死，她的精力顿时趋于衰竭。医生吩咐让她安静。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里彼尔几乎见不到母亲的缘故。只有一次母亲叫他去，他在母亲床边坐了几分钟，但她没有精力多说话，只问了几个一般

性的问题，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只限于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和握手而已。这以后彼尔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整理行装了。他想尽快离开这里，决定乘晚上的火车走。

他可以说没有任何理由责备他的亲人。不仅托玛斯，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根据默默无言的协议，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或者就他们的良知所许可的范围，都竭力殷勤地接待他。但是彼尔几乎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到城里、郊外去作漫长的散步，花去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到不久前建立在利姆峡湾附近的水泥厂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工厂早就吸引他了。

不论是母亲，还是兄弟姐妹们都只字不提他订婚的事。他根本没有想到埃别尔哈尔德会把这件事瞒着他们。他们的沉默反使他感到困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感到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谈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雅柯芭的名字，虽然现在他不再想和她断绝关系了。这个决定是在家中度过一星期以后作出的。他似乎明白过来了，变得头脑清醒，变得审慎了。当他蠢蠢欲动，想去获取欧洲金融巨头之一的黄金宝座时，他象喝醉了酒似的浑身充满了奋激之情，但在昏暗的斗室里，在奄奄一息的父亲的病榻旁度过一夜之后，这种想法已经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现在他甚至连想也不想了。他为自己思想上的背叛感到羞耻，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起雅柯芭。

黄昏时分，大家又都到墓地去看父亲的坟墓。彼尔知道只有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他走到楼下来向她告别。

“同我在一起坐会儿吧，好儿子，”母亲用哀怨忧郁的声音说，这声音是从他孩提时起就熟悉的。“我和你还没有好好地谈

过，可孩子们告诉我，你已经打算动身走了。”

“是的，我该去工作了。”

母亲等了一会儿，看他是不是还要说些什么。但从各方面看来，他不打算再说什么，母亲就自己说了起来：

“去工作？……彼得·安德烈阿斯，我们甚至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生活过得怎么样，你好象在德国，在柏林……是吗？”

“是的。”

“我和你父亲都懂得，你能过这样的生活，大概是靠一些有钱的保护人，因为据我们知道，你没有固定的工作。”

彼尔竖起耳朵来听着。现在他明白了，原来关于他订婚的事，母亲一点儿也不知道。看来，家里的人把这件事瞒住了母亲，以免增加她新的牵挂。也许……也许埃别尔哈尔德压根儿就没说，既没有告诉双亲，也没有告诉兄弟姐妹？这倒象他的一贯为人，但是如果他确是隐瞒着没有说出来，那也只是因为怜惜他们而已。

在彼尔思考这个问题时，母亲拉开放在床头的一只桌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样什么东西来。

“在你动身之前，应该让你知道父亲在永远闭上眼睛以前想对你说些什么。他坚信，有朝一日你会明白过来，做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一天不谈到这一点，没有一天不在祷告中提到你。不久前，他得知你已出国，他命中注定已未必能见到你了，他便要求等他死后把这东西寄给你留作纪念。”

接着，她把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一件小东西递给彼尔。这是父亲的一块古老的银表，在他没有病倒以前，他十分珍爱这块表，一直带在身上，他说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瑰宝。

“关于这块表，”母亲继续说，“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要是你父

亲还能够和你谈话，即使只谈一次，他也一定会把这件事亲口告诉你的。现在只得由我来代替他说了。听完这段故事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父亲为什么预先指定要把它留给你。”

她喘了口气，闭上眼睛——父亲生病时一般就是这样躺着的——接着开始述说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你父亲还是个少年，在中学里念书。有一次他回家乡过圣诞节，过完假期已准备返校。但这时你祖父忽然叫他把他的箱子钥匙拿出来，照祖父的说法是，检查一下他是否把一切都放好，有没有遗忘什么东西。你父亲对此很有意见（他在年轻时很容易激动），就十分气愤地走了，甚至没有跟祖父告别。但是当他傍晚到了学校，打开箱子一看，一切东西都还是按照他亲自收拾时的老样子放着，显然没有人碰过，只是在箱子角里放着一个小纸包……原来是一块表……就是现在你拿在手里的那一块。你祖父决定送给你父亲一块表，就找了个借口，以便悄悄地把它塞进你父亲的箱子里：让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开始整理分散的东西时见到这块表，带给他意外的喜悦吧！你父亲理解了这一点以后，就放声大哭起来。他为自己忘恩负义而哭泣，后悔自己轻率的行为。于是他又穿好衣服，在这天夜里走了四十公里路，回到老家，当他在祖父的怀里尽情痛哭并求得祖父的宽恕以后，才感到心安。现在，我的儿，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你父亲终生把这块表当作圣物一样珍爱着。我记得，有一次他把这块表称作上帝的礼物；因为就在那天夜里，当他的心平静下来，并走完艰难的道路回到地上的父亲的老家时，在他面前展开了另一条道路——走向和平、光明和天父恩泽的道路。”

母亲越讲下去，彼尔就感到手里的那块表越沉重。母亲讲完

后，他一言不发，房间里已昏黑一片，母亲睁开眼睛，已看不清他的脸了。

他们没有继续谈下去。彼尔当即站起身来。分别时，母亲吻着他的前额低声说：

“愿上帝赐给你和平和安宁。”

几分钟后，彼尔动身前往车站。兄弟姐妹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但彼尔断然拒绝大家提出要送送他的建议，独自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锡格涅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时，看见桌子上留着父亲的那块表。彼尔故意把表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别人一进来就能看到它，使人不会以为他是在匆忙中遗忘的。

第十三章

彼尔又回到了柏林。他立刻领悟到，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逝去。斐季奥弗在这期间回家去了，现在他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异国的大城市里。深秋了，很多咖啡馆和商店里一清早起就得点灯，天空整天下着毛毛雨，雨下大时，柏油马路上的水洼久久不能消失。彼尔几乎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他希望以紧张的工作来驱散从家里带来的哀伤，但即使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也不感到安宁和舒服。他的房东库明那赫太太是个邋里邋遢、很不爱干净、有着健康的粗脖子的矮个子女人。她整天价煮着酸白菜；彼尔房间里的火炉一直冒烟；这些还不算，楼上是个缝纫作场，十架缝纫机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节奏分明地发出哒哒的响声，有时真使他烦躁得要发疯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变得十分敏感，这帮助他发现了大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从老家回来以后，他在一连串细小事情上和百万居民的城市的生活习惯有了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使他产生很不愉快的印象。

在承租这套房间时，彼尔和房东太太明确谈定，她不能再接纳其他的房客，以免影响他的工作。房东太太还郑重其事地向他发誓，决不会让别人来住，甚至还把警察局的规定（她最多只能出租两间房——就是她出租给彼尔的那两间）给彼尔看。事实上整个住所一共只有这两间房，另加厨房后面一间半暗不明的斗

室。斗室里只放得下一只狭窄的铁床，库明那赫太太就住在那里。尽管上述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但几天以后，彼尔开始明白，在这个住所里，除了他自己外，至少还住着一个人。有好几次他在半夜里被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吵醒，他仔细听了听，发现咳嗽声是从前室，确切些说，是从前室的天花板和代替壁橱的壁龛之间的角落里传出来的。彼尔向房东太太寻根究底地进行诘问，但是尖嘴利舌的老太婆对着上帝发誓说，她受了冤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彼尔在厨房里碰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没穿上衣，坐在破镜子面前刮胡子，房东太太在这种情况下竟还是能找到解释。在这以后，彼尔不再打算弄清真实情况了，虽然他现在很怀疑，在住所的每个角落和隐蔽处，住宿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人。有一天夜里，他同时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和低沉有力的打鼾声。根据他的判断，打鼾声不是从房东太太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向人们详细打听以后，彼尔才弄明白，原来正式的租户对于许多房东来说只是遮遮门面的，以此来掩饰他们能不经监督，把住所租给任何没有栖身之处的人；这样的人在大城市里比比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没有钱去找规规矩矩住所的无赖汉或者二流子，而是有一定收入的人：店员、工人、理发店帮工、饭馆里的侍者等等，租赁长期的住所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分奢侈。空闲的时间他们在马路上、啤酒馆里，在低级的跳舞场和群众场所消磨，他们只需要有个地方晚上可以睡上几个钟头就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他们没有任何财物，因此他们可以毫无牵挂地从城市的这一头迁移到另外一头。为求生存而作的拼死搏斗在大城市里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认为过这样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谁能习惯于飘泊流浪，谁能游离于任何人、任何事之外，他就容易谋

生糊口。家庭的舒适安逸以及有保障的生活，这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们甚至并不渴望这样的幸福。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有另外的兴趣、爱好，就是这么回事。

一天清晨，彼尔听到他的房东太太在前室和一个男人说话。原来有个警察来了解理发店帮工的情况，这帮工在夜里被送进城里的一家医院去了，他说出这里的地址，说这儿是他"宿夜"的地方。这个理发店的帮工坐在啤酒馆里，突然感到血涌到喉咙口，被人送进医院后，很快就死了。一直默默无言的库明那赫太太听到这些话后，便突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警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她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租户，哪来的一个理发的！他们怎么想得出，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她的房客一向都是很高尚的人，会让一个穷流浪汉，一个衣衫褴褛的卑劣的人，住到自己家里，何况这人又害着痨病，而且倒毙在马路上？

彼尔听到房东太太献给他所不认识的同住者的临葬悼词，浑身都发冷了。上面的话是指每天晚上住在前室的天花板和壁龛之间的角落里的那个年轻人而言的，这一点彼尔毫不怀疑。从那时起，他已经一次也听不到墙后面那熟悉的咳嗽声了。彼尔无论如何驱赶不掉脑海里这样的想法：如果他突然病倒在这里需要护理时，等待着他本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现在，当他感到不十分健康时，他就有越来越多的根据来为此不安了。他从家里出来的旅途中受了风寒，又碰上这种多雨的天气，身体就一直好不起来。

他常常坐在家里，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打算再去结识斐季奥弗的艺术界同行，不常到莱比锡街上那家酒馆去，而是在邻近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三等商业文官家也不再去了。

彼尔在孤独中几乎每天给雅柯芭写信，虽然他竭尽所能来掩饰他的极度不安，但信的字里行间却还是泄露了他的秘密。关于他自己，他反常地几乎只字不提，却以极其细致的笔触描绘柏林的情况，或者为了给雅柯芭解闷，杂乱无章地谈些有关库明那赫太太的不可靠的传说，谈到死去的理发店帮工或者酸白菜的永远不变的气味。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底。有一天，彼尔收到了伊凡转来的“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信，就是他岳父介绍他去的那家英国的建筑公司。虽然那家公司根本没有给他一定的职务，但是答应他可以凭这封信去实习，熟悉他所研究的东西，观察公司所进行的灌溉和土壤改良工作。这些现在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决定立刻离开柏林。他已经从柏林吸收了一切能榨取的东西，而且换一下环境无疑会对他有好处。关于工程在那儿进行的德雷扎克，他只知道这是个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他决定在德雷扎克过冬，等到大地开始解冻时，就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去，然后到多瑙河口看那边在进行哪些排水工程。从那里经过巴黎和伦敦，直接去纽约。

旅途中，彼尔专门为了看九百英尺长的高架桥，决定在林茨下车。他在黄昏时抵达林茨，从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粉红色的阿尔卑斯山山峰。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这些山峰飘浮在黄昏的雾层之上，仿佛是过去时代的回光。第二天彼尔已经来到山的正中心。由于风和日暖、天气很好，而且他对于千方百计地硬要跟他交朋友的那批唠唠叨叨的德国旅伴感到厌烦，就在一个小站上下了火车。他忘记了这是一年中不适宜于闲游的时光，在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中度过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似乎觉得宽广无垠的白皑皑的荒漠在大声召唤他。这声音吸引着他越来越往高处

爬去，有股神秘的力量预示着他将摆脱至今压迫着他、使他苦恼的一切。

他没有向导，独自向那弯弯曲曲地顺着寸草不长的陡坡向上伸展的山路指引他的方向走去。车站上早就有人警告过他，如果没有向导领路，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但是他战胜了在这生疏的环境中控制着他的拘谨的感觉，大胆地上了路……它们算什么，群山而已！他深深地呼吸着带点酸涩味的冷空气，望着在他脚下的深山峡谷中游荡的浮云，感觉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大自然。

幼年时，他很喜欢到树林里，到草地上去玩。他常常奔向那里，即使能有片刻的时间沉浸在自由之中，忘却家庭的压抑也是好的。从那以后，他就没有机会这样接近大自然了。他在尼堡的住所里根据书本和地图研究大自然，轻慢地把大自然作为实现他的改造意图的材料仓库。大自然——这只是些石头和泥土而已，它们应该被如此这般地加以利用。看到田野，他立刻会想到水准仪和测量尺。坐在火车里，只要从窗口向外一看，他的幻想就会立刻开始把飞驰而过的土地进行改造：铺设新的道路，排除沼泽地里的水，架设桥梁，开辟运河。

就是现在，也并不是大自然本身的美使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大自然的色彩及线条的和谐仍象过去一样，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什么，但是此刻，当他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不安时，大自然的伟大、神秘，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容易领会了。物质的无穷无尽的延伸性、形式的威力、深沉得永无止境的寂静唤起他心中奇异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情绪。

确切些说，他处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与其说他被大自然本身所吸引，还不如说他沉溺于被大自然激发起来的感情之中。他已

登上几千英尺的高峰，眼前伸展着无边无际的白皑皑的平原。这平原微微倾斜地向上面展延，一列被夕阳的余辉照得锈红色的灰蒙蒙、光秃秃的山岭，把平原挡住了。彼尔不断地爬山登高，气喘吁吁，不时停下步来换口气。他拄着棍棒站在那儿，兆望着粗犷沉寂的荒漠，对自己的感觉惊奇不已。他问自己，为什么漫步在没有生命的岩石之间，处于单调的沉寂之中，竟能这样吸引一个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变得高尚？一个无声的不存在的现象怎么可能以庄严的自由感充实一个人的心灵？也许他凭内在的听觉还是捕捉到了某种声音的？当信教的人谈到和“彼岸世界”交往时，是否有他们的道理？也许，在广阔的宇宙间确实存在着那种人类的耳朵听不到的声波的振动？而我们称之谓“死”的这一现象，是否就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只有被唤醒的“灵魂”的直觉才能领悟这一形式？

彼尔想起来了，有一个牧师在他父亲的墓前致词时，把大自然的寂静称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声音”。他想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先知在怀疑和软弱无力时就跑到阒无人迹的荒漠中去。至高无上的声音！……从下述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面对着广垠、空荒、无声无臭的世界，人类的智慧往往充满了“对空虚的恐惧”，而我们的祖先认为万物都是空的。恐惧产生幻觉，幻觉又造成新的恐惧，如此循环不已，永无止境，直到人们终于给自己创造了上帝，住进了地狱和天堂。

他又登高爬了一百步，然后停下来，歇歇气。不管你朝哪里望，还是那冰封的荒漠，还是那没有生气的宁静。这些蒙着白雪的大岩石使人对那些在大地母亲形成之时于原始之夜的昏暗中放纵不羁的力量，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此刻彼尔沉醉在沉思默想之中，产生了天昏地转的感觉，似乎遥远的亘古时代来到了他

的面前。当他看着这些凝集在冷漠的平静中的绝然不动的大岩石时，时间令人惊奇地、不可思议地缩成了一团。这些大岩石还象一百万年以前那样光秃秃的、高不可攀的，当时它们象《圣经》上说的，刚“被造物主创造出来”。被造物主吗？赤热的云雾！太阳体系的解体！……而以后呢？空虚！空虚！冰样的寒冷！死样的寂静……

黄昏时分彼尔才回到车站。这里已经有人在为他担心了。他存放行李的那个旅馆甚至已经在商量派人去寻他了。经过这疲惫劳累的一天，他倦极了，脑袋瓜由于过多的思索而沉重不堪，真想尽快躺到床上去，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件事。还在清晨他刚抵达这里时，他就发现，这个小城里正在进行着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旅馆的大门上缠绕了绿色的枝叶，一个女仆忙得筋疲力竭，老板好容易抽出一点儿工夫给彼尔指点他所定的房间。现在才知道，原来这里今天有人举行婚礼。客人来得很多，彼尔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盛典。起初他打算不参加，但是他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已经有人来敲门了，接着有两个年轻的姑娘手拉手地走了进来。她俩深深地行了屈膝礼，然后用胳膊肘互相轻轻地推撞，同时嘻嘻地笑着，争着发表长篇讲话，彼尔只听明白这么个意思：新郎和新娘请他赏光去作客。没有办法，只得去了，整整一夜就是吃喝、跳舞，直到脑袋瓜轰鸣作响为止。

当然，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主人们邀请他，绝无任何别的企图，但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已超越了界线。男人们为了讨好客人，几乎硬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他。人们穿着钉了铁钉的靴子，在高敞得象粮仓似的前厅里，随着手风琴和三角琴的伴奏，人们踢踢达达地跳着舞。大厅里两张长桌上铺了桌布，在一

张桌子上放着一整只烤熟的羊，羊角呈金黄色。葡萄酒是用大的洋铁杯装的。大家通宵狂饮，喝得烂醉，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自由放纵，这和装饰着每个家庭以及在这里各条道路边陈列的大量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和圣像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

到后来，彼尔开始对这乡村的酒神节感到兴趣了。他想起来，斐季奥弗总是说，似乎只有大自然的孩子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他们只要一两次在交叉钉成十字架的两小块木板前弯下身来——一切生活之谜就都能得到解决，没有什么事再值得悲伤和忧愁了。

彼尔本来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坐车继续赶路，但是过了一天又一天，后来又过了很多天，他还是留在那里。在那次婚礼上，他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就是为了她而留恋着不走的。这是个年轻的农村姑娘，身体结实健壮，却并不灵巧，是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的女子。她那个翘鼻子很有趣，头发是成熟的黑麦的颜色——彼尔就喜欢这种颜色。他们碰巧都坐在一只长凳上，彼尔是为了看跳舞的人才坐到那边去的。他们渐渐攀谈起来，开头他们几乎互不理解对方的话，这使两人都觉得好笑；但他们很快地亲热起来了。她芳龄二十二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她的这位母亲只要有那么二十个盾①到手，就会装聋作哑，心甘情愿地对所发生的一切听之任之了。

新的同居关系把彼尔吸引住了，他沉湎于无限炽烈的感情之中。这当然不完全是由于肉体上的欲望，跟他的大部分感情一样，这主要是出于一种想法，而不是出于心灵，此外他为了对雅柯芭不忠而深感羞愧。但是他实在需要摆脱无谓的空想，这种空

① 盾，某些欧洲国家旧时的金币或银币。

想在他父亲死后日夜不断地折磨着他，而且可能（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会把他逼得发疯。他明白，他必须尽一切力量摆脱孤独，有时，他不到姑娘家，就到小饭馆去，和老板以及小城的其他居民一起度过光阴。他们尽情地饮酒，一刻不停地谈着，房间里的空气由于香烟的烟雾而变得发蓝。在彼尔周围，人聚得越来越多，关于彼尔的出身、他的不可胜数的财富又有了新的不可置信的谣传，在城里到处传播。

过了一星期，他突然决定继续赶路。多喝了酒而情绪亢奋的伙伴们送他到车站，而那个淡黄头发的姑娘此时此刻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伤心地哭泣呢！

但父亲的阴影却紧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

* * *

德雷扎克位于狭窄的、被太阳遗忘的山的裂口中。这个裂口长达一英里半，山溪在其底部流泻，形成了无数小瀑布。狭谷两旁的山坡上覆盖着树木，几乎布满了山脊。一大片赤褐中带着灰色的光秃秃的山岩从南面掩没了地平线。白雪封顶的山峰几乎整年都笼罩着云雾。这个山岩称为霍赫戈林山岩。小镇正好就在霍赫戈林山岩的最下面。镇上只有一条街，两排小木屋互相紧贴着。山溪的右岸延伸着一条乡间土道，它穿过无止境地蜿蜒曲折一直通向山上的街道。在小镇下面，山溪绕过猛地向前突出的不太高的悬崖，朝前流去。在这里，象牙齿那样高耸着半坍塌的古城堡，城堡内设有法庭。在城镇稍高的地方，教堂那火红的尖顶，象一支箭似的，射向天空。

仅仅九个月之前，山溪两边还是一片茂盛的草地。在奔腾倾

泻的瀑布旁边建立了两家锯木厂和一家磨坊。现在大块大块的页岩、一堆堆的砂砾、山岩的断片以及砍倒的树木堆得重重叠叠，把山的裂口的底部弄得乱七八糟。数十株树木横放着，树根伸向天空，树梢扎入淤泥。这儿那儿，在巨大的漂石和拔出的树根中间还露出一堆堆残片——有的是完全腐烂的长方木，有的是机器的生了锈的零件。整整一星期的淫雨把覆盖着霍赫戈林的积雪全部冲走，小镇的整个低洼部分和铁路车站在一个春夜里都被水洗刷了一遍。大水来得那么突然，使人们不得不只穿着衬衫就从家里跑出来，大水卷走了五个人和五十头母牛，撞在山岩上了。

过了八个月才勉勉强强把铁路线上的什物清除干净。通向德雷扎克的那段被冲坏的乡间土道暂时用小木桥来代替。另外还进行了几次爆破，迫使河流改道。人们还打算在这里环绕着那个留有城堡废墟的悬崖建造备用的排水沟，因为这个悬崖是造成洪水泛滥的部分原因。数以百计的人投入了修复工程。“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三个工程师现在就住在这里，住在德雷扎克。

彼尔住在马具匠的遗孀家，几乎就在小镇的正中央。这个寡妇有着一幢用棕色大圆木建成的砖瓦顶的小木屋，有顶的阳台朝着山谷。彼尔向她租了二层楼两间宽敞的、但天花板低矮而黑沉沉的房间。房间布置成行军式的，这样就自然显得不大舒服了。尽管彼尔酷爱整齐舒适，但他根本没有给自己创造舒适环境的心思——看来，他内心的不安宁立刻会在他所到的地方留下痕迹。书房里有一扇门可通阳台，最初一个时期，他每天晚上总是裹着方格毛毯站在阳台上，观看在黑沉沉的狭谷那一边的白雪皑皑的霍赫戈林山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流水在狭谷底下的

一片黑暗中喧闹着。彼尔清晰地看到湍急的溪流时断时续地在一大堆杂乱的花岗岩中间奔泻；因为在白天进行爆破的那些地方到处点燃着警卫的灯火，把溪流给照亮了。

彼尔第一眼看到阿尔卑斯山上的巨石时，既产生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又产生了在雄伟的大自然面前显得自己软弱无力的压抑感，到了此地，这些感觉变得更为突出、尖锐了。彼尔在他所写的书里胜利地宣布说，人类直到现在始终是大自然的可怜的奴隶，不久他将能把雷霆套在他自己的凯旋车上，由暴风雨代替鞭子来使雷霆疾驰，现在，目睹这些可怕的破坏现象，他不得不承认，人类仍象过去一样，完全依赖着大自然。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写信给焦急地等待着的雅柯芭说，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公开捍卫终于得以出版的小册子去反击出版界的恶意攻击？

"你问我看过《工业报》没有，大概你感到奇怪了，为什么他们对我的那本书进行这种毁灭性的批判，我竟一点也不反驳。可是，说实话，我为什么一定要答复他们呢？这种批评会有什么意义？你来信说，要是你看到我把论敌完全驳倒，看到他们那些错误的估计象被蛀虫蛀坏的袜子那样在我的手底下破裂开绽，你将会多么高兴。我担心你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我的天，要知道他们谈到的只是一本最为一般的小书，更何况我自己现在对于此书也并不完全满意。有些地方写得十分幼稚，本来就应该删除的。此外(多么可悲)，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确立了对大自然的统治。有很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很有教养的人，把大自然仅仅看作是永恒的造物主的意志和永不改变的威力的表现而已，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对这样的情况，寻找解答。"

雅柯芭一直没有对这封信写过复信，于是彼尔也不再和她谈起他写的那本小书和它的命运了。但是在心底里，他根本没有

因为出版界(如果不把不大出名的《工业报》算在内的话)对待他的那本书的沉默或者确切些说,冷漠的态度而感到伤心。总的说来,冬天他写的信越来越少,而且一次比一次写得短。现在他写得比较多的是天气,是修复工程等等,他还详细叙述了小镇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常常用幽默的调子去掩盖他现在所经受的精神危机,直到现在他才彻底了解危机的意义。

同时,除了他羞于写出来的那些事以外,他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并不多。他每天在工地上碰到"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工程师们,但暂时和他们并不接近。这三个人爱威士忌如命,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世界,对彼尔(他们给他起绰号管他叫格陵兰人①)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使人十分难堪,这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还因为彼尔英语说得太糟的缘故。但是自从彼尔和他们一起在"好邻居"小饭馆——他们是那里的老主顾——庆祝圣诞节前夕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彼尔请他们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其中两个当即在老板的床上睡得死死的,第三个则是用独轮手车被推回家的。彼尔觉得这样一来他保住了他的尊严——而事实上,从这一天起,这三位工程师的确对他另眼相待了。但是他仍象过去那样并不硬要同他们交朋友,而且很少光顾"好邻居"饭馆。

漫长的冬日夜晚,他总是在家看书,每次都看得很晚。他又以地道的日德兰人的坚毅精神来学习跟他的专业毫不搭界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头脑。一年以前,他只是想有机会谈谈世间的一切,不要落后于时间的要求;而这一次的主导思想却是强烈地希望获得更深更广的知识,求得更扎实、更有根据的对生活的看

① 格陵兰岛是丹麦的属地。

法。现在他读书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数学及自然科学打起交道来了。彼尔已习惯于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论断中得出证据，因此，当他在一本书里发现援引另一本书中的话，就去看提到的那本书。他这样追根究底地探索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追溯到最古老的著作——找到原始的论据，最简单又最有价值的、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疑问解决的论据。为了不让雅柯芭打听到这方面的事，他不象通常那样向伊凡求援，而直接向哥本哈根的一个书商订购书籍。于是在他的书桌上渐渐地增加了一系列有关哲学、美学和神学方面一切可能得到的书籍。

但是他读得越多，却越糊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永远消灭关于“彼岸世界”这个迷信概念的最终的关键性的字眼，他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象捉迷藏似的。每一次当他觉得似乎证明已经到手，可是从和谐宁静的思想的另一头却突然传来一声“到这里来！”的召唤。有时他进入了死胡同——碰上了很难弄懂的古希腊或罗马的哲学家的著作。但他还是没有失掉希望。彼尔盲目相信帮助自学者循序渐进的书籍，有时他整天不出门，一心想要得出成果。得尽量快些！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他对自己发誓，在没有完全弄明白，没有得到坚定的信念之前，就不离开德雷扎克。

三月初的一天傍晚，他从溪涧对面的一个工地上回来。一天下来他累得要命，勉强拖着穿了沼泽地长靴的双腿走回家去。空气里已经散发出春天的气息。山上的山崩声时而可闻，溪涧水涨高了几英尺。上次发大水离现在已快一年。彼尔由于毫无成果的思索和置身在阴森森的巨石中间的隐居生活而变得神经衰弱了；他也传染上了当地居民惊慌不安的情绪。各种报纸已经报道过好几次严重山崩的情况。

太阳刚刚消失在山脊背后。夕阳的余辉把银白色的霍赫戈林的顶峰照得分外明亮。霍赫戈林的山坡上是大片的雪浪。

在临时搭起的跨越溪涧的桥上，照常站着一大堆人，手持长长的鱼叉，用来捞取随着急流冲下来的树木残枝。彼尔喜欢在这里站停下来，欣赏这些“渔夫”。他们能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技巧把被起泡的旋涡夹住的小木块捞上来。但是今天他没有心绪欣赏这些，只漠不关心地从旁而过，用丹麦语的“晚上好”来回答他们说的德语“Grüß Gott”①。

他的思绪飞到了祖国。他在想，今天是不是终于能收到雅柯芭的信？他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猜不透这突然沉默的原因。说实话，他自己也很久没有给她去信了，挤出这些不真实的、没有感情的字行对他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他沉默，雅柯芭就更应该给他来信。归根结蒂，他可能会病倒，也可能发生更不幸的事，他不给她写信的原因多的是！

“有我的信吗？”他问年老的房东巴比太太。她在窗口看到彼尔，立刻为他开了门。

“没有，工程师先生，”她回答说，怯生生地鞠了一躬。

走进房间，彼尔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写字台上瞥了一眼，那里一般每隔一天总有长方形的信封在等候他，信封上写着又大又圆的印刷体字母。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一面吹着口哨，徒劳地企图驱走不愉快的情绪。接着他默默无言地在壁炉前面的一把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在壁炉里，一段段多节的木头正在熊熊地燃烧着。暮色沉沉。黑暗从这间不舒适的房间的每

① 德语：你好！

个角落向他袭来。但他仍把双手支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火光，一直坐在那里。

雅柯芭的沉默开始使他感到不安。是不是她病了？不会的，她如果生病，伊凡一定会来信告诉他的，一定有另外的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想象着雅柯芭的情景。此刻她也许正坐在节日的餐桌边，共叙天伦之乐。摆满了各种餐具的大餐桌，鲜花，总是装着水果的盘子，桌子上空闪闪发光的枝形大挂灯……菲列普·萨洛蒙系好餐巾，在家长的位子——一张蒙着烫金皮套的高背安乐椅上落了座。伊凡、娜尼和其他几个孩子不分年龄和性别随便入座……所有的人都无忧无虑，象炒爆豆子似的抢着说话，打断别人的话……只有雅柯芭沉默寡言，老是无动于衷，一本正经，苍白无力。

“聪明的夜猫子，”父亲开玩笑地这样称呼她。“骄太太，”娜尼远不是那样善意地送了她这个绰号。

蓦地，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视线中出现，这是埃别尔特。彼尔知道，过去追求雅柯芭的人重又在她家出入了。这件事是她不久前自己写信告诉彼尔的。在心底里，她一定还没有最终克服对这个头发梳得无可挑剔地光滑、头脑清醒、行动节制的圣徒的眷恋。如果细细想一想，就会发觉在她的最近几封信中明显地有一种言犹未尽的味道，她似乎在猜疑什么事，甚至有什么事瞒住他在暗地里进行。也许她想和他断交，她想以自己的沉默使他对于断交有思想准备？如果真是这样，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使他们亲昵起来的感情不论从他方面，还是从她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十分崇高的，更谈不上心灵的和谐结合了。最近以来，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经常地、无情地、无可辩驳地出

现这样的想法：他们两人在各方面都互不相同。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他能够强迫自己把他感兴趣的事物都告诉她，她反正也未必能够理解。彼尔想起了她对于探求宗教涵义的人的恶意嘲笑。也许事实上趁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悲剧时就分手，对双方都有好处？

他就这样坐着，沉溺在他的阴沉的思绪之中。这时门轻轻地开了，巴比太太走进房里来。在这个矮小女人的脸上，从她的身影中，从她的怯生生的手忙脚乱的动作中，有一种象耗子似的神情。从第一天起，站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个活生生的特里涅——一个尼堡的"普普通通的人"。有时他简直很难摆脱迷信的感觉，似乎这就是他贫穷的青年时代象奴隶般忠于他的"神"以阿尔卑斯山老太婆的外形关怀备至地在他周围忙碌。女房东想来点灯，摆桌子准备吃晚饭，但是在壁炉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彼尔仍穿着被泥浆沾污的大靴子坐在那里，她就先进卧室去把他家常穿的软鞋拿来。

"您想换双鞋子吗，工程师先生？"她问道，一面把软鞋放在他面前的地板上。

他没有回答。等她点亮灯，开始关百叶窗时，他才注意到她，接着她又出去了。

彼尔仍坐在壁炉面前。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快要燃尽的火光，阴暗的思想又控制了他。但此刻他想的已经不是雅柯芭了。每当黄昏时分，只要他让思想自由驰骋，它们就会把他带回家去，带到母亲身边，带到故乡的老家，带到父亲的坟上。蓦地，仿佛有什么东西把他推了一下。每次当他在梦中或者在白天一想起父亲的那块表时，都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现在他清楚地知道，在他当时的行动中，迷信的恐惧成分并不比固执和挑衅的成

份少，但他急忙驱赶掉这些回忆，去思考别的事情。

彼尔赶快站起身来。巴比太太端着晚餐的盘子从厨房上楼来了。

“今晚您给我吃些什么呀？”他问道。

“火腿，彼尔先生！”

“总是吃火腿，”他喃喃地说，想让不愉快的情绪找个发泄的借口。“可以想些新花样嘛。”

房东太太在摆餐具，彼尔走到阳台上，让面孔吹一下霍赫戈林飘来的清新的微风。四周已经一片漆黑，只在工地上有些灯光。在火车站新造的建筑物前面昏昏沉沉地闪烁着一排街灯。

一片寂静。只有轻轻的拍水声和远处隐约的车厢撞击声打破了寂静。有一次还听到遥远的山崩的轰隆声。山顶上是一片沉重的乌云，而在彼尔的头顶上则是星星闪烁的明亮的天空。

每天夜晚，疲惫不堪和由于读书毫无成果而抑郁难受的彼尔常常站在这里望着星星跳环舞，有时他想象着，天空中这些金色的文字就是各种各样生死之谜的谜底。但这只是对那些能懂得天文的人才是如此。而这是多么神秘的文字呀！仿佛是远古时代的象形文字，标志了人类的童年，这是用火的虚线画出了野兽的原始的形态：狮子、熊、蛇、公牛——整个失去的天堂，人类的第一个字母。在这群野兽中间，比其余的星星更明亮、更清晰的是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标志，银河象光轮似的围绕着十字架。

从山谷那边传来拖得很长的汽笛声，使彼尔不禁哆嗦了一下。这是从北方来的快速列车在通报它的到来。火车头的红色火眼划破了黑暗，还可以听到回汽的声音。两分钟以后，列车象一匹跑得筋疲力尽的马儿，在火车站前面停了下来。但停得并不长久。有几节车厢的门打开，又关上了。站上的钟敲响以后，司

机拉过汽笛，车又开动了。

彼尔目送着闪耀着亮光的列车驶去，直到它发出短短的蛇叫似的咝咝声消失在霍赫戈林附近的隧道中。彼尔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只要他想走，一共只要几个小时，他就可以离开这个把他关了快三个月的石笼，出现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第二天列车就会带着他奔驰，经过明亮而自由自在的、阳光普照且花香四溢的意大利北方了。他是自己的主宰，他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但以后又怎样呢？在他暂时还没有摆脱束缚他的全部思想，夺走他的力量、精力和行动能力的恶梦以前，继续向前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不，他一定要在这里，在这开始战斗的地方，把战斗进行到彻底胜利为止。在这里，在象坟墓一样漆黑的狭谷里，他要对付各种各样的幻影，战胜它们……或者自己在搏击中阵亡。

当他回到房里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好晚餐，巴比太太恭顺地侍候在椅子旁边，以便彼尔一想到要坐，就可以把椅子推过来。

"只能这样了，"他说，真诚地希望心情愉快起来。"让我们来吃火腿吧！"

"工程师先生，请您不要发火，"老太太用忏悔的音调开口说，"现在新鲜肉很难买到。"

"连声音也很象特里涅，"彼尔暗自想道。

"请您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已经十分和善地说话了。"我知道，发脾气没有意思，但是这几天我有些不顺心的事。"

"我也这么想，最近几天您的气色不好。"

"就是啊……啊，"他拖长声音说，立刻感到自己不舒服了。稍后他咳了一阵，发现自己声音哑了。看来在柏林时患过感冒还

没有痊愈，不得不去请医生看看病、透视一下肺了。

这时楼下有人敲门。巴比太太下楼去开门。接着她双颊绯红地回来报告说，有一位女士要见他。

“女士？”彼尔重问了一遍，就放下手中的叉。“大概是弄错了，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

“可她不是本地人，她可能是乘火车来的。”

“乘火车来？”彼尔又问道，一面困惑不解地望着房东太太。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接着，一个头发乌黑的妇女穿着旅行服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口。她那贵重的披肩正在从肩上滑下来。

“我听出了你的声音，”她说，“晚安，只是请你不要惊慌。”

彼尔跳了起来。

“雅柯芭，是你？”

“正是我，”她平静地肯定说。尽管她神经很脆弱，但是在极度激动的时刻却能保持外表上的镇静自若。而此刻她这样激动还另有其特殊的原因：在内心深处她正在担心，彼尔会不会对她不高兴？

“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吗？本来应该拍个电报预先通知你，但路上没有地方拍。此外，我希望能带给你意外的喜悦。我正是希望在你的住所见到你……好，帮我把外衣脱掉吧，你真是一点也不殷勤。”

只有当她脱掉了路上穿的披肩，摘掉了帽子，理齐了头发后，惊讶得发呆的彼尔才犹豫不决地拥抱了她。虽然她浑身哆嗦，十分希望投入彼尔的怀抱，但还是克制住了，只用双手捧住他的脑袋，吻了吻他的前额。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说：‘欢迎’，也许你不欢迎我来？”

彼尔的确很难一下子说出雅柯芭的到来引起他什么样的感

情。第一个想法是：雅柯芭是来窥探他的行动的。不纯洁的良心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此刻他搂着她，望着她那充满爱恋和忠诚的乌黑的大眼睛，他突然一切都明白了，此时此刻，束缚他胸口的铁箍仿佛一下子断裂了。从他对基耶尔捷明的马具匠的女儿产生天真无邪的爱情时起，心灵激动的泪水第一次从彼尔的眼睛里涌出。

“你为什么不来信？”

“你一点都不明白吗？”

雅柯芭望着彼尔泪光闪烁的眼睛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巴比太太终于领悟了她在这里已属多余，掩上门走了。于是雅柯芭就让自己的感情尽情发泄，她热情奔放地勾住彼尔的脖子。

“看来，你还是有些想念我的……我不是来了，和你在一起了！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没有在做梦！”她闭上眼睛依偎在他的胸口。“不，这不是梦。我听见你的心在跳动！彼尔，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恋人！”

他们互相紧贴着，久久地站在那里。彼尔默默地抚摸着她的秀发。他受到这么强烈的震惊，又有这么多的问题拥塞在他的脑海里——一时间竟找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们终于清醒过来了，能够有头绪地倾谈了，能够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要来看你呢？”雅柯芭开始说了。他们并肩坐在一张木头长椅上，手拉着手，不断地接着吻，把他们的谈话也打断了。“因为我不能。你知道，一直到最后我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我想趁你还没有走得更远，一定要来看你……我觉得在这漫无止境的冬季，你离开我这么远，你的来信中对自己的事写得很少——以致到最后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于是我对双亲说，装得我想去探望我那

住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克拉拉·盖茨，我曾告诉过你，在布雷斯拉维尔住着我童年时代的女友。双亲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欣然同意。但我还是不敢写信告诉你……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有多少可能出现的理由会干扰我成行呀……而碰巧在最后时刻——你想象一下我惊恐的程度吧！伊凡说要和我一起走，我想方设法摆脱了他，就这样我来到了这里。"

在她讲述时，彼尔好几次低下了眼睛。他知道雅柯芭为人极其诚实，她说话时抑郁的音调情不自禁的把她的秘密暴露出来，因此他猜测到，对双亲和家里的人说谎对她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她牺牲了所有这一切，无所畏惧，蔑视一切危险和偏见，只是因为她明白这里正需要她。

他不敢正眼看她，为不久前对她的一些看法感到羞愧。

"那么现在呢，"他怯生生地问道："现在你能在这里住下了？"

"可以住两三天，再多就不行，我不能在外面而不给家里写信。我一定得到布雷斯拉维尔去。这儿有什么旅馆可以让我去定个房间吗？"

"你不必去住旅馆，那边不舒服，你就留在这里，在这几天里让我住到那边去。你已经看到过我的房东太太，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会很好照料你的。"

"好，随你便吧！现在，我的朋友，"她带着母性的爱怜抚摸着彼尔的头发，企图探视一下他的眼睛。"现在轮到你来谈谈了，你生活得怎么样？不好，是吗？我有这样的感觉，你的神态似乎很疲惫。"

彼尔发窘了，掉开了他的视线。

"不，我很好，当然不太愉快。但这个地方就某一点来说是挺

不错的。工作很有趣味，对我很有好处。”

雅柯芭慢吞吞地把手移开。短时间的沉默。然后她又向彼尔转过身来，把手放到他的头上。

“彼尔，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她问道。“难道你以为有些事你能瞒得住我，是吗？……不，请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你必须真诚坦率地对待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开诚相见地谈谈呢？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谈呢？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不管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你也不可能逃避诱惑，但同时我又坚信，你能对付得了的。”

“你说得对，”彼尔羞愧得脸红了，他挣脱了她的手，想站起来。“我的确一度受了迷惑，”他从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横穿过整个房间。“这是可笑的，是的，几乎可笑。罪魁祸首是孤独和该死的牧师的血统。一大群信教的祖先突然在我的身上复活了。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告诉你，我又恢复到原来的我了。”

雅柯芭沉思地倾听着，然后突然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温存地拍拍他的腮帮代替回答，说道：

“今天谈到这里为止，我的朋友。现在你听着，我正好赶上你在进晚餐，真是巧极了，因为我正饥肠辘辘，象只饿狼似的，我一路上什么也没有进嘴，看来你得把你的晚餐和我分而食之了。”

“欢迎之至，亲爱的！”彼尔为改变话题而高兴得叫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叫房东太太，希望她能为你做些可口的饭菜。”

“随便吃什么都行。我饿极了的时候就会象火焰或蠢猪那样把一切都吞没的。你去跟房东太太说说，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梳洗一下，请你把我的旅行包拿来，我把它放在下面楼梯口了。”

彼尔吩咐重新摆上餐具，巴比太太为执行他的命令忙得不亦乐乎。雅柯芭这时在卧室里梳洗。当她出来时，彼尔发觉，她

把两鬓的头发卷成小小的旋涡，深灰色的旅行服配上了大翻领，又加上饰有黑色花边的短斗篷和小小的绸花结。她从腰带上取下一小束紫罗兰花，插到彼尔衣服的钮孔里，然后抱住他的头，把他拉过来，狂热地不断吻他的脸，随后两人便在桌边坐了下来。

虽然彼尔对雅柯芭的到来感到衷心的喜悦，而且深深地感激她，但他仍保持着过去的矜持。她那准备牺牲一切、摆脱各种偏见、不受任何约束的伟大的爱和他自己的感情之间的不相称使他感到压抑。在这方面，他从前也不作任何幻想。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他总是十分确切地认识到，雅柯芭对于他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虽然有一次，她使他预感到爱情的至高无上的欢乐，但是不论是她那脆弱无力的身体，还是她的别具一格的外表都引不起彼尔的迷恋。至于雅柯芭带到他们关系中来的炽烈、深挚的爱，与其说激发了彼尔的热情，还不如说使他变得冷淡下来。

而此刻，房东太太尽她微薄的力量竭力使一切显出假日的气氛。她在桌子上铺了白得炫目的桌布，把两只旧得不堪的枝形铜烛台上的蜡烛点燃。只有在此刻，他俩一起坐在桌子边时，彼尔才第一次体验到强烈的感情无可制约地奔放起来（虽然大翻领绝对没有使雅柯芭增添秀色）。彼尔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贴近地注视任何一个年轻的女人了。他住在石笼中，象个修道院里的见习修道士，沉湎于空想的虚幻世界。此刻，他的血液中重又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决心和力量重又回到他的身上，激励着他的智慧。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本地的烈性葡萄酒。雅柯芭的双颊也有些发红。虽然她饥肠辘辘，但她不止一次地中断进餐，一次又

一次举起杯来和彼尔碰杯或者吻他。当他们终于从桌边站起来时，彼尔说道：

"你还没有看到过我在这儿安排得怎么样，让我们顺便去观赏一下从这里远眺的风景。"

他替雅柯芭披上披肩，领她走到阳台上。只有单调的灯光在车站的月台上、小镇里闪烁。但是天空中却是繁星密布。浮云从山脊上滑到深谷里，就整夜藏在那里歇息了。霍赫戈林的雪坡上空飘荡着轻盈的幽幽烟雾。

彼尔开始述说起来，有多少个夜晚他站在这里，用敏锐的听觉捕捉着大自然的声音，他在溪涧水沉闷的隆隆轰鸣中谛听着这一声音，觉得自己是灭绝的行星中最后一个活的生物。但雅柯芭不再用心听他的话。她把头依偎在他胸前，不时打断他说话，默默地凑过嘴去吻他。接着他也停口不说了。他们就这样久久地站着，昏昏欲睡地拥抱着。现在他们只用眉目传情来代替说话，并不断地以长时间的吻来加强这无声的交谈。

突然从霍赫戈林山顶传来一阵雪崩来临前的拖得很长的轰隆声。彼尔抬起头来，仔细谛听，但雅柯芭却没有稍微动弹一下。甚至在隔几秒钟后又传来这种轰隆声，他提请她注意时，她也没有反应。整个世界上，除了两颗心——她自己的和彼尔的心——的跳动外，她什么也听不见。

当他俩重又回到房间里时，彼尔说，时间已经很晚，她该休息了。她没有作声。彼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自己的卧室去取衬衣之类的零星东西。当他回到餐室里，发现雅柯芭面向窗口站着。

"好吧，我该到旅馆去了，"他说道，走到她面前向她告别。她没有转过身来。他吻了两次她的腮帮，她还是没有回答。当他已

经准备走开时，她把手一摆，默默地但却是坚决地阻止了他。

他迷惑不解地朝她望了一眼。

她向那只木头长椅点了点头，说：

“你就睡在这里吧，这样我可以就近照料你。我非常不喜欢旅馆。”

彼尔弯下腰面对着她。他还不敢肯定是不是正确理解了她的意思，因此想看看她的目光。但是她依偎着他，抓起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口。

第二天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她的房间，使她醒来了。她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睁大眼睛惊奇地环视着四周。通另外房间的门只开了一条缝，那边有人踮起脚尖在走路，听见这声音，她不禁莞尔微笑。

“彼尔！”她高兴地大声喊道。

听到他的脚步声，她的脸顿时涨得绯红。他还没有开门进来，她就伸出双手迎候他了。

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来，走到床前跪了下来。

“你睡得真甜真香！”他说，一面握住她的手。

“我简直感到惊异！最近半年来，我不吃安眠药根本就没法睡着，而在这里，你离开后……我甚至什么也不记得了。你怎么啦？已经穿戴好了，已经上过街了，我看得出，你的头发上散发出清晨新鲜的气息。”

“我只是到阳台上去了，我不愿离开你过久。”

“喔，现在我明白了！我在梦中听到的脚步声原来是你在走，你大概在那边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久了吧，你根本没有睡过，是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吧？一分钟也没有？可怜的人！大概是长椅太硬了，这点我知道。”

“不，不是为了长椅，你知道，雅柯芭……”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直到此刻她才看到他是多么焦躁不安，甚至是神情沮丧，使她也感到很不自在。“发生了什么事？”

“雅柯芭，我想向你忏悔，我不向你自白……不坦诚地告诉你，我就得不到安宁，是这样……”

她用手掌掩住他的嘴。

“我知道你想要说的话，我什么也不想听，把过去的一切全忘掉吧，我的彼尔！”

“你能原谅我吗？你能不能把这一切忘掉：我在爱情方面多么善于夸夸其谈，而自己的行动却使你的心灵痛苦，我在回报你热吻的时候却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情？应该坦白承认，过去确是这样。只是到昨天夜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爱情。我羞愧地承认，我是多么卑下，对于生活我懂得太少了，你能不能原谅我啊？”

“啊，我的朋友，”她稍稍有些难过地说，并把他的脑袋紧按在自己的胸口。“我早就对你的一切都原谅了。”

* * *

几天过去了。雅柯芭和彼尔沿着陡峭的、顺着山坡蜿蜒伸展的羊肠小道登山。山坡上有的地方长着灌木林，有的地方则是光秃秃的一片。中午，太阳直照在赤褐色、灰蒙蒙的岩石上。春天，空气中饱含着青草和针叶树木的浓郁的树脂香气。

现在他们来到了多洛米提阿尔卑斯山脉的南坡。雅柯芭来到后过了一天，他们就离开了德雷扎克，以便外出迎接夏天。这

两个自由的流浪者在厄茨塔尔山上游荡了八天，晚上就宿在高山地区的旅馆里，向农民买面包和鸡蛋充饥，取林中泉水解渴。第三天雅柯芭给家里去了一封信。信中她泰然地告诉母亲她到了什么地方，并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成她经不起要走在别人前面去迎接春天的诱惑，因此她去布雷斯拉维尔时绕道阿尔卑斯山。她没有直接道出彼尔的名字，但她在信中请母亲不必为她担心，因为有“可靠的旅伴为她张罗一切”。

现在她沿着羊肠小道慢吞吞地、信心不足地向山上爬去。一只手提着裙子，另一只手拄着登山手杖。彼尔跟在后面。他肩上背了一只绿色的普通旅行包，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什物。雅柯芭常常停下步来，向彼尔转过身去，拥抱他，吻他。他们都在春天的阳光中晒黑了。雅柯芭的鬈发平常总是梳理得齐齐整整的，现在却象茨冈人那样一绺绺乱七八糟地垂在耳边。她的眸子闪闪发光，双唇鲜艳欲滴。

她不可能成为顶峰的征服者。每隔半小时他们都得停下来休息，所有的小溪都得彼尔抱着她跨过去，所有的陡坡又都是彼尔扶着她走过的。但彼尔心里一点也不抱怨，不叫苦。雅柯芭轻得象羽毛似的，抱在手里使人感到舒服。更何况每一次在森林里或山谷里重新停下来休息时，他都能找到借口来表演抒情的、或是愉快的求爱镜头。在白天漫长的登山过河之后，记忆中保存得最完好的正是这些镜头。

对于彼尔来说，这些日子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第二次受洗。生命突然充实饱满、美丽动人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甚至没有想到过，生活可能这样美好。他好象沉醉在新的发现之中，他从来不曾体验的感觉觉醒了。过去他向命运之神索取的全部东西，比起现在他从一个热吻中所得到的喜悦，显得可怜而不值一谈。

对于雅柯芭，他现在也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她了，从今以后，他要爱她，因为她是赐给他新生命的女人，她使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她的热吻象咒语那样赶走了他生命旅途中死的幻影。

但幸福的光阴一晃就过去了。雅柯芭畏惧双亲，不敢把难受的分离时刻再往后推。他们决定在黄昏前到达波特增，让雅柯芭可以从那里乘上往北的夜车，而彼尔则回到德雷扎克，以便把那边的一切事宜办理妥当，然后按预定的计划，继续旅行。

一早起两人就默默无言。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雅柯芭竭力想装出笑容，但她炽烈的爱抚只暴露了她的惊恐和不安。她现在一刻也不离开彼尔，在他身边慢吞吞地行走，脑袋紧靠在他的肩头上，彼尔则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身子。他们停下来接吻时，她闭上眼睛，全身心沉醉在不久即将消失的幸福之中，使幸福保留在心的深处。

他们来到羊肠小道的第一个转弯处。这里长着几株枯萎了的栗树，栗树在石地上投下稀疏的阴影。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彼尔铺开旅途用的方格毛毯，疲惫不堪的雅柯芭立刻坐了下来。他们忽然想起，竟把放在旅行包里的早点压根儿忘掉了。于是两人开怀大笑，把头脑里的一切沮丧的情绪暂时赶走了。

彼尔打开绿色的帆布袋，动手把其中的食品拿出来。这时他发现竖立在羊肠小道另一边石块中间的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质十字架，这样的十字架这里多的是：两三个胳膊肘的高度，上面粗糙地、面目可憎地画着把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

“见鬼！”彼尔开口骂道。“竟让我们看这么不象样的东西！我们还是走吧。”

“不，”雅柯芭央求说，“不吃点东西，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那好吧！反正我们可以背朝着它坐……雅柯芭，你看这边多美啊！”

他们面朝山谷坐着。沐浴在绚烂阳光下的山谷展现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美滋滋地吃着简单的早餐——又干又硬的面包，一点点乳酪和几个鸡蛋。彼尔坐在雅柯芭身边的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吃完早餐，他开始抽烟，他们就这样手拉手地坐着，闲聊着，欣赏着金色的海市蜃楼。

彼尔忽然抬起头来谛听。

“你听见吗？”他问道。

“什么？”

“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又是钟声！”

“在哪里？”

“在山谷里的某个地方。”

“我没有听见……但我不相信……你竟能听得这么远吗？”

“这不是令人讨厌的声音吗？……甚至在这童话般的王国中，那令人厌恶的幻影还是追随着你。”

“你对于钟声特别敏感，”雅柯芭微笑着说。

彼尔告诉她，他是多么憎恨这种声音，又多么害怕这种声音。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这声音总是在所有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跟踪着他，在他的耳边发出可怕的警告。雅柯芭温存地握住他的手说，教堂中连续敲打全部的钟发出的响声，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庄严的威胁。她直到现在没有忘记，当她还是个小孩时，每逢星期天，她总避到远远的角落里躲藏起来。当教堂的钟楼在祈祷前开始鸣钟时，她躲到最远的角落里，使任何人都看不到她由于愤恨而在哭泣。等她长大一些后，当她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常常向警备队教堂里的钟投去粗鲁无礼的目光。她有两个同班同学的

家庭在这个教堂里占有固定的坐位，她们为此而异常傲慢，瞧不起别人。

“彼尔，你看，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共同的想法和感情了，后来我们有缘千里来相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彼尔拥抱了她。接着他们谈到未来，谈到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到那时，昔日的心灵自由终将回到人间，昔日渴望行动和历险的强烈愿望又会在人的身上觉醒。到那时，在庙宇的废墟上将竖立起力量和功勋的祭坛。

“你听我说，”彼尔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常常记起有一次在家里听到我那独眼的老保姆讲的故事。她谈到一个年轻的农民想成为自由的射手。你大概也记得这个故事吧？”

“自由的射手？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不知道。所谓自由的射手，就是这个人射出魔弹，能射中任何距离的任何目标。要获得这种魔力，必须在月圆时望着十字路口的刻上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把子弹打穿耶稣的胸膛……直射到心脏正中。”

“啊，那是歌剧《魔弹射手》。”

“是的，老保姆故事中的小伙子等到要着手行动时却失去了勇气。他刚把枪托支在肩膀上，以便仔细瞄准，他的手指就开始颤抖；他刚想放枪时，整只手都僵住了。他就这样直到死一直是一个最最平庸的，又可怜又可笑的猎人。我觉得，这个故事清晰地描绘出人对于迷信是无能为力的。人永远缺乏决心，不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圣者的形象。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出现怀疑。”他转过身来对着耶稣受难像，更加热烈地继续说道：“你看看这个恶病体质的神灵！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吐唾液到他的脸上来表现我们的蔑视？雅柯

芭，你好好看一看，多么厚颜无耻的温顺！他把自己不体面的样子摆出来给人看，多么讨厌！他的王国很快就要完蛋，我们自己都将成为自由的射手，只是必须用魔弹射击！……你看！”

他激昂地跳了起来，从挂在短上衣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拔出笨重的左轮手枪，雅柯芭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就扳起扳机，大声叫道：“我宣布新的世纪来到了！”接着，径直向耶稣受难像放了一枪，受难像歪倒了，碎屑冲向空中。

这时仿佛有一阵叹息传遍整个世界。从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隆声，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在群山中间翻滚，仿佛是地底下的雷鸣声。

彼尔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但是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就禁不住放声大笑。他想起了，上山来时，他看到好几个地方竖着用三种文字写的标语牌：“请留神有回声！”

“好吧，幻影，你发出轰隆的响声吧！”他激昂地大声叫道，重又装上子弹，直对空中放了一枪，于是山谷中再一次翻滚着怒吼声和轰隆声，仿佛一群山神真地冲向自由了。

“彼尔，你疯了！”雅柯芭叫道，她也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扑向他，勾住他的脖子，“你这是怎么啦？”

“我只是收拾掉路上的影子而已！现在我们该走了！时间很宝贵。过两小时我们必须坐上驿车，再过五小时，我们就得分手了。”

“啊，彼尔，最好不要去想这些，”她说，一面把头紧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他们就这样手拉着手继续向前进，去迎接光芒万丈的太阳，他们走得很慢很慢，沉醉在春天浓烈的芳香之中。

第十四章

强有力的革新程序不可抗拒地改革着丹麦首都的生活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几年不来这儿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已经很难辨认出这个城市——它变得多么繁华，它的整个面貌变得多么显著。从欧洲传来的——其间当然不乏纳旦博士的促进——文化高潮的浪涛不仅引起了久未出现的精神生活上的欣欣向荣，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倾向革命的作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而且把无数年轻大胆、有才智的人推上舞台，他们探索着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纯粹实践方面。彼尔·锡杰尼乌斯仅仅是无数个功名心重的乐观的青年人中的一员，新时代事业家的进取精神和伟大的工业化强国的神速发展精神激励了这些人。正象那些尖酸刻薄的人所说的，他们是"被金子的光彩搞得眼花缭乱"的人。当彼尔吹着口哨在尼堡的简陋的斗室中伏在绘图板上绘图时，有一些同样勇敢大胆的幻想者庄严地坐着——有的坐在商行的会计处的转椅上，有的坐在蒙了呢面的银行斜面高帐桌后面的凳子上，有的坐在法律系讲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各自暗中准备着成为执掌政权的人。最聪明最机灵的人已经在至今由反动的执政党和愚昧的宫廷显贵共同统治着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

哥本哈根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奔向新的时代和新时代精神取得神速胜利的道路。不仅是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把哥本哈根推向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而且连街巷的群众本身和娱

乐事业的性质，出版物的调子以及上流社会生活的风貌都变得一天比一天欧化了。

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外省，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生活却依旧是那样一成不变地、习以为常地进行着。这里依旧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官吏统治一切，这里依旧把那些前来度假的大学生看作是时代的英雄，他们那长着鬈发的头上戴着绸帽子，仿佛气球在他们的头上滑翔似的。在这里，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工厂主，即使他有钱有势得跟上帝一样，想凭借五级文官的封号，使自己登上与高贵的国家公仆同等的地位，是难以想象的。

在穷乡僻壤也看不出有什么表示和过去决裂的迹象。虽然在榨油厂上空的有些地方，工厂的真正的烟囱已经在冒烟；有些地方已经用收割机和脱粒机代替了镰刀和连枷，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新技术，尽管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困难。农民抵押出去的庄园日益增多。丹麦的国债每年要增加好几百万。

但是臀部肥大的丹麦农民依然照旧高傲自负地生活在自己的农庄里，毫不动摇地坚信他们才真正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首创力量和民族的未来。这种信念在多少个世纪的过程中成了民族的教条。格隆特维克①学派把这种教条加以神圣化。从斯卡根到盖瑟②，从海洋到海洋，农村和城市联合一起，都虔敬地崇拜肥沃的丹麦田地上的牛奶和蜜糖。

但与此同时，丹麦的河流和海湾逐渐淤塞，变得越来越浅了。在上个世纪里，古时商业航道上的航运还相当兴旺发达，有

① 格隆特维克，见本书第141页注②。

② 丹麦的两个城市。

的市民拥有的私人船队几乎拥有二十条大帆船，而现在这些航道却只能为小渔船通航服务了。只有一些风力磨坊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被用作能源的无可估量的储备力，由不知安分的风力把它输送到全国各地。海洋沿岸的浪峰涨了又落下，把自己的威力浪费在宽阔的空间里。当别的民族仅仅为了能获取一小块沿岸的土地，或者甚至单单为了一个装卸的港口正在投入大量的血汗和黄金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却从斯卡根到埃斯堡的整整四百公里的土地上（沿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距离）延伸着颗粒无收的荒漠，没有一个港湾，更谈不上真正的城市了。

除此以外，在有些地方，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了自然力的破坏活动——拦截海湾，把海峡和湖泊的水抽干，以便扩种牧草饲养牲口。从前装上重载的帆船靠远方的风力进入港湾的地方，如今延伸着一片绿色的牧场，一大批良种的奶牛在草地上放牧，给人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即使不是这样，例外地把日德兰半岛荒地上的河道疏浚，那也只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民家庭的数目，繁殖更多的贫民而已——这就是彼尔在他的小册子里挖苦地揭示的内容。

而哥本哈根则渐渐地把全国各地变成自己的某种附属品，以坐享其成。劳动力涌向首都觅取职业，外省的资本也大量流到这里追逐高额的利润。

现在只有那直接牵涉到哥本哈根本身和它的命运的事物才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彼尔所写的旨在鼓动大众的书籍既没能在首都本地，也没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引起注意的原因之一。甚至连他的内兄和挚友伊凡也帮不了忙。伊凡曾纠缠不休地向不少编辑部提出请求，呼吁它们敲起警钟，但不管他怎样跟人们说，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而已。穿越日德

兰半岛的运河设计？利用布洛瓦斯海角旁的波涛的力量来推动发动机？这种想法可不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消息。连本来可以装得殷勤一些的杜林也避开了，他推托说，以前他根据伊凡的建议而就这个问题写出的那篇文章已经给他找来了麻烦。

当伊凡企图使他那位朋友的伟大计划引起金融家和企业家的注意时，也遭到同样的失败。尽管伊凡不惜跑腿，不惜费口舌，想对工商界的著名人士施加个人的影响，首先是对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断然拒绝参与这件事。

菲列普·萨洛蒙对于女儿的未婚夫从来没有特别信任过，而菲列普的妻子，如同在大多数事情上那样，和丈夫持相同的观点。虽然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俩却一直暗自抱着希望，希望雅柯芭最后终于能清醒过来，及时中断这种关系，因为从各方面看来，这种关系除了带给她痛苦和失望外，不会有别的东西。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在三月的一天，吃完午饭，菲列普·萨洛蒙把伊凡叫来，要和他谈谈；而刚才在进餐时，菲列普却一反常态，很少说话。早晨的邮班给萨洛蒙太太送来雅柯芭寄来的信。在此以前，全家都深信不疑地以为雅柯芭是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去作客的；可这封信却是从奥地利国境上的一个小镇发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雅柯芭已在那边同她的未婚夫见过面，他们正要在山上一起游逛。

菲列普·萨洛蒙对于雅柯芭来信所述只字不提，立即谈到彼尔的计划方案。他向伊凡打听关于成立股份公司以便详细研究他朋友的所谓发明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事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伊凡皱紧眉头挥挥手说：

“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谈些别的事。你问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想想，如果那些与此事最有关联的人，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事情怎么可能有进展呢？我不是告诉过你，只要我一谈到彼尔，人们立刻会问，你父亲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整个交易所都十分清楚，雅柯芭已经和锡杰尼乌斯订了婚。”

“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件事，”菲列普·萨洛蒙以一贯的平静姿态回答说，对儿子激动的、甚至有些不敬的口气并不在乎。“请你把一切详情告诉我，具体地说需要多少数目？”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自己不是看过他写的书吗？”

“是的，是的，但是我记得早就对你说过，这本书不怎么好理解，也许是我翻阅得过于快了，或者是我看不大懂。他写到这一类事物时用的是与众不同的手法，因此我决定问问你，你能不能十分扼要地跟我说说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给我一个简明而具体的概念。简言之，谈谈你那好友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父亲不可能向伊凡提出更叫人高兴的问题。于是伊凡匆匆拿来需要的图样和其他的图纸，谈个没完，把父亲整整揪住了一小时。

彼尔在小册子中扼要地讲到的设计方案可以归结如下：

在格罗久勃海峡中间，在它和耶尔金海湾相接的地方，有一个荒芜的几乎没人居住的兰格里岛。如果从斯卡林根半岛上望去，那末兰格里岛就象是一长列灰绿色的沙丘，沙丘上到处都闪现出盖着麦秸的渔夫的茅舍。古代的航道沿着这个岛屿的岸边直通到耶尔金。从前这里曾经是日德兰半岛整个西南部船只卸货最合适、方便的地方，现在除了能捕到少得可怜的鱼儿以外，这个地方已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海关和几处废弃的大的商业事务所使人回忆起它昔日的繁华景象。

彼尔指出，在六十年代末期把埃斯堡建成大型海港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他指责这个措施——一部分是由于它远离海湾，而主要的则由于埃斯堡和其余的地区只有靠铁路联系。

彼尔建议把日德兰半岛南部的卸货点移到原来的地方，或者移到偏北一点，移到瓦尔德河口的塔尔帕镇。从这里可以和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轮船航线。河道必须挖深并加以调整，然后筑几个水闸把它和瓦伊勒河联结起来，这样就完成了南面运河的建立。按照他的设计方案，这两条河的三角洲必须同北海和波罗的海相连接。

他写道：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至少是开辟这些航线中的一条，才能真正谈得上和德国北部的那些港口城市，特别是和汉堡竞争的问题。彼尔认为汉堡的日益增长的优势对丹麦的独立潜伏着真正的威胁。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中——这场斗争或明或暗地决定着现代的世界政治——每一次败北，将对丹麦一年比一年更不利，而取得胜利——由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作用的增长，欧洲的重心将随之转向东方，胜利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成果。

不难理解，兰格里岛在现有的条件下可能占有转运站和卸货枢纽点的特殊地位；但是彼尔想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这个布满沙丘的小岛繁荣起来。彼尔的设想可以归结为：建立一个使船只免缴关税的自由港。他在书中描绘了由这一措施带来的繁荣兴盛的臆想图景：在岛上金色的沙地上矗立起规模宏大的造船厂、船坞和仓库，在河口三角洲上迅速地建立起一座大城市——北方的威尼斯。让未被利用的风力带动城里经过改良的风力发动机，而北海潮水的动力则可通过斯卡林根半岛，借助于彼尔独立思考所发明的设备，沿着管道输送出去。

说实在的，伊凡千方百计要吸引哥本哈根工商界人士的正是大胆的设计方案的这个工程技术部分。他不能不看到，运河本身的工程是全民族的百年大计，只有整个国家才有能力促使这一工程付诸实现。至于开发岛上的土地和使之机械化，那正和河口的其他区域一样，可以依靠私人的倡议来实现，而且这项工作的范围可以根据他们能够争取到的支持的规模而定；主要的是应与那最适宜在现阶段办的事相适应。彼尔设想在这里建立一个造船厂，研磨工场和制造装油桶的大型工厂，因为现在这项工作是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厂来做的，而这些厂的原料却全由陆路运来。彼尔估计建造费用需要五百万左右。

当伊凡把这些远景展示在他父亲面前时，菲列普·萨洛蒙的脸部表情显得越来越关注了，甚至可以说露出吃惊的神色。但是儿子把话说得过于拖沓，以致过一阵后父亲只得打断了他的话。

"谢谢你了，我的好儿子。下次我们再来谈得更详细点。只是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坦率地说，我要知道关于发明的事进行得怎样了？根据锡杰尼乌斯的说法，发明人应该是他，那末，发明的专利权证书已拿到了吗？"

"我们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国外也提出了申请。我一天天等待着颁发证书的委员会的答复。"

"我告诉你，伊凡，我觉得你们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设计方案公之于众。现在你们手里没有专利权的证书，你们的发明就没有立足的土壤。你所说的一切是十分诱人的，但看来只是空中楼阁而已，而取得了专利权的发明——这才有点现实意义，不管这发明是不是有什么价值。"

伊凡把双手垫在脑后，仰靠在椅子背上，失望的目光注视着

天花板。

“看来你一点也没有弄明白，”他说。接着，他重又伏到桌子上，把双手按在彼尔的图纸上，仿佛是用这个姿势来挡住父亲似的，然后提高嗓门，几乎大声吼叫道：

“计划要造工厂就是为了显示我们的发明的重要性。而有了工厂也就需要建造船坞、桥梁和在河口工作的工人住房，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计划的最有力方面。”

“不，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好儿子，我完全听明白了，但是在奠定房基时，必须牢记一条至理名言，造屋必须从打地基而不是从盖屋顶开始。谁也不会相信，你们打算进行这么巨大的建设仅仅是为了试验某种机器……现在要紧的是想方设法开始工作，动手吧，动手以后事业就自然而然会发展起来的。”

“这是老生常谈，我可并不陌生！如果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产生一种地道的伟大思想，开头总是有人企图把它卡死，直到它赢得了人们的承认。我和你甚至没有必要再谈计划的事了。你根本不信任锡杰尼乌斯，这说明了一切。”

“这跟信任不信任有什么关系？亲爱的伊凡，我对修建运河和港湾的事懂点啥呀？你对风力磨坊又懂点啥呀？我重复说一遍，你们不应该从那一头来开始进行工作。一开始你们就首先犯了个错误，把不相关的东西混成一堆了。接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预先没有把专利权证书弄到手。如果你的朋友哪怕能引证一下看过这个方案的著名科学家的意见，这不管怎么样也是促使这方案付诸实现的一种保证。要想人们会顺顺利利地通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的设计……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我的儿子。”

“坦白说，要想得到那些把设计方案看作是直接挑战的人们

的支持，也同样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锡杰尼乌斯就反对我们国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他写的那本书就是一份起诉书，而最后——我可以向你承认——他已经早就向我们的所谓‘权威们’求援过，不仅是向个别的人，而且是向正式的机关，但到处碰壁，要么是冷嘲热讽，要么是漠不关心——这已经算是好的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你认识他，他是杜林的舅舅——有一次答应把设计方案在工程协会的刊物上发表；但是真要他干的时候，他却胆怯了。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锡杰尼乌斯揭穿了他们的鼠目寸光，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要把锡杰尼乌斯打倒。我确实知道，他们恨得要发疯了。”

“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们首先得用不论哪种方法去克服阻力……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也许，你的那位朋友可以到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处再去碰碰运气看。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必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没有用。在他们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的过程中，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锡杰尼乌斯侮辱了上校。”

“那有什么，到时候向他道歉一下就行了。比耶列格拉夫未必是个记仇的人。”

“道歉？让锡杰尼乌斯去道歉？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你对他了解得很少。这和迫使一个俄国沙皇去向人道歉一样办不到。”

“那么就试试别的办法吧！完全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你们不可能获得成功，这点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爸爸，你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你不打算支持我们，那末我们的全部谈话就毫无意义。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大家普遍的冷漠首先是受到你对这件事的态度的影响。”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想跟你谈谈呀。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对于你们的那个主意我的态度没有变，而且将来也未必会变。如果你对于好友不是这样崇拜，你自己也许就能看出来，我没有权利使我们的公司去冒这种险……至少当事情处于目前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向你另外提个建议：我可以提供一笔款子让你去支配……你可以自己担风险，自己去经营，而且用自己的名义。你不止一次地宣称，你要干一番独立自主的事业，我有一定的理由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合适的机会……”

伊凡皱紧眉头，带着毫不掩饰的猜疑神情望着父亲。在其他一切方面，父子俩彼此之间是充分信任的，但是在做生意方面，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你愿意提供给我借款，是吗？或者我必须向公司偿还费用。”

“随你的便好了，你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办。至于我，我只等待着你去进行活动。谈得够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但是我希望你要考虑周到，小数目是无济于事的。一动手就得几十万呢！”

“我看再少些也能行，今天谈得够了，你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明天我们来研究具体问题。”

* * *

过了十天——到四月初——雅柯芭回到了家里。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待了一星期以后，她突然抑制不住地想回家了，她是在特大暴风雪中回来的。第二天一清早起，她就关在自己房

间里伏案给彼尔写信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终于能够正常地给你写信了。我从布雷斯拉维尔发出的两封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但是我倒宁愿这些信没有到达你的手中，因为不仅是信的杂乱无章的形式使我感到难为情（我不得不在夜里偷偷地写，当时我出去作客或看了戏回来，倦得要命），而且信的内容也无非是许多抱怨诉苦的话；虽然事实上，我真想无休止地为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向你，我亲爱的人儿，不断地表达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在布雷斯拉维尔所度过的一个星期对于我象个迷迷糊糊的梦，有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到过布雷斯拉维尔吗？在女友和她的丈夫面前我甚至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竭尽所能要使我高兴，为我请来客人，拉我去看戏，听音乐，甚至拉我去赛马，虽然我对赛马简直无法忍受。我在想象中却一直跟你在一起，我跟随着你到了德雷扎克，到了阿乌萨尔霍夫，于是在白天的美梦中重又体验着经过的事。

“昨天傍晚，我终于回到了家里。他们立刻告诉我一个消息，这消息使我很不痛快，虽然我早已料到了。这就是娜尼和杜林在前天举行了订婚礼。我对此事深感不满。杜林，不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或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始终引起我极大的反感，但娜尼本人似乎对此心满意足，杜林现在也以他能够迸发的全部热情爱着她。那天我回到家里，杜林正在我家，他们坐在书房里，就象从前我和你在一起时那样。看他们唧唧哝哝地在低声细语，在嬉笑，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犯不着为这些不愉快的想法而苦恼，我们的好时光还会再次来到的。有一件事安慰着我：我们分手至今终于已经过了九天九夜——那是在我能重新拥抱你以前需要经过的不知道多少个轮流更迭的日日夜夜

之中的九天九夜呀！

“现在你在哪里？在维也纳？还是在布达佩斯？我看到你就在我面前，嗳，甚至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你：你穿着咖啡色的旅行短上衣，你的双颊还是那么红润，我在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它。在梦中我又看到了拉乌根达尔附近的大森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那边一起度过的美好而又漫长的一整天里的每一分钟时光。你还记得盘桓在我们头顶上唱歌的那只鸟儿吗？你还记得在泉边休息时，你在我的掌心里喝下了对过去罪愆的宽恕之水（你自己这么说的）？……但这件事以后可不许再说了。

“总的说来，我感到高兴，因我重又回到了家中，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周全是你的照片和其他物件，它们使我想起你，而在布雷斯拉维尔，这些正是我感到十分缺乏的。从今以后，它们和我们的书籍一起，将成为我孤独时的慰藉和保护物。你猜猜看，我首先要看的是哪本书？是帕乌利逊的《液体静力学简明教程》。你大概没有忘记，还在冬天时，我就根据你的建议读完了帕乌利逊的《动力学》，并为他写得清楚明白而喜不自胜。他确是个真正的诗人，实质上他是我们时代卓越的抒情诗人。谈到加速度的篇章，就象从前歌德的哲学诗那样使我兴奋激动。

“我有这样的印象，这里正在酝酿着涉及你的什么事情。昨天伊凡悄悄地跟我说了几句谜一样难以猜测的话，说要“成立股份公司”。今天，当我下楼去喝茶时，伊凡腋下夹着一只非常讲究的新皮包，十分神秘而洋洋得意地从我旁边走过。一等我能再打听到什么，就立刻向你报告。

“暂时没有其他消息可以告诉你了。父亲和母亲象往常那样亲切和蔼；虽然可以猜得到，他们对我和你的会面并不赞成。但这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今天阳光灿烂，鸟儿在歌唱，而昨天，

一切还是冬天的样子，我是在可怕的暴风雪中到家的。只有在我们北方，到春天还有这样的天气！刹那间我甚至恐惧起来，生怕我们的列车会陷入雪堆，我又不得不在农村的小酒馆里过夜，而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你在我的身边了。

“我不打算把这次旅行作详细的描述，以免使你感到厌倦。我只告诉你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我当然明白，事情本身是不值一谈的，但是在我预先承认以后，你大概不会笑我的唠叨饶舌了。我过去曾经告诉过你在柏林火车站所发生的一幕，几年以前我碰巧是这一景象的目击者。这景象使我那么震惊，以致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无法磨灭。我指的是对待俄国犹太人——勤劳的、可敬的人——的令人发指的态度。这些犹太人只是由于自己的出身而被剥夺了祖国，被剥夺了安身之处。他们遭受掠夺，遭受污辱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被人们象运输家畜一样在警察的监督下赶来赶去。无知的人们还对他们加以讥刺和嘲笑。他们就这样通过文明的欧洲，希望在美洲的半开化的大草原上找个安身之处。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是怎样向你描述这件事的。

“在这次旅行中，我又来到了柏林车站。记忆又提醒我，我是属于被判决永世流放的种族。我和另一位太太坐在车厢里，列车立刻就要启程，这时门蓦地开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在一个年轻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一看见我那倒霉的脸，立刻奔出车厢，那个年轻的军官带着阿谀的讪笑跟了出去。列车服务员刚想关上他身后的门，他就高声解释说，‘这里有大蒜味，臭得很！’声音响极了，为的是让我听得见。

“其实也就是这么点事，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知道，这里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事情本身，不如

说是我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我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至今感到由衷的惊奇。问题在于这件事并没使我产生什么强烈的印象。我只是稍稍有点心绪不佳而已。当坐在同车厢的那位太太在那个中年男人走掉后企图跟我聊天时(显然是想使我忘掉我所受到的侮辱),我不仅没有象我过去可能做的那样,打断她的话,而且亲亲热热地和她拉起话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现在你该可以理解了吧?从小就被称为不肯妥协的我,已经不会一本正经地生气了。幸福使我变化得多厉害,如今我对于盲目的、缺乏理性的人类除了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永无止境的宽恕外,没有别的感觉。

"天哪,我竟开始写第三页了,可我却觉得充满心头的感受连主要的还没有讲完呢。反正今天已写得够多的了,我简直没有权利再占据你的时间,你自己是很珍惜时间的,但我又不忍和你告别。我知道一等到我把信封上,我就会产生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还有最后的一吻,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后一吻,再见。"

* * *

在伊凡和他父亲谈话以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伊凡终于得以把几个金融资本家请到名律师玛克斯·贝纳德那儿见面了。他试图首先使这位律师倾向于彼尔方面(虽然是徒劳的)。律师答应把他在事务中接触的熟人请到家中来,让伊凡有机会把彼尔的设计方案给他们看,然后讨论使这个方案付诸实现的方法。

尽管玛克斯·贝纳德律师还不到四十岁,又是犹太人,但在哥本哈根却已赢得很高的威望。除了别的功绩以外,他还有下列的特点:他在团结果断大胆的企业家方面起到了发起人和首倡

者的作用。这些企业家最近十年来从大地上搬掉了旧的哥本哈根，重新建立起新的哥本哈根，同时把它由一个小城市变成具有欧洲规模的大城市。在这项活动中，贝纳德树敌不少，但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出色的行家，他头脑灵活，不论就逻辑思维的能力还是法律业务和商业方面的知识面来说，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但他的朋友也无可辩驳地同意，在玛克斯的良心应该占据的位置上是个空白点。为了他的个人利益，他可以泰然自若地放弃任何崇高的动机。

每一次，当丹麦公民由于某种周期性的大破产，由于一个股份公司的倒闭或一个到处碰壁的生意人的自杀而群情激忿，发言反对新时代的精神时，群众的愤慨一般总发泄在玛克斯·贝纳德身上。对群众说来，他是全欧风气败坏的体现者。大家都深信不疑地认为犹太人的自私自利是最近以来这种败坏的根本原因。

但是贝纳德并不是那种担心别人对他有什么想法而惴惴不安的人。恰恰相反，当他在通常上班时间去事务所，或者从事务所回家时，看到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带着神色惊慌的好奇心看着他，他甚至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这个矮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幽默杂志上。他总是穿得十分讲究，走路时身子稍稍有些向前倾，怕冷地把双手插进上衣的口袋里，他那冷漠的、暗淡的目光从低垂的眼睑下仔细打量行人。

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变成他理想中的那种人。知道他的童年的人都记得一个恬静孤独、稍稍有点忧郁的男孩子，老是坐着看书，他远远避开那些吵吵闹闹的朋友，担心受到欺侮，遭到愚弄。由于他所出身的民族，也由于他个子矮小，这样的事随时都

可能碰上。他的父亲在哥本哈根的一条街上开了一爿零星杂货铺，父亲不满意儿子的是，儿子念了书，看不起经商了。

玛克斯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法律系。在那时期，他准备进有官衔的部门。他想当个法官。童年时受到的迫害激起他追求公道的强烈欲望。最高法官的红色丝绒长袍很早就成为这个贪图功名的男孩最高的理想。

后来有人向他暗示，由于他不是基督教徒，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法官的职位。在这方面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他的理想因此不能得到实现。在宪法上虽然明载着，所有的公民应享受同等的权利，可直到现在，在丹麦还没有一个犹太人当法官的例子。

成为法学副博士以后，他不止一次地看到，他那些没有才华的浅色头发的同班同学中，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走上了荣誉、受人赞扬和尊敬的道路，而对于他，除了他憎恨的商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纯粹犹太人的自尊心，由骄傲引起的害怕成为别人怜悯对象的恐惧，使他渐渐地养成保持外表的沉着。在人群中间，他在那个时候就戴上了欧洲人冷漠的嘲弄人的假面具，而他的心房却象一个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那样猛烈地跳动着。

正因为这样，当他获得律师的称号、立刻干出一系列最最冒险的行动时，谁也没有感到惊奇。建筑事务所机关和股份公司的组织成了他的专业，他运用了法律界至今认为不能容许的手段，于是立刻引起了他的同行的极端憎恨。例如他采取外国人的方式，与新闻界接触频繁。他收买记者，把编辑和出版者拉到他的一边来，方法是向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很多家股份公司检查员或主管人的职务。他渐渐地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利害相关、志同道合的秘密司令部，依靠他们的帮助赢得社会的舆论，无情地打

击对手。

不到十年，他成了城里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成了丹麦首都的统治者之一。商业界对于他采用的那些不能容忍的手段议论喧嚷了一阵之后，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才能，而主要的是折服于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个创举而来的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不把那几个最老、最有贵族气派的商行以及仅有的一家坚决不愿意同他往来的银行计算在内的话，谁也不敢再反对他那蒸蒸日上的威力了。

但是也不能认为贝纳德已经如愿以偿，他的虚荣心已经得到满足。如果说从前他只盼望能过上一个最高法庭成员比较俭朴的生活，那末，现在他的目标就要无可比拟地宏伟得多。不公平的待遇只是锻炼了这个矮小的受压制的男孩，赋予他领袖的意志，激发他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的欲望。

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他的民族特性，他永远不可能占有那崇高的现在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职位。但是当他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拥护者，并使他们成为他的意志的顺从的执行者之后，在这个拥护者的大司令部里，有很多人已谋到了十分出色的职位——他的计划就是通过他们，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因此，伊凡千方百计力促贝纳德倾向于彼尔方面，而现在，当这件事大体上成功时，伊凡就认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几乎已不成问题，这就不足为奇了。

应玛克斯·贝纳德之请聚集在一起讨论计划的七位先生中有一位叫盖洛夫的银行家——玛克斯的私人朋友和忠实的战友，是个身材高大的健壮的男子汉。乍一看去，他的样子似乎懒洋洋的，精神不振的，但在事业心方面却并不比玛克斯·贝纳德

逊色，而在机灵和巧计方面还大大超过他。交易所里的生意人称盖洛夫是玛克斯·贝纳德的智囊。正是他提出新的主意并合理而谨慎小心地为各种共同的创举制订计划，而玛克斯·贝纳德则显示出为实现这些计划所需要的不折不挠的毅力。

至于谈到个人利益，则他们俩恰好没有共同的利益，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合作得十分协调。银行家一点也不崇尚虚荣，他和玛克斯·贝纳德不同，后者只向往权力，而他则除了获取暴利之外，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一心想积累，再积累，并无其他愿望。他甚至自己也不能想象，这么多的钱该怎么花？他没有结婚，只有个小小的嗜好，花钱不多：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悄悄地走进一家讲究的饭馆的单间雅座，四周放着许多报纸，单独一个人吃上一顿有七八道菜的饭，为健康着想，不沾酒，吃饭时只喝开水。

此刻他站在布置得很讲究的玛克斯·贝纳德的大书房里，象公牛那样低下头，把双手放在上衣的后襟下面。仿佛他一面走路一面睡着了——隐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睛是多么呆板无神！他和一个被邀请来的人说着话。这是个服饰漂亮显眼的年轻人，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所有哥本哈根的戏迷或者厄斯特加德的居民都熟悉他（他在那里扮演"金色的号角"）。平时大家都管他叫锡维尔逊。他是当年经营殖民地商品的有名的商人的独生子。他父亲死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却已腰缠万贯。他是个十足的戏迷，谈的尽是些角色的分配、内幕的倾轧和戏剧评论等。他是杜林的朋友，用他的话来说，他"钦佩杜林是位绅士和新闻记者"。是杜林把他介绍给玛克斯·贝纳德的。过了不久，锡维尔逊成了玛克斯·贝纳德的忠实奴仆，后者就开始擅自支配他的百万家财。但这对于年轻的游手好闲的锡维尔逊根本没有什么害处，他沉溺于戏剧，这种嗜好反正迟早会使他破产的，因为他总是把戏

剧界崭露头角的新秀称为自己的好友，而为了这个崇高的荣誉不惜赠予现款。

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位涅莱哈维先生。他也经常出现在玛克斯·贝纳德那些有业务来往的客人们中间。他自称为“过去的地主”。他从前的确在日德兰半岛有过私人的庄园；但从那时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他在首都早就过着十分不安定的生活：开始时是一个贷款处的经办人和买卖古玩的商人，后来成了买卖房屋和别的不动产的中间人，最后转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买卖，成了个真正的资本家。

起初他的名字叫玛逊，但是在他把地下室的小店改为办事处的同时，他把姓名也改了。不过，能吸引顾主信赖的地主的称号，他却保留下来，同时还保留了声音很响的日德兰的发音“尔”，哥本哈根人把这些看作是心胸坦白和可以信赖的证明。玛克斯·贝纳德称他是全丹麦最善于钻营的骗子。

到会的人在已经放上彼尔的绘图和计算方案的桌子旁边坐定以后，伊凡立即发言。大家关注地听着他那细致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的发言——这是最初的半小时，后来，大家的注意力就分散了，过去的地主带着纯粹农村的不讲礼貌的态度已经看了好几次表。

等到伊凡发言完毕，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寂。所有的人都把脑袋转向玛克斯·贝纳德，但他却保持着等待的姿势。

盖洛夫终于发言了，他向伊凡提出一系列问题，渐渐地大家也加入其中谈了起来。

所有出席的人，跟菲列普·萨洛蒙一样，都认为必须首先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人士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这样才有可能把他的意见推向社会舆论。在这方面提到好几个人的名字，最后，大

家一致赞成上校工程师比耶列格拉夫，因为在这种事情上，他的话具有很大的分量。

伊凡热情洋溢地重复了他向父亲说过的一切：有人认为彼尔的计划方案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他们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指望这些人的支持是不明智的。至于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伊凡知道得很情楚，这个人纯粹出于个人的打算，既反对这个计划本身，也反对计划的作者。

银行家盖洛夫对于这一点作这样的回答，一等到他们商量好成立股份公司，就在理事会里给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一个位置。由于在理事会里每个职位都能得到很高的报酬，这样，某些个人之间的不友好就不难解决了。

“如果看不出存在更为严重的困难，”他干巴巴地作出结论，“那末事情就算这么谈定了。”

被伊凡称为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彼尔的电力机器和别的发明却没有引起到会者的任何兴趣。跟菲列普·萨洛蒙不同，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有关港湾的方案。这样，全部问题就在于：是不是能说服广大群众把兰格里岛视作开辟自由港最理想的场所。玛克斯·贝纳德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方案的这个部分需要讨论。但是他坚决反对有些人的意见，他们为了使方案变得切实可行起见，主张进一步缩减计划。

“进一步缩减计划，这等于把它扼杀，”玛克斯·贝纳德说。“按照我的看法，我坚决相信自由港的计划方案必须充分实现……这是全民族的百年大计，必须引起全体人民的关心，正象萨洛蒙先生公正地所说的那样……要不然，一开始就会使整个设想瘫痪。”

伊凡简直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玛克斯·贝纳德长期以来

坚决拒绝参与这件事。他甚至认为不可能有这种无保留的支持。玛克斯·贝纳德对计划方案所表现的不寻常的热情甚至使其余的人也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个计划方案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里显然存在足以说明玛克斯·贝纳德和银行家盖洛夫突然对彼尔的计划发生兴趣的秘密内幕。原来他们已探听到,最大的银行之一(贝纳德一伙与这家银行的理事会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也打算提供经费,建造一个自由港,但地点不是在日德兰半岛,而是在哥本哈根。于是这两个朋友仅仅由于想赶过自己的对手,愿意促使彼尔那个连细枝末节也已拟定的计划方案付诸实施,对于这个计划,本可以不失时机地在报上进行公开讨论。不过他们并不指望能把商业界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锡杰尼乌斯的计划方案应该起到爆炸作用,把支持建造自由港的人劈成两个阵营。在居民中间已经无可争论地存在着对这个措施的普遍关心,玛克斯·贝纳德的敌人们希望能全面战胜他。

到会的人又补充磋商一下后,作出决定,在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没有加入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之前,暂不采取行动,在得到他的同意以后,应该立即约定第二次碰头会议,以便和比耶列格拉夫一起计议从何着手进行这一事业。

* * *

这时候彼尔正在维也纳。他在多瑙河的沼泽三角洲度过了两星期,以便了解建造港湾和疏浚河道的巨大工程的进程。

他时而骑马,时而乘船,有时则坐晃晃荡荡的木筏,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外出,常常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

不习惯的行军生活的劳累终于使他精疲力竭。到达这儿后的第二天，他坐在夏令咖啡馆里，想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聊聊，不仅仅限于谈些木桩的打法或者挖土机的事。自从雅柯芭离去以后，除了工程师们，他没有见过任何人。这些工程师并不是他所熟悉的、祖国培养出来的、各方面都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只是由竞争的法则产生的技术能手，对直接属于他们的狭窄专业范围内的一切极其内行的人。但在其他各方面，他们都一窍不通。除了为生存、为他们的个人的幸福而斗争，对别的一概不感兴趣。

在多瑙河上，他跟大伙的关系正象冬天在德雷扎克时跟三个沉着的爱喝威士忌的英国人的关系一样；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谈论他在那个时候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他常常觉得自己在这些人中间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十分赞赏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他们的精明能干，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尽管他们是值得他学习的榜样，——但在心灵深处，他对于这些人怀着一种怜悯，因为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从来没有超过他们所喷出的雪茄的烟雾。

此刻，他手拿报纸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他的思绪飞向了雅柯芭。没有她在身边，他在这异国的大城市里感到特别难受，他按照老习惯，不假思索地向新住进维也纳饭店的旅客名单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从丹麦来的什么人——一看到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男爵夫人的名字，他不禁猛然哆嗦了一下。

去年冬天他好不容易把男爵夫人压根儿忘掉了。他现在的所有念头都无意于追求外表的显赫和伟大，以致他已经不记得诱惑他的亨利舅舅在他临行前怎样劝他利用这位不幸的老妇人对他的赏识，去取得男爵的封号。

但是，他渴望有人能和他谈谈平民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且是用祖国的语言来谈，于是他决定去见见男爵夫人。她住在维也纳一家最讲究的旅馆里，和她的妹妹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的夫人在一起。两位太太几天前才到这里，她们路过此地准备前往意大利。

在一家德国的疗养院里进行了几乎一年的治疗并没有给男爵夫人带来明显的疗效。虽然她脸上绯红的颜色稍稍褪了一点，现在比较能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了，双手也变得安静些了，但说话时仍常常突然转换话题，东拉西扯，而且她的智力也叫人不敢信赖。她对彼尔的钟爱倒是始终未变。一看到彼尔，她高兴得几乎要扑上去勾住他的脖子，说话时好几次拉住他的手，以表示对他的来访的感激心情。

老妇人没有提到她住疗养院的事。她只说她的"亲爱的妹妹"带她离开了那儿，她们打算去罗马，以便去觐见教皇，这话是当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离开房间时秘密地悄悄对他说的。

男爵夫人立即劝彼尔和她们结伴而行，当她得知彼尔打算明天就到巴黎去时，不禁啜泣起来，使彼尔不得不答应她在她们逗留此间时，他在维也纳再住一个星期。

当天午饭后，他陪着两位太太到普拉特尔去散步。

在给雅柯芭的信中写到这次会见时，他是这样描述这位皇室总狩猎官普兰根的夫人的：

"男爵夫人的妹妹是位才貌出众的太太，个子高大，体态相应地丰满，近五十岁。她年轻时无疑是个美人儿，双目至今还是亮晶晶的，闪闪发光。她生性比男爵夫人沉着，不喜欢唠叨，虔信上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昨天我和她就灵魂的不朽问题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长谈。我觉得，她企图要我信她的教，那有什么，我

高兴地接受了她的要求。看来，她阅历很深，看过不少书，也反复思索过很多问题；尽管她虔信宗教，但不显得假仁假义。总之，跟她相识是件愉快的事……”

这封信引起雅柯芭微微的不安。她急急忙忙写了封回信，不过信中对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她的姐姐却一字未提。

“当我想起我们在布雷扎克的会面时，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遗憾：我们没能畅谈冬天你父亲去世后萦绕你心头，使你惊慌不安的一切。但时间是这么短促，飞得象鸟儿一样快，而爱情又有它自己的要求。你也许会说，这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只是孤独使你的神经有点衰弱，也许事情确实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应该(不是这样吗?)在一切方面互相信任，你不应该再对我隐瞒那些使你激动的事了，答应我的这个请求吧！

“我们这里开始又一次掀起宗教狂热和宗教偏执的叫嚣。我大概已经写信告诉过你，纳旦从德国回来了。这件事，在我看来，引起了基督教营垒真正的惊恐。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大肆抨击新时代和欢迎新时代的人。昨天我刚巧在《贝林时报》上读到一篇占三栏版面的文章。这是一个哥本哈根圣母大教堂的堂长在某个参事的葬礼上所致悼词的简述。我甚至想把那篇文章寄给你呢！我一生中还没有看到过比这更愚昧更厚颜无耻的东西。当然，这位堂长对于那些没有希望得到永久幸福的‘不幸的人们’，对于那些认为死亡是进入虚空的恐怖大门的人们深表遗憾；而顺便又表现了对信仰的必然的热烈的颂扬，因为没有信仰，‘生活就会变得真正地无法忍受’。请问他这是从哪儿得知的？是他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怎么的？我那年老的菲列普伯伯常爱说，似乎他就象一只炉子，他认为生命就是火、烟和哔剥声，‘高过烟囱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尽管这么说，他直到垂老之

年仍感到幸福和愉快。当他已经濒临死亡的时候，连医生也无论如何弄不明白他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伯伯嘲笑这些医生，并且说，似乎他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无法知道他究竟是得了什么致命的病。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在我们自己家里，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我就知道有很多不信教的人，然而离开人世时却是坚强不屈的，泰然自若的，使任何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只能对他们表示羡慕。

“我常常想，对于死的极端的恐惧首先产生于所谓‘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最后审判’的教义，也由于基督教有别于其他的主要宗教，是在平民百姓，特别是在受压迫的人民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情况所造成。对死的恐怖和奴隶般的恭顺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存放在德国博物馆中按照从庞贝①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尸体做成的石膏模型给我留下的印象。在这些石膏模型中间有一个老爷和他的奴隶。两个人全身显然都被撒满了炽热的灰，他们痛苦地折腾了几分钟，然后就咽气了。但是他们脸部的表情是多么不同！那个奴隶的脸上表现出强烈的恐怖，他仰面躺着，象疯子似的睁大两只眼睛，眉毛几乎冲到头发根，厚厚的嘴唇因号叫而破裂——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出，他是怎样象一只未被宰完的猪那样大声号叫的。但是另外一个则到死保持着庄重的神态：双目闭着，在紧闭的漂亮的嘴唇上留下面对无法避免的自然法则的高傲而恭顺的痕迹。

“因此，依我看来，这是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信仰灵魂永生的最严肃的控诉：它夺走了生命的隐秘的含义，并以此剥夺了生命

---

① 意大利南部古城，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湮没。18 世纪中叶起考古学家挖掘其遗址，为研究古罗马社会生活和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

的任何的美。如果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象演出前的彩排——那末生活的乐趣又何在呢?即使我不完全相信,任何存在的伟大崇高的结局是毁灭,而要了解一个人,一个精神上丰富的人,只要看他是否愿意容忍弃绝私利这样的思想,看他是否能够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和谐的终结;即使我不相信,我们只是用这种方法把某个时期内一直在我们身体里漫游的力量奉还给大自然母亲,而基督教对于永生和永久幸福的理想仅仅是原始民族相信死后将在打猎和军事方面获得胜利这一天真信念经过改造以后的产物而已——那末,我……等一下,我想说些什么呢?……请原谅,我得等到下一次来说完了!喔,我想起来了,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甚至不认为死是彻头彻尾的弃绝私利,是人体对于大自然最最完整的归还,而且是人和周围世界牢不可破的重新组合;那末,即使这样,我也不希望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爱的一切东西时,我将会怎么样。我的天,我们中谁也没有权利想预见到自己尘世生活的未来,而且,自古以来的智慧不让我们知道未来的命运,我们还为此而高兴呢。要是人们知道(即使是疑信参半地)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即使是幸福吧——那末,生活确实'会变成无法忍受'了。至于'永恒的'生命,那就更其如此了。

"啊,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神学!还有所谓'父辈的遗产'——这些字眼在这里成了一切文明的敌人的旗帜。直到现在还必须为解决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去战斗,去浪费时间和精力,这是多么悲哀,多么屈辱,又多么使人难以忍受。难道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大家——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正是需要一起来克服自己身上'继承来的东西',即使是根据那个简单的原因:继承是偶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能继承一些别的什么,继承完全相反的

东西。这将持续到何年何月，我们这些人还将彼此带来多少危害，直到我们坚信，不是我们身上偶然的、个人的因素，而正是全人类的因素会帮助我们建设不仅是自己的生活而且是各民族的生活，并且使这种信念成为我们唯一的宗教，唯一值得信任的信条！……”

* * *

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召开的那次会上，与会者曾责成伊凡亲自去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协谈，试图消除他那既反对计划方案本身，又反对方案的年轻作者的偏见，并向上校表示，愿意向他提供在理事会中的职位。

对于这个外交使命伊凡感到忧心忡忡。不过，事情牵涉到维护彼尔的利益，他是会坚决去干的，他有好几次为了朋友，按照他形象性的说法，把自己从楼梯上推下来；但这个年老的上校却使他感到敬畏。伊凡自己不止一次地在路上碰到过这个矮小的人，脸上泛着易患中风的人所特有的红晕；同时也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容易冲动和毫不拘礼的性格。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外甥杜林微笑着告诉伊凡说，舅舅直到现在一听到彼尔的名字就会暴跳如雷。

伊凡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亨利舅舅，在一切需要慎重对待的场合，舅舅常常帮他出主意。这一次，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拌嘴，他还是同意向外甥伸出援助之手。

“让我来瞧瞧这里该想些什么办法，你们那位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我有过交往，我曾为他出过一点力，我只要暗示一下，他就会投到你们一边，你们还需要什么？”

在这些吹牛夸口之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亨利舅舅和比耶列格拉夫之间的确有过非常特殊的联系。这个假的大财主——虽然他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一点，而他的亲属对这一点却毫不怀疑——悄悄地进行着经纪人的活动，这是他收入的一个来源。这种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他在一家经营生铁和钢材的英国公司当经纪人，一年两次以经纪人的身份把公司的价目表送给上校。

和伊凡谈话几天以后，他又去拜访自己的主顾了。他在前室里几乎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得到许可进去了。他见上校刚吃完早饭，满脸通红，情绪昂扬。

这个好斗的老人一看到其貌不扬的矮个子犹太人脚上覆着灰色的护腿套，头上戴着大礼帽，一只举起表示致意的手上拿着一副手套(外省的舞台上一般是这样来描绘贵族的)，就毫不拘束地冷冷一笑。

“您又来了？”上校一边说，一边在写字台旁边坐下，可是并没有请客人坐。“生意做得怎么样？亲爱的流放者！”

杰利弗特先生戴着蓝色的单眼镜，吃吃地笑了起来，好象是出于高兴。他嗅出今天的气氛最适宜进行谈话，他的机智告诉他，此刻他得装出一副抱屈的样子。

确实，经过三言两语的交谈，他从上校手里拿来又一张定单。

然后他拿起自己的公文，仿佛准备走了，戴上大礼帽，挥挥手套，突然偏过他那头发梳得溜光的年老的黑猩猩似的脑袋，微笑着说：

“上校先生，请允许我提个很微妙的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上校先生是否听说全民族的大规模措施正在研究讨论之

中？”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听到？”

“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您知道，我从不参与任何冒险的事。”

杰利弗特以最阴险狡猾的神情微微一笑。交易成功了。现在轮到“流放者”来和上校算帐了。

“啊，对，对！”他摇晃着满头鬈发的脑袋。“时代变了，现在青年人登台了，经过考验的老年战士被抛到一边去了……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跟这些老年战士打交道了。发言权属于青年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上校用尖锐响亮的声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的是关于开辟自由港的巨型设计方案。这方案是由一个十分年轻、还完全是个少年人制订的，他姓锡杰尼乌斯。”

“喔，那个空谈家！”上校说。“这个人我正好认识，过去他拿着他那‘全民族的创举’找遍了我们所有的人。人们如果情愿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钱仍掉，这简直是发疯；但是未必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对待这个蠢孩子的幻想的。”

“至于钱，他已经够多了，这点我十分清楚。”

“您说什么？”

“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只等立法机关批准。您说得很对，上校先生。丹麦的金钱不会闲搁着的，它们会跳起舞来，现在谁也阻挡不住它们，除非音乐停止演奏，而且锡杰尼乌斯先生和金融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校没有回答，皱紧他那浓密的眉毛，红晕从双颊上升到双

目，象一头公牛那样两眼充血。

“外面传说这个未成年的无赖汉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儿订了婚，看来确有其事，是吗？杰利弗特，你一定知道，因为萨洛蒙先生是您的妹夫啊！”

“啊，上校先生！我的经纪人的业务可不关秘密恋爱的事，我无可奉告。”

上校纵声哈哈大笑。

“您简直是个外交家！……不过，如果人们情愿将自己的钱往水里扔，这关我什么事，请便吧，剥夺人们的这样一种消遣是罪过，先生们，愿你们胃口大开，在耶尔金湾，可以倾泻成吨的金子的地方有的是。”

“哎哟，这一切完全正确，上校先生！”

“我个人不愿参与类似的投机勾当，而且连听也不要听。祝您一切顺利，杰利弗特先生。”

“再见，”矮个子的犹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

上校依旧坐在写字台边，使劲地揪着胡子。这样的新闻引起了这个易患中风的老人的狂怒。过去，他曾充满青年人的激情，也想对民族的昏昏沉沉的状态挑战，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领袖和首倡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转而成为各种新事物最激烈的反对者。象多数具有旧思想的自由党人那样，他憎恨在革新方面走运的年轻人，恶狠狠的妒忌他们，而对彼尔，则憎恨到了发狂的地步。一想到他自己无法达到的一切竟让这个敢于在他的家里嘲弄侮辱他的粗野的小子取得，这使上校完全失掉了自制力，特别是他在心底里承认彼尔的突出的才能和无所顾忌的决心——上苍也曾赋予过他本人这些品质！在开辟自由港和运河的联合设计方案中，比耶列格拉夫捕捉到那有独创性的、即使

还没有提高到完美地步的设想，这种设想如果运用得当，对于祖国的未来会有巨大的意义。但是他还是在施加自己的影响，但愿能阻止方案取得成功，那只是因为他象具有旧思想的另外一些自由党人那样认为，或者出于自卫的感情而说服自己，似乎他在跟一种企图把人民引入歧途和消灭古老的风俗习惯的新的潮流作斗争。

很早以前，他那没有偏见、具有自由思想的好名声就已经确立——正因为这样，一谈到要找一个有相当权威而且又能以自己的名望支持彼尔的设想的人，菲列普·萨洛蒙和玛克斯·贝纳德就立刻想起了比耶列格拉夫。同时，大家也知道，比耶列格拉夫爱慕虚荣又见钱眼开，这样的人眼见新人们的创造发明获得了接二连三的成就，并赢得了财富和荣誉，而他自己的名字却越来越被遗忘，作为旁观者，他是无法忍受的。

第二天，杰利弗特先生第二次访问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需要说明钢轨尺寸的一览表，杰利弗特故意推说没有他所需要的资料，利用这个借口又去找了比耶列格拉夫。

不出所料，上校立刻把话题扯到计划方案上，而且很关心有哪些交易所经纪人和金融机关支持彼尔。杰利弗特起初装得听不懂的样子，然后微笑着摇摇头说：

“唔，上校先生指的是锡杰尼乌斯的那个声名狼藉的方案吗？锡杰尼乌斯并不特别信任我，这是个根本不能实现的方案。”

“这要看各人的见解！请您告诉我，昨天您自己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对我说，作者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又说您对这件事完全清楚，不是吗？”

“上校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只是说金融财政上的支持，而

且完全明确地说过，现在事情就等国家方面的同意，但他们没有取得这种同意。”

“为什么没有取得？如果钱的问题确实已解决，国家为什么要反对呢？”

杰利弗特先生把脑袋缩进肩膀里，仿佛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想不用我解释，上校先生也能理解我的意思。”

“还有些什么事？还有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您指的是什么？”

杰利弗特先生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摇了几次头，这时刻他真有点象一只受过特别训练的猴子。

“您应该直直爽爽地说出来呀！”比耶列格拉夫扯开嗓子叫喊道。

“您知道，上校先生……我只是这样想……政府是不干担风险的事的……就是这么回事。”

“不干担风险的事？为什么不担风险？我一点也不懂。”

“我不敢浪费上校先生的时间，请允许我告辞了……”

“尽说废话。现在请把事情讲清楚，照您看，既然钱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有什么情况阻碍国家同意这个又好又合理的计划呢？”

“正是因为这计划又好又合理。”

“啐，真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请您详细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简言之……如果坦白地说……上校先生，您以为我们南面的邻邦能随便容忍一个与汉堡分庭抗礼的危险的竞争者出现吗？我个人认为它是不会容忍的，怎么也不会容忍的。”

上校往椅背上一靠，然后挺直身子，双手叉腰。这时候，他那本来就红的面孔涨得通红了。

“我一生中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梦呓！您怎么会想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来的呢？您断言，似乎德国人为了我们的方案还会同我们宣战呢，是不是这样？”

“我的天，哪里会有什么战争！根本用不到宣战。这里倒还谈不到战争，但德国政府会向丹麦政府提出简短而断然的照会……上校先生，请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照会已经很管用了。”

上校默默地闭上眼睛，一只手托着下巴，神经质地咬着食指的关节。

杰利弗特先生耸耸肩。

“这就是小国的命运！小国在所有人面前都得俯首帖耳……得忍受侮辱，这是很气人的，但生活就是如此。小国得服从大国，必须服从，而且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十二万分的小心，”他重复说，看到他只轻轻一击就使自己感到了幸灾乐祸的满足，激起了这个好斗的老人战斗的激情，在这个老人的身上至今还留有德国子弹的痕迹。

上校保持着沉默，杰利弗特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匆匆告辞了。

他走得正是时候。等他刚关上身后的门，上校就象一头被牛虻咬了一口的公牛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跟平时一样，当上校身边再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急速离开书房走进客厅，去向妻子吐露心曲。他甚至不得不把妻子从厨房里叫出来。尽管妻子抱怨说，她一离开，粥就会烧糊，上校还是倾盆大雨似地向她说了许多话，攻击统治着战后丹麦人民的那种可鄙的怯懦和贫乏的精神素质，其中包含直接针对皇上的攻击性的言辞。

这一天亨利舅舅在他妹夫家吃中饭，其实，他是经常这样做的。当大家吃完饭，站起来准备离开时，他把伊凡叫到一边，用阴沉而困惑的声音（每当他例外地要为什么人无私地服务时，他总是用这样的声音）说：

“喂，朋友，你可以去见上校了，我已经使他有了思想准备。”

为了不引起上校的猜疑，伊凡没有立刻去见他，而是等了好几天才给比耶列格拉夫寄去一封信，请求他拨出一点时间来，让他，伊凡向上校扼要地谈谈自己的事。

上校接到信后一整天都处在痛苦的沉思之中。首先，信的调子本身已经解除了他的武装。伊凡高度掌握真正的犹太人能骗取人们信任的才能，故意使人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在谄媚奉承面前上校无力招架了。何况萨洛蒙这个姓听起来象金子那样当当响，这在爱钱的上校听来，觉得格外诱人。

而主要的是，袖手坐在一边，看别人大有作为，这对上校是无法容忍的。尽管他已经七十岁了，却还热血沸腾，而不愿自动引退。他从来就不是丹麦顽固落后分子的彻底可靠的拥护者。尽管政府对他各方面关怀备至，但年轻时的反叛精神却没有从他身上彻底消失。虽然他对所有的新事物总是抱着怒不可遏的态度，但在一层薄薄的妒忌和仇视底下却隐藏着对新事物的秘密的同情。由于他直到双鬓染霜仍然是一个闲不住的、容易冲动的人，习惯于不怕顶撞别人，当面说实话，因此，在他的心里，所有大胆的新东西都具有很大的威力。他对彼尔的感情也正是这样，夹杂着相当大一部分温情。

但是，几天以后，当伊凡去拜访上校时，后者接待他却冷淡到了极点。直到伊凡承认说，整个事业全得取决于他，上校才认为这正是他转变态度的好时机。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有一条——得叫彼尔立即回来，因为要把这个方案作为基础，必须作很多修改，才能被接受。

接着他宣称，只有当彼尔自己请求他来领导，并首先迈出和解的第一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共同合作的事业才可能出成果。

伊凡请他放弃第二个要求，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上校坚决不肯让步，他至今没有忘记彼尔在告别时对他说的话："下一次我们会面时，上校先生，将是您来找我，而不是我来求您了。"决不能让这个傲慢的预言这样一字不差地实现！

伊凡还想再争取一下，使上校再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上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然十分激动，他气得满脸通红，打断伊凡的话说：

"争得够了，我们已经把一切作了充分的讨论。"

于是伊凡站起身来，怏怏地回家去了。

第十五章

四月中旬彼尔到了罗马。他禁不起男爵夫人的请求，确切地说，是禁不起诱惑，想继续跟男爵夫人的妹妹交往，就自告奋勇地陪伴她们。

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懂，为什么他这么喜爱跟一个头发花白又胖得臃肿的五十岁的女人交往。这里当然谈不到爱情，单是年龄就差了一大截，虽然无可否认，男爵夫人的妹妹看起来还相当漂亮，风韵犹存，这会使不止一个年轻的姑娘产生妒意。应该说，他的良心绝对清白，因此他能够详尽地描绘这个女人留给他的印象，却没有注意到雅柯芭对于这样的交往，对于他的坦然的感情流露却只字不提。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彼尔的母亲般的态度最引起彼尔的好感。她对彼尔精神上安宁的感人至深的关怀使彼尔的感情得到了满足，彼尔甚至没有想到过那种感情的存在。除此以外，她身上还存在一种奇特的不协调的现象：她笃信上帝，但服饰极其讲究和精致，风度优雅；每次她和彼尔谈话时都要引用夸张的《圣经》上的箴言，但有时在她的双唇上或者在依然十分明亮的深蓝色眸子深处却掠过纯粹尘世间的狡黠调皮的嘲笑。既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又是一个交际场上的太太，对于彼尔来说，她永远是一个谜。

旅居罗马的丹麦人对于两位贵族夫人和她们的年轻的旅伴

可着实进行了一番评头品足。彼尔和男爵夫人的关系更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位太太对彼尔的感情在旅途中发展到了怯生生的、沉入幻想的崇拜地步。只要一有人向她谈起什么事，她就噙着泪水打断对方的话，“啊，您最好把这一切都讲给锡杰尼乌斯先生听。”或者说：“这会使我们那位亲爱的朋友多么高兴！”她抵达罗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一位雕塑家定制彼尔的半身像。

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位老太太已成了他手中一件没有意志的玩具。他极为详尽地向她讲述了他自己的计划，她立刻答应支持他。当她听到即将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来实现彼尔的设想时，她欢欣雀跃，表示情愿卖去一个庄园来支持的他的创举。

彼尔无论如何不敢利用这个不幸的患病的老妇人的弱点来从中取利。当他极其惊讶地得知老妇人无法解释的依恋心的原因以后，他就完全不可能这样做了。原来她认为彼尔是她那已故弟弟的私生子——这是一种误解，在这件事上彼尔自己也有不少过错。她往往会失去自持力，称呼彼尔为“亲爱的侄子”，或者甚至“亲爱的儿子”。彼尔对于她这种感情的流露极不高兴，但是他不敢重翻那说不清楚的旧帐来推翻它。

此外，新鲜而不熟悉的生活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使他迷恋。他到罗马来，既无准备，又不抱很大希望，因此，他摆脱了那些一开始就使很多朝圣的游客扫兴的失望情绪。北方人喜爱阳光，他安逸地欣赏着明亮的天空，沉醉在温煦柔和的空气之中。他在漫游多瑙河三角洲的许多沼泽地时，又患过一次感冒，因此在维也纳时，他一直郁郁寡欢，他每次得了点小病都是这样的。但是去意大利的途中，他似乎完全变了样，他的身心还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他的脸和深色的尖形胡子晒黑了，眼睛因此显得更蓝了。

当午饭后，彼尔穿着优美地裹着他结实的身躯的浅灰色新夏服，陪着两位太太在蒙特·皮契奥散步时，不知有多少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从扇子底下投来热烈的目光呢！

彼尔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就宗教主题所进行的冗长的谈话产生了与后者所希冀的绝然相反的效果。如果说彼尔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这些谈话对他有吸引力，那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引起他的不安而已。在德雷扎克孤独地度过冬季时读过的书籍在这里帮了他很大的忙。使彼尔高兴的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恰如其分地称赞了他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他还为自己在每次辩论中都占上风而沾沾自喜。

虽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传教士活动没有收到成效，但对此她没有表示些微的不满。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她实际上是个少有的具有自由思想、能宽容别人的女子（彼尔在给雅柯芭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天比一天更真诚亲密。

彼尔和她们不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每天都到她们那儿去，陪她们去散步，或者和她们一起到斯堪的纳维亚协会去看当天的报纸。由于跟两位贵族夫人为伴，高贵门第的余辉也照到彼尔身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旅馆里的仆人们和其他人给他加上光辉的封号，使他心里喜滋滋的（良心上稍稍感到有些不安）。同胞们不久就弄清楚了他那男爵的封号的真相。虽然由于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频繁密切的接触，他在外表上养成了文明的习惯，但人们照旧能猜测到在他的讲究的燕尾服底下是土布的上衣。最初他们对他还存在一些猜疑，但慢慢地，由于彼尔的健谈，他们知道了他的生活和计划方案的情况，远比他们自己想要探听的多得多。

他到罗马来不是为了朝圣。不论是经过博物馆还是经过教堂的敞开着的大门，他都漠然不为所动，而两位夫人和别的游览者则认为，从教堂的大门口有一条通向真正的罗马的道路：四百个监狱，阴暗得象墓穴，充满了神香的香味，由蜡烛和油灯盏的光照明。在监狱里庄重地居住着中世纪的不朽的神灵，尽管外面街道上声音喧闹，监狱里却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这是进入天堂的大门口，那里听不到说话声，那里只听到赞美诗的歌声，和从不停止的祈祷声。

在这个城中之城，在永恒的城市里，在世界精神的陵墓里，古代的罗马、古希腊罗马的废墟使彼尔神往。但即使在这里，主要吸引着他的不是建筑的美，而是墙壁的配置，砌造的牢固性——总之，是表现在这二千年前的庞大建筑物中的宏伟力量。因此最吸引他的是加拉加尔和戴克里先大浴场以及科洛西姆大斗兽场。他可以在荒凉的古希腊罗马的观众座位层层递高的半圆形露天剧场里坐上几个小时，想象着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情况：脚手架的网围着半圆形剧场，人们清理着巨大的工地，用巨石填平它。工地上拥挤着赶牛的人群和成百上千筋疲力尽的奴隶，他们一砖一瓦地铺下巴比伦塔的基石。

这些想象重又把彼尔引向了书本，古希腊罗马的伟大唤起了他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罗马人民和他们的命运的愿望，不限于从学校教科书中学到的粗略的大半忘掉了的知识。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莫姆仁写的《罗马史》，以时而在他身上迸发的旺盛精力，在很短时间里啃完了这本厚厚的书。

历史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控制了他的思想。在此以前，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未来，注视着他久久等待着的巨大变革的时期；

而逝去的往昔却从不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坐在帕拉廷山丘[①]的废墟上，背靠着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圆柱的残块，想象人们从这个山丘开始征服世界的功绩，这给他带来最大的享受。书籍把他带到了还在可恨的基督教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带到了还没有被那种精神力量的影响玷污的文明古国，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力量是我们时代最先应该诅咒的。在共和国时期的英雄人物身上，他第一次发现过去徒劳无功地寻找过的那种理想的性格。这里，在聪明积极、讲究实际、信奉多神教的人民身上，他找到了原始的人类本性的清晰形象，找到了他至今想望的、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巨人的一代。

彼尔在给雅柯芭的一封信中乐滋滋地写道："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象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整个基督教对于人类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这样羞愧地意识到，我们还需要提高多少，才能成长到齐那一代人的肩膀那样的高度，而那个脸色苍白的从拿撒勒来的私生子竟敢怀疑这样一代人的伟大。你听到过一个关于驼背国王的童话吗？由于苍天有一次让一个弯腿又驼背的国王降临人世，于是在这个国家里就颁布了把一切概念来个颠倒的法律，把小的称为大的，把歪的说成是直的。从此笔直的背脊被看成是驼背的，魁梧的身躯被说成是矮小的。我们却至今生活在这个疯狂的国家里！"

过了十天光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接到她丈夫的电报：他病了，请她回家。于是姐妹俩准备动身了，虽然男爵夫人由于她即将离开罗马，无法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教皇的接见而啜泣了一阵。

---

① 古罗马城的七丘之一。

分别时他们感到依依不舍。彼尔答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定到凯尔斯霍尔姆去探望她和她的丈夫，而男爵夫人恰好也要在那里住一阵子。男爵夫人已经上了车，还从车厢的窗口探出身来，热泪盈眶地挥动着手帕大声说："再见，再见！"

由于关怀备至的恩人为彼尔定制的半身雕像还未完成，他不得不再在罗马逗留一些日子。彼尔自己对于这个半身雕像也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他觉得自己在这儿过得挺好，而且听说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春季寒冷而且时间拖得很长，这使他不想离开，而主要的是，害怕孤独的情绪还没有消失，因此即使在这里，在罗马，他也尽量多跟别人在一起。

伊凡已经向他暗示，看来他不得不终止旅行了；因为要使计划方案得以实现，他大概非在场不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伊凡直截了当地问他，需要时，彼尔能否在一天内准备定当。

对这封信彼尔根本不予答复。内兄每天来一封信以及永无止境的盘问、指示和提醒已开始使他厌烦。自从出现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机会以后，彼尔对待他的所谓毕生的事业的态度几乎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彼尔认为，计划方案一点没有丧失它的价值，但是当方案从革命的思想转化为任何一个交易所经纪人和投机商可以触摸到、嗅觉到的东西时，他过去的兴趣就顿时消失了。伊凡在信中使用的令人纳闷的语言，难于理解的小商人的行话激起他对整个主意的反感。几乎每一封信中都写到新的让步，新的制约，要他继续作出新的退让和回避，气得彼尔好几天不愿答复这些信。

在细节问题上的斤斤计较和现时吸引着他全部思想的过去时代的雄伟景象，这两者之间极端的不协调，使彼尔变得更加阴沉，更加不问世事。在最近一次来信中，伊凡大胆地暗示说，不妨

去求助于从前企图扼杀彼尔计划的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这使彼尔再也无法忍耐了。现在这个殷勤的内兄将会得到他应有的报答了。

来自祖国的不愉快的消息使彼尔对于罗马的无忧无虑的闲暇的生活更感到留恋了。彼尔结识了许许多多旅居罗马的同胞，其中包括许多太太。和太太们的交往使彼尔很快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离去置之脑后了。夜晚他一般总是和他们一起在罗马城郊的乡村酒馆里度过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聚集在那里，按照古老的传统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在这儿人们欢快地举杯畅饮，在这儿他们开怀歌唱，举行公开的辩论会(天气暖和时不穿燕尾服和上衣)，于是彼尔享受着艺术家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情绪一直很好。雅柯芭热情奔放的忠诚唤醒了他身上的春天，这春天现在达到了极盛期。欢快的感情的花蕾开始欣欣向荣地成长，周围的人为他那心灵上未消耗尽的青春活力而欢欣鼓舞。他喝了很多酒，但没有醉。有时，童年的顽皮劲在他身上萌发，他想出各种各样的胡闹玩意来引得同伴们高兴。深夜人们大声地唱着歌回家转。彼尔常常头戴鲜花走在行列的最前面，两边挽着两个懒洋洋的女人——年轻的或年老的。

有一次，在例行的酒宴上，他遇见一个头发蓬松的德国艺术家——去年秋天在柏林时，斐季奥弗介绍他认识的艺术家中的一个。在罗马，这个艺术家突然变得时髦起来了。他生得又矮又小，蓄着象维克多·艾曼努尔[①]那样的胡子，穿着跟高二英寸的鞋子。在觥筹交错的热烈的喧闹声中他们恢复了旧交，他邀请彼

① 维克多·艾曼努尔(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1946)。

尔第二天光临名画家的工作室。

这里他碰到了一件意外的巧事。在工作室当中的画架上放着一幅几乎已经完成的肖像，是一个头发浅红褐色的犹太姑娘的全身像。他立刻认出纤细的轮廓和扁角鹿那样柔和的眼睛。这是雅柯芭的表妹，住在柏林的三等商业文官的年轻的女儿，五千万财产的唯一继承者。

“她在罗马吗？”彼尔奇怪起来。

“到过，昨天回家去了，这么说来您认识她？”

彼尔只说他到她的双亲家中去过几次，但详细情况他不打算再说下去。他不大愿意回想起他那个大胆的计划：企图征服那位被足足一大半德国贵族追求的财阀女儿的心。

“她生活过得好吗？还没有出嫁吧？”彼尔问道，目光注视着那张娇媚的脸，她还是象那次音乐晚会上那样用怯生生的、审视的眼光望着前面。

“不，已经出嫁了，她是和丈夫一起到这里来的。一个走运的蠢货。”

“他叫什么名字？”

“比贝尔，比贝尔医生。”

“喔，我在他们家碰到过。当时他并不显得怎么英俊，一个普普通通的大胖子。”

“怎么谈得到英俊呢！”这个矮小的天才大声说道，一面用他那戴满紫晶宝石戒指的手卷着威风凛凛的小胡子的毛茸茸的根部。

“大概他本人也很有钱？”彼尔问道。

“他吗？穷得不名一文。您真的一点不知情？这是一个奇异有趣的故事。关心备至的父母把一些破产的男爵和军官请到家

中来，为的是使女儿能够攀上一门体面的亲事。对于小市民出身的青年甚至连接近她女儿也不许。而为这个胖胖的比贝尔操心，他们当然连想也没有想过。他是他们的家庭医生的助手，可是女儿却偏偏选中了他。”

“喔，是这么回事，”彼尔沉思着，含糊地说道，目光一直盯着这个年轻女人的脸。

“您既然到过她家在季尔加坚的宫殿，您大概注意到了，对于女儿来说，这只是一个镀金的笼子。她妈妈无所顾忌地勾搭一批肯出钱的情夫，她爸爸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子。姑娘千方百计要摆脱这个地狱——这就是全部的秘密！我猜想，她会嫁给任何一个稍稍体面的男人，只要这个人敢于把她带走，离开这个家庭。”

彼尔离开那幅肖像，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喋喋不休的矮小个子的画家。

“那么他把她带走了，是这样吗？”

“还不能说真正带走。但他很快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他生得其貌不扬，尽管他穷得不名一文，出身低微——他父亲好象是个买卖古玩的商人——但他有足够的勇气……或者说，有足够的信心……确切地说，是有足够的自信去碰碰运气。或许他自认为是个美男子呢！他居然取得了胜利，这简直是笑话……年轻人，您觉察到隐藏在这桩婚姻中的命运之神机智的嘲弄了吧？您大概也懂得，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把自己当作什么样的人。您以为一个普通的军士拿破仑，要不是他自认为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古老的法国国王的血液，要是没有这种狂妄的想法，他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吗？”

说完这些话，这个大名鼎鼎但生得矮小的天才画家踮着脚

站了起来，重又把手伸进他那军人式的胡子里。彼尔则忧郁地把目光移开，默默地、久久地坐着，沉溺在自己纷乱的思绪之中。

*　*　*

与此同时，娜尼和杜林在哥本哈根举行了婚礼。杜林就在这时离开了《鹰报》而到一家历史悠久、受人尊敬，特别是在生意人中间享有盛誉的《博尔戈日报》去当主编了。

对于杜林的晋升，他的丈人菲列普·萨洛蒙没有出过一点力，而是全仗最高法院的律师玛克斯·贝纳德的提携。杜林加入了贝纳德的农奴的行列，由于他外貌英俊，又能看风使舵，而对于人类的法则和习俗则早就表示不惜一顾，由于这一切，他成了贝纳德寄予重望的人物之一。杜林只有二十岁就能凌驾于《鹰报》的其他同事之上而获取这个要职，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个伟人的帮助。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以盲目服从赢得恩主的充分信任，甚至赢得了他的友谊。

但是当杜林把他和娜尼订婚的事告诉玛克斯·贝纳德的时候，后者表示明显的不满，他的脸上现出两道深深的皱纹，他这样说道：

"她可是个犹太人啊，唉，杜林呀，杜林！您简直使我感到惊奇，我原以为您比较聪明……很早以前我就要您注意文官林德霍尔姆的女儿了，她既有钱，又长得漂亮，您完全可以在她心中留下必要的好印象。"

但是杜林生平第一次没有服从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他确实爱上了娜尼。在象娜尼这样漂亮的女人面前，他无法不动心，这是他的唯一的弱点。

玛克斯·贝纳德懂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让步。一看到女人那迷人的肩膀，他自己也远不能无动于衷。因此在各种各样的蠢事中间，他只原谅那些为女人而干的蠢事。他只要求杜林答应在贝纳德没有为杜林在新闻界弄到显赫的独立自主的位置以前，不要公布订婚的事。可是不到一星期，杜林却已经获得了《博尔戈日报》主编的令人羡慕的职位。

玛克斯·贝纳德正是想赶在菲列普·萨洛蒙之前办好这件事。他担心如果杜林从岳父手里得到这样的职位，那么他对杜林的影响就可能会削弱，即使只削弱一部分影响。

于是杜林和娜尼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有一天，娜尼从城里回来，挽着《博尔戈日报》新上任的主编的胳膊，以杜林太太的身份笑盈盈地把杜林介绍给双亲。一清早他俩跑到沾满尘土的市政局去登记结婚。娜尼有声有色地告诉大家，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他俩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有捧腹大笑。办完手续，他们一起到饭店里和杜林的一些碰巧也在那儿的熟人共进早餐。

在仓促中尽可能办得隆重的午宴席上，菲列普·萨洛蒙带着不由自主的得意神情（这种得意跟年轻人无忧无虑的高兴不同）举杯向女儿和她的丈夫祝贺。母亲也十分动情。渐趋年老的夫妇在孩子们的影响下尽管努力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但是这样突如其来的事却使他们那装出来的对新事物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于未来不抱美好的希望，女儿们的一意孤行伤透了两老的心。

但是大家的欢乐情绪也渐渐地感染了他们，席间掀起向新婚夫妇祝贺的热闹愉快的场面，这是萨洛蒙家的年轻一代大力促成的。只有雅柯芭一个人郁郁寡欢，漠不关心。所有的人中只

有她甚至没有修饰打扮过。她对娜尼这样草率地对待圣洁神秘的爱情，十分生气，只是由于母亲的坚决要求，她才坐到桌边来。她曾借口身体不适，企图推辞。事实上她的确感到身体不舒服。吃饭时她好几次感到神经质的颤抖、头晕。

一等到大家从桌子边站起身来，雅柯芭立刻回到自己房中去了，再也没有露面。

她坐下来，又一次给彼尔写信。她不知道有别的方法可以压制痛苦，驱散折磨人的嫉妒，这种嫉妒摧残着她的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她对彼尔没有什么猜疑。稍稍怀疑他的不忠诚的想法对她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不论是他那枯燥冷淡的片言只语的短信，或者是他那想寻找过去的信赖的笨拙的企图都不会使她感到不安。她那高傲纯洁的天性不容许甚至有受骗的可能。自从他俩互相属于对方时起，她就把彼尔作为她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一直没有忘记当彼尔第一次把她搂在怀中时，眼睛里闪耀着的高尚而幸福的表情。她把这作为爱情的神圣的保证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在那个时刻，她才真正懂得，她也是一个女人，能成为男子的心上人——虽然过去她曾经怀疑过这一点。

她只要一想到那些每天和彼尔接触的人，那些有幸跟彼尔住在贴邻的人，能跟彼尔握手，听到彼尔的声音，看到彼尔的笑容，一想到这些人，她心中就燃起对他们极大的妒意，她只能幻想着的东西，这些人却能大量地得到。她羡慕被彼尔踩过的石子，羡慕那爱抚着彼尔那晒黑了的双颊的微风。她嫉妒那些照应彼尔的侍者，也嫉妒每天早晨去给彼尔收拾还保留着彼尔的体温和气息的被褥的使女。

而这时母亲却在客厅里小心地为雅柯芭在向杜林和娜尼致

歉，娜尼正十分恶毒地指责姐姐的离去。

“她总是这样病恹恹的，”母亲说，“我很为她担心。”

娜尼冷笑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等到坐上马车，和杜林一起到他那单身汉住的公寓去过夜时，她紧紧地偎依着他说：

“你看清楚雅柯芭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大概注意到她在酒席上的举止了？这个可怜虫嫉妒得要命，她简直要发疯了，因为此刻不是她伴着她那珍贵的彼尔坐着车奔赴自己的金屋去呢！”

第二天，这一对青年人动身出国去作几个星期的旅游。他们打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游遍整个欧洲。最吸引他们的是西班牙，因为娜尼无论如何要去看斗牛。

因此，这次旅游主要是待在火车的车厢里和旅馆的房间里，但正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以及和各式各样的人无休止的会面给年轻夫妇带来无限的乐趣。甚至在蜜月中，他们也不愿离开大家单独在一起。其实，不论是从他的方面还是她的方面来说，都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多少时间，杜林全部的爱就会变成仅仅是细腻的抚爱，娜尼在某种程度上的天真稚嫩会使她那么热烈地（已经接近病态的地步）去接受丈夫的抚爱的。

事实上，最最普通的虚荣心才是他们结为夫妇的真正动力，因为他们的婚姻在相等程度上使双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例如杜林那一方，他看到娜尼的东方型美貌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内心不禁暗自感到骄傲。他猜想人们会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人而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妇。这种猜想更加深了他的骄傲感。他清楚地意识到，娜尼的行动举止和服装打扮都象是半上流社会的一个风头十足的妇女——其实她正是以这一点把他迷住的。如今人们那羡慕嫉妒的目光使杜林的虚荣心愉快地得到了满足；甚至在罪恶的巴黎，男人们也带着这样的目光迎送他们。

娜尼呢，从她那一头来说，她为丈夫的优美而得体的外貌而骄傲。他那优雅的、并不高大的身材和衬托着金色头发的脸庞在所有的旅馆里都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她自己常说，杜林象个德国的王太子。她还因为杜林不是犹太人而沾沾自喜。娜尼常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遗憾，虽然也曾企图使所有的人确信，一切都会倒过来的。而现在，她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和萨洛蒙这个姓氏永远告别，改了姓，当了杜林太太，这使她感到衷心的喜悦。

此外，她还为丈夫感到骄傲的是，丈夫是个主编，在可以容人进出、平民百姓需要凭票出入的地方，主编却可以不花一个子儿长驱直入。还在少女时代，娜尼就既爱奢华昂贵的服饰，却又极端吝啬，这一特征到出嫁以后仍旧保持着。杜林大手大脚的派头引起她暗暗的不安。每当需要买些东西付钱时，她简直会怒不可遏。在任何一个旅馆里，她每天总得把侍女呼唤十来次，因为她老要换服装，可是离开旅馆时，却竟然能够做到根本不留小费，或者至多在小桌上放半个法郎。

春寒料峭，春雨绵绵，把这对年轻夫妇赶到南方去了。他们的路程是从巴黎直接去马德里①。但是他们听到了马德里发现霍乱的传说，就倒回去，穿越比利牛斯山，经过法国的里维埃拉，到了意大利。

彼尔还一直留在罗马。雅柯芭预先在信中告诉过他杜林夫妇要来的事，虽然根本不需要提到这件事。彼尔经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看丹麦的报纸，有关年轻夫妇的行踪报上每天都有报道。

一个大家熟知、但并不十分受人尊敬的戏剧评论者突然成

① 西班牙的首都。

了重要人物。对一个没有任何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又没有经过任何考核的青年人，对一个并不具备清白的名声的人却突然委以领导象《博尔戈日报》这样有声望的报纸的重任，这样的事过去可从来不曾有过。玛克斯·贝纳德这一次得以成功，可真是来之不易呢！正当杜林这个幸福的宠儿坐在蒙着天鹅绒的车厢里，尽情享受娇媚的夫人的温存，畅游整个欧洲时，那些玛克斯·贝纳德还没能驾驭的丹麦报纸开始以道德的名义掀起激烈的运动来反对他了。杜林的任命成了新旧两种思想体系的人之间从来没有消失的敌对情绪重又大爆发的信号。杜林的名字成了斗争的旗号，在这个旗号下，进取精神和无能为力、傲慢和深深隐藏起来的嫉妒发生了冲突。好几种小报庸俗不堪、长篇累牍地描述杜林，还刊登了他的一些照片，讽刺小报还刊载各式各样针对杜林的漫画，传闻通过成百上千张嘴遍及全国，传播着诸如杜林的讲究的生活习惯、他寓所的象缎子般光洁的墙壁以及萨丹纳帕路斯[4]才能享受到的狂饮作乐的生活等等最荒谬的流言蜚语。

这就无怪乎杜林和他的年轻夫人的到来在旅居罗马的丹麦人中间要引起极大的骚动。那些努力研究这对受人注目的夫妇的妇女们合乎道德的愤慨引起彼尔特别强烈的不满。彼尔从来没有卑贱到嫉妒别人幸福的地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卓越的高于任何对手的特殊人物。不过，最近半年来的流浪生活使他的自我剖析的感觉得以发展；同时，他结识了越来越多逐渐习惯于社交生活的新朋友，不由自主地和他们作了比较；他还造访了矮个子画家，听了画家所说的比贝尔医生神话般的机遇——所有这一切使彼尔相信，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缺点需要加

① 萨丹纳帕路斯，传说中的亚述国王，以其奢侈的生活方式闻名。

以克服。杜林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加深了他在画家的画室中所产生的至今左右着他行动的情绪。这种情绪如同他自身无力的潜意识，一路上始终伴随着他。甚至在罗马，他虽沉溺在无拘无束的欢乐之中，内心深处却感到有一股隐隐的忧伤。

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里，他无意中听说这对新婚夫妇将乘日班列车抵达罗马。稍稍犹豫之后，他决定到车站去和他们相见。他这样说服自己：既然他和杜林很快就要成为连襟，那么，为了家庭的和平，他们以友好相处为宜。事实上他只是有些担心，如果他冷淡地、不友好地对待他们，大家立刻会猜想，他完全是出于嫉妒。

于是他买了一束送给娜尼的廉价的鲜花到火车站去和他们会面，欢迎他们来到罗马。这个身材矮小的机灵的主编象往常一样，总是十分殷勤客气。他喃喃地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微笑着（幸而只有娜尼注意到这一点）紧握彼尔宽大为怀地伸过来的手。

见面时娜尼本人表现出由衷的高兴，称彼尔为姐夫，还转达雅柯芭和全家人对彼尔的问候。这以后他们又见了面，因为他们说定了要一起到一家法国饭店进午餐。

吃完午饭杜林不想跟任何人交谈，毫不掩饰地当众打着呵欠，用那只保养得很好的手遮住了嘴巴。但是娜尼却喋喋不休地一分钟也没有停过。她不断唠叨着，想方设法缠住彼尔，使彼尔无暇去注意她丈夫有失体面的举止。

接着他们一起上皮亚察圆柱大街的露天咖啡馆去喝咖啡。在这里，也象在任何别的地方那样，娜尼的美貌、她的放肆的举止和装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娜尼一身白色——从饰有花边的帽子到带花结的便鞋。轻柔的织物在她那丰满的身躯上徐徐飘动，就象是天鹅的羽毛。

娜尼的姿色使彼尔眼花缭乱，他惊奇得无法平静下来。他几乎忘记了她有多么美！

彼尔坐在小圆桌旁边，在娜尼的对面。他不止一次地偷偷窥视娜尼那裸露的粉颈和丰满的胸脯，这使他不禁想起，从前他差点儿要向她求婚，而且当时娜尼大半是会同意的。

三个青年人到深夜才分手，当时决定，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到旅馆里去邀娜尼，然后陪她玩一整天，因为杜林要到丹麦领事馆去收集有关意大利经济生活的资料，准备写点旅途随笔寄给他在那儿新上任的报社。这一计划是娜尼自己提出来的，而杜林以他素有的殷勤、沉着的姿态，立刻同意了。

这对年轻夫妇在结婚之前就互相约定一个条件：婚后每个人都保留各自的充分自由。夫妇中的一方即使有一丁点儿限制对方自由的企图，特别是对异性的关系上，就可被看作是促使离婚的充分理由。

第二天彼尔在约定的时间去邀娜尼时，杜林已经不在了。娜尼已一切准备就绪，正在等他，穿的仍是昨天那身白衣服。她从摆好早餐的小桌边站起身来（早餐只有两杯巧克力茶和几块饼干），二话不说，甚至没有问好，劈头就问："喂，我们该怎么玩？我决定今天痛痛快快地乐一乐呢！"

彼尔告诉她，他刚才路过的附近广场上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正开放，经营从罗马各个角落里运来的古玩和旧货的买卖。娜尼一听到集市，就要立刻上那儿去。她想到可以看到大量各种各样家用的旧货，便特别兴奋。在这以后（娜尼补充说），他们要雇辆马车去漫游整个城市，看看"名胜古迹"。

最后她以审视的目光朝两个房间打量了一下，把一块杏仁饼干塞到彼尔的嘴里，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老远就听到了集市广场上传来的喧闹声。到了广场入口处，娜尼要彼尔挽住她的胳膊。当她看到密集的人群和帐幕之间狭窄的通道，她稍稍缩起身子。她怯生生地斜眼观望着那些形迹可疑的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是从四面八方涌到广场来的，有的紧紧地围着直接堆在地面上的大堆旧货。她断然认为，罗马的平民邋邋遢遢，不爱清洁，就立刻提起裙子，他们两人越深入人群拥挤的地方，她就把裙子提得越高，露出白色的便鞋。

彼尔觉得她今天分外迷人。由于他挽住她的胳膊，也由于当一个衣衫十分褴褛的人或者甚至半裸着身子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兜售自己的货物时，娜尼仿佛寻找庇护似的，把整个身子都紧紧地靠在他的身上，他开始感到有些头晕了。最初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他对于她“以小姨子的身份”而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举止甚至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后来他丢掉了想到雅柯芭的任何念头，沉醉在刹那间的欢乐之中。

而且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也实在无法顾到礼节了。彼尔不得不一会儿用肩膀，一会儿用整个身子去保护她免受推搡和碰撞。最后他建议离开人群，但是她听也不愿听。尽管那些笑呵呵的衣衫褴褛的人越来越紧地围住了他们，使她害怕得要命；尽管有喧闹声、飘来刺鼻的大蒜味、汗臭味，她却觉得十分愉快，而且有些歇斯底里地象被呵痒似的，不断放声大笑。

“真乐死人了！”她在最拥挤的人群中间说，“杜林大概一生一世也不会带我到这儿来的。”

他们刚从一个帐篷前面经过，那儿蓦地掀起一阵吓人的骚乱。此地有两个小伙子打起来了，在他们四周就象在舞台周围一样，好奇的人群立刻围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圆圈。

彼尔想把娜尼拉走，可是她不肯，还默默地把他拉得离打架

的地方更近些，她踮起脚想看得更仔细。

两个斗士怀着纯然意大利人的激情互相扭打着，使尽全身力气挥舞着拳头，黑眼睛闪闪发光，鲜红的嘴唇喷吐出的咒骂和咒诅声响得整个广场都听得见。

娜尼的兴奋使彼尔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她一会儿涨红了脸，一会儿又脸色煞白，双唇颤抖着。从各方面看来，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站在她身边的不是杜林——每当人群中飞来冷拳时，她就紧挨在彼尔身上。

"要是他们突然拔出短剑来怎么办?"她轻轻地说。

彼尔笑起来了。他常常在这里观看类似的马路上的扭打演出。每一次他都觉得，这些血气方刚的斗士打起架来好象都在作殊死的搏斗，不惜牺牲，而实际上，他们不过象些演员，陶醉于英勇的打架姿势，而并不伤害对方，随后就各奔东西，只吐出大量不堪入耳的骂人脏话而已。

现在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情绪高到最炽烈的时刻，搏斗倏然而止。两个仇敌各自慢吞吞地、举步困难地走回家去，而观众们象对待真正的演员那样以喧闹的欢呼声送走了他们。

"怎么，已经全部结束了?"娜尼失望地瞅了彼尔一眼。

"您要知道，在我们丹麦打得比这更来劲!"彼尔回答说，一面用力拉她离开，以便在观众走散之前挤出人群。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挤到广场边上，在那儿可以稍稍行动自如些。但娜尼突然停下步来，几乎是喊了起来：

"哎呀!可我们什么都没有买呢!"于是又执拗地把彼尔往回拉。

她紧紧地拉着彼尔，从人群中向破旧的货摊那边挤去，那里在出售假古董。一个土匪样的老头，头上鬃毛似的白色硬毛一直

长到象鸟儿那样细的脖子上，以东方人的巴结讨好的姿态欢迎娜尼，于是娜尼一点也不还价，当即以贵得惊人的价格买了一只银制大高脚杯和一只金的扣环，毫不客气地要彼尔付钱。

这以后她才表示要在这个城市各处观光。彼尔雇了一辆轿式马车，他们坐上车走了。

他们照娜尼所要求的那样，从皮亚察-波波洛出发，因为娜尼从前看过一本小说，书名就是皮亚察-波波洛。然后，马车穿过蒙的皮契奥，顺着格莱戈里安大街向克维里纳尔驶去，顺着山坡上山又下山，沿着古罗马的戴克里先大浴场，沿着卡皮托利雅和福鲁姆驶去。

他们吩咐车夫把车赶得快些，哪儿也不停顿。娜尼因为沿途能以观剧用的双筒望远镜眺望景物而感到十分得意。她没有忘记该在什么地方表示她的衷心的喜悦，但是事实上她只忙于考虑自身——确切些说，就是忙于考虑她会在她的同行者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很久以来，在她的感情中掺和着不少愤恨，她不能原谅彼尔宁愿要另一个女人而不要她，她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进行报复，这个机会，她认为终于来了，这就是她一下火车就施展浑身解数来迷惑彼尔的原因。

当她想到雅柯芭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娜尼是个娇养惯了的女人，她不能原谅她那异父同母的姐姐，因为姐姐没有与她共享全家的欢乐，还敢当面说她这个人不真诚，醉心于讨各种各样的人的欢喜。此外，当娜尼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任性的要求时，她是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虽然父亲由衷地认为她是个“模范儿童”，这只是因为她的突出的健康情况使人羡慕。娜尼觉得没有比干出一些恶作剧更令人高兴的了。还在上小学的时

候，她就善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同班女同学恶意捣蛋。稍稍长大些后，又以从容自如的方式，迷恋于新的角逐勾当——挑唆未婚夫妇吵嘴，使姑娘们互相嫉妒而痛苦不堪。由于娜尼缺乏想象力，无法事先想象出她的恶作剧所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因此她的诡计的危害性也就更大。正如一个孩子纵火焚烧邻居的房子是为了要欣赏火花，没有估计到其中隐藏着多么大的灾害，娜尼也是这样，当她后来看到自己闯下多么大的祸时，就会连声叫"哎哟"了。

但是此刻当她单独和彼尔在一起时，她重又体验到在彼尔面前一次也无法摆脱的那种感觉：彼尔使她产生一种奇怪的胆怯情绪。她还没有忘记，从前彼尔比任何人更能制服她，这使她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心。当彼尔那一方面变得更坚决，甚至采取一系列的进攻时，她特别警觉起来，她知道当他扶她上马车时，决不是无意中把她的胳膊握得这么紧的。后来他又好几次凑近她——她甚至让开一些，以免车子颠簸时不至于碰在他身上。虽然彼尔的殷勤使她感到衷心的满足，特别是当她想到雅柯芭的时候，但她一想到他们快要互相交换角色，而她将从猎人而成为猎物时，她还是觉得有些不安。

但尽管这样，她还是一刻不停地拉着话儿，还不时轻摇着羽毛扇，挑逗地微笑着。万神殿、提塔拱门、特腊扬圆柱一一从身旁掠过，却没有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一点儿印象。

只有科洛西姆大斗兽场的景色使她振作起来，她甚至想离开舒适的座位，下车去欣赏这个圆形竞技场。

"我本来此刻应该在马德里看斗牛的，"她带着厄斯特加德地方口音象炒爆豆子那样说着，一面吸引彼尔跟着她向阴暗、凉快的过道走去，那过道通往荒凉的大石锅中心。"但是该死的霍

乱使我们去不成，倒霉，倒霉，真没劲！”

当彼尔看到一座远古时代的纪念碑，油然产生一种虔敬心情时，娜尼仍喋喋不休地说着。甚至在从前流洒了那么多鲜血的祭祀用的巨大圆形容器的底部，她仍是一刻不停地唠叨着。她把望远镜举到眼睛边，环视着层层向天空上升的一排排座位，暗自思忖：她最好能穿着印花的薄纱的连衣裙，给彼尔披上西班牙的红绸斗篷。在动身来这儿以前不久，骑兵伊维尔逊曾在戏院里看到她穿着薄纱的连衣裙，差点给吓昏呢！

彼尔开始向她解释观众座位层层递高的圆形竞技场的构造，指给她看皇帝和女祭司的稍稍升高的包厢，描绘着演员们怎样在浸满了水的竞技场上表演海战以及和水怪作战。娜尼终于全神贯注地谛听起来，特别当彼尔讲到那有栅栏的大门，角斗士挥着武器，经过那扇大门去杀人或者被杀而让观众取乐时，更引起她的兴趣，因为她想起了画着角斗士们的一幅画——四周布满了圆形剧场的一排排座位，正中站着一个雄赳赳的角斗士，浑身大概全是肌肉组成的，精赤条条，如果不把头上闪闪发光的头盔和大腿上的绷带算在内的话。当她放学回家时，看到厄斯特加德街的书店橱窗里挂着这幅画，她还故意多次设法从店门前经过要看这幅画呢。娜尼栩栩如生地想象着，就在她此刻站立的地方，从前也站着一个高大的、肌肉发达的、精赤条条的男子，一只脚抵住一个被打倒的敌人鲜血淋漓的尸体，微笑着接受皇帝的鼓掌和许许多多人的欢呼。娜尼的鼻孔情不自禁地鼓了起来，背上掠过一阵甜蜜的颤抖：大概穿着洁白衣服的女祭司闻到血的气味也有这样的感觉。

稍过一会儿以后，当她重又挽起彼尔的胳膊要回到马车上去时，她的目光偷偷地朝彼尔的躯体瞟了一下，就这样沉默了一

阵子。

彼尔建议她忘掉其余那些名胜古迹，而登上任何一个小山丘去呼吸新鲜空气，娜尼稍稍犹豫之后就同意了。于是他们吩咐车夫越过台伯河，沿着著名的弯弯曲曲的大道登上雅尼库尔山，从山上鸟瞰全城的雄伟景色，观赏坎帕尼亚区的广袤无垠的辽阔地方和在远处闪烁发光的阿尔巴山脉的顶峰。

在这里，彼尔突然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娜尼坐着，几乎一直把脸扭开，装得似乎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讲述形形色色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塔楼和圆顶穿透笼罩着城市的金黄色云雾。娜尼刚才的不安，在这里，在这人迹稀少的小山上变成了真正的恐惧。彼尔只要稍微动一下，娜尼就会神经质地发抖。后来她突然宣称，她感到很疲倦，要回家去了。

彼尔企图说服她，但娜尼毫不动摇。她吩咐车夫往回驶，把她送到旅馆里。

他们在旅馆门口分手告别。杜林早已从领事馆回来了。他没有穿上装，坐在桌子边写东西。娜尼从一旁走过，只看到丈夫低垂的后脑壳和窄小的背脊，她不觉大为惊奇，从背后望去，他显得已经上了年纪，甚至老了。

“啊，原来是你!”他回过头来向她点点头说。

他的平淡的声音把她气坏了，她简短地回答说：

“是的，是我，”她脱下手套，把它扔到沙发上。

“玩得开心吗?”他沉着地继续问道。

“好极了！令人非常激动！我差点儿永远不想回家了。”

“是吗？真有意思，你能原谅我吗，我马上就要写完了。”

“那还用说。”

杜林一声不吭地继续写着。娜尼摘下头上的帽子，在房间另

一头的沙发上坐下来。她以为丈夫好象没有看到她，甚至没有料到，丈夫不用改变姿势，却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她，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平均分摊，既注意她的脸部表情的变化，又可以不受周围吸引他的事物的影响而敏捷地写他的文章，在文章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严肃的、指导的口气把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向《博尔戈日报》的读者作一番简要的评述。

房间里一片寂静，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之久。娜尼还是无法忘掉彼尔再次带给她的情场失意。她不明了自己的缺点，却认为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丢脸的事。不，情况对她不妙。还在巴黎的时候，她就发觉，自己不再是过去的娜尼了。她也许会把这一切归咎于怀孕，要是她不确实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每天早晨起床时她常常头痛得要命，头晕得天旋地转。还有随心所欲地使性子！再加上可怕的梦境——猥亵得她甚至不敢把这些讲给丈夫听。……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罗马盘桓的四五天中，彼尔又去探望了他们好几次。从各方面看来，他十分公开地献殷勤并没有对那位丈夫产生任何影响。杜林对待他象过去一样，带点宽容的彬彬有礼，但是受过沉痛教训的娜尼却竭力避免单独跟彼尔待在一起。

但是在动身那天，已经到了火车站，娜尼失去了克制力。分别时她不仅毫不含糊地紧紧握住彼尔的手，而且在火车刚要启动前，站在打开的车窗旁边，用她那对迷人的眼睛以无法仿效的演员的技巧向彼尔投去热烈的目光，目光比任何语言更能传情，她长久以来暗暗地与之进行着斗争的感情在最后一分钟，终于战胜了她，占了上风。

她手中捧着一小束美丽珍贵的鲜花——这是彼尔的送别礼

物。火车刚启动，她把一朵半开的玫瑰花扔在月台上，从旁看来仿佛是无意中失落的，但是同样地可以认为这是秘密的招供，是爱情的最美妙的保证。

彼尔弯下身子捡起这朵花，不知该怎样去理解。当他又抬起头来时，窗口已经没有任何人了。他目送着列车驶去，但是直到列车消失，娜尼一直没有再探出头来。

他在罗马郊外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整天，黄昏时分才回家去。在这一天他毅然决定要跟雅柯芭断绝关系。

事实上这样的念头已经早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住在这儿，雅柯芭对于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一天比一天离她更远。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雅柯芭那使人无法忍受的古怪脾气完全不能适应愉快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彼尔却始终觉得这种生活是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最终目标，他只有在这里才完全认识到这种生活的全部魅力。火炬游行和钹的响声能够把不高明的妖魔鬼怪吓跑；但是为了帮助他使生活本身充满欢乐，更需要娜尼型的妇女。

除此以外，雅柯芭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常常因为雅柯芭比他大一岁而感到苦恼，而且由于病态的衰弱，她并不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稍稍年轻一些。她那典型的犹太人的脸型开始逐渐惹他讨厌。当她在信里告诉他，她从布雷斯拉维尔回家途中受到两个德国人的侮辱，这使他很不愉快，感到吃惊，虽然雅柯芭自己是用无可争辩的优越的笔调来叙述所发生的事的。

但不管怎样，直到此刻他并不为自己当时宁愿要雅柯芭而不要她妹妹感到奇怪。他十分清楚，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这种恋情的。他记起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在萨洛蒙家里，娜尼刚作客回来，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从穿着紧裹躯体的绸衣服、象

过节般喜气洋洋的娜尼身上转向雅柯芭：后者正坐着看书，神态严肃，穿着黑色的连衣裙，一只手沉思地托着下巴。回忆所有这些情节，他明白了．就连那一次，他又成了隐秘的冲动、从祖辈继承的对贞洁的向往、对忧郁的忘我精神的追求的牺牲品，这些在过去也不止一次地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决定他的生活和行动。

彼尔清楚地意识到，断绝关系会深深地辜负雅柯芭的深情，带给她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总不能为了缺乏考虑的一步而断送了自己整个一生呀！而且一般总不是以女人的眼泪，而是以更为重要的东西来下赌注的。他面前放着如此巨大的任务，他没有权利来忽视自己那罕有的天才——让别人，特别是女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吧！他不打算再把自己束缚住了。糟糕的是，直到现在他没有拼命地利用储存在他身上的力量。

但是现在终于得扬帆起航了。伊凡正好给他来了封快信，要彼尔赶紧回家，以便亲自参加计划草案的讨论。他一般要耽搁好几天才回信，这次却刻不容缓地通知伊凡他回去的事。娜尼目光中诱人的召唤吸引着他，何况情况很明显，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该把指挥权抓到手里了。

首先要尽可能小心地让雅柯芭对即将来临的分手有个思想准备。必须说服她，碰到象他那样性格的人，她只有早早跟他分手才是上策，趁现在为时不晚；但对于这一类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小心翼翼地使她习惯于分手的想法。让他们好聚好散，友好地分手，没有痛苦，没有责怪。

放弃她对他来说也并不很轻松。他在很多方面对她感恩不尽，但是他不能牺牲自由，即使是为了她。因为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前途来冒险。现在终于可以证明，他来到恺撒的祖国没有虚

此一行，他学会了越过疑虑重重的浑浊的卢比孔河[1]，径直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大势已定。

① 卢比孔河在公元前42年为南阿尔卑斯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不顾元老院的反对，自高卢率军越过卢比孔河，挑起内战。后来，“越过卢比孔河”便成了“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的同义语。

书名
版权
正文